

# 茂陵

杨焕亭  
雷国胜 著

## 卧牛之谜



陕西人民出版社



## 作者简介

杨焕亭,笔名楼石,1951年生于陕西户县。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系陕西省作协会员,现任咸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咸阳市楹联家协会副主席。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工作10多年来,先后在国内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报告文学作品100多万字,其中小说评论《一曲理想主义的赞歌》获1997年度陕西省地市文学期刊联评优秀作品奖。散文评论集《海的梦幻》被评为1996年度咸阳市优秀文学作品,文化散文集《月影人影》被评为1997年度咸阳市优秀文艺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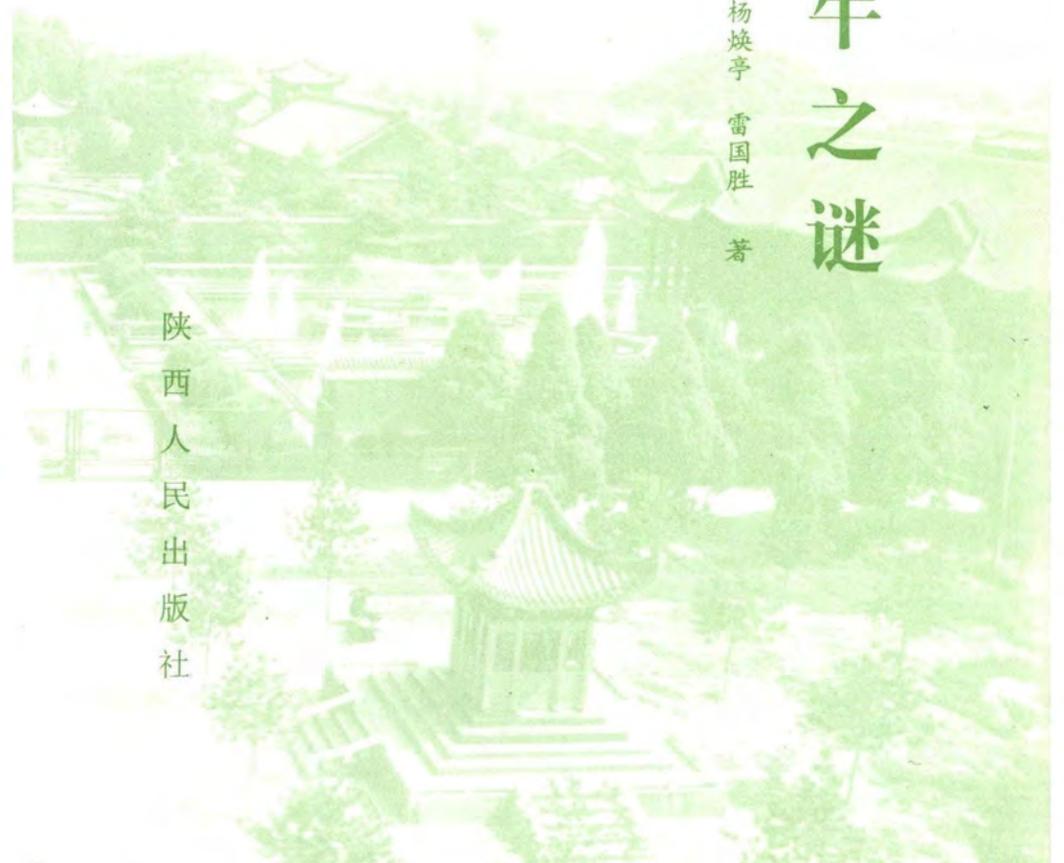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为弘扬中华灿烂文明长期默默奉献的人们——



# 茂陵卧牛之谜

杨焕亭 雷国胜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在 2100 多年前的五陵塬上,有一尊陪侍汉朝大将军霍去病长眠于此的石刻卧牛;38 年前,一位年仅 20 岁的关中小伙来到这里,默默守护在它的身旁,从“而立”走向“不惑”,又从“不惑”走向“花甲”,为我国文博事业磨砺出了一颗最璀璨的明珠——茂陵博物馆,同时也在他人人生历程中留下一道亮丽的风景——茂陵卧牛精神!

王志杰同志近照





本书作者与王志杰在一起

## 茂陵今昔



法国人1914年  
拍摄的茂陵霍  
去病墓



陕西画报社记者董勇1999年拍摄的茂陵博物馆全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茂陵博物馆



▲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参观茂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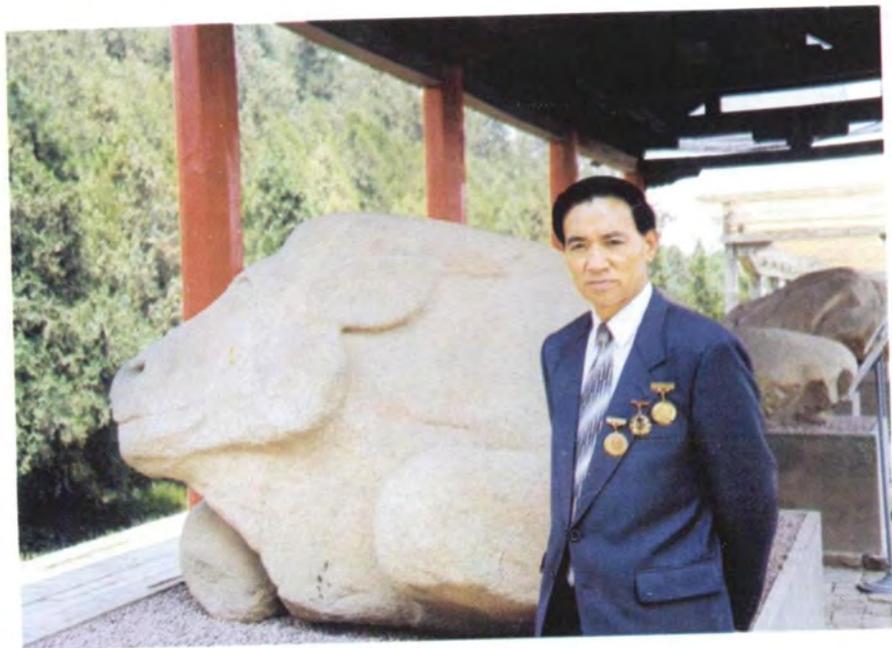
▶ 泰国公主诗琳通在茂陵参观



◀ 1995年4月29日王志杰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上



王志杰与其他劳模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光



王志杰同志载誉而归



王志杰与日本文博界同行进行学术交流



王志杰接受日本新闻媒体采访



王志杰在鎏金马等文物发掘现场



王志杰馆长与副馆长王敏霞、弓靠良一起  
研究西汉霍去病墓石刻保护



王志杰馆长与全馆职工参加义务劳动

## 序

在主持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我曾几次到过茂陵，与王志杰同志也有过不少交往，总以为对茂陵的创业过程和王志杰同志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还是比较了解的。在读了《茂陵卧牛之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之后，我才觉得过去所知太浅、太少、太过于粗疏了。是否大凡负责某项工作的“领导”者，都会犯一点“官僚主义”呢？如果我早知道本书作者所采撷到的这些感人的事迹，我一定会以更大的热情支持王志杰同志创业，并且把他的事迹当作宝贵经验向全国文博界推广。我真是觉得自己失职了，眼皮底下漏掉了闪光的金子，握手之际亦会形同“失之交臂”。激动、歉疚，合成了我对两位陕西作家杨焕亭、雷国胜的感谢，他们用如此厚重的笔墨，讴歌了我国文博界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使王志杰成了文博界用文学作品为之立传的第一人。

陕西是文物旅游大省。咸阳境内便有乾陵、茂陵、昭陵等十几座汉唐帝王陵墓，而汉武帝茂陵为最高、最大，修筑时间长达53年，尤其是霍去病墓前的16件大型石刻，造型生动，气韵非凡，无论作为文物或艺术品，其价值之高，都堪称“国宝”。王志杰同志20多岁来到这里工作，当时只有他一个正式工作人员和一位看门的老汉。他一干就是38年，把原来只有3间破瓦房、20件文物的小小文管所，建设成为今天茂林修竹、环境优美，收藏文物4000多件、仿汉建筑群林立的园林式博物馆，贡献巨大，

功不可没。他被评为全国文物旅游界闻名的标兵、模范人物，是当之无愧的。

本书作者在全面展示王志杰大半生经历中，不仅仅停留在他的事业成就上，而是把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描写，注重生活中平凡的一面，在平凡中发掘出不平凡，既能真实地描绘出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事迹，同时又生动揭示出他的心灵历程。如果作者不是与王志杰有多年的接触和深入的采访，是绝不可能将一部作品写得如此精妙、细致、生动感人的。认识王志杰的人，可能都知道他艰苦奋斗，可谁能知道他为积攒文物保护经费，竟自己开着手扶拖拉机去卖甘蔗的故事呢？人们都知道他勤俭节约，可谁能知道他为了自力更生修建陈列室，从旧建筑物上拆卸下来的木构件上回收旧钉子，还过一下秤，知道当年用了10斤，今天回收少了5两？王志杰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年半载不能回一趟家，“忠孝”不能两全，这仿佛是先进人物共有的苦楚，可是当你读到王志杰深夜为父亲抓药的情节时，你能不潸然泪下吗？

王志杰不是凭借自己的权力或权威来开创事业的，他是把自己的心智、才气、全副热情和精力，都倾注在自己立足的那片黄土地上，和自己的同事团结拼搏，和那里的百姓乡亲水乳交融，铁杵磨针，水滴石穿，日积月累，把茂陵建设起来的。在祖国文博事业的一片天空中，王志杰是一颗星，是一颗不靠别的天体、主要靠燃烧自己发光的明亮的星！

我希望文博界的同事看看这本书，从王志杰同志事业的成就中得到一种力量，看到一种境界，增加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我也希望广大的社会读者群看看这本书，从中得到感悟：自强不息，百折不回，乃是成就一切事业的根本。

祝贺《茂陵卧牛之谜》一书的出版发行。更盼能有更多为文博界英才立传的文学作品问世。

是为序。

张德勤

1999年6月6日于北京

#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少年奇志	(14)
第二章 鸿鹄初翔	(43)
第三章 云帆沧海	(79)
第四章 动乱年月	(107)
第五章 卧牛礼赞	(143)
第六章 大鹏展翅	(174)
第七章 画龙点睛	(202)
第八章 侠骨柔肠	(226)
第九章 璀璨明珠	(253)
第十章 再创辉煌	(274)
尾 声	(298)
附 录	
一、王志杰工作简历及获奖情况	(304)
二、王志杰论文选萃	(313)
后 记	(345)

## 引 子

公元前一四〇年,对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史来说,是一段惊天动地的日子,一位名叫刘彻的十六岁翩翩少年在宫廷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同秦始皇一样为史家泼墨称道、为骚人词赋咏颂的汉武帝。他在自己五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以超绝的智慧书写了汉王朝振兴勃发的灿烂篇章;以深邃的思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两千年封建意识形态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规范和模式;以雄健的韬略奠定了中华辽阔的疆域版图;以开放的胸襟打通了辉古耀今的“丝绸之路”,以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们还在享受他人文精神的润泽。在生命这个绿色的诱惑面前,他表现了同他的祖先一样对于“生”的渴求和对于“死”的恐惧。他一方面寻方士,炼丹砂,饮玉露,以求“生”的永存;另一方面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在京畿之地槐里县之茂乡为自己营建雄冠汉帝诸陵的“茂陵”,“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成为从槐里分离出来的、有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口人、皇胄纷至、达官迭来、文星荟萃、豪杰云集、商贾隆盛的县邑。

然而,这位长眠在五陵塬上的封建帝王不会想到,历史的伟大和无情就在于把一切人才俊杰们苦心营造的锦绣繁华,殷殷期盼的亘古威仪化为烟尘,而只无私地把一种文化的永恒还给

岁月,还给精神。他更无法想象,那些曾经陪伴过他和与他一起厮守在茂陵邑的将军、夫人們的鑿金马、高颈竹节熏炉,那些已被时间风雨剥蚀得残缺不全的空心砖和瓦当……有一天会那么万缕千丝地同我们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茂陵博物馆馆长王志杰寂寞而又充盈、苍凉而又辉煌的人生命运历程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就是这样,王志杰与茂陵的不解之缘,已经如同博物馆屹立的石刻一样被铸进了岁月的年轮,浸渍在三十八个春秋寒暑里兰的幽香、柏的苍劲、合欢的绵柔和葡萄的翡翠中,叠印在霍去病将军那雄浑如祁连山一样墓冢上弯弯曲曲的石阶小径上。

一九九八年初春,我们一位讷于言而敏于行,一位发于内而行诸外的两位作者,如同走进乳石晶滢、曲径幽幽的溶洞一样走近了王志杰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春日的早晨,是茂陵一日中最美的时光。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把净化了一夜的露水蒸腾氤氲成乳色的薄雾淡霭,被爽风轻缓地送到陵园上空,轻盈缥缈地在隆起的武帝陵冢周围,在苍翠的松柏林间,在霍将军墓顶雕梁画栋的“览胜亭”上,在抽出新叶的紫藤深处漫步悠舞。茂陵博物馆如一位新浴后的俊男俏女,将它的英发雄姿,绰约倩影展现给春日的初阳。鳞次栉比的仿汉建筑,卫士一样守护着墓侧的石雕群,疏密有致,错落参差,营构出各种造型的园林景观;凝重典雅,不绝如缕悠悠远播的编钟鼓乐;黛眉明月,朱唇皓齿,舒袖舞带,婀娜多姿的仿汉舞蹈;碧波荡漾,翻金跃紫的池中群鲤;中门大畅,迎四方来客的陈列室,涤落千年风尘,茂陵以崭新的活力成为中国文化长廊中的一座厚重而又华彩的驿站。

在这样的时光里倾听副馆长弓靠良讲述王志杰那些久远的

新近的故事，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与汉文化的意蕴，与一位奋斗者的灵魂拥抱在一起。这位脸上刻满岁月沧桑的慈眉善目的老者，也许是自觉地也许是自发地采用了一种在新闻学上称作倒金字塔的叙述模式，他不是追忆王志杰怎样从一位中学教师成为一位文物专家的足迹，而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去年秋季，他回归博物馆时那个扬眉吐气，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场面。

是关中平原玉米绽金、高粱红脸、苹果飘香的季节，是茂陵塬上庄稼人敲锣打鼓、庆贺丰收、过“老王会”的日子，中共兴平市委主管组织的书记、兴平市政府主管文化文物工作的副市长代表组织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离馆一年的王志杰重新回馆担任博物馆馆长。书记、市长一走，两位副馆长——主管保卫的弓靠良和主管业务的王敏霞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们一时还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表述自己对这项任命的喜悦，然而谁都能从对方眉宇间和眸子里读出希望的光彩。二话不说，两人叫上已经运行了八年的伏尔加奔向市上。在市委大院里，他们终于看到了相别一年的王志杰。还是那张清俊的面孔，还是那双布满血丝却包蕴着好强和倔强的眼睛，还是那梳理得一丝不苟的乌发，还是那身烫得十分平整笔挺的灰色西装，生活的磨砺并没有改变王志杰匆匆的追溯步履和学者气质，只是三双眸子相撞的一瞬间，各自都看到了对方从眼角涌流出来的杂着人生五味的泪珠。

志杰是个急性子，拉开车门，一只脚登上轿车踏板，一只手梳理了一下垂下来的头发说：“上车！回馆说事！”

弓靠良上前一步挡住：“不急，明日一早再回！咱是堂堂正正的馆长，为啥黑了回去？”

“就是的，不吃蒸馍争口气”，王敏霞在一旁帮腔。

王志杰有些为难，他不忍拂逆两位副职和风雨挚友的好意。这时候，腰间的BP机响了，是咸阳家里打来的。他思路一转说：“上车，到家里去说话”。夜幕中，“伏尔加”红色的尾灯在西宝路上留下耀目的光点。那是他们一年来第一次在“家”的氛围中无拘无束地谈话。大家在一起回忆远去了的早已藏在心底的艰苦创业的日子，分享那些收获的喜悦，弓靠良用低沉的、沙哑的嗓音叙说在志杰离开的365个日子里，博物馆经历的辛酸苦辣，倾诉王敏霞被违犯纪律者无理打伤住院的不平和委屈。志杰夫妇在一旁静听，心中翻卷着情感的浪潮。在历史瀚海中搏击数十载，遍阅历朝兴废存亡的王志杰忽然想起了年轻时在《资治通鉴》中读过的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说：“为治之要，莫先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然而，这感慨很快从他心头划过，古往今来，有多少仁人志士抱屈求全，赢得的却是世人的崇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王志杰更多的是急于筹划重新上任以后怎样大展宏图。当他把回馆后准备抓的十一项工作粗笔大线地勾画给两位副职时，他们无不为王志杰的执着而动容。

看看夜深，电视机里播音员用温润的话语向观众道晚安，王志杰夫妇站起身，要给弓靠良和王敏霞安排住处。弓靠良布满青筋的手摆了摆：“不用了，我和敏霞回去还有事，再说馆里一刻也不能离人。”共事多年，同扶艰危，王志杰已经摸透了他们的秉性，知道就是让他们住在城里，心仍会挂在博物馆，也便不再强留，直看到轿车消失在渭阳路上浓浓的夜色中，才怀着一颗不平静的心回到家里。

弓靠良的思绪随着小轿车的颠簸而跳荡，而起伏。当与王志杰朝夕相处的那些画面一组组摇过脑际的时候，他仍然觉得，人的渺小和伟大实际上有时是很难用一条基线划出分野的。八

十年代第四个春天他从杂技团转到博物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被王志杰领着去看坐落在东南角的厕所。王志杰进门一眼就看到尿池里丢着两个发黄的烟蒂。不要看馆长偏分头、中山装，清清爽爽，可他挽起袖子就把充满臊味的烟蒂捡了起来。这对于王志杰来说，也许是一种习惯、自然的下意识动作，然而他给弓靠良形成的撞击却是只有乐于从小事做起的人才能够成大业。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周一他都会看到王志杰打扫厕所的身影。如果说，不放过尿池里仅有的两个烟头表现了王志杰小善乐为的品格和情操，那么，弓靠良却透过另一件事看到志杰那种矛盾而又协调的美学价值观。不错，他平素的确十分注意仪表的整洁，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他脚上那双皮鞋烂得帮子和底子脱了线，张着娃娃嘴一样的口子，却从来没有时间去修一修。这年冬季，咸阳博物馆文物被盗，市上通知各文管单位负责人和保卫科长去开现场会。天还没放明，志杰就叫上老弓骑着自行车向符家桥方向奔去。从存车处到公共车站还有一段路。志杰穿着脱线的皮鞋，踏着晨露健步如飞，把个弓靠良赶得气喘吁吁。他猜不透这中年人腿上使了什么力量。当太阳像一颗熟透了的桔子悬挂在楼顶树梢的时候，两人已匆匆地到了喧闹的七厂什字。一街两行卖小吃的，修鞋的，嗞哩嗞啦，叮叮当当，演奏着古城新一天的晨曲。志杰顾不上浏览早市的热气腾腾，径直走到一家钉鞋摊前说：“把这鞋给钉钉。”钉鞋匠抬头打量这衣冠整齐的西府人，满眼疑窦地说：“活难做，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王志杰二话没说，蹬上鞋抬脚就走。一个小时，对于王志杰来说，可以干多少事情？他要去听会，会后还要汇报博物馆石刻廊房建设的方案，他还想寻找机会征求一下专家对文物展品陈列的意见，他那有心思把光阴消磨在钉鞋摊

……时光流逝，往事如烟，在这个宁静的秋夜这些记忆的残片如归燕一样再度回到弓靠良的心头。在经历了生活风雨的洗濯之后，他实在看不出志杰对事业的追求有什么淡漠，他忍不住对身旁的王敏霞说：“志杰这人心胸宽，度量，若是其他人，早就不弄了。”

符家桥通往茂陵这条宽不过八米的柏油路，对于王志杰来说，就好像家乡那条清悠悠的漆水河一样亲切和熟悉，这不仅是因为它曾经是汉武帝陵前司马道的遗迹，当年站立道旁的石人石马曾经宣示了皇家不可一世的威赫，走过阵容严整的祭祀队伍，更因为它的每一寸砾石，每一滴沥青，都镌刻着王志杰生命的履痕，浸润着他多年辛勤耕耘的汗水，记载着他男子汉奋斗的惆怅和欢悦。尽管如此，当轿车在西宝路分岔处右转北行的时候，他仍然禁不住把目光投向窗外。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又都是崭新的。西吴中学挺拔的教学楼飞扬着琅琅书声，校外广袤的田野上，秋庄稼泻金流银，向秋风摇曳着沉甸甸的果实，展示着婀娜的舞姿；路左边是他看着长大的几百亩苹果林。正是果熟季节，太阳像一位精巧的化妆师，把一枚枚青果涂成嫣红的色彩，在秋云扯絮的平原上染出万缕云霞，带给王志杰一片澄澈的、明丽的心境，他清峻的眉宇渐渐地舒展开来。然而，当凝重逶迤的茂陵滑入视野的时候，王志杰的眉头收缩了，目光中流出不安和惊诧。远在一里外的郁郁葱葱的柏树林前，是旗的林，人的海，黑压压一片。口号声，锣鼓声交织成雄壮的荡魂摄魄的民间交响乐。王志杰下意识地转过头问身后的弓靠良和王敏霞：“前面干啥哩！”

弓靠良顺着车前挡风玻璃往前看，疑云顿时飞上额头。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把眼前的喧哗人语同清晨离开时的静谧联

系起来。还是在昨晚分手时，他提出要为馆长的归来举行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可王志杰坚决不同意，要大家照常上班工作，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归来影响馆里的正常工作秩序。清早出发时，他特地把王志杰的意思转达给办公室主任宇文晓妮，要她只找两位不当班的科长在门口等候就行了。再说，全馆上下职工也不过是五六十名，全都动员起来，也成不了这么大的气候。弓靠良忽然想到前几天才开幕的‘老王会’：“许是老王会上，道常村送神，策村接神哩！”

然而，事情并不像弓靠良想象得那么简单，他们的车刚一上坡，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几位中年人扒着车头笑嘻嘻地喊：“下车，下车。”

王志杰一看，都是道常村多年的文物保护积极分子，急忙下车来一一地握手说：“咋把会过到武帝陵门前来了。”

庄稼人用他们憨直的性格，火热的心肠，朴实的话语，豪爽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王志杰的情感：“迎你哩”。

王志杰环顾四周，不禁有些吃惊。好天！道常村的父老乡亲在柏油路上筑起两道人墙。从汉武帝陵的石碑前一直延伸到二里路外的博物馆广场。五颜六色的彩旗下，红色挂鞭和眼子炮像两条耀眼的长蛇，在人们脚下蜿蜒而去。十几位与王志杰有过风雨之交的汉子，穿着洁白的背心，扎着雪白的羊肚毛巾，把十几面挂在胸前的直径约一米的牛皮鼓擂得春雷一样吼，那翻着花子的鼓槌，那金光闪闪的铙钹，异彩缤纷的铙缨，在秋日的上空汇成滚滚情潮，波涌澜卷地飞向王志杰，令他动容，令他眼热。看着人们簇拥着志杰下了车，道常村的村民齐声喊道：“放炮！”只见火龙飞舞，金星四溅，硝烟弥漫，爆竹连天，此伏彼起。透过鞭炮的烟雾，王志杰看到的是一张张淌着热泪的脸，一

双双期盼的眼；握紧的是一对对曾经抱过陶罐，拾过瓦当的结了老茧的手；倾听着一句句不加雕饰的，乡音浓重的问候，王志杰喉头哽咽了。王志杰不是艺术家，然而此时此刻，那千百双眼眶涌出的泪珠，却在他情感的绿野上化为绵绵的雨丝，化作他童年贪婪吮吸的母亲乳汁。他的耳际忽然悬响起“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人民好儿郎”的诗句。他知道，任何最现代化，最标准的天平都无法称出这份情这份爱的分量，只有眼前这已被时间一维打磨得坑凹不平的柏油路，只有那静卧在石雕群中的卧牛，只有那雄踞在博物馆大门屋脊上的朱雀、青龙无言地讴歌着一个生命个体历史的、诗意的存在价值，默默地吟唱着浓如甘醇的歌。

他抚着一位鬓发苍苍老太太的肩膀说：“你这么大的年纪，还跑这远的路来！”老人耸动着肩膀，一把鼻涕，一把泪水：“听说你志杰回来了，我就是爬，也要来看看你。”

他望着一位自己曾经给诊过脉的扎过针的老汉说：“收秋天，忙得跟啥一样，你不该来！”“说的啥话！不就是为看你志杰一眼么？”

“我不好好的么？”

“好了就好！好人一世平安么！”

鞭炮的华彩伴着杂沓的脚步，伴着熙攘的人语把王志杰送往博物馆门前平坦的广场，那里是另一番情景，几十名小学生挥着彩带，翩翩起舞：“欢迎！欢迎，欢迎馆长归来！”

在茂陵博物馆3号客房里，弓靠良由于情绪的起伏而不得不一次次地中断谈话。他的眼中噙着泪花，对着面前的话筒、录音机，抒发着用全部人生体验积淀起来的由衷的感慨：娘！群众流泪，志杰跟着流泪，群众笑，志杰也跟着笑，那个场面，谁看了

谁动心。六十岁的老汉，把那么大的鼓挂在胸前，那不沉？那么重的铙，上下翻花子，那不使劲？那是个心劲，是志杰修来的威信，这年头，没威信，掏钱雇人家都不来。娘！我从十一岁参加工作，如今快退休了，没见过群众这样自发地起来欢迎一个博物馆的馆长，连眼都看呆了，敏霞一方面热情地把群众往接待室让，一边提醒我快给乡亲们发烟。娘！原来只能容七八个人的办公室一下子涌了几十个人，连个转身都打不开。再看院子里，琳池前，石刻廊房前，到处都是人，我临接馆长时带的两盒烟根本就招住发，当时，烟发完了，就让光焰，就是接你俩来采访的司机，赶快到小卖部去取，小卖部取完了，道常村的村主任说，到咱村里代销店去取。大忙天，又逢庙会，人家把家里的活撂下，跑六七里路来博物馆，不是为喝你一口茶，抽你一支烟，就为看志杰一眼。古人常讲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这就是众望所归。弓靠良本来就沙哑的嗓子因了激动而愈益低沉，以致我们后来整理这段录音时不得不一再地开大音量，于电流的纷扰中去捕捉他语言的要素，去摘取他情感的浪花，去追寻那已经逝去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去体味王志杰与群众那种母亲与儿子，鱼与水的情怀。

下午三点，客人散去，王志杰的心情如窗外的秋云一样渐渐地浓密沉重起来，几个小时前的那种火爆热烈使他很是不安。扪心自问，自己究竟给人民做了些什么呢？不就是收集了些文物么？不就是给周围村上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么？值得群众这样大张旗鼓地欢迎？知识分子的王志杰，学者的王志杰，在文物圈子里捭阖纵横、左右逢源的王志杰一时陷入不可名状的惶恐，与弓靠良、王敏霞面面相觑，一时还理不出个头绪来。门外却传来了嘈杂声：“王馆长，王馆长在哪里？”

王志杰出门去看,是井王村的村主任、书记来了。三位馆长赶忙把客人往屋里让,又是捧茶,又是让烟,来人脸上就是阴云不散:“王馆长,你太不该么!”

志杰猜不透村主任话里的意思,讪讪地笑:“抽烟抽烟!”

书记说:“你甭装,我心里啥都清楚,你回来了,咋只给道常村招呼,不给井王村捎个信”?

弓靠良心里一沉,知道惹出事了。一面“扑”的给书记、村主任打着火,一面苦口婆心地解释说那是群众自发的,跟馆长没有关系,连博物馆的干部职工都没料到事情会弄得这么大。弓靠良不惜把他和王志杰在咸阳家中商谈的细节和盘托出而使两位村干部相信自己解释的真实无误。然而,这些话不但没有平息井王村人心中那一团炽热的火,反倒成了他们也要为志杰归来热闹的理由。两位村干部站起来说:“井王村也是馆长亲手抓的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井王村也要欢迎馆长的回来!”

王志杰连连摆着手说:“千万不敢兴动了,改日我到村上看大家。”

“不行!”村主任、书记站起来说:“群众把鼓抬上拖拉机了,武术队正在场上排练呢!那是井王一村人的事,我俩也没办法。”说完转身上自行车要走。志杰一步上前拉住自行车衣架说:“你二位甭急,听我说嘛!刚市委组织部来了电话,说明天早上省委组织部的领导要来博物馆参观,我一年没在,得准备准备,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千万不敢再来了!”

“你弄你的事,咱不给你撂麻达。”

一夜童话,茂陵博物馆似乎恢复了往日的有序和平静,接待工作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这并不影响井王村的农民们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去表示对一件事情的好恶和褒贬。是农家吃过

早饭的时光，一支由彩旗、拖拉机、武术队和乡亲们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在高原上滚动。虽已是秋风十月，鼓手们却无一例外地穿着单衣，把系了红绸的鼓捶舞得让人眼花缭乱，分不清是人舞红绸还是红绸舞人。于是，那鼓声就化为震天动地的雷霆，滚过五陵塬逶迤隆起的帝王墓葬群，滚过平原宽阔的脊梁，滚过渭河滔滔的水面，在十里八乡的村落间引起久久的、不绝的回声。每一辆拖拉机上都贴着“热烈欢迎王志杰馆长归来”的标语。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分外惹眼。夹杂在人流中的武术队火红的运动衣辉映着肩头银光闪闪的刀枪剑戟，把一种雄健的气蕴注入村民们质朴的胸臆。大家对王志杰的紧张和忙碌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队伍绕过博物馆，直向二十五华里外的兴平市奔去。书记和村主任带着他的村民，把大街小巷转了个遍，直到午后有人来报说王志杰已经把客人送走了，才回来在博物馆的广场上拉开了表演的架势。

道不尽的离绪别怀。

说不尽的嘘寒问暖。

诉不尽的人生感慨。

直到夕阳在遥远的太白山后沉没，人流才偃旗息鼓，四散而去。

我们按下录音机的暂停键问：“后来呢？”

弓靠良展了展坐得太久的腰，轻轻地叹息：“不得了，那天井王村的群众一走，馆长就发了愁，把我们几个邀集到一起，商量劝阻的对策，话刚开了个头，策村的书记和村主任来了，提出要给馆长热闹，咋说都听不进去。没办法，简直没办法。策村闹完，馆长说啥都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连夜差人到豆马村找全国劳动模范许敬章，带去问候，道明原委，说清苦衷，总算是把

豆马的群众劝住了”。弓靠良在结束他深情的回忆时，试图对那些发生在秋天的故事给以理性的升华：“老实说，群众情绪平静下来了，对馆长是一个解脱。他急急忙忙地召开职工干部大会研究工作，他一口气讲了当前要抓的十一项工作，一件事就是一团火，烧得大家心里暖洋洋，热呼呼的。谁都能从志杰的眼里品味出明天，品味出希望。最后，我在会上说，群众对馆长的情感不是偶然的。一是馆长在这儿工作了38年，和群众有了感情了。二是馆长在馆的时候，每年都要发动党团员扶贫帮困，人都有个良心么！三是公道自在人心，馆长人怎么样，大家心里有杆秤。有人说这是底下组织的，若是硬组织的，人的眼泪就下不来。人活一辈子，就活的在群众心中的位置么！”

杂技团教练出身的弓靠良不是理论家，他的言谈举止显然也不像一些人那样长于辞令。然而，他那些实而又实的话语就像那套坐落在水上表演厅里的编钟，每一个锤击出的音符，都是心弦的震颤，都是与灵魂对话的哲学。是对于王志杰人生档案的最明晰的阐释，是我们走入王志杰灵魂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和第一个通行证。

……

这是一个月光如水的秋夜。王志杰漫步陵园，思绪万千，目光中饱含着深沉的抑郁。是的，对于一手把一座只有三间瓦房的文管所苦心经营成拥有4000多件文物的中型博物馆的王志杰来说，这里一砖一石、一草一木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脱他那双曾经是一位郎中大夫又是文物珍品发现者的敏锐的目光。走在通往东苑西苑的砖铺地面上，感受松动破损后的凹凸不平，他仿佛看见卫子夫姣好的姿容上忽然被谁用匕首划破一道口子；摸一摸冬青树枝间的黄叶，望一望挂在梁柱间的蛛网，还有那脱落的

漆皮，他男子汉的腹中增加了胆汁分泌的苦涩。他久久地站在十六件作品就有十二件是国宝的大型石刻前，触摸着伏虎、跃马身上厚厚的蒙尘和斑驳的雀屎，心头掠过无以言表的苍凉和酸楚。这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站在朱雀桥上，眼前更是满目疮痍，昔日波光粼粼、碧水金鲤的琳池早已鱼死水臭，只剩下一座枯槁的假山孤零零地向月独立。当初为建琳池日夜奋战的情景历历在目。抚今追昔，王志杰胸口一阵阵疼痛。及至登上霍去病墓的石径，但见如银月色下，蔓草青青，占道没路，长得密密匝匝的酸枣树时不时地伸过手臂撕扯衣角。拨开荆棘，踩着秋露，上到墓顶，手扶“览胜亭”的栏杆，红墙黄瓦，汉韵光张，广厦连檐，古朴庄严的茂陵博物馆就一览无遗了。这朱雀展翅、龙虎雄踞的文明之门；这藏珍纳宝、含珠蕴玉的陈列大厅；这亭亭玉立、相向笑颜的合欢树；这扶苏掩映、常青苍翠的茂林修竹，在王志杰眼前形成一道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在他的胸中蒸腾成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是的，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一切一定重新开始。“凤兮择木终何托，不是梧桐不肯栖”，当王志杰打定主意要用整个生命拥抱茂陵热土的时候，那些个人的荣辱得失，上下进退，全都化为过眼云烟，悄然远去，只是从铁道边传来火车划破夜空的长鸣，把他的思绪蓦地拉回到遥远的童年时代。

## 第一章 少年奇志

—

第一次走近王志杰是在虎年三月的第一个周末。

尽管关中平原春天的脚步总是蹒跚珊珊，不慌不急，已是惊蛰过去许久了，才从杏树的枝桠间吐出星星点点的粉色，经过大约三四日光光的沐浴和春风的梳理，方逐渐地洒成花团锦簇，给“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渭河两岸带来几许生机。然而，茂陵的春天却因了王志杰的归来而比往年早了将近半个月。不是挂在松柏常青的枝头，冬青岁寒而不凋的叶脉，而是挂在用霓虹灯装饰一新的博物馆屋脊朱雀那双炯炯有神的眼中，挂在王志杰跑了百十里路在西安书院门找山东书法家鲁阳用庄重朴拙的隶书写就的大红楹联上：

汉武雄才展秦塞，骠骑风华领冠军。

国宝辉今常耀古，茂陵辞旧再迎春。

汉苑风物满星辉，石雕生动景欲飞。

每一个字都有五十厘米直径，用白纸剪贴在红绸布上。远望去，洋溢着漫天喜气，张扬着茂陵人春水汨汨的情怀。因而，当我们被黑色伏尔加载入馆前广场的时候，我们从那些穿着公安服、守卫在门口的年轻保卫干部的眉宇间，从还穿着棉衣却脚步轻盈的讲解员姑娘的闪着光亮的额头上，从站在门口对我们挥手的弓靠良那用皱纹堆起的菊花一样的脸颊上，读出了一个大大的富于质感的“春”字。

王志杰正在这融融的春光里，把自己关在小房间埋头写新一年的工作计划。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沙发上、床上、写字台上、地上堆满了书籍资料。简直没处下脚。这显然与他整齐的衣着不大协调，在还没有完全解读他是怎样在心中把这些混乱的陈设编排出清晰的程序之前，我们只能用“书是青山常乱叠”来勾勒这位文化人的生活秩序。王志杰不好意思地笑笑，朝门外喊：“晓妮，你来一下。”

爱笑的、伶牙俐齿的办公室主任宇文晓妮很快就领会了馆长的意思。把我们领到三号客房，开了电暖气，送来开水冲上茶，临出门时笑笑说：“你二位稍等一会儿，馆长收拾一下就来。”

十几分钟后，王志杰拿着两盒宝鸡产的猴王烟，口里不住地道歉：“让你俩久等了，刚开年，事情太多。”又殷勤地让我们抽烟，并解释说，为了保持馆里清洁卫生，他早已带头不与烟打交道。我曾经在自己的学生年代听过他口若悬河却用词严谨地讲解霍去病横扫匈奴的气壮山河，金日磾效忠汉室的义肝赤胆。然而，面对话筒，面对平放在茶几上的极不起眼的小录音机，他倒显出几分拘束和矜持。“你们能不能给提示一下，有些事年深

日久，一时很难想起来。”

“就从童年说起吧！”

就在这一瞬间，我们惊异地发现，王志杰深沉的目光忽然变得分外的温和，那棱角分明的唇边甚至流露出顽童般的近乎天真的笑。童年对于他，显然是一段温馨的驿站，是一汪明静透亮的池水，甚至是一场五彩花环连缀起来的梦……

回忆的闸门就从这里开启。

公元一九四一年的三月，就在中华民族与日寇浴血奋战最艰苦的日子，在中国西部，一位名叫张大千的著名国画家也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沙洲之旅。大师怀着对祖国濒临危绝的宗教壁画的关注和向往，携带着妻子和不满十五岁的孩子，带着绘画用的纸笔、颜料和工具以及简单的生活用品，悄然告别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陪都重庆，像虔诚的教徒去朝圣一样沿着当年丝绸之路的足痕，庄严而又孤独地乘着一只衰老温驯的骆驼，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蠕蠕而行。张大千艺术家的眸子透过沙海刺眼的阳光，穿越大漠滚滚的沙龙，不是要寻觅被别人描绘得神秘且又美丽的海市蜃楼，而是到国人早已遗忘的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去写生。因为数十年前敦煌洞穴被一位叫做王元录的道士发现后，她就遭遇到凄凉悲惨的命运。目不识丁的对敦煌文化价值一无所知的王道士把一件件稀世珍品廉价地卖给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这令大师常常忧心如焚，让他感到耻辱。他惟恐绵延的战火会把侵略者的铁蹄引入沙漠而使国宝再次遭劫。因此，他不愿意在大后方消磨大好时光，更不愿意沉湎于那些无聊的，又无法推辞的应酬，他与妻子商量，要用三个月时间，把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尽可能完整地临摹下来，办一个画展，让世界为中华民族早就创造并保存下来的艺术精

品感到震惊,使古老的敦煌壁画重放异彩。

也就是在享誉中外的画坛巨匠张大千为发掘研究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开始他艺术生涯中第一次“万里长征”的不朽壮举时,这个世界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富饶美丽的八百里秦川西部——陕西武功县武功镇新寨北堡里,从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传出一位婴儿诞生时的嘹亮的啼哭。当然,更不会有人想到,几十年后,这位农夫的后代会同张大千一样对于祖国灿烂的传统文文化表示了一样的虔诚。

“娃子!是娃子!”——小房内接生婆惊喜地朝院里喊。

默默守在院内焦灼不安的父亲,不知所措地搓着手,满足的笑容挂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

母亲这年刚满四十岁,当那粉盈盈的幼小的身体爆发出第一次叩响人间之门的响亮的哭声时,信奉神明的中年夫妻激动得热泪盈眶。上苍把这样一个健壮的小儿子赐与自己,是否意味着天将降大任于斯婴呢?那一天,王家佛龕前的香火格外的旺盛,一种神秘的舒心的烟雾在农家小屋里盘旋缭绕,带着主人的祝愿和祈祷,飘向窗外,消失在榆树梢头。

母亲年龄不算很大,却已吃斋念佛多年,日食三餐素,早晚一炷香,求得个内心清静。也许是出于人的善良本性,也许是缘于对佛的笃信虔诚,母亲忠厚、诚恳,乐善好施。二十多岁就走村串户,义务为方圆五六里的人家接生,不收礼钱,也不要答谢。厚道的庄稼人既为这善德惠行铭感肺腑,又为没有一个机会回报这种迎接新生命的恩德而内疚和不安,只有在儿女出月之际,比着母亲缠过的小脚做了针线缜密的布鞋送上门,顺便给娃认个干妈或干奶。以致几十年后,王志杰回忆起母亲普通而又不凡的一生时也为自己能有这分布在乡村闾里的众多的干哥干姐

而自豪。不管是归于修行的正果，还是归于上天的赐予，中年得子总是一件大事。王家的血脉和香火延续的庄严都使得他们在给儿子起名时费了思索。母亲按照当地人的讲究，给起了一个不太好听，却象征吉利的名字，叫“囚娃”，“囚”是囚禁，也就是守住的意思。武功这后稷“教民稼穡”的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曾经诞生过中国历史上女诗人苏惠和著名文学家康海的热土，曾经埋葬着伟大的爱国者苏武的圣土，用他杏花春雨的馨香，纯厚质朴的古风接纳了自己的儿子——王囚娃——几十年后的文博专家王志杰。

囚娃出生不久，张大千先生也携子偕妻，长途跋涉，甘苦备尝，辗转到了敦煌莫高窟。他手提马灯，穿行在五百多座艺术洞窟中，禁不住淌下凄然的泪珠，发出沉重的叹息。不只是张大千，就是当年在生命的流逝中用钎和锤凿下千姿百态佛像的艺术大师们，用全部智慧和才华绘出这精彩纷呈的壁画艺术的无名巨匠们，也不会想到有一天它会被糟踏得如此破败不堪。借着马灯的微光他仿佛看见那位在这里凿下第一个石窟的乐樽和尚正在阴影里，抚摸着千百幅艺术的残篇向隅而泣。如果不是乐樽和尚在一个云雾如烧的傍晚看到了三危山千佛跃动、金光灿灿的奇景，也就不会有莫高窟文化的堆积；如果不是这丰富的文化积淀，王道士也就无法利欲薰心地把那些欧美的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迎进沙漠深处神秘的城堡，让他们以少量的银元换取一箱又一箱的瑰宝。这不仅是文化的悲哀，更是历史的呻吟。望着行人过夜取暖留下的灰烬，举起马灯再照两侧揽羊汉做饭时烟熏火燎的墙壁，大艺术家感到了其严重性不亚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件时的危机。像一位临阵决断的将军，张大千先生毅然做出决定，把原打算在这里待三个

月的时间延长到三年。他要用一位中国人的良知，一个艺术家的气志来抢救这批濒危的国宝。这是怎么样的三年呢？每日同妻子靠着马灯微弱而又昏黄的灯光，靠着与石窟一样冰冷坚硬的冷馒头，一个洞穴一个洞穴的清理、登记、造册，不知昨日何日，今夕何夕，他们的身和魂全都沉浸在艺术的呐喊中了。先生凭借自己的高德重望，向前来视察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呼吁，迅速建立研究机构，把珍贵的国宝保护起来，该修复的修复，该封闭的封闭。先生大声疾呼的声音在中国西部大地久久地回荡：“如果让莫高窟葬身沙海或沦于强盗之手，我们将愧对祖先，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一呐喊使险遭毁灭的国宝得以免遭更大的厄运。敦煌这颗镶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终于在张大千先生和一大批中国爱国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拯救和呵护下，得以喘息，得以安宁，得以复苏，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历史变迁中栉风沐雨，涤落尘埃，成为世人瞩目的敦煌研究院。敦煌学携带着新中国的扬眉吐气，展示着它神秘的耀目的吸引力。乐樽和尚是否在三危山上真地看到了奇光异彩，已无从考证，然而，敦煌学的文明光束却穿越岁月风云，吸引着千万双智慧的艺术的眼睛。

这一切，都发生在王囚娃的童年时代，他读这些充满着传奇和沧桑的故事，已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然而，他后来选择的事业表明，他从这些如诗往事中汲取的营养，已经成为他人生的重要支点，张大千和那些经年累月寂寞地守在敦煌的学者们对于祖国文化的一片赤诚，深深地铸入王囚娃的灵魂深处。这当然是后话。当新中国如喷薄而出的朝日站立在地球东方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伴着西府人庆贺解放的锣鼓，王囚娃结束了他逮蝥蝥摔炮的天真烂漫的生活，上了小学，并重新给自己起

了一个很有些英雄气概的名字——王志杰。

从这一刻起，站在我们面前的王志杰，已经成为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些什么？怎么写？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了，他心境的明朗与晦暗，他命运之舟的扬帆与落帆，都与共和国的历史脉搏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 二

夜深了，王志杰还爬在土屋里的热炕上，借着棉油灯微弱的灯光抄写着革命烈士的豪言壮语。少年王志杰的心灵地板就像是一汪明净的泉水，一张雪白的宣纸，任新中国沸腾的生活在上面涂抹出国画的墨韵，油画的立体，水粉画的汁感。叶挺将军的叱咤风云、陈然烈士的傲骨凜然、抗日战争的浴血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常常使这位农家少年心潮奔涌，热血激荡，为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而惋惜。有时候读得兴致勃勃，就情不自禁地在日记本上记下自己的所思和所想。此时此刻，他就用激动的、颤抖的手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当年由李太白脱口吟出而如今却成为一个翩翩少年志向表达的慷慨激昂、充满自信的诗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

王志杰笑了。这位腼腆、瘦小的农民儿子为自己虽然稚嫩，但却很认真、很清秀的字而笑得很开心，为能够用一句古人的诗句抒发自己的志向而笑得很烂漫，抖动的头发在土墙上映出蓬松的剪影。

然而，也就是在这时候，门外响起了父亲沉重的脚步声。王志杰赶快收拾起书籍和笔记本，跳下炕去给父亲开门。

灯影下，父亲的脸上呈现出疲倦和苍白，新中国让像他这样的农民直起腰杆，理直气壮地活人，抬头挺胸地走路，却无法在一个早上改变历史留给他们的贫困和饥饿。一家几口的吃、穿、用，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压在了父亲中年瘦削的肩膀。每天鸡还没叫，平原还沉睡在酣梦中，星星伴着凉风眨眼的时候，父亲已经早早起身，咬几口母亲粗粮细做的玉米面饼，然后就去推麦苋，推到市上去卖。沉重的麦草车使得这位中年汉子不得不弓背弯腰地在平原的土路上艰难行进，那背影定格在王志杰少年的眸子里，成为一尊凝重的雕像。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是不同于那种借助于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塑造自己的另外一类英雄。他印在黄土大道上的脚印就是一曲生命的歌。有时候，父亲赶上大车，用油笼运蜂糖，从糖车上飘来的蜂蜜的悠纯的甜味引得蜜蜂随车追逐几里路，直到遇见金黄的菜花才肯各自忙碌地散去，追在车后面久久不愿意离去的还有穿着补丁衣的乡间孩子……

父亲放下手中的鞭杆，开始蹲在地上，“唏溜唏溜”地喝母亲端上来的包谷糝，嚼烤得很干的玉米面饼，夹一筷子白萝卜丝放在碗里，父亲望着准备睡觉的王志杰说话了：

“囚娃，你过来，我有话说！”

父亲是慈祥可亲的，但同时也是家中至高无上的权威。王志杰猜不透父亲要说些什么，忐忑不安地站在屋当中，一只脚尖摩挲着地上的土，两只手抠着指甲。父亲说：

“你哥是个看病先生，整天不着家，你上学，咱家里紧张，供不起，还是回来做庄稼。”这是王志杰绝然没有料到的事情，他那片被革命烈士豪言壮语照耀得十分明丽的心地忽然一下子就布满了阴霾。父亲的话就像乡间演皮影戏时表演师傅那落下了刻

刀纹理的手，在汽灯旁一晃动，银幕（乡间叫亮子）就是一片阴影。志杰好久没有说话，他背过身去，不让家里人看见自己涌出眼眶的泪水。到底还是母亲心细，她已经看出志杰心里不悦意辍学。志杰每日在自己身边长着哩，娃的学业在班里挑稍子，不让娃念书娃心里不好受。她转了个弯，把气氛往活里打：

“你先不要急着叫娃说，让娃黑了想想，明天一早给您话。”父亲不再说话。吃完饭，脱衣睡了，土屋里顿时黑暗下来。过了一会儿，才借着室外的月光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案上的锅碗瓢盆，墙上的犁铧镰刀。王志杰眼睛瞅着屋顶想心事。在村小学里，王志杰的聪明和勤奋是师生们公认的，成绩表上耀目的分数和老师表扬的话语常常引起同龄伙伴的嫉妒和羡慕的目光。如今，他不能设想，当自己突然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消失的时候，将会是怎样一种结果。而如果自己在这个年龄段上退学，也许一辈子再不会能识几个字。老一辈没有文化的痛苦，他是经常耳闻目睹的。想到这一层，他就产生了一种我要读书的冲动。就在这时候，身边传来父亲的呻吟，那是劳累一天之后疲倦的释放，心灵深处重负的呐喊。王志杰二次躺下，他开始认真地考虑父亲的决定。

一旦平静下来，少年王志杰的思维就表现出一种早熟。他想起了老师讲过的许多名人成才的故事，匡衡的凿壁偷光，苏秦的悬梁刺骨，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特别是那位放牛的王冕，把书挂在牛角上，牛在山坡吃草，他在草中读书。有一天，当他看到雨后湖边的荷花，含株带露，泛绿播红，艺术灵感顿来，立下了绘画志向。后来，竟成了著名的大画家。这些以往听起来新奇鲜活的故事，如今都化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少年王志杰的心灵绿野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烦恼顿然远去，王志杰很快进入梦

乡。

雄鸡报晓,父亲照例起来去运蜂蜜。王志杰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追上已经走上阳关大道的父亲说:“爹!我想好了,农活我要干,书也不能耽误,我黑间自家学。”父亲苦涩地笑笑,王家小后人一番人情人理的话,使他不好再说什么。不管怎么说,娃想念书总没错,他哪里忍心去剥夺孩子这一点正当的权利呢?

王志杰,十一岁的少年,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每日早饭一吃,就拿着绳子和镰刀下了沟底。这里的水常年四季静静地流向远方,肥美的水草散发着腥香,绿茵茵的铺到远方视线无法企及的地方,各种野花争奇斗艳,使王志杰总是想起王冕的少年时代。一大早,他已经蘸着清水,把小镰刀磨得明光铮亮。如今,镰刀就在手中飞舞。为了给念书腾出一点时间,前半晌他总是竭尽全力地干活。看看一捆草沉甸甸地矗立在眼前,王志杰舒一口气,擦擦额头细密的汗珠,然后就坐下来读那些把他引入多彩世界、多彩人生的书。那些特殊的书页每一页都浸透着他的汗水。家里清贫得连一本小学课本也买不起,他只有在每晚喂罢牲口的深夜,一笔一画地抄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书。也许是由于辛勤的付出,使他读起来就更加有味。直到日近中午,才恋恋不舍地站起来,背上沉重的草捆回家。志杰个子小,草捆太重,几乎把他的整个身躯淹没在草中,过往行人只见草捆珊珊移动,却瞧不见背草的人。现在,当王志杰很随意地坐在沙发上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中年的脸上仍然溢出调侃的笑:“长期过早的体力劳动使我的体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你们看,我的个子没有长高,稍把却很长,人家都说我是背草压的。”

王志杰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我在文博事业的岗位

上读了大量的古文献和古代散文以后,才知道我当年的抄书生涯,实在是对于古代学人精神的弘扬和继承。明代大散文家宋濂就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自己‘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古人在那样的条件下,尚能刻苦攻读,我们今人为什么就不能呢?”

王志杰十分感谢生活为他提供了那么一个艰苦的环境,使他懂得只有靠自己,才能够自强自立。当年生活对他的打磨,成为他终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王志杰说,他每晚早早地喂好牲口,然后就坐在麻油灯下认真地念书写字,送走了一夜夜星辰,一日日春晖,收获着一个个秋天的喜悦。匆匆两年过去,1954年夏季到来了,与志杰同龄的伙伴们即将升入办在邻村的完全小学,那紧张复习的朗朗书声,又一次搅动着少年王志杰的心。这一天,他向父亲提出,要重新回到书桌前去。父亲疑惑地看看儿子:“从几年级开始?”

“我想直接考五年级!”

“怕不行,你两年没进学校门么!”

“可我的课一节也没有拉下,语文、算术都行?”

志杰至今还记得考试那天的情景,算术的四则运算他熟悉,答得很顺利。考语文的时候出了一道作文题叫《给毛主席伯伯的一封信》,新中国家乡的变化,父辈对新生活的向往,在一瞬间如电影一样从眼前摇过,悟性极好的王志杰把这一切报告给毛主席,向领袖表达了一个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少年的远大志向。王志杰两年沉默,一鸣惊人,以优异的成绩夺得了全县第一。特别是那篇饱含感情的作文,被登在许多学校的黑板报上作为范

文。这大概是他懂事以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王志杰暂时中断对于童年的回忆，颇带哲理意蕴地说：“砺铁成刃，环境使然”，在童年那一段日子里，对他人格殿堂影响最深的是母亲。母亲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人的宽容，她在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信，使王志杰很早就思考了人的生存价值这个严肃的课题，领悟到一个人在老百姓心目中占有一定的份量将是怎样一种荣光，一种欣慰。这种精神的源泉直到母亲已到耄耋之年仍然滋润着他生命的细胞。

王志杰深情地回忆说，群众对母亲的那种爱戴，那份情怀曾经多少次催下他男子汉的眼泪。

那一年，志杰的母亲到茂陵小住，忽然地就得了一种不明原因的病，一向孝敬母亲的王志杰几乎翻遍了身边所有的医书，请来了当地最好的大夫，也没有搞清楚是得了什么病。老人的脉象正常，可就是不说话，不吃饭。志杰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早晚在母亲床前侍候。后来，母亲也许是出于对庄稼院的眷恋，也许是出于对乡亲们的思念，也许是要看一看他亲手接生的孩子还在健康的成长，竟提出要回到武功老家去。这使志杰很是为难。当时天降大雨，渭河涨水，他实在不愿意在这样的日子把母亲送回去。然而，王志杰最了解自己刚强而又果断的母亲，她决定了的事不会轻易改变，硬把老人留在这里，会于病无益。只好找一辆救护车送她回去。

尽管是倾盆大雨，尽管道路泥泞得穿着雨靴都要陷进去一截，然而，在距新寨北堡 500 米的时候，消息不径而走，人们已经冒雨站在村头迎接志杰母亲的归来。抬眼望去，黑压压一片。人们一拥上前，把车推到家门口。车上躺着母亲，也坐着护理母亲的志杰，他觉得实在负载不起父老乡亲的这浩如瀚海的恩泽。

他执意要下来，可乡亲们说：“这大的雨，你下来能干啥？你坐着”。号子声、呐喊声和着雨声在王志杰耳边悬响，从小就经历了艰难磨砺的王志杰这时候再也锁不住情感的堤坝，一任泪水从腮边淌到嘴角，是甜，是咸，是酸，他一时难以分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寨北堡的田地是母亲的根，她回到庄稼人中间，回到她抱过养过、给看过病、扎过针的孩子中间，病竟悄然退去，如今已年近百岁，依然思维清晰，精神矍铄，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生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我想，人的威望和信誉不是拿钱能买到的，重要是得经常给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

夜已经很深，虽然还是春寒料峭的三月，透过院内路灯的光线，可以看见松柏的枝条在夜风中抖动。然而，加油电暖气把接待室的空气调节得温暖如春。看得出来，王志杰对于如诗童年，如歌往事的回忆在他的情感深处卷起了层层浪花。

“听说您还有过一段学医的经历？”

王志杰笑了：“夜深了，明天接着说，你俩也该休息了。”

王志杰清瘦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我们从弓靠良副馆长和王敏霞副馆长的谈话中得知，王志杰有一个习惯，再晚都要到各处去看看，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是他生活旋律的一个组成部分。

### 三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当窗外的亮光把我们 from 睡梦中唤醒的时候，没有看到灿烂的晨曦，也没有听见唧唧啾啾的鸟鸣，却发现后半夜静静地纷纷扬扬地飘起了瑞雪。“雨下八、十、

三”，三月雪是丰收的雪，希望的雪，生命的雪。我们的心头泛上喜悦的春水。为着感受这春雪的融融温润，为了一览雪中茂陵的巍巍雄姿，我们匆匆地用清水擦了把脸，相邀着步出室外。

茂陵博物馆庭院已经铺上了薄薄的银雪，在仿汉建筑群的瓦当上，在霍去病墓挺拔的松柏枝头，在浓密的冬青环绕的绿篱上，一夜之间就挂满了朵朵银花，覆盖上团团云簇。沿着小径走过去，远远地就看见博物馆工作人员整齐地排成一列，王志杰肃然地站在队列前，向他的中层们，向各个部室安排一天的工作。我们知道，对于王志杰和他的博物馆工作人员来说，这如同中小小学生一天的早操，如同法门寺圣徒们一天的早课一样是庄严的雷打不动的议程，便远远地站着看，不去干扰他们。天气的变化使得扫雪成了当日的第一件事，王志杰细致得甚至没有忘记叮嘱大家把雪扫到葡萄地里，而不要到处乱堆。接下来，一部分人去扫石刻基座上的雀屎，一部分人去扫陈列室梁柱上的蛛网，王志杰就这样地开始了他恢复茂陵博物馆青春的忙碌的一天。工作安排一毕，他转身时也瞧见了我们，抱歉地笑笑说：“对不起，你俩稍等一会儿，我把自己的卫生区打扫完就来。”

他走路跟跑差不多的脚步渐行渐远，不久，在东北角就传来沙沙的扫帚声，像一首悦耳的晨歌。一会儿，随着砖面地花纹的延伸终于看见他弯腰扫雪的身影。他扫得很认真，瘦削的手指把枝缝间的黄叶一点一点地抠出来扫进簸箕。于是，留下的便是一缕清爽。干完这一切，他哈了一口气说：“天冷，回屋里说话。”就在这一刹那，他忽然想起了一件在他看来比谈话更重要的事情，朝着写有东苑的月洞门喊：“晓妮，晓妮。”

没有回声，他急忙说：“你俩先回去，我去去就来”。我们相视着笑笑：“唉！他什么时候才能坐下来稍停一会儿呢？他总是

那样忙碌。”

半个小时后，王志杰推门进来了。王志杰说，他忽然想起了高勇利——博物馆的资料员要结婚，他得派司机出车给置买点东西；还得派几个人给收拾收拾新房。王志杰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这些事，看起来是个人的事，细细想想，也是馆里的事。人家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大小伙，整天守在这个地方搞资料，咱得让他安心。”

我们都为王志杰这种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精神而动容。王志杰却将之与他早年的学医联系起来。他说，中医诊病，讲究“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这不就是要善解人意，尊重人理解人吗？

于是我们的话题沿着学医生涯延伸开去。

……五四年的夏秋之际，对于少年王志杰来说，是一段喜忧相交的日子，当他以全县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武功县大街完小上学的时候，他终于从父母亲为日子发愁的眉宇间看到了喜气。九月，伴着关中平原凉爽的秋风，人们又可以看到王志杰背着书包和馍口袋的身影跃动在乡间的土路上，他胸前飘荡的红领巾常常引得田里的乡党停下手中的活议论王家的孩子争气而自己的儿子为啥就不会连跳两级一直上到高小。与他的同龄人相比，王志杰人虽清瘦，思想却表现出早熟，他总是沉默着迎接各种善意的玩笑或是异样的眼光，暗中下决心要学在人前头……

这样欢快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场厄运就降临到王家小院。他的靠给人推麦苋、运蜂蜜支撑着一家生计的父亲由于生活的重压而患了一种噎食病，饭吃下去就反胃，（十年以后，王志杰了解到它有一个现代名字叫食道癌）把武功县境内的医生都求遍了，总是找不到一个济人救命的良方。这事首先引起王

志杰在西安中心医院就职的哥哥的重视，弟兄俩商议将老人送到西安中心医院。那是新中国建立不久的年代，医院把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奉为唯一的宗旨，大夫们又因为是王志杰哥哥的父亲，会诊起来格外认真。然而，当方案确定为要动手术时，志杰哥哥犹豫了，中国传统的孝道使他想到如果老人从手术台上下来，对于做儿子的他不仅会造成终生的遗憾，而尤其是无法向母亲交待。有一天，他终于决定，将年迈的父亲送回村里，请当地的中医大夫治疗。

父亲在炕上呻吟，每一声都像重锤敲击着少年王志杰的心。他除了要在小学上课，还要回家割草喂牲口。把一个男子汉应当承担的家事处理完毕后，他就走东家，窜西家，打听附近的名老中医有没有可治噎食病的。有一次，他打听到离村子三十华里的一个村里有位中医老大夫，妙手回春，医声甚好，以治疗噎食病为长。王志杰喜出望外，他期盼在这位大夫手上父亲的生命会出现奇迹。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王志杰肩负着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使命踏上了求医的道路。

十五公里的乡间道路，对于一个五年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好在他心里想着要给父亲治病，也就顾不得身累路长，太阳压山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大夫住的村头。看着农人们扛着犁耙，赶着牲口回村，闻着在天空缭绕，在地上窜游的炊烟，听着母牛呼唤牛犊的悠长的叫声，踏着地上渐渐有了湿意的青草，王志杰才知道自己走了整整一个下午。他顾不上口干舌燥，赶忙上前问一位老汉，治噎食病的大夫住在哪里。

王志杰文质彬彬、有礼貌的问话使老汉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指了指在场院上铡草的农民一样打扮的人说：“那就是！”

王志杰道一声谢，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场院上走去。大夫正

忙着从麦苋棵上扯草，并不在意在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不起眼的小个子学生。然而王志杰却迅速地想到帮老汉把麦草理成一抱一抱整整齐齐地放在铡刀旁，很自然地很熟练地握起了铡把。大夫抬头看看王志杰细瘦的胳膊，眼光中有疑虑：“这小的娃能压铡子”。

王志杰不多说话，当老汉把第一把草入进铡口的时候，他狠劲压了下去，第一刀草就齐刷刷地溜在了铡子这边。老汉信服了，铡草声“喀嚓”、“喀嚓”地在场院上唱着晚霞的歌，这一老一少也就开始了农村人干活时惯用的说话方式的叙谈：

“娃！住啥村？”

“新寨北堡”。

“跑这远的路，一定有事情”。

“嗯！”

“看病？”

“给我爹看病。”

“你爹得的啥病？”

“噎食病！”

“多长时间了？”

“约半年了，在西安住了一整医院，又回来了。”

大夫沉默了，他为这个十一二岁的娃娃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所感动。他决定走三十里夜路去看病。好在活不多，赶喝汤时草已铡完。大夫草草用过晚饭，推出一辆自行车，把看病用的药箱子往车头一挂，又用包袱包了几本药书，就出了自家的小院。上了大路，大夫问跟在身后的王志杰：“我车子骑得快，你能跟得上？”

王志杰说：“行！我脚步加快点。”

于是，在茫茫的夜色里，开始了一场人与车的较量。上坡路，车骑得慢些，王志杰也就跑得慢些；下坡路，车骑得快些，他也跑得快些。跑过四五里路后，他已累得浑身是汗。然而，父亲的呻吟声在脑际回旋，加上小孩子对夜色的恐惧，他一步也不敢拉下，这种精神使骑在车上的大夫对他不能不刮目相看。从太阳落山与王志杰第一次见面，到如今让娃娃跟在自行车后面跑，短短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夫已经凭着自己的阅历和目光断定，这娃今后一定是个有出息的。

从大夫住的村到新寨北堡的路上，要经过一道坡，还要过漆水河。大夫让王志杰推上自行车，自己跟车后面走到了沟底，就听见漆水河淙淙的水声。今秋少雨，水倒不大，河面上有一独木桥。大夫问：

“过得去？”

“能！”王志杰自信地回答，好在夜色朦胧，大夫看不清志杰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汗水。王志杰又是个个性极强的少年，牙一咬，掬起车子就晃晃悠悠地过了桥。上了坡，还有五公里的路程，王志杰一口气跟着自行车跑到家里，已是晚上九点多了。母亲看着儿子疲倦的身影，潸然泪下。十一、二岁，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正是贪吃贪玩的年龄，可自家的囚娃却过早地担起了生活的重负。这对于他到底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呢？

聪明的王志杰三两下从自行车上卸下了大夫的药箱和书包袱，一个劲地催母亲说：“快给我大夫叔做饭，三十里路，一定饿了。”

吃过母亲精心做的鸡蛋，大夫开始坐在炕沿给父亲平脉诊病。王志杰这才有机会坐在屋角的小凳上就着萝卜丝喝稀饭。志杰的性格就是这样，啥新鲜事他都很感兴趣。三十里跑步使

他对看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边吃饭，一边看大夫诊脉。大夫看病的速度很慢，诊一会脉，问一些病症，然后就打开包袱皮，一页一页地翻书，翻到关键处就折起来。然后再诊再问再翻。王志杰心想，这多麻烦，如果自己学了医生，就把该记的都背下来。终于，大夫给开了一张处方，说：“先照着这个方子吃几付再看……”

那年月，乡间缺医少药，需要到十里外的武功镇上去抓药。王志杰二话没说，拿着方子就出了门，提心吊胆摸黑走到武功镇，已是晚上十一点多，志杰上前敲门，里面的人问：“谁？”

“我！来抓药的！”

“都啥时了？还抓药，明日个再来。”

王志杰站在门外说：“不行，病很急。”

店铺掌柜开了门，见是个娃娃，不免有些惊奇：“你跟谁来的？”

“我一个。”

“家在哪个村？”

“新寨北堡。”

掌柜又问：“大人哩？”

“家里只我妈一人，还要照看病人。”

药铺掌柜不再问什么了，一个小孩子，走十几里夜路，给病在炕上的父亲抓药，这是跟二十四孝里王祥卧冰一样的高尚的美德。这年头，不要说小孩，大人里面有这美德的人能有几个？而更令他感动的是，这娃胆大得很，已经半夜了，在料荒地里走十几里路。掌柜被人惊醒酣梦的不快顿然冰消云释，开始和颜悦色地和王志杰说话，让他坐在铺柜外的长凳上歇歇脚。掌柜的一边抓药，一边详细地询问他父亲的病。抓完药，夜也深了，

天气渐渐地冷起来。掌柜把药一一包好，送王志杰到门口时，同情而又爱怜地说：

“娃，你对老人的这份孝心硬是把叔感动了。小娃走夜路，胆子小，我给你一把稻草，一包洋火。过沟的时候，把药提好，把火点着，狼虫看见了就害怕。再一个，你把红领巾戴好，到沟里可以避邪。借着从店铺里射出的昏黄的灯光，王志杰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药铺掌柜亦农亦商、饱经风霜的眉眼和唇角，他觉得这世界很美好，到处都有善良的好人，他甚至相信，在这个好人的氛围里，父亲一定能战胜病魔，重新握起那赶车的鞭杆，重新站在新寨北堡的村头，与乡党们一起谈论庄稼的丰年歉年，农家的欢乐愁悲。

王志杰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提着一串药包踏上了归途。回首武功镇，灯火越来越稀，越来越远。黑黝黝的天幕上，浓密的星光闪烁着神秘的眼睛，俯视着脱去金袍的旷野。堆在平原身躯上的玉米杆像一个个幽灵在眼前晃荡。偶尔一阵风吹来，那道旁的树枝沙沙摇曳，平添了几分恐怖。王志杰只觉着心在收缩，一种本能的胆怯从潜意识深处钻了出来。他不停地用药铺掌柜临行时的话给自己壮胆，尽其所能地想象父亲康复后自己将会是怎样一种晴朗的心境，各种复杂的心绪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王志杰加快脚步，把二里路摔在身后。眼看着一条大沟横陈眼前，王志杰警惕地向两边望了望，破胆向沟下走去。约莫走出一丈多远，崖头刷的掉下一溜沟土，灌了一脖子，王志杰脑子“轰”的一下，头发全都竖了起来，莫非真的遇见鬼了？他定了定神，按照药铺掌柜的吩咐，蹭地划着火柴，点着手中的稻草。这划破黑暗的火炬，不仅很快驱除了身边的恐惧，也使眼前的道路变得清晰可辨。王志杰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拎起药包，一

口气翻过沟，直到看见坡头上根成杂货摊悠悠晃动的灯烛，才揩了一把额头的汗，放慢了脚步。再看沟底，早已光去明熄，成为一窟神秘的黑洞。想起十几分钟前发生的可怕的一幕，王志杰一肚子的委屈直向喉头涌来，真想对着货摊的主人根成大哭一场。然而，当他想到离开武功镇时药铺掌柜那些半是安慰，半是赞扬的话语，他小小年纪担起王家家事的责任，都使他觉得自己已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王志杰决断地擦掉腮边的泪水，向根成杂货摊走去。

杂货摊的摊主根成是志杰父亲的朋友，早年父亲推麦苋时，往来从这里经过，两人很谈得来。王志杰深夜到来，令根成很是吃惊：

“瓜娃！咋黑的天，你跑来做啥？”

“给我爹抓药！”王志杰喘着气，叙述了翻沟的经过。

听罢王志杰一番话，根成既为老友出了个大孝子而欣慰之至，又为这么小的娃娃就担起家事感慨万千：“你这娃胆大得很，那地方前几天刚砸死个人。”

王志杰后怕地打了个冷颤。

根成是个热心肠，王志杰又是自己老友的儿子，他索性收拾起货摊，锁上门说：“走！叔把你送一截子。”王志杰心里一下子胆正了许多。一路上，他紧挨着根成，一步也不松劲。直走到上营村，将王志杰交到他的一个亲戚手里，根成才返回到沟边去了。从上营村到新寨北堡，还有七华里路程，亲戚和志杰说着话走路，使志杰觉着身上的冷汗慢慢地消退，周身上下有了热气。抬头看，下弦月不知什么时候从东边塬上爬了出来，借着月光看着叔父弓背闪腰，苍老的样子，王志杰心里很是内疚，如果自己再年长十岁，那一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生活是一部大书，每

读完一章,人的心灵底板就涂上一层成熟的色彩。这半天的经历,对于王志杰来说,是一堂非常重要的人生课,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人来到世间,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啥苦都得吃。他忽然地就对父亲平日里忧郁的目光多了几分理解,他暗暗发誓,如果大夫治不好自己亲人的病,那自己就非得学成个名医不可。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想到学医对他后来的文物管理工作会有多么大的用处。志杰正咀嚼着这令他难以言表的生活之酒,他亲戚在耳边说话了:“囚娃,到村了,前面就是你家的门,夜已深了,我就不进去了,你自个儿回家!”

志杰一把拉住叔父的手说:“你先不要走,等我把门敲开后你再走,我确实害怕得很。”

关上门,药包顺手掉在地上,王志杰浑身一下子软瘫地靠在门上,泪水就像决了堤的小溪,哗哗的,尽情地流……

王志杰,就在这样的苦乐年华中结束了童年的梦幻。

王志杰,就是在这样的人生颠簸中,将生活的征帆一步步地驶近了祖国医学。

#### 四

王志杰按照大夫给父亲开的处方,抓了许多剂药吃,服了效果都不显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找一回大夫。大夫于是把书一本本地摊在炕上,翻翻这本,看看那本,然后按照书上讲的给加减一两样中药。这种效果不太显著的治疗使王志杰很是焦灼,尤其是打破了关于这位大夫的神话。他已经开始对那种本本主义的做法产生怀疑了,他肯定地认为那大夫对于医学理论理解是很有限的,他也可能对于农村的常见病,包括食滞之类的

胃病有些独到的见解,但要攻克嗜食这样复杂的病就显得多么的力不从心。

这期间,王志杰曾经有过一个很大胆的尝试,那就是企图用鹅血为父亲治疗食道病。关于鹅血,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我们讲了一个久远而很有意味的故事。相传三国时的名医华佗为给患者治疗食道病,绞尽脑汁而终不能奏效。后来,这人死了,华佗陷入了深深的歉疚。为了进一步弄清病理,他打听到患者埋葬的地方,趁无人时掘开墓棺,进行病理解剖,在食道部位发现了一个很硬的东西。华佗将之带回来插进笔筒,闲暇之际就拿出来观察、端详,始终解不开这个谜。转眼到了春节,家人杀鹅,殷红的鹅血淌在盆里,很快因天冷而变粘,华佗顺便拿起那段硬骨搅了一下。这一搅,搅出了惊人的发现,那段硬骨在鹅血里化为乌有。华佗为这一发现感到鼓舞,并迅速将之记录在案。这段传说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然而,当王志杰在一个偶然的听到以后,却产生了一线希望。他跑到武功镇上,很快买来几只鹅,亲手宰了一只,将血接到碗里,耐心地劝父亲喝下去。

尽管腥红的鹅血中透出血腥味使父亲感到五内如翻,但是,当他与王志杰作为儿子期盼父亲康复的目光相遇时,他还是强迫自己喝下了鹅血。

这样的治疗持续了一段时间,病情并无转机。已经上了中学的王志杰远在十里之外的武功镇上学,一周只能回家两次,沉重的生活担子都压在了母亲一人的肩头,田里的犁耩耙耩,家里的衣食住行,炕上的多病丈夫,对一个乡间女人来说,那一样都放不下。星期六下午,王志杰与同学们相跟着回到村里,看见母亲瘦削的肩头压着沉重的水担,一脸的疲倦。一双布满了血丝

的眼睛，留下熬夜的痕迹，禁不住内心一阵酸楚。然而，看到小儿子平安的回到家里，母亲眉眼间又溢出幸福的欣慰的笑容。王志杰顾不得一路奔波，就去经管因了饥饿而在后院折腾的猪和鸡。又急急忙忙到炕头询问父亲的病情。父亲的病较以前更加沉重，一吃饭就反胃，吞咽硬食更是很困难。暮色中，志杰走近炕头的时候，父亲没有看见，正缩在炕的一角自我埋怨：“像这样不死不活的拖着，弄得家里人不能安心过日子，娃不得安心上学，还不如……”

王志杰的脚步声止住了父亲下边的话，父子俩相互询问着对方的情况。末了，志杰对父亲说他准备星期天到西安去，和大哥商量一下给老人家治病的问题。

父亲咳嗽一声说：“算了，这病没法治了。”

“不！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治”，王志杰倔强地说。

在座落在西安北大街的中心医院，王志杰找到了忙得不可开交的大哥。兄弟俩寻一僻静的地方坐下，就父亲的病情和家里的困难谈了许久。年轻气盛的王志杰把对大哥积累了许久的意见一骨脑儿讲了出来，埋怨大哥对家里照顾得太少，批评他作为一名专业大夫，却治不好父亲的病。大哥耐心地听完王志杰情绪激昂的发泄，无奈而又冷静地告诉他，癌症是至今在西方发达国家都还没有攻克的课题。早在西安住院时，父亲就已被诊断为癌症，所以没有治好的希望。凭着十五六岁年华的一腔青春的血，靠着一趟一趟走三十里夜路练就的胆识，依赖一次跳两级上学的勇气，王志杰对大哥的话很是不以为然，临行时，他撂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从此后，我要一边读书，一边学医。用自己的手救活一个个生命。”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武功镇绿野中学校园拂晓的操场上，在

晚霞灿烂的小径上，在夜静人寂的教室，人们总会看到一个小个子学生在吟吟哦哦地背诵中医理论。从针灸图解到《医宗金鉴》，从《汤头歌诀》到《本草纲目》，王志杰把省下来的钱都买了中医书籍。他像追日的夸父，像填海的精卫，孜孜不倦地跋涉在求索的道路上，如醉如痴地遨游在祖国医学瑰丽的殿堂。在那些日子里，小个子的王志杰要学中学的十几门课程，还要整段整段的背诵那些坚涩的、高深的、源远流长的中医概念和论述。三年中学生活，王志杰不知春之已去，秋之将至，日之已落，月之将升。其间父亲的去世，不仅没有使他气馁，使他退却，使他心灰意冷，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要做一名济世良医的决心。

……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从小窗射进中午的光线，因了这雪而显得格外清朗。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不是在采访一位博物馆的馆长，一位享誉三秦的文博学专家，一位依靠自己奋斗而跻身于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是在欣赏一场气吞山河的人生壮剧，在感受如霖如瀑的人生诗歌。尽管坐在我们面前的王志杰朴实而又普通，从他口里谈出来的每个句子都是非常的舒缓而有条理，而一旦与我们的的心灵发生撞击，仍然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

我们面前的磁带盒不断地增加，已经堆到第六层。趁着换磁带的机会，王志杰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思路，略去了对于当年学医时的细枝末节的追忆，而改用另一种语言模式来展示他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和令人惊异的记忆力。

王志杰说：“三年中学生活，我不但学完了学校规定的全部课程，而且背完了作为一名医生所应掌握的基本理论。尤其是明代李时珍所编著的《濒湖脉学》，我下了很大功夫，现在，背起来仍然十分熟练。”

他说起脉学如数家珍：一般中医学讲究望、闻、问、切四诊。望者，观形色；闻者，听声音；问者，诊病情；切者，诊六脉，这几步诊完以后，基本上就把病弄清楚了。比如感冒了，一诊脉就知道。脉象有主病诗，如浮脉：浮脉为阳表病居，迟风数热紧寒拘，浮而有力多风热，无力而浮是血虚。寸浮头痛眩生风，或有风痰聚在胸；当关土衰兼木旺，尺中洩便不流通。他就给你把病定了。然后再细诊寸、关、尺三部脉，寸部诊上焦头面、胸中（心肺）病，关部诊中焦肝胆脾胃病，尺部诊下焦、肾与命门病。表现正气旺盛的脉象称为阳脉，如浮、数、实、长、洪、紧、动、促；表现正气不足的脉象称为阴脉，如沉、迟、涩、虚、短、微、缓、革、濡、弱、散、细、伏、结、代就拿这个来辨证。再如：‘口鼻一呼吸，脉来四五跳，此是无病者，平和气血调’。这就没有啥说的，是个健康人”。

雷国胜君和我都被这有趣的流畅的背诵逗得抚掌大笑，王志杰也笑了，笑声冲出小窗，在院子里回旋。也许是这种拉家常的叙话方式感染了他，拟或是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为他创造了一个回首往事的契机，王志杰的兴致逐渐变得浓厚起来。他继续背诵和讲解：

“中医处方很多，主要是君臣佐使要定好，《汤头歌》里说得很清楚，比方说，‘四物汤’，养血通济，专治妇科病，‘四物归芍芍地黄’，即当归、川芎、白芍、熟地，这四样药是基础，随后根据病情加减。又如‘平胃散’，‘平胃陈苍厚草寻’，指的是陈皮、苍术、厚朴、生草。然后，根据诊断再加减。比方‘食积麦芽神糲炒’，说的是脾胃消化不良，加炒神糲和麦芽。‘肉积山楂草果良’，指的是在前四味药物基础上加山楂、草果消肉食。像这样的口诀多得很，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开处方时，把住君、臣、佐、使这个要

领，把药性弄懂，不懂药性，不敢冒然。我给我爹请的那个大夫，把药书摆了一炕，把处方开好都 10 点多了，我抓药回来都深夜十二点多多了么，的确很辛苦，还把病没看好。于是，我产生了一个看法，我不学大夫不说，我要学大夫，就要把药性全部背过，作为一个大夫，不把知识记在脑子里，就不能轻装上阵。”

王志杰不同于戏剧《三滴血》里的晋信书，也不同于那位把书摆在炕上东鳞西爪引章摘句的乡间郎中，理论在他的信息库中，总是根植于实践和生活的沃土之上。说到药性，他的思绪一下子转到了茂陵博物馆：“中药一千多种，通常用的也就四百多种，再浓缩一下，就是二百多种。各种药物性质不同，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咱茂陵博物馆霍去病墓上有柏树，就柏子仁这一样就有四句歌诀，‘辛甘性平柏子仁，补心滋肾又安神。养血止汗除风湿，聪耳明目最益人’。只有了如指掌，用起来才不会打架。”

王志杰说起药物之间的关系滔滔不绝，顺口就是一段歌诀：“十八反歌、十九畏歌、妊娠禁忌歌、引经报使歌等都得记熟，单说十九畏歌：

硫黄本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  
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最怕密陀僧。  
巴豆性烈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顺情。  
丁香莫与郁金见，牙硝难合荆三棱。  
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忌五灵脂。  
官桂善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  
大凡修合看顺逆，泡烘炙浸莫相依。

王志杰对于中医药的钟情可谓达到痴迷的程度，他毫不讳言，到茂陵博物馆工作的头两年，还一直想转行当一个医生。

让我们在倾听了王志杰妙语连珠的中医理论演说之后，再把时间的光流拉回到王志杰的中学时代……

从新寨北堡走到武功镇，王志杰人生视野也比在遥远的乡村宽广了许多。这个西宝公路上的古镇，是关中西府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它带给王志杰在乡村里很少甚至是不曾听到的信息，使他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很广大，很精彩。特别是镇医院就在这里，这使王志杰有更多地机会看别人咋样给人看病。使他得以对学来的那些理论进行实践的验证。

镇医院有位赵大夫，在武功一带名声很大。每天上门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王志杰每日上完课后，就来到赵大夫的诊室，聚精会神地看他给人开处方，把自己关心的内容默默地记下来，回去就与看过的书对照。尤其是对于复诊病人，王志杰总是仔细地观察医生怎样对处方进行加减处理。赵大夫每天要接待许多患者，开始对于夹在患者中间，站在自己身旁的一个孩子似乎并不在意，只当是娃娃们好奇。时间一长，他就从这孩子如饥似渴、不知疲倦的举止中看出这是个很有心志的中学生，他绝不是来这儿看看热闹的。有一天他终于问王志杰：“这娃整天站这儿干啥哩？”

王志杰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想学你给人开处方”。说完这话，王志杰脸上泛起一朵红云，他担心赵大夫脱不了平常乡间庸医的那种狭隘和短见，会对他的行为大发雷霆。殊料这位先生见过一些世面，胸襟倒也豁达，回了王志杰一个笑，心平气和地说：“你还喜欢这事？”

王志杰点了点头。他就这样成了赵先生默许的不以师徒相

称的弟子。遇到适当的机会，大夫还让王志杰谈谈对病的看法。

然而，家境的贫寒，剥夺了王志杰进入中医高等院校的机会，而把他推进了兴平师范的校园。建国初期国家大兴中小学教育，对于进入师范的学生基本上是公费待遇。王志杰因此而可以为家里减轻许多负担。师范毕业，王志杰早已不是那个胸前戴着红领巾，不言不语地站在诊断室里看别人开处方的农家孩子了。乌亮的整齐的偏分头衬出他生气勃勃的四方脸，深蓝色的干部服和背上简单而紧凑的铺盖卷表明，我们的主人公不仅已成长为可以在一张红色选票上写上他满意的人民代表的名字，也享有被别人通过红色选票推选为人民代表权利的年轻的共和国公民，而且从此进入公家人的行列。王志杰——以一个人民教师的身份到兴平县桑镇中学来报到了。

在桑镇中学，王志杰被分配在教导处工作，事情不算太多，但很琐碎，好在他脚勤，干得很顺利。教师生涯并没有松动他对于祖国医学的钟爱。逢到星期日，他就不惜步行四十里路跑到兴平寻找高手大夫，研究看病的机理，探索生命的奥秘。只是他不再象在武功镇那样拘谨，当他将早已熟稔于心的脉学和汤头歌诀一段一段地背出的时候，常常惊得大夫眼睛睁得鸡蛋样大：

“志杰哏！你不得了，你为啥要念师范，为啥不学个看病先生呢”。

然而，无论是大夫还是王志杰，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另一方热土，另一番事业呼唤着王志杰并从此锁定了后来三十八年的人生色调，铸就了他的荣光，营造了他的辉煌，酿就了他的咏之不尽的顺利和坎坷。

## 第二章 鸿鹄初翔

—

王志杰根本不会想到，他在少年时代乘一时心潮之勇而写下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会神奇地应在文物管理事业上。

王志杰同样不会想到，他这一生中命运的转折会和一年中的倒数第二个月千丝万缕地缠绕在一起。一九九七年秋冬之交，他离开博物馆时隔一年，也是在几乎同样的日子，被锣鼓鞭炮迎回到五陵塬。然而，当我们在一片谈笑声中追溯他生命的流程时，竟惊奇地发现，一九六二年的秋冬之交，对于王志杰来说，竟是一个永远值得回忆的日子。毫无疑问，我们都是虔诚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对于长眠在茂陵之侧的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发明的“天人感应说”都不去做近于迷信的理解。然而，这么多偶然之间，是否也确实隐寓着一种必然呢？

在王志杰参加工作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不但在同高手大夫的对话中，于中医理论和实践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本职

工作也令学校领导十分满意。他年纪轻轻，竟在第一学年末的时候，被评为县文教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可没过多久，国家新的教育方针下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结果是桑镇中学被撤消，他被分配到边远的小学去充实基层师资。

乡村小学的规模当然无法和桑镇中学比，但也有一样好处，事情不很多，也没有多少地方可去。菜畦田垄，牛欢马叫，对于生在关中平原的王志杰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就像早上要吃饭，晚上要睡觉一样的熟悉。于是，教书之余，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继续在中医药的海洋中遨游，倒也其乐融融。偶尔村里有人患个感冒头疼，他也出面为之解困，人缘很不错。

只是这样的平静日子没有过多久，王志杰的人生就遇到了一次新的选择。

这天，刚吃罢早饭，校长就把王志杰叫到自己的房子说：“你今天不上课了，课让别人代，你快到县上去，领导要找你谈话哩！”

“啥事，这么紧？”王志杰感到有些突然。

“说不清，准是好事哩！”校长说完，先自安排课去了，把王志杰留在办公室里。那年代对于组织人事部门来说，调动一个人的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要说像王志杰这样的普通教师，多大的领导，接到通知，二话不说，不带亲信，不带家属，装上书籍文件，一卷铺盖，捆扎得整整齐齐地向新的岗位出发。而不像后来有那么复杂的关系，那么多的曲里拐弯。托人情，走门子，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今天的人们说起建国初期人的精神状态不可理解一样。王志杰望着校长的背影，一时显得心里空落落的。他也顾不得多想，回到自己的宿办合一的房间，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匆匆赶往县

喊了。一路上,他有些不解,他到这个学校教书,才刚满一个月,怎么又是一张调动通知书,为什么?他一时也理清个头绪,反正组织上能够想到调动,总是需要嘛!

天将中午,王志杰走进了兴平县文教卫生局的朴素得有些陈旧的大院。王志杰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曾来这里报到待分配,如今,他又要面临新的分配。他径直走到办公室,接待他的人事干部正忙着,没工夫跟他多介绍情况,只说了句:“你马上办手续,茂陵文管所很重要,正缺人,你快那里报到……”

王志杰愣住了,他真想问问茂陵文管所是在啥地方?是个啥单位?但看人家正忙,也就只有在一边等着。半天,等那人事干部抬起头来,才发现王志杰还在一旁站着:“你咋还没走呢?”

“我……”

那位人事干部看出了他的心事,这才耐心地告诉他,他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因为条理清楚,口才流利,而被来这里调查研究的文教卫生局长高忠士和人事科长吴忠权看上了。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要他到茂陵去。人家还热情地告诉他车怎么坐,路怎么走,在哪儿下车……

王志杰办完手续,带着一种被领导重视的喜悦回了一趟家。母亲和新婚的妻子得知是局长点名要志杰到那里工作,自然都为儿子和丈夫的出息感到高兴,只是觉着离家远了些。不管怎么说,志杰一人在外,两个女人都是牵肠挂肚的,急急忙忙给拆洗被褥,打点行装,这是一种说不清、扯不断的情怀,由不得她们。于是,志杰绞水,妻子在院子里嚓嚓地搓洗,晾干后就在炕上铺开,穿针引线地忙碌起来。张凤莲——王志杰通过媒人介绍才认识的精干的妻子,在新婚第一夜就做出了丈夫在外,她管好家的承诺,如今,她虽然还不知道丈夫将要去一个什么地方,

将会干怎样大的事情，然而，她还是语重心长地说着贴心话：“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能派你去，总是需要人哩么。你去了，就给人家好好干，家里的事你不要惦念，咱妈有我照管，生产队的工分我也不少挣，你把事干好了，咱妈放心，我脸上也有光。行李整好了，你就早些走，不要误了车。”

王志杰很为自己有一位胸襟开阔、眼光远比一般乡间女人远大、又和自己拳拳的报国之心相应合的妻子而欣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卷起拆洗一新的被褥，提着一只装满脸盆、浴缸、毛巾和衣物的线网兜，揣着武功到茂陵的车票上路了。

现在，我们的主人公王志杰就走在通往武功镇的路上。这条路他太熟悉了，哪里平，哪里凹，哪里直，哪里弯，他不睁眼睛，凭着感觉就能说出来。它负载着王志杰多少回忆，多少感慨。他怎会忘记那个为走完这条路而经历的艰难的深夜呢？他又怎么会忘记为了上中学而从路脊梁踏过的朝朝暮暮呢？他更不会忘记这条路上曾经走过自己敬爱的父亲。可惜，父亲没有能够看到他争气的儿子成为公家人，他的溘然长逝使王志杰一想起就自责自己医学学得太晚。青年王志杰把铺盖卷向肩头拢了拢。昨天拆洗被褥时母亲又给里面絮了些棉花，现在背在肩上，就仿佛母亲温暖的手在肩头抚摸。手提着网兜里的东西，沉甸甸的，伴着脚步发出有节奏的交响。但在王志杰的感觉里，它比十几年前提的中药包要轻松了许多，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青春的象征。

漆水河横陈眼前，清悠悠由南向北淌去，留下湿润的清新的空气。河滩上的草已发黄，树也落了叶子，偶尔一片残留在枝头的黄叶落在水里，小船一样在水面飘荡，勾起了王志杰新的回忆：记得师范时，王志杰曾与几位要好的同学到附近农村郊游，

大家坐在漆水河边谈各人村里的奇闻佚事，谈未来的教师生涯将会是怎样一种滋味。漆水河东岸的村子叫赵家村，河西的村子叫浒西庄，人们平地挖土的时候，分别发现了两大块奇形怪状的坑坑渠渠，把省上的人都惊动了。他们小心翼翼地扒拉了好几天，找出些残缺不全的破盆烂罐罐，对好奇的王志杰和同学们说，他们发现的这块地方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距今已有四千年到五千年的历史了，你们见到的这些刻有绳纹、鱼纹、方格纹的好看的盆盆罐罐，都是很久以前我们祖先创造的原始文化。

“新石器时代，我们念中学时的《历史》书就有。”王志杰腼腆地说。

“而且这里发现的不仅有祖先住过的房址、陶窑、灰坑，还有不少墓葬呢！”考古的人继续讲解说。

“墓葬？墓葬不就是埋死人嘛……”王志杰疑惑了。

考古队的人对这学生的好奇和多问很感兴趣，顺口回答：“同样是埋人，可时间越古，价值就越大，这都是珍贵的文物呀！”这人说完就自顾忙自己的活去了。然而，这话却令王志杰回味了好几天。

如今，在步入人生第二十二个年头的时候，王志杰竟也同那几位到家乡来考古的专家一样，成为一名文物工作者了。

王志杰这么想着，就忽然产生了一种预感。他感到这次调动与暑假后那次调动的间隔虽然显得近了些，但意义也许大不一样。或者说，将把自己的人生引向一个新的领域。王志杰一想到未来的重任和辉煌，一下子来了精神。二十出头，中等身材的他，脚下生风，走得飞快，恨不得一步跨到茂陵。他尽其所能地在脑际想象着茂陵的情景。心想，既然和历史、皇上沾了边，

那里的环境一定很美，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有蓬莱仙境般的亭榭楼阁，有电灯，还有他最为向往的浩瀚的藏书。列车在平原上飞奔，火车驶过兴平地界的时候，雄浑的五陵塬从眼前匆匆而过，王志杰青春的胸怀中，做为一个炎黄后裔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画卷面前的神圣感和庄严感油然而生。也许这一回真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了。王志杰的思绪信马由缰地在想象的时空中翱翔，整个身心都陶醉在新事业的诱惑中了。

十一月的天气，黑得早，等他在列车减速的摇晃下结束美梦回到现实中的时候，茂陵车站到了。抬眼望，周围的一切都已罩在朦朦胧胧的夜幕中了。茂陵车站——这个和皇上陵连在一起的驿站，远不如想象中那样宏伟和气派，甚至有些小得可怜。狭小的出口处，一盏昏黄的电灯无精打彩地亮着，照着巴掌大的一块水泥地面，快车根本不在这里停留，慢车也只停留两分钟，连个验票的人也没有，空荡荡的月台上只下来他一个人。想打问个方向，都找不见个说话的。好在王志杰是农民的儿子，从小摸黑惯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了给父亲买药那一回经历，眼前的夜路对他来说已不在话下。他略顿了顿，就扛起行李出了车站。这时候，月亮已悄悄地爬上了五陵塬，又大又圆，银色的光撒在地上，照着他的身影。人虽矮，影子却细长，孤单单的，益发地显出初冬的清冷。

王志杰一口气朝西走了三、四里地，经过几个村子，他迷路了，总觉得在原地转圈儿，刚才走的那条路不见了，前边是条斜路，从月亮和人影方向判断，似乎是向西北方向。只要是向西北方向走就不会错——王志杰凭着自己的直觉断定，硬着头皮走了下去，远远地瞧见前面有个树影绰绰的村子，急忙上前敲门。老乡披着棉袄开了门，一脸的惊讶，问道：

“黑天半夜的，你要去哪哒？”

王志杰问：“到茂陵咋走？”

“我的爷，你这个时候到茂陵去？那可是皇上的坟么，黑灯瞎火的，你的胆子也真够大的。”

王志杰说：“那儿不是有个文管所么？组织上调我到那里工作。”

农村老乡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啥文管所？没听说过，就几座冢疙瘩，一排破房子，哪有啥工作可做？”

王志杰沉默了，在这个月色朦胧的夜晚，他的心一下子变得有些空落，有些茫然。当现实超越了他自己想象的范围时，他一时也说不清楚到那里后要具体做些什么。好在这老乡毕竟是在茂陵旁生活的人，传统文化熏陶的善性使他对这位深夜叩门的来客多了几分同情。一身干部服装，黑油油的头发，中等个子，形单影只，搅动了庄稼人的古道热肠，干脆起身穿好衣服，给他带一段路。

这里的人好，这是王志杰的第一印象。

两人相跟着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过那些高高低低的陪葬墓，借着月光远望已经被列为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汉武帝陵：那墓冢的确很高大，很雄伟，像一座小山的剪影。周围有稀疏的树影和砍下来放在地里晒晾的包谷杆，向月而立。唉！皇上不比常人，墓子都修得这么大。上了一面坡，就到了文物管理所的门前。说是文物管理所，实际上也就是个土墙围成的院子，残垣断壁的也不齐整。正中是油漆斑驳的小门。王志杰上前敲门，出来一个老头，将两人打量了一下，最后把目光聚焦在王志杰的脸上：“你是来这儿工作的？”

王志杰点了点头。

老汉有些吃惊,多少年来,人们把文管所看作闲人店、养老院、看坟园,这回竟派了个年轻小伙子,看外表文文雅雅,一副读书人的样子。也许时世在这小伙子手里要换个样子了。他接过行李,谢过带路的老乡,就领王志杰进了院子,推开房门,挪出半边热炕,安顿睡下了。

从家里出门上火车,到下火车来茂陵,奔波了几十里路,王志杰又困又乏。但他躺在炕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偏偏看门的老汉为给他省点油,早早地熄了煤油灯。屋里黑乎乎的,想记个日记,看会书,却没好意思开口。就披着衣服,半躺半卧地靠着炕头,偎在被窝里想心事,消磨时光,打算捱到天亮。他开始思考自己在这里究竟有多大价值,难道真的要在这里当一辈子看坟人么?当一辈子看坟人有什么意思?显然,王志杰的情感也没有脱离他的同代人在年轻时期所具有的共性——兴奋来得快,也去得快,惆怅来得快,也去得快。此时此刻,他就有些发愁,越是发愁,就越是睡不着觉,加上临行时,在家里多喝了些稀包谷糝,尽想尿。怕惊动了老汉的梦,蹑手蹑脚地下了炕,轻轻地推开房门,朝前走了几步,怯怯地往远处看。哎呀,如冰的冷月下,黑乎乎的墓冢,散落在墓旁的石人石兽面目狰狞,凶神恶煞,潇潇的寒风摇动着树影,幽灵一样的摆动,从远处传来辨不清狗还是恶狼的叫声,吓得王志杰出了一身冷汗,慌慌张张地撒完尿,赶紧回去插上门。

门虽然插上了,但伴随着老汉高一声低一声的鼾声,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却再度涌上心头。既来之,则安之,这是王志杰调整思绪的最充分的也是最实际的理由。他进一步想下去,这地方古时候虽然繁华过一时,然而,现在却是偏僻的、远离城市的村落。群众看病寻医一定要跑很远的路,他为什么不发挥

自己的一技之长给群众营造一些福祉，家乡人过去只知道自己是教师，却不知他还有回春之术哩！如果说，过去因为教师的身分而行医多有不便，那么，现在，在这荒冢孤院里，他起码可以不必再遮遮掩掩，也许通过这个途径还可以为文物管理工作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王志杰这样想着，不用数数、数星星，倒很快地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起来，老汉以迎接新人的热情给他打了半搪瓷缸水，让洗脸。王志杰走近一看，别说洗脸，连刷牙都是不够的。他很快理解了老汉的艰难。一个六十岁的老汉，把水从三四十丈深的井里绞上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今，还把洗脸水给自己打好，还有什么说的呢？王志杰用毛巾在脸上擦了擦，顿觉清爽了许多。这才走出门，留意将在这里生活下去的环境。说是个单位，却连附近村子里生产队的保管室都不如。1931年盖了几间简陋的“石器房”，1956年虽然维修了一次，如今经几十年风雨剥蚀，早已破烂不堪，跟深山里香火萧条、门庭冷落的庙宇差不多，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在白天看陵墓周围的环境，虽不像昨晚那样可怕，倒也够得上十分荒凉。茅草长得有半人多高，十六件石刻散乱地堆放在“石器房”里，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待他转身再看，就发现荒草中还真卧了只石虎。而昨晚月色下面目狰狞的嶙峋怪石，在太阳底下也才暴露出零乱和杂驳来，怪不得当地的农民说起院内这荒凉的墓冢，往往不说是霍去病墓而称石岭子哩！山顶上还修了一座破庙，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经过一夜的思考，王志杰已经明白，自己不可能再做别的选择，而且他也没有跟组织闹情绪的性格和习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绝不做过一天熬三晌，熬过365天算一年的守墓人。

既然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在这里修起“石器房”,那么,自己就应当有信心把它恢复起来。

“天生我才必有用!”

王志杰一时还想不清楚,也勾勒不出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一个中专生,一个从后稷故乡走出来的中小学教师将会为茂陵描绘怎样一幅传统与现代相呼应的画面,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绝不会让以后的春夏秋冬,让如水的日子涂上闲云淡彩。他要从第一笔着墨,执著地去谱写属于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也属于自己的激越高亢的青春之歌。因而,当他置身于这个将与他厮守相伴的环境时,他十几年前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下的李白诗句竟成了他面对霍去病将军英灵的庄重的承诺。王志杰隐隐觉得,也许他今世今生都不会离开五陵塬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了。

## 二

王志杰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学校生活的新的旋律。

当雄鸡高唱、东方既白的时候,王志杰迎着新一天的灿烂晨曦走出小屋,拿一把扫帚,把院里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是到外面扫,扫帚儿刺啦,刺啦,沙沙,刷刷,演奏着五陵塬新一天的晨曲。这时候,道常村的社员扛着犁耙,赶着牲口从门前走过。这个中等个子、娃娃脸的年轻人,很快引起了村里人的注目。

“知道不,石岭子来了个年轻人。”

“看见了,天天大清早扫院子哩!”

“石岭子怕是从来都没有这样干净过!”

“可不,大门外的地光得能晾搅团。”

“石岭子怕是从这以后要变样子了！”

当人们的议论如高塬的风一样迅速地吹过飘着炊烟的村落时，我们的主人公已经撂下了扫把，站在大门口看着，他觉着这门封闭得太久，锁子都生了锈，想推开，让一尺厚的树叶堵住了。不要说游客，来个人办事都不方便。王志杰看着不舒服，不顺眼，就试图改造它。他从屋里找来棍子，一点一点地往外掏，不消半天，门就打开了。他这才回到小屋，与看坟老汉一起从三十几丈深的井里绞上一桶清水，烧水做饭。饭是最简单不过的，撒一把面，放几片青菜，泡上馍，就是一顿早饭。

但这还不是最难捱的，最难捱的是精神的饥荒。一到夜里，周围万籁俱寂，稍有些响动都会惊出一身冷汗。那年月，在偌大个中国，电视对于人们，就如同外星人一样陌生和遥远。而在茂陵这地方，甚至连广播也听不上。过去只有看坟老汉一人在这里的时候，也没订报纸。王志杰来了，总算是订了报纸，可交通不便，半个月才来一次，尽都是些迟到的消息，这对于王志杰这样对知识和信息表现出高度灵敏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开始几天晚上熄了灯之后，他就对着月光想心事，把从童年到青年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反复地放。这时候，连看坟老汉一长一短的鼾声在他耳朵听起来都是音乐，是排遣寂寞的旋律。甚至远处村庄里几声狗叫，他都很快地会联想到那里一定有像他初来那天一样的旅人匆匆走过。生活，最可怕的是重复，一切重复对于求索者和创造者来说，都是对于生命的窒息，王志杰开始思忖着给自己的生活注入新的动力，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要读书！”——这似乎是童年的呐喊，现在，却在二十二岁的王志杰的心头弹奏出生活的颤音。

生活在本世纪后二十年，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雨，领受着改革开放阳光的当代中国人，当他们沉浸在民主与科学的宽松环境中，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获取信息手段的时候，可以无拘无束地站在琳琅满目的书架前挑选自己所喜爱的书籍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在王志杰生活的那个年代，红与专的辩论是怎样深刻的影响到王志杰的读书生活。

不只是周围的环境中潜在着一种力量，王志杰那时候就是把“红”放在第一位的思维方式。

的确，“红”与“专”是包括王志杰在内的那一代人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用今天一句时兴的话来说，它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北京大专院校讨论“红”“专”关系问题，有的学生以郭沫若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要职来试图证明专比红好。郭沫若立即声明，要学生不要仿效自己，并且提出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自此，学生们才了解到，郭先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那篇投枪和匕首一样的讨蒋檄文，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品格的象征。

这故事记载在六十年代出版的红专关系辩论文集里。大概现在只能在卷帙浩瀚的大学图书馆里看到。然而，他无疑可以作为我们把握孤守在茂陵墓冢旁的青年王志杰思想脉搏的背景材料。

郭沫若是中国的文化巨人，卓越的文物考古专家，他的皇皇巨著、伟大贡献和深邃的理论观点甚至影响到与文物考古结下不解之缘的王志杰的一生。在与他的交谈中，常常可以听到他随手拈来郭沫若的话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风雨半世的一代文宗对红专关系讳莫如深，生怕戴一顶“只专不红”的帽子，我们二

十二岁的主人公王志杰又如何能超脱时代的羁绊呢？

从六十年代起，迎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的春风，以军队为表率，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攻读毛著的热潮。那年月，拥有《毛泽东选集》比拥有一部二十四史更荣耀，更引人注目。王志杰的读书就从这里开始。他步行二十五华里，跑到兴平县城，怀着一腔对领袖的虔诚，买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白天清理墓园中的杂草乱石，夜里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的从卷卷雄文中汲取精神力量。他的思维伴随着一代伟人卓尔不群的理论语言在辽阔的时空徜徉，而那双由他吃斋念佛的母亲遗传给他的眸子却时时在汉武帝覆斗式的陵墓上扫描。

王志杰有一个习惯，每读书都做笔记，每有收获必写心得。每遇精彩的句子必用纸片记下来，默默吟咏，直到永久地存入记忆深处。

这一天，王志杰一边扫地，一边默诵毛泽东那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说：“不论是近代的和古代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还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扫帚不响了，王志杰陷入了良久的沉思，他觉着主席的这些话说的很对自己的心思，的确是真理，用他那个时代的术语，就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王志杰的思绪近而转到了眼前,让那些粗犷而又生动,凝结着祖先智慧的石刻艺术品年复一年地卧于荒草之中,算不算一种对历史和传统的漠视呢?让一个目不识丁的老汉日复一日地孤守坟冢,又算不算是对于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草率呢?王志杰这样想着,就有了让这些文物所蕴含的伟大精神走到群众中去的新的想法,他不只是要看管好眼前这些陵冢、石刻,他还要把散落在民间的文物一件一件地收回来。王志杰为自己获得了这些新认识而变得格外的兴奋,连扫地的节奏也明显地加快了。道常村的人渐渐地与志杰熟了,看到志杰又在扫地,纷纷停下来和他说话:

“志杰口地,又扫地哩!”

“噢!”

“满共俩人,把地扫净干啥哩嘛!”

“不止俩人,还有参观的人也要走哩!人家看你这地方脏,下回就不会来了。”

“十天半月来几个人,谁还到这荒草墓上看啥哩!”

“话不是这样说,这不是普通的墓子,是皇陵,以后参观的人会多起来的。”

扫完地,洗罢脸,吃一碗糊涂泡馍,王志杰发现买的面不多了。他肩起口袋,给看坟老汉交待了几句,就踏上了去县城的路。从茂陵到县城,不通公共汽车,志杰又没有自行车,全靠肩扛手提。所以,对他来说,买粮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在他还年轻,并不觉得是个负担,正好借这个机会,到局里和文化馆里汇报一下工作。

这是一九六二年的初冬。淡淡的阳光撒在通往县城的石子路上,关中平原被浓密的、披着霜花的冬麦覆盖着,静静地躺在

蓝天白云下。秦岭在远处，在枯水期的渭河南岸波浪般地排开。回首望去，茂陵浑厚凝重的雄姿在冬日的阳光下岿然肃立。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纠正了大跃进以来的“浮夸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使得农民一度被挫伤了的积极性正在得到恢复。这一切，对于当时只有二十二岁的王志杰来说，也许还来不及进行理性的分析。但是，眼前这一切，使他直观地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希望就在前面，祖国的文物保护和管理事业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当古老的兴平县城滑入视野的时候，他迅速加快脚步，他想把要办的事情赶快办完，好尽快回到文管所，筹思他已经开始感兴趣的事业。然而，他没有想到，正有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在等着他……

王志杰背着面袋，提着酱醋，一脚踏进文化馆的门，还没顾得喘上一口气，人家就告诉他，让赶快坐火车到省城，说有农民把茂陵附近出土的文物当废品背到西安去卖，被行家发现了，这回怕是要挨批评哩。志杰坐在凳子上，一颗心忐忑不安地跳，额头立时冒出一层细碎的汗珠。这事自己怎么一点不知道呢？那难言的愧疚，那不尽的自责，使他再也在文化馆里坐不下去了，急急忙忙地向火车站奔去。

到了西安，见到碑林博物馆的同志，王志杰才弄清了原委。是这年十月的一个早晨，天刚麻麻亮，豆马村农民赵振秀早早地就来到农田基建工地。赵振秀就是这个习惯，别的社员是上工慢腾腾，下工一窝蜂，他却总是不到打铃就出了村。一方面是借着这短暂的空隙给自留地里拾几疙瘩粪，另一方面也显得自己是贫下中农社员的积极。赵振秀站在土坡下，朝四周看，一弯残月在西天冷冷地俯视大地，东方刚刚露出一线鱼肚白色，村庄还浸渍在一片朦胧之中，传来队长在街头吆喝上工的声音。他

等不急，就抡起镢头挖土。一镢头下去，就听“嘣”的一声，震得手发麻。“有东西，”赵振秀脑子很快做出反应。他小心翼翼地取土，再不敢毛手毛脚地任镢头胡抡。渐渐的，那东西露出了本来面目，看形状，像是个牛，可竖长了两只角，还在中间。赵振秀站在那里发痴了。

“这是个啥东西？”他摇了摇头。

“到底是凶物，还是吉祥物呢？”他又摇了摇头，弄不清。从远处传来社员上地的说话声，赵振秀不免有些仓皇。三两下子脱下棉袄，把东西包严，塞在背笼里，掬上肩就往回走。路上有人问，他说是给自留地拾了些粪。乡党邻居笑他自私，连屙一泡屎都要用鞋壳郎装到自家地里。他笑笑不说话，只埋头走路。路上他脑子又转了几转，觉着在皇上陵周围地下挖的东西，大半会与死人有关，带回去会不会给家中引进晦气，干脆先放在猪圈里再说。

这一天，赵振秀第一次迟到了。

谁也没有在意一个农民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反常行为。赵振秀心潮渐渐地平伏下来，他开始思谋着咋样处理这东西，兴平咸阳他不敢去，离皇上墓子太近，怕惹人嫌，弄不好还要挨批判。想来想去，还是拿到西安去比较妥当。赵振秀没有想到，废品收购站的同志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个平常的东西，并请来了省上的专家来鉴定。这一鉴定，惊了赵振秀一身冷汗。天！他用背笼背到西安的是一件珍贵的文物，连陕西考古所的专家也定不下来制作和生产的时间，急忙把电话打到北京，惊动了时任科学院院长的考古界泰斗郭沫若，让连夜把文物送到北京去……

王志杰对我们说，这是他到文管所以后对自己灵魂剧烈振荡的一件事，使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在历史和现

实的进程中的重要地位：“那是一尊青铜铸的犀牛，郭老催得很急，为了把犀牛平安地运到北京，还专门给犀牛买了一张卧铺票。犀牛到了首都，经郭老和国家文物局鉴定，系秦末汉初的文物。郭沫若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国宝。鉴定结论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犀牛都留在北京。围绕国宝的归属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兴平县的领导督促我去把犀牛要回来，放在茂陵；省上要求放到碑林博物馆。一件出土文物，引起这么多人关注，其间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历史意蕴和民族自豪感，多么浓郁的文化意识，这只能证明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王志杰对往事的回忆很投入，像一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丝毫不放过一些动人的细节：“中华民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国宝放到北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国家文化部的领导还是关顾到我们同犀牛的情感渊源，特意给陕西复制了两件，一件陈列在茂陵，一件交省碑林博物馆。一个是石膏复制的，一个是金属复制的。”

这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当我发现是茂陵周围的农民把文物拿到西安去卖而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时，我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自责，而尤其是省考古所的同志一套一套地讲述文物考古知识，讲一件文物的鉴定过程时，我终于发现自己知道得太少。如果自己要把整个生命和文物管理事业，同如长江黄河一样漫长的中国历史联系在一起，那就不能只红不专。”王志杰对于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博学有了一种沙漠盼水一样的焦渴，有着一一种追逐寸阴金秒的紧迫。

辞别省考古所的领导和同志们，登上西去列车，他蓦然回首风雨斑驳的明城墙，心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沉重，他轻轻地叹息。一个多小时后，当列车在兴平车站缓缓停稳时，他跳下车径

直奔了新华书店。

王志杰的精神因了这次西安之行而得到一次新的洗礼和升华。他很快将自己化为一头拓荒牛，去耕耘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沃野。他破旧的办公桌的案头除了《毛泽东选集》，还堆满了借来的抑或是买来的《史记》、《汉书》。入夜，从茂陵旁官道上过往的人们发现土屋里的灯光总是要与满天星斗辉映到深夜。

当然，他最关注的还是这方与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热土遥远的昨天和长眠在黄土地怀抱中的叱咤风云人物。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听到民间流传过“江南的才子山东将，咸阳的塬上埋皇上”的歌谣。如今，当他自己在浩浩史海中检索这些历史的展痕时，他惊喜地发现，在这逶迤起伏、苍龙一样的高塬上，仅汉代帝王的陵墓就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而竖立在文管所西侧的气势恢弘，堪称汉陵之冠的茂陵，又曾经倾倒过多少骚人墨客、文学贤良。那由武帝生前重臣爱妃卫青、霍去病、李夫人、霍光、金日磾、董仲舒等 20 多座陪葬墓构成的墓葬群，常常引发他启动想象的翅膀，去追溯武帝生前的威严和辉煌。

王志杰从那些溢美褒扬的字里行阅读出了一连串惊人数字。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茂陵就修了五十三年，几乎花去了全国每年赋税的三分之一。据《关中记》载：“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汉书·禹贡传》甚至连墓中的陪葬品都记载得清清楚楚：“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十物尽瘞藏之。”而更令王志杰嗟叹感慨的是，为了看护陵园，汉王朝在这里特设茂陵邑，徙天下豪右聚居，皇亲国戚，名门豪富，甚至京城长安的达官贵人，以能在茂陵沐浴皇家恩泽而荣耀无比，而身价百倍。王志杰顺口就对

我们背出当年茂陵邑的人口：“《汉书·地理志·右扶风》载：‘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这是统计很准确的记载。”于是我们就非常惊异王志杰的博闻强记，令我们两位采访者之一、在学生时代被同窗戏为历史年代字典的我自愧不如。

而王志杰读到这些数字的时候也才仅仅二十二岁，他对昔日茂陵的盛况很是神往。“二十七万，不就是说比今天的咸阳还大么。”王志杰不禁读出了声。他停止阅读，走出土屋，那史书中所描绘的一切都同这陵园的寂兮寥兮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是上弦月的日子，那悬挂在夜空中的月光还没有完全复圆，孩童般地穿行在云彩星际间。似水的银辉柔柔地泼洒在关中平原母亲一样的宽阔的胸襟上。茂陵及它的陪葬墓群静谧地肃立在五陵塬的西端。这就是当年那个拥有二十七万人口的茂陵邑么？那鳞次栉比的广厦楼宇到哪里去了呢？不见持戈被胄的皇家御林军，不见穿梭来往的祭陵仪仗队伍，不见旌旗猎猎的大汉雄风。只有霍去病墓前落了叶子的酸枣树，在初冬的风中抖动着身子，只有卧牛跃马无言地诉说着荣与衰的沧桑。王志杰——在文管所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年轻人，再也没有初始的恐惧。他感慨历史的伟大，真的，历史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人，任何个人，无论是威仪四方的皇上，还是挥戈沙场的将军，在它面前，都显得那样的渺小和不堪一击。历史是千里奔泻的激流，淘尽多少风流人物。历来的皇室贵胄生前至尊至贵，穷奢极欲，高筑陵冢，广藏珍宝，试图在自己的身后荣耀永存，威赫不朽。然而，曾几何时，历史将他们处心积虑构建起来的地下“王朝”芟为荒园，把他们化为一抔黄土，这大概是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而只有精神、文化、艺术和思想，超越时空，走到今天，走向未来。

王志杰深为自己能在一个偶然的成为叩响历史之门的关中赤子而欣慰。

当王志杰以这种情怀去与史籍中那些曾经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注入智慧的人物进行精神对话时，他就惊异地发现了他和他们在心灵上的相通之处。有一天夜里，他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一步步地走进司马迁伟大的人格。那些淋漓酣畅的文字催人奋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博大的胸襟。而这位司马太史公，不仅是黄土黄河之子，而且还在茂陵度过了一段并不算短的岁月。

儒学大师董仲舒晚年辞官，曾隐居茂陵。他来这里干什么呢？是要重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辉煌，还是要觅寻武帝灵魂的恩泽？而他博大精深的皇皇著述，幽远深邃的哲学思想，又给如今灯下探海的王志杰留下了多少遐思和畅想呢？

哎！一九六二年初冬的每一个夜晚，对于青年王志杰来说，都是精神漫游的最好时光。他如饥似渴地搜寻一切与茂陵有关的著作，他关注着曾经在这里留下足迹墨痕的每一个风流人物。那个风流倜傥，闹过一出中国古代婚恋浪漫剧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也是在茂陵度过了他们的夕阳晚景。这又是为什么呢？是要向云集这里的富豪们朗诵他脍炙人口的《子虚赋》么？是在漂泊之后寻求一片安谧的净土么？是要追忆夜郎之行的传奇经历么？这位一生追随武帝左右的风流才子，在他的弥留之际，竟没有能够与皇上说上一句心里话，他竟先皇上而去，会不会生出不尽的遗憾呢？

王志杰心底发出绵长的呼唤。

茂陵啊！仅仅就因为你这座为帝王生前就堆起的巍峨墓冢、一杯黄土，竟令那些宏儒贤良如此的魂追神往么？是汉武帝刘彻选中了茂陵，还是历史写就这块太辉煌、也太沉重得叫人无法遗忘的皇天后土呢？

王志杰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入了古今茂陵浓郁的文化氛围。

王志杰保持着 he 读书的习惯，一面记笔记，一面把重点段落写在纸片上，装在上衣口袋里，白天扫地时反复默诵，等全部记住了，就扔到一边。他越读就越发现，在中华大地这巨人的胸口上，两千多年来，茂陵这衰老的血管里，多少次破裂，多少次流血。

公元前八十七年（后元二年），汉武帝刘彻死于陕西省周至县五柞宫，入殡于京城长安未央宫，葬于茂陵。

公元前八十四年（昭帝始元三年），汉武帝死后仅三年，茂陵被盗。四年后，有人在扶风集市买到玉箱、玉杖等墓中葬品。

公元前六十四年（宣帝元康二年），茂陵又一次被盗。后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崖中得茂陵地宫内珍藏以及杂经 30 卷，盛以金箱。

公元二十六年（东汉建武二年），赤眉军从长安撤退，而行军途中再次盗挖了茂陵，大肆掠夺长达几十日，但陵中宝物仍不能减半。

公元一九〇年（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军阀董卓派吕布也向茂陵伸出了黑手，使茂陵宝物流入贪婪者的私囊中。

公元八百八十年（唐僖宗三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后，一伙武装起来的种田人，为解决军费给养，竟愚昧地步强盗后尘，派兵盗掘茂陵，致使陵中金银玉器，大量损坏、丢失。

甚至到了清朝，公元一八六二年（同治二年）六月，关中东府渭华、大荔回民起义，兴平县回民响应，围攻县城，战线蔓延到茂陵一带，团练头领率众占据茂陵制高点顽抗，回民以台炮对茂陵这座东方“金字塔”进行致命的打击。

王志杰不忍卒读，茂陵正像一位耄耋衰竭的老人，再也经受不住自己子孙的摧残作践了。然而，近千年来，除了李白、李贺、李商隐、白居易这帮有责任感、有爱国心的文人骚客为它呼号，为它洒泪，为它叹息外，他几乎没有看到哪一个朝代、哪一届政府和人才杰俊对这方溢着皇气的土地投过多少关顾的目光。这使王志杰常常感到伤心和不平。他反复吟诵江南才子唐寅那首题为《五陵》的七绝：

五陵昔日繁华地，今日漫天蔓草青。  
蔓草不除陵寝废，当时一寸与人争。

然而，这除草兴陵的人又是谁呢？

王志杰一遍一遍地思考这个问题。

有文化的奢侈与愚昧的毁灭，是昔日茂陵的真实写照。

令王志杰吃惊的是，对于矗立在中国西部这些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石刻的价值，中国人竟然没有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更有目光。早在一九一四年春天，在中国正经历着新生的阵痛，而那些自诩为炎黄子孙的军阀们为利益分割而混战一团的时候，一支由法国人赛尔兰率领的探查队即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茂陵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剧，中国人的耻辱。

王志杰这样想。

有一天,王志杰偶然在一本关于茂陵的书籍上看到一幅蒋介石夫妇坐在茂陵石鱼上的留影,他当晚就把这书浏览了一遍,并且发现了一条惟一使他感到快慰的资料。

那完全是一次历史的巧合,也是一次历史的恩赐。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硝烟和炮声,很快笼罩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导下,一方面发布不抵抗命令,另一方面却匆匆忙忙地组建什么“西京筹备委员会”,筹划将古都西安作为陪都。于是,一位名叫张继的监察院委员作为筹委会的委员长驾临西安。这位国民党大员的身上,倒是有几分文化人的气蕴。他一到西安,就被汉唐雄风的光彩耀得眼花缭乱,也许是出于烘托陪都文化氛围的初衷,也许是出于一片爱国的热忱,张继给予茂陵以特殊的关注。他不仅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在茂陵霍去病墓北建立起茂陵小学,而且在校内设置了“茂陵办事处”,任一位叫胡际平的为主任,经管文物石刻,并于霍去病墓南两侧,修建两座瓦房,将墓前的10余件石刻移置其内,名曰“石器房”,供游人观赏。

这一重要发现对于别人,甚至包括曾经在石鱼上留下体温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也许并没有多么深的印象。然而,王志杰却为之激动不已,因为他终于找到了那“石器房”的倡导者,尽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些简陋的棚舍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他认为,张继对于中国历史、对于后人的确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而更令他惊奇的是,历史竟这样巧合的安排他做了张继的“传人”。于是王志杰一边读那本书,一边内心不住地称道:

“贤哉张继! 惠哉张继! 历史不应忘记他,茂陵不应忘记

他。”后来，王志杰果承其诺，当他以茂陵博物馆馆长的身份编撰《茂陵志》时，他终于以凝重的笔触写下了这一笔，这是后话。

然而，张继给茂陵带来的一线希望，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将陪都定在重庆而如流星一样，在散发出瞬间光彩之后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中。

历史的机遇再度与茂陵擦肩而过。

王志杰抚今追昔，唏嘘不止，他又一次想到李白的诗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

王志杰相信，悲剧不会重演，历史再不会毫无表情地、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他将用自己的心血、汗水、热情和意志，去书写茂陵历史的新篇章。他不仅要让文管所成为真正的管理单位，一俟条件具备，他还要在这里建一座陵园博物馆，在人们面前再现汉武雄风、骠骑英姿的动人画面。他要向来这里的国内外游客表明，在龙的故乡诞生、成长、壮大以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当之无愧的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保护神和继承者。

王志杰就是怀着这样的鸿鹄壮志进入了甜甜的梦乡，乳白色的蜡烛跳荡着桔黄色的火苗，照在青年王志杰棱角分明的额头、鼻梁，形成一闪一闪的光点。后半夜，一种刺鼻的呛味把他薰醒，睁开惺忪的睡眠细看，王志杰大吃一惊。蜡烛流干了泪，把破旧的书桌烧了一个大窟窿，继而蔓延到肩头，把棉袄袖子烧着了。后来，他给桌子那块烧透的地方钉了一片铁皮，照旧用。

整个一九六二年的腊月，王志杰就是这样在忙碌的工作和读书中，追逐匆匆而去挽留不住的时光。当一九六三年新春的爆竹传递着关中平原辞旧迎新的喜悦时，我们的主人公已经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走在洒满阳光的乡间小路上。他再也不是那个

只有一腔热情的师范毕业的中学教导处干事了，他的眸子里多了历史的深沉，眉宇间凝聚了思考的成熟，言语中揉进了多彩的文思，精神中奔涌着文化的激流。

### 三

一九六三年春节前夕，王志杰到茂陵两个月后第一次回了家。把看坟老汉安排好后，他考虑着第一回看望家人该带些什么。虽说经济在复苏，然而浮夸风给农民带来的贫穷并非一个早上就可以消除。食堂解散了，农民“瓜菜代”的食物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要吃饱肚子，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来年第一料庄稼上。加上志杰工资也不高，就想着给家里带点实用的。茂陵一带盛产大白菜，他就买了六十斤白菜，背着出了文管所的门。下坡的时候，回首望去，丽日下的茂陵，庄严稳重，与它的陪葬墓遥遥相对，分外壮观。他知道，经过这一段打扫整理，陵园清整了许多，开春游人一定会多起来的，自己将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观众的，向他们讲述茂陵的历史变迁。于是，一边走着，一边把昨夜从《汉书》上读到的史料一一默诵起来：

“去病自四年军，后三岁，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

“后二岁，冠军侯国绝。后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谥曰烈侯……与主合葬，起冢象庐山云。”

他就这样地走完了百里路径，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母亲看着儿子负重的身影，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妻子望着瘦削的丈

夫,柔情中又多出几分艾怨:

“囚娃,你把这么沉的白菜从百里路外背回来,你也真是……”母亲一边给儿子打着土,一边数落着。精干的妻子张凤莲在一旁接上话茬说:“就是,我从姑娘当了媳妇,都没见过这样老实的人,咱武功镇也有白菜,你把北山的石头往南山背哩!”张凤莲把调得又酸又辣的红萝卜丝端上炕。

王志杰不说话,腼腆地笑笑。自小在农村长大的王志杰对于乡间女人的语言艺术有着准确的把握,她们往往是在埋怨中传达着一种对儿子对丈夫的赞美和关爱,她们心里最清楚,王家的男子汉背回来的白菜,对于她们清汤寡水的日子,无异于雪中送炭。

短短的春节假期很快过去。节日期间,王志杰已经清楚地知道,张凤莲怀孕已经几个月,这就意味着王家在一九六三年夏天,将增添一个男婴或者女婴。望着妻子腆着沉重的身子里里外外地忙活,王志杰就觉着自己欠的情太多。王志杰的婚姻带有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共有的特点。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成份,又有自由恋爱的色彩。十六岁那年,母亲给他在邻村新庄说上一个媳妇,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十九岁分到桑镇中学以后,才安排见了一面。媒人领着他,到武功镇上,与凤莲一起买了一件衣服,吃了一顿饭,就各自散了。志杰觉得不美气,新社会的新风俗每天都撞击着他的心灵,使他产生一种要与自己生活一辈子的姑娘谈一谈的愿望。放忙假的时候,王志杰一路打问着到新庄相亲来了,他很大方地作自我介绍,很礼貌地招呼老人,很坦然地与张凤莲说话,吃了未来丈母娘打的荷包鸡蛋、烙的油饼和下的臊子面。张凤莲把王志杰送出村。王志杰从姑娘红扑扑的脸蛋上,从她带着羞涩的眸子里看出了幸福和满意。

一九六一年正月初四，王志杰结了婚，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花烛之夜，张凤莲怀着跟上一个国家干部的光彩和幸福对志杰说：“我没文化，给你帮不了大忙，你尽管在外面扑腾，家里的事你就甭管。”两个月以后，王志杰回了一趟家，他年轻的心就沉入春水般的温润，他发现母亲对凤莲很满意，他更从里里外外的变化看出张凤莲是一个很有心劲的女人，她知道怎样用自己的双手来营造这方幸福的港湾。王志杰因此而少了许多琐碎的牵挂。他果然没有辜负妻子的期望而在工作一年之后成为先进工作者。如今，当一个新生命在妻子腹中孕育的时候，王志杰觉着自己把人找对了，虽然结合的过程不曾有过花间月下的浪漫。然而，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去加强情感的交流。转眼过了正月初二，王志杰心里惦念着看坟老汉年是不是过得愉快，无论如何也在家里停不住了。凤莲知道志杰的性格，也不强留。她清楚，男人的心拴在事业上，她更清楚，明白的女人从来不把男人拴在身边。收拾行李时，媳妇问：“茂陵到底咋样？”

“好着哩！”志杰腼腆地笑笑。

“比桑镇中学咋相？”

“比桑镇中学好，有山有树有草。”王志杰把他初到文管所时的寂寞和恐惧咽到肚子里，他不愿意让一个怀着王家骨血的女人为自己担惊受怕。

“啥时带我去看一看？”张凤莲用温柔的眼睛看丈夫。王志杰说：“现在不行，文管所还没收拾好，再说，你也不方便。”

王志杰辞别了母亲和妻子，匆匆地回到了茂陵。

开了春，看坟老汉发现王志杰变了。书，照样看；地，照样扫；水，准时绞。只是他不再把自己关在文管所的大门内了。没事的时候，他十分喜欢往豆马、道常、策村跑，有时候吃过晚饭出

去,夜深了才回来。他问志杰出去弄啥,志杰回答说:“宣传文物知识。”

看坟老汉的心中有些迷茫,他想象不来那些把地下挖出来的砖拿来垒猪圈的农民对文物知识会有多大的兴趣。

是的,经过一冬天的蓄积,王志杰的思想就像是遇到春雨的新苗,每天都新得照眼,绿得滴翠,活跃得像五陵塬上的兔娃。他以为,要实现自己在这里建一座博物馆的第一步是把茂陵周围的乡下农民动员起来收集文物,最起码也要让他们发现文物以后,不再乱砸乱扔,也不要再像赵振秀那样当废品拿到西安收购站去卖。人说五陵塬上的土尿泡尿都会冲出一件文物来,于是,他就坚信,只要自己锲而不舍地做下去,就一定能够到达理想的彼岸。

六十年代的岁月,人虽然很穷,但精神状态却非常好。团支部的活动红红火火,而且大都是在晚上。二十三岁的王志杰对集体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跑到豆马村,找全国劳模许敬章;跑到道常村,找党支部书记宇明让,要求参加村里的党团活动,表明了自己要利用党团活动时间宣传文物知识的想法。两位书记都为志杰这种热情所感动。对于整天与地球打交道的农村青年,王志杰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东西。

这是一个月色溶溶的春夜,参加完团日活动以后,青年们围着志杰扯起了闲话。

“志杰哏,你年轻轻的,守着个皇上墓子,有啥意思,不嫌心慌?”

“就是,石头在这儿睡了几千年,也没人管,就你把它们看成宝贝,能弄啥?”

王志杰憨厚地笑了,他给小伙子每人递上一根烟,就凭着自

己的所知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从民间传说的“霍去病赶鞑子”到眼前被风雨磨砺数千载的汉骠骑将军墓；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讲到茂陵的文化遗存。说到高兴处，就把从《史记》、《汉书》上记来的文字一段一段地背出，背完以后，又逐一地指出古书中记载的墓葬现在的方位。王志杰说：“道常村外霍去病墓旁的那座坟冢就是金日磾的墓，他是一个匈奴人，被汉朝俘虏以后，一心一意地效忠汉朝，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尤其是在汉武帝去世以后，他受托扶助汉昭帝刘弗陵，立下汗马功劳。他虽系胡人，却在汉朝把官做到了车骑将军。这说明，我们国家很早就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也说明了汉武帝很重视人才。”

王志杰一番朴实无华的谈吐，说得青年团员们圆睁两眼，“天！经你这一说，石人石马还真是宝贝。”

“不光这些。”王志杰紧紧把握火候，继续说下去：“这地方过去住过二十多万人，很繁华，地下埋藏的文物很多，如大家过去农田基建时挖出来的瓦当、陶罐、汉砖、汉瓦，都是文物。”

“啥叫瓦当？”

“就是烙花馍时的花按子。”

“就是刻着龙凤的那个？”

“对！不过那不是凤，那是朱雀，是古代传说的神灵。”

青年团员们开始与王志杰有了共同的话题，大家觉得小个子志杰确实有学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大家开始崇拜这武功来的教师，以为跟他说话很有意思，欢迎他经常来参加团支部的活动。

这样的交往持续了一段时间，每次王志杰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茂陵的故事和国家文物保护政策。有一天，王志杰趁着大家兴致正高的时候，适时地提出了先从道常村团支部开始，

建立几个文物保护小组的建议。团员青年们兴高采烈地拍手称快，还提了一个口号说“发现文物保护好，要做贡献交国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字明让听到这消息，夸奖王志杰把年轻人往正路上引。还要王志杰有机会也去给社员讲一讲。

王志杰的眼眶湿润了，他求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求得理解么。他很兴奋，一兴奋起来，走路脚步就很快，像是在小跑。他每晚回来，都久久不能入睡，在日记上记下自己春水一样的心绪。

王志杰像一团火种，很快在周围村庄、炕头院落燃起了农民们保护文物、捐献文物的热情，他已经和豆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许敬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豆马大队召开社员大会，总是请王志杰去讲捐献文物的意义。

王志杰干得很投入，他甚至没有觉得一九六三年的春天在绿肥红瘦中匆匆归去，火热夏天降临在五陵塬上。一年一度的暑假使来茂陵参观的游客大大增加。王志杰的心境便因此而更加明丽和舒畅。

这一天，就在上年他孤零零下车的茂陵小站走来一批风尘仆仆的大学师生，他们敲开茂陵文管所的大门，言明要在这里给学生上雕塑实习课。王志杰有些吃惊，从寒冷的严冬到草木葳蕤的晚春，茂陵一下子涌进这么多富于艺术思维的人，可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再仔细一看，每个学生背上都背着一疙瘩雕塑泥，心灵就受到强烈的震撼。他想象得出，跨越巴山蜀水，走进三秦大地的莘莘学子们心目中茂陵石刻的地位。王志杰从一张张热汗淋漓的脸上读出的是佛徒朝圣的庄严，是寻根觅踪的神圣，是继往开来的虔诚——四川美院的艺术骄子把王志杰团团围住，听他用浓重的秦腔讲述每一件石刻的故事，讲述这像祁

连山一样的墓冢中长眠的将军短暂而叱咤风云的一生。那些依据石质走势,用简明而又流畅的线条,有力而又沉稳的刀钎凿雕的伏虎跃马,不仅展示了西汉雕刻艺术大写意、重形似、尚粗犷的风格,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借助于王志杰的语言而在学生们的意象中得以复活起来。他们面对“马踏匈奴”,耳际就悬响起霍去病横扫千军的嗒嗒马蹄声;他们凝视“人与熊”,心坎上就回荡着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语箴言。大家对王志杰的讲解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管小小的文管所无法容纳几十名天府之国的学人,然而作为东道主的王志杰还是调动了他往日结下的各种关系把学生们安排在附近的农户家庭去住。每天早上,老师把学生领到石刻房前,讲了操作要领之后,就由学生们对着实物临摹。然后自己就和王志杰交谈起来。王志杰很快就和这来自蜀地的知识分子实现了心灵上的勾通。他发现教授对茂陵石刻的风格和价值有着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他从教授的叹息和惋惜中读出了一位炎黄后裔对于民族文化的炽爱和忧郁。

教授对学生们语重心长地说:“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对于绘画中的神似和写意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们利用石头的自然走势,简明传神地创造了辉今耀古的艺术瑰宝,咱们今天的设备这样好,却不能做到形与神的观照。说明我们还没有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创作的真谛。”

教授对王志杰说:“来这里以后,我每天都沉浸在汉文化博大精深中,我们的祖先实在是太伟大了。同时,我也很痛心,像这样在世界上堪称国宝的大型石刻艺术品,保护条件竟是这样简陋,我担心,如果继续下去,这批国宝将毁于风雨的剥蚀,

那我们就真的愧对于五千年中国历史了。”

王志杰聆听教授掷地有声的话语，似乎是在倾听卧虎、跃马、石鱼的呼唤。当晚，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一批外地人，不远千里，来茂陵寻找中华文化之根，发出这么沉重的忧虑，似一面重锤，在王志杰激荡的心弦上敲击着、奏鸣着，使他对自己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油然而产生了要改建石刻廊房，改善文物保护条件的意念。他知道要把意念变为现实，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然而，王志杰的性格是，不做则罢，做就要做到底……王志杰就是这样，任心潮的浪花裹着思维的旋涡奔泻驰骋。直到后半夜才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四川美院的学生满载着收获的喜悦踏上了归途，王志杰顾不得让自己松一口气，凭着一双小跑的脚步走了几趟县城，争取改建石刻廊房的资金。这一天，他刚从县城回来，就见有四辆车向文管所驶来，上前去问，才知是西安交大的学生来参观了。如果说，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更关注石刻作品的艺术风格，那么，西安交大学生对于消逝久远的历史细节的追究则使王志杰感到知识和理性的挑战。在文管所门口，学生们不仅对王志杰的精采介绍报以热烈的掌声，更把一个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王志杰的面前。

一位来自南国的学生问：“听说霍去病征匈奴到了漠北，那是什么地方？”

王志杰回答：“民间说霍去病赶鞑子，倒看北斗，大概打到离莫斯科不远了。”

学生的好奇心似乎还没有得到满足：“您刚才说，霍去病十八岁征匈奴，二十四岁病故，他短暂的一生中，战功有多大？”

王志杰看了看这学生，他觉得这学生很有思想，对历史兴趣

很浓，好在他前一段一直在研读有关霍去病的史料，讲起来也不陌生——虽然细节上还不太清楚：“据我所知，他一生中率兵出征六次，立过三次大功。碑子上都写着哩，十八岁被封为冠军侯，二十岁被封为大司马，二十二岁被封为骠骑将军。汉武帝诏令其爵禄与大将军等。这大将军就指的是他的舅父卫青。”

这位南国来的学生满意地笑了。说是下一次来了以后，要让王志杰把霍去病的六次战功和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逐一地给大家讲一讲。

送走了西安交大的学生，抬头去看，太阳已经渐渐西沉，在西边天际烧起一片片赭色的云霞。陵园周围恢复了田园诗式的平静。只是在这时候，王志杰才感到口干舌燥，喉咙嗓子像要冒烟似的，急忙转身回去，准备弄些水喝。这时候身后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志杰吔，你等一下嘛！你急啥哩嘛！”

志杰回头一看，是道常村的宇文生茂老汉火急火燎地来了。五六十岁的老汉跑得满头大汗，像是有急事的样子。肩膀上还肩着锄。

志杰停住脚步，笑笑问道：“这么大的天气你跑来，走，先到屋里喝水。”

宇文生茂老汉在文管所王志杰的宿办合一的小屋坐下来，老汉喝着志杰倒的水，摇着志杰递上来的竹扇，心里就一阵一阵的清爽。看坟老汉有事出去，他们俩说起话来气氛也更宽松，更随便。

志杰一口气把搪瓷缸里的水喝完，嗓子眼润了许多：“有事？”

老汉嘿嘿地笑笑。

“有事你说么，只要我能帮上忙。”

“没事！来看看你。上一次你在社员大会上讲了文物的事以后，我才知道咱这塬上是宝地。锄玉米的时候，就注意看锄得出个文物来。说来也巧，今日个后晌，就拾到了十个铜钱，也不知道是不是文物。你看看，是了，你收下，算是我对所里的贡献，不是了，我拿回去给孙子要去呀！”老汉说着，从口袋里把铜钱掏出来，递到王志杰手里。

志杰把铜钱托在手心，一眼就认出是汉武帝年代铸的五铢钱，欣喜地说：“是文物。”五铢钱对茂陵文管所来说，也许算不得珍稀文物，但王志杰珍视的是自己终于在群众心中播下了文明的种子，珍视的是群众交献文物的那一片热情。

我们后来读到《茂陵志》，在《馆藏文物》一章里，果然没有关于五铢钱的记载，足见其价值的普通。然而，一九六三年夏季发生在茂陵文管所的几件事，从文物保护小组的成立到四川美院学生的千里探寻。从西安交大学生的浩浩荡荡的参观队伍到宇生茂老汉冒着酷暑来交献文物，实在是茂陵文物史也是王志杰人生旅程中应该永远记住的季节，因为它不仅反映了王志杰一个冬春奔波的成果，尤其是最终结束了王志杰在价值选择上的徘徊犹豫，使他从此把自己的人生足迹、他的千千情结、他的苦乐年华，都镌刻在茂陵的石刻和瓦当中了。

“西安交大的学生走了以后，我的思想上就有了压力，我不能在他们下一次来时，再讲些他们听过的东西，为了他们下一次的期望，我也得再下功夫。六三年暑假以后，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自己多年来收藏的，不离左右的一大堆医学书籍锁进了箱子，尽管周围的群众谁有了病，我还是千方百计地去给诊脉开药，但于医学上再也没能如少年时那样贪婪和沉醉。”王志杰对着面前的话筒对我们郑重地说。于是，我们想象得出，三十

六年前的那个夏夜对于王志杰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人生转折意义。

“恋了十几年的中医,一下子甩开,不惋惜么?”我们问。

王志杰沉默了片刻,示意我们打开录音机的暂停键:“这也许就是时代的烙印。生活在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是很单纯的。共和国的利益、领袖的教诲、革命的需要、群众的拥护,是人们价值选择的坐标。有句口号叫‘革命青年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在今天的青年一代来说,显得幼稚和不可思议。可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既然组织上让我来文管所工作,我就没有理由不把这块田地种好。我在中学时曾经学过一篇叫《为学》的古文,里面有一句话印象很深,说学任何一门学问‘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所以,我放弃了学医。”

“我把医书锁在箱子里,一锁就是几十年,直到我的女儿高中毕业,我就动员他去学医。我说,你要是愿意的话,爸就把珍藏的全部医学书都送给你。我女儿果然学了医。这也算是在下一代身上圆了上一辈人的学医梦。”

我们对王志杰的第一次采访在他对于人生的富于哲理和时代特征的评述中,在一片轻松的笑声中告一段落。有许多事情等待他去处理。中共咸阳市委组织部要为在咸的国务院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存照立传,已经写了一个简短的传记,等待着他审稿并签署意见;中共兴平市委的领导想趁着中央扩大内需的机遇在茂陵上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旅游项目,要王志杰拿一个策划。如何同陵园博物馆统一协调,志杰觉着很费脑筋,他已不止一次地登上览胜亭查看周围的环境……就在他和我们谈话的当儿,不断地有工作人员进来请示工作。他每出去一次,回来都是一脸的歉意。我们也不能太贪婪了,占去他所有的春天的时

光。这是周末的最后一个中午。明天,我们也将在自己的岗位上疲倦地奔波和忙碌,那种几十年积累,潜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惯性力量,如今就像一个幽灵,爬到我们的耳际,一声急一声地呼唤。我们虽比王志杰小许多岁,但同样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也知道我们同他一样有着本份和守规的习惯,所以,也不强留。

出得门来,走在积雪覆盖的砖铺小径,远远地瞧见览胜亭的尖尖的顶端积着银色的雪,与刚刚涂刷过的亭柱围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让人联想到霍将军红缨耀日的头盔,我们两位中间的一位忽然诗兴顿发:

将军昨夜挽长弓,祁连飞雪落五陵。  
天马横空践无迹,狂飙扬尘啸有声。  
前军报捷长安地,汉武赐爵览胜亭。  
枕上一梦天地变,遥看卧牛色朦胧。

### 第三章 云帆沧海

岁月悠悠，人生漫漫，王志杰留给我们太多的悬念，他三十八个寒暑写就的生活大书，就像章回小说一样的诱人。

我们采访王志杰的日子也总是离奇得很，每一次来时总是雨雪霏霏，回去时却又云开日出，神秘的大自然是要为我们营造一个温润宁静的谈话环境，还是要让我们并不年轻的心扉永远保持一种芳草萋萋的翠绿？这不，在虎年初夏的日子，我们就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周末站在了修葺一新的石刻廊房前——尽管事前打了招呼，发了传呼，然而，走进博物馆大门，就看见王志杰还在忙忙碌碌的接待游客。还是客气的点头，还是腼腆的笑，还是眉宇间溢出的歉意。好在我们已经是朋友，我们的目标就是读透他的生命乐章，完全没有必要像电视新闻记者那样来去匆匆，浮光掠影，我们需要的是咀嚼，是品味，是解读，是透视。

从镌刻着金色魏碑风格大字的月洞门进去，穿过婆婆的竹

林，拾级而上，就是一座座石刻。每一件作品的基座都设计得朴素而结实，上面铺着一层栗色的米石。石象、跃马、卧牛，就静静地厮守在这里。它们的目光都无一例外地注视着松柏苍苍的将军陵，千年不移地护卫着大汉王朝的大吏重臣。整个廊房均是仿汉风格，体现了王志杰尊重历史的科学思维。尤其是那用竹节造型的廊柱，一律漆成墨绿色，很是别致。雷国胜君早在前几年就与王志杰有着深厚的翰墨之谊，告诉我这是仿照茂陵出土的珍贵文物高颈竹节薰炉造型的。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时期，这些精美的石刻作品被人为地冷落蒙尘，然而自去年十月，王志杰再度归来后，他们又都重焕新容，被清洗得干干净净，还给每一间廊房都配置了灯光，使石刻在夜间也能够在游人面前一展雄姿。为保护这批石刻，王志杰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廊房几经变迁，才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我们今天的话题将从这里开始。

“四川美院教授的话对我启示太大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实现了对石刻廊房的改造和加固。”王志杰终于腾出手来，有时间坐在小客房里续接没有说完的故事。

今天我们作为后来者，已经无法凭想象勾勒茂陵石刻当年恶劣的低水平的保护条件，只能凭借王志杰的回忆和描述来获取久远的对于别人也许没有多大意思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信息。王志杰告诉我们，当年所谓的石刻房相当于今天关中平原农户们传统的民居厦房，只不过一面是封闭的，一面是供游人参观而开放着的。封闭的一面是用土坯垒的，在开放的一面用柱子架起檩条、担上椽，撒上瓦，然后再把石刻陈列进去。柱子太细，地势太低，风吹雨打，地面潮湿，严重地威胁着石刻作品的寿命。青年王志杰每天清晨扫罢地，就站在石刻房前发呆，

眼看着夏日辞去，秋霖在即，如果不赶在秋雨到来之前把廊房加固好，他的心里是不会安宁的。虽然往省上跑过几趟，也要了些钱，但还远不足以用来对石刻房进行彻底改造，还无法达到他所期望的水平。所以，他的第一步设想是把腐朽和太细的柱子换成粗的，再把石刻作品的基座加高。使之不再受潮湿的侵蚀。

他把自己的设想和方案拿到省文管会请教行家，大家都为志杰的文博情结所感染，说志杰这个同志办事比咱们想得多。一位主管文物的叫陈孟东的操着浓重的河南乡音对志杰说：“你把摊摊看住就不错了，可你还想得那么多。”王志杰也不反驳，只是腼腆地笑笑，他有自己从母亲那里秉承下来的处世原则，他不愿意只做撞钟的和尚，他还要在这狭小的天地里著出真经哩！

整个七八月间，王志杰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筹备着修缮廊房的材料，看看差不多了，就专程跑到西安，找到古建队的马队长，详细地谈了修缮计划和搬运转移石刻艺术品的要求以及应注意的事项。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地讲述这批石刻的艺术价值和毁坏一件石刻艺术品的后果和损失。回民出身的马队长笑着说：“小王，咱是搞古建的，这些咱都懂。”

“这我知道，要不我能跑八十里路来求您。可话又说回来，咱还是签个协议，把刚才商量的内容都写进去。万一……”

“行！行！这是当然。”马队长觉得青年王志杰是个细心人，可也是个爽快人，很干脆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于是，王志杰当天就和古建队的一伙人回到茂陵。回民古建队的马队长搞了半辈子古建，然而，当他站在十几件大型石刻面前的时候，还是为它的艺术魅力所震撼。这使他对于王志杰在西安的认真和不厌其烦有了更理性的了解，再看看站在旁边的王志杰那副提心吊胆，目不转睛，口中念叨着“小心，一定要小

心”的样子，他就觉着把活干不好，不仅对不住志杰，也对不住中国文化。马队长像个大将军，指挥着工人们在地上铺上滚木然后又用麻袋套在石马、石虎上，小心翼翼地撬到滚木上，就开始运转。几十吨重的石刻艺术品，在没有起重机的条件下，只能采取这种虽然落后，却也安全的办法。马队长拿着一面小旗，喊号子：“嗨喳！嗨喳！”

工人们也跟着喊：“嗨喳！嗨喳！”

“嗨喳！嗨喳！”

洪亮的号子声在茂陵上空回荡，惊起了栖息在草丛中的野雀儿，吸引来了道常村过往的乡党邻居。人们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群西安来的工人。都说，这茂陵要变了，茂陵从来也没有来过这么多的人，也没有见兴动过土木。人们自然把话题扯到了王志杰身上：

“志杰这人，个子不大，心劲不小，才来了半年，你看这石岭子就醒动的！”

“可不！人家是识文断字的人么，你听过他讲课来没有？”

“我那晚有事没去！”

“瓷锤！那比灯影戏还热闹哩！”

“都说些啥嘛？”

“说得多了，就说这石刻吧，人家把每一件都能说出个根根稍稍。还记得咱油坊过去榨油压油梁的石老鼠吧，咱把那当老鼠哩，人把油偷了，还编出故事，说是油老鼠吃了。人家王志杰来了一看，就说古籍上记载霍去病墓前有石刻野猪，如今你看，就是像么！”

“石刻房这一修，来看的人还要多哩！”

王志杰听着这些议论，嘴上不说，心里却很是欣慰。他前前

后后忙着给工人们烧水泡茶，人家需要什么，他就赶快跑去办理，倒真像是在农村给自家盖房的东家，甚至比给自家盖房还精心。把该做的做完后，他几乎是一步不离地站在工地上看，生怕有个一差二错。马队长看着志杰问：“你整天站到这里累不累？”志杰也不说话，只是腼腆地笑笑：“我招呼大家喝水哩。”

这天上午，兴平县城关逢集，有人从城里给他捎来一个消息，说是张凤莲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母亲要他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志杰不免有些为难，工程眼看就要收尾，至多也就是一个星期吧！尤其是廊房盖起以后，还要写说明牌子，这都是要自己亲手做的事，如何可以离开呢？殊料他与捎话人的谈话，让马队长听见了，上前说：“小王，放心回去，这里的事不用你操心。”

王志杰面有难色：“我走了，谁给大家烧水哩？”

“不是还有个看坟老汉么？”

“老汉那么大的年纪，哪能让他干跑腿送水的事呢？”晚上，王志杰抽空找人给家里捎了话，说是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家里的事请老母亲多操些心。

这项自茂陵文管所建立起来，或者说，自一九三一年张继建设“石器房”以来首次较大的维修工程，经过二十多天紧张的施工，终于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霍去病墓侧。不仅柱子加粗了，连土墙也上了层泥皮，用白灰粉刷得雪一样亮，十六件石刻作品在基座的烘托下，愈益显得栩栩如生。跃马奋蹄欲腾，伏虎雄视眈眈，尤其是那卧牛，肌肉丰满，双目圆睁，肥大的鼻孔似在微微喘息，宽厚的嘴唇紧闭，既表现出关中牛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执著，又透露出它善良温驯，无私无求，默默守在皇陵旁的敦厚宁静，使王志杰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那时候，中国农民刚刚经历了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性变革，每逢星期天，他和他的伙

伴们经常跟着大人到田间地头，望着单拉或双拉的犁铧翻起的泥浪，听着地头回犁时耕牛圆睁双目的喘息，他忽然觉着牛太伟大了。后来，上了中学，老师引用鲁迅的名句来概括牛的性格——“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太深刻，太精彩了！王志杰神飞思翔，仿佛自己也化成了一头秦川牛，负重奋进在五陵塬上。这使他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对卧牛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甚至由此而生出“卧牛”精神。二十三岁的王志杰高兴起来，常常不由自主地露出儿时的天真，“嘿嘿”地笑。他请木工精心做了牌子，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写上说明，挂在廊房的柱子上，远远望去，白牌粉墙黑字，倒也醒目。

老马带领的西安古建队在和志杰合作共事四十多天后，顺利地完成了一件大作，将要离开时，有些依依不舍。马队长拉着王志杰的手深情地说：“小王，只要在茂陵干下去，会有出息的，就凭你那个事事认真的态度。”

王志杰这才想起妻子已坐月子一个礼拜了，他叮咛看坟老汉操点心，千万不敢让娃娃们进来乱涂乱抹。他也没有忘记给老汉把水绞好，然后才急匆匆地到茂陵小学借了一辆自行车，向西飞驶而去。

心急车快，九十华里的路，王志杰不到三个小时就骑到了。当绿树掩映的新寨北堡渐渐地滑入视野时，王志杰生出一种做了父亲的幸福。他的人生也将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由烂漫走向成熟的季节。穿过街道时，人们慈眉善眼地和他打招呼，恭贺他喜得贵子，浓浓的乡情使他几乎陶醉，脸上泛起了初为人父的不好意思的红晕。每当遇到这样既浸透着“仁礼和爱”却又因了心理承受能力而陷于难堪的场合，王志杰唯一的应对就是腼腆地笑着点头。

推着车子进了院子，锁车子的声音就惊动了母亲，老太婆站到门口，一脸严肃：

“你咋才回来？”

“嘿嘿！所里的事忙么？”

“家里发生了多大的事，你也不知道。媳妇害了奶疮，奶肿得多大，疼得喊爹叫娘。娃没奶吃，饿得长一声短一声哭。你倒能安心在外头！”

王志杰吃了一惊，顾不得路上跑得口干舌燥，急急忙忙跑到自家房间。天哪！张凤莲的两个乳房憋得老大，乳头又红又肿。儿子喂过奶粉，才刚睡着，媳妇看一眼志杰，未说一句话，眼泪就顺着两腮流到嘴角。是辛酸的，是苦涩的，还是幸福的？用手摸那红肿的乳头，媳妇疼得头上冒冷汗，口中倒吸冷气。

学过中医的王志杰深知，这种病一刻也不敢耽搁。且不说让奶憋着大人要受痛苦，如果把奶憋回去，娃还要跟上受饿哩！他对凤莲说一句：“你忍一会儿，我给你请医生去，赶天黑就回来。”说罢，飞上了车，一口气骑到五陵塬上的策村，叫上看奶疮出名的中医董时周，向茂陵车站奔去。老董大志杰二十岁，平素见他文文静静，今天却有些手忙脚乱，不免心生疑窦，问道：“啥事，把小伙急成这样？”

志杰提起药箱，喘着气说：“我媳妇生了奶疮，奶憋得直流眼泪。”董时周又问：“几天了？”

“大约一个星期了。”

老董心直口快：“这病咋敢耽搁，你咋不早说？”

王志杰便觉着不好意思：“所里正给石刻修缮廊房哩，家里捎来话，我当时正忙着工作，也没在意，今日回去才发现！”

董时周便不再说什么。拉起王志杰赶向火车站，策村距文

管所不过一点路，所里有个消息，策村人不比道常村人知道得晚。何况，王志杰常到村里讲课，他的忘我和认真精神早有口碑，他是为工作耽误了媳妇的病嘛！他觉得此刻自己只有义务帮志杰解忧排难，而不能再责怪他。

开罢药，安排董时周住下，已是夜色沉沉了。张凤莲敷了大夫的外用药，又吃了开的药，精神清爽了许多。借着黄色的灯光，她用女人特有的温柔的目光抚摸着靠在炕墙上进入梦乡的王志杰。那浓黑的剑眉，那高耸的鼻梁，还有那棱角分明的男人的英气勃勃的四方脸，此时此刻，在她的心野上，在她亮丽的眸子中，尽都化作汨汨的秋水，化作生命的翠绿，化作说不清却又体味得出的爱的温馨。他记得前年与志杰结婚的第二天，夫妻俩一起去新庄回门，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同村姐妹投来多么羡慕的眼光，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认定她命好福大，找了个在外当干部的女婿。凤莲不说话，只是抿嘴笑，两颊绽出桃花般的嫣红。农家院里生，锅灶台边长的张凤莲不大相信命运，但她相信缘分。自己一个没文化的姑娘，却被月老用一根看不见的红绳与中师毕业的王志杰将她拴在一起，这也许就是缘分。张凤莲是一个个性极强的姑娘，她从不把自己看作丈夫的附庸，她相信自己能把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只要丈夫能一心一意地在外工作。从早上志杰进门时起，她就用一个妻子，一个女人的视角反复地解读王志杰眼中的那种深情和焦灼。如今，张凤莲爱抚地看着王志杰，自言自语地说：“还是自家人亲，乡党邻居说了那么多的宽心话，只有自家的男人才想出办法帮助自己度过了劫难。”整天在地里与土蛋儿打交道的张凤莲也有享受幸福的纤细的心思呢，后半夜疼痛渐渐远去，张凤莲在一片如水的柔情中甜甜地睡去……。

王志杰一觉醒来，早已是“床前明月光”的凌晨了。冰轮一样的月亮静静地悬挂在王家小院的榆树梢头，把银色的缠绵的光泻到床前，于是那一块被月光抚摸过的地方就多了一份明澄，一份亮丽，一份温情，一份绵柔。从窗口望去，那已经老了的开始跌落的榆树的叶在窗纸上映出墨色的影子，偶尔一叶落下，倒真像电影画面一样的动人。窗外墙根下，传出蟋蟀节奏明快的弹唱。身边，张凤莲和婴儿的均匀的呼吸在王志杰的青春弦上奏出悠长的韵味，也只有做父亲、做丈夫的他才品读得出的“爱”的旋律。人在这样的情景中是最容易思绪联翩、回忆如珠的。

的确，在王志杰的记忆中，他自己除了工作以外，很少操心过王家小院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倒是自己，时不时地让妻子牵肠挂肚的。

那是结婚后的第一个暑假，考完试，送走学生，他所在的学校校长高忠和却遇见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学校种着几亩菜，养着一头猪，还有这桌椅板凳的，由谁来照管看护呢？最好的方法是轮流值班。本学期最后一次教师会开始不久，王志杰就自告奋勇地提出让自己留下。这无论对于校长还是教师来说，都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忙了一学期，谁不想回家去看看，谁不想和妻子儿女有一个团聚的时空呢？王志杰的举动不啻是对大家的一个解脱。志杰回到家中，将事情告诉给母亲和凤莲。凤莲道：“人家不留，你咋留下来了？”志杰笑笑说：“学校需要，我也想借这个假期把俄语复习一下。”王志杰在儿女都长大成人而他们夫妻也已进入人生秋天的季节里向我们谈起这件事时还不禁感慨地说：“她这人，就这一样好处，明白，只要你把话说清，道理摆明，她总是表现出农村妇女少有的大度。”

王志杰确实没有想到，他留在了桑镇中学，也把张凤莲的一颗女人心带到桑镇中学。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王志杰正在房子做饭，屋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大水漫天，荒天寮地，谁来这里呢，二十岁的青年不免心头有些吃紧。停下手中的活问：

“谁呀！”

没有回答，只有敲门声。这是乡间女人对自己丈夫的习惯做法，关中妇女不善于直呼丈夫之名，丈夫在她们心目中，是一家之主。

敲了几声后，王志杰便无法再等下去，隔着门缝往外看，好天！是张凤莲披泥戴水地来了。浓云大雨之下，一个瑟缩的身影，一张苍白的面孔，一把黄色的油布伞，在王志杰眼中定格成一尊女神般的雕塑。拉开门，相对凝视，相对无语，还是王志杰打破了沉默：“你咋来了？”

“放心不下，来看看你！”张凤莲说着，把王志杰住的地方打量了一下，土墙土屋，陈设简陋，多雨的天气使室内弥漫着潮湿的气味。从踏进小屋的那一刻起，张凤莲对丈夫在外工作环境的憧憬被彻底打破了。在别人眼里，丈夫在外，是女人脸上的荣光，可她没有想到，在外工作的人也这么不容易。善良的、心胸透明得像水晶一样的张凤莲眼里泪花闪闪，顾不上旅途的劳顿，顾不上说几句暖心的话儿，挽起袖子，抄起菜刀，叮叮咣咣的交响曲渲泄出人间无言的爱。夫妻俩吃了暑假以来第一顿可口的饭菜。第三天，张凤莲匆匆赶回新寨北堡，安顿了家务，就又返回到桑镇来了。一整个暑假，王志杰一直沉浸在“爱”的海洋中。

时间和空间的老人简直就是一位魔术师，往往把许多偶然的現象和世情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回想回到新寨北堡这一天的时光，与三年前张凤莲到桑镇的情景又是多么的相似，难道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真如李商隐诗中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么？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组织上调王志杰到博物馆工作时，凤莲首先表示出由衷的喜悦。如果她有一天发现自己现在的工作环境并不比桑镇中学好多少时，她又会怎样想呢？

一想到茂陵，王志杰立即睡意顿消，那里有许多事情还等着他去办，群众交献文物的热情刚刚起来，自己怎好让人家空跑一趟呢？倘是明天来上一批游客等着自己去讲解呢？王志杰在炕上躺不住了。他怕影响凤莲的情绪，翻了一个身，头朝着窗外看月影悄悄移动。

黎明时分，凤莲醒了，疼痛也大大减轻。她知道丈夫的心思，长长地舒一口气说：“我的病不要紧了，有妈照顾哩！你回单位去。我知道，你一离开单位就像丢了魂……你昨夜没睡好，翻来覆去的，瞒不过我的眼……”

新一天的太阳暖洋洋地撒在新寨北堡的村路、街道和田野上，是勃然的生机，是金色的辉煌，是母性的无私和恢宏。只在家里呆了一夜的王志杰相跟着董时周走在通往武功镇的路上。乡党们见王志杰只在家住了一夜就走，加上他平时就很少回家，纷纷善意地打趣：

“志杰，你怕是在外头当了县长了？”

“连个文管所的所长都不是，开玩笑！”志杰边走边腼腆地笑。

“那咋不见你常回来看哩？”

“工作忙么？”

“新寨北堡在外工作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家咋就能经常回来呢？”

志杰说：“一个人一个脾气么！”走出村子一里远的时候，回

望家乡，王志杰在心里重复着一句很实在的话：“像我这样一个家庭，就需要风莲这样的女人”。

现在，在这个世纪将要过去的一九九九年，王志杰仍旧这样说。

## 二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黄土地母腹中诞生的王志杰来说，只是一种诗意的想象，而他最直观的感受是“春到人间草木知”。尽管天地间还笼罩着寒意，然而，当他伸手拨开霍去病墓前瑟缩了一冬的枯叶时，就发现盘根错节中生出点点鹅黄，是遥看近却无的鹅黄。感受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快慰，而王志杰的兴奋和激昂不仅仅来自于春的复苏——石刻房经过修缮已经对外开放，他相信今春的游客一定要比往年多；去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给霍去病墓周围栽了一圈柿子树，再有几年的金秋季节，“霜叶红于二月花”，桔黄色的柿子将驱除大自然的萧条，把火炬般的生机和激情赋予茂陵。

春节以后，看坟老汉告别王志杰走了。

春天，县上来了新的任命，让茂陵小学校长张克勤兼任茂陵文管所所长。张克勤领着十几名教师，忙得脱不开身，就把所里的工作都交给王志杰来办。原来他还要到茂陵小学兼课，现在也不用两头扯着，只一心一意搞文管所的事情。志杰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青年，他觉得不好意思再让炊事员给自己留饭，重新搬回到所里自做自吃。

看坟老汉走了以后，王志杰成了所里唯一的真正的主人，放在懒散人身上，就是睡到早上九点起来恐怕也没人管。但王志

杰是一个举止严谨的人，他十分看重儒家“慎独”的思想，他以为，人不是为了取悦别人才活着。所谓的“谨言慎行”也不是做给人看的，古人讲齐家修身，养浩然之气，那是需要意志力的。王志杰给自己订了严格的计划，每天早上，照样六点半准时起床，把所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背一段解说词或者历史资料，然后就是做一点简单的早餐，吃完饭，就接待来参观的人。哪怕是一个两个人，他都一丝不苟地、不厌其烦地详细地讲解。下午，他照例出去征集文物。他的简陋的库房里已经堆积了不少这样的古物，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拿上这些东西端详。对照着古籍，判断它们的年代和价值。每当有专家来所里时，他就把不大懂的问题提出来，向人家请教。他也多次到西安上门求教，这使得他在短短的两年中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省文物局很快都熟悉茂陵有一个好学笃行的叫王志杰的青年人。不仅如此，他与周围的道常村、策村、井王、豆马村的群众关系也日益亲密，如果有两三天不见面，人们总会打听志杰这几日到哪里去了。

现在，大约是早上八点左右的时间，扫完地的王志杰站在石刻房前眯着眼睛瞧——这也是他近一年来养成的习惯。开春以来，他就发现这石刻房总有什么地方不协调，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一直没有理出个头绪来。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当阳光洒在新做的写得很工整的说明牌上的时候，他忽然有了新的发现，问题就出在一个“白”字上，白墙、白牌、白柱子，把栩栩如生、欲跃欲飞的石刻作品置于一片白色中，洁净倒是洁净，只是少了些温暖的氛围。给观众一种冰冷的感觉，也使得牌子不突出了。

爱美的王志杰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就想着立即改变这种现状，要是把柱子都刷成红色的，那将会是怎样的气魄和色彩呢？

于是，他抽空搭车上了西安——不是兴平县或者咸阳市没有油漆工，而是在王志杰看来，西安是十一朝古都，古建筑维修量大，油漆工艺先进，茂陵文管所虽不起眼，可毕竟是埋着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一代人杰的汉武帝的地方，他不愿意因了工艺上的流俗而破坏了皇家陵园的庄重。他听人说，西安的秦艺社油漆古建筑质量高、信誉好，就急急忙忙地去请。接待他的是一个六十岁的老汉。听说是给茂陵油漆，很乐意，但王志杰还是与上一次和老马谈的一样，要求订个协议。老汉看着面前这年轻人说：“不就是两间陈列房的明柱么？工程量小，给你保证质量，这协议嘛——”

王志杰接上话茬说：“你老人家在这个行当领着人干不是一年两年了，行情肯定比我知道得详细，工程量再小，也是工程，还是签个协议好，把双方责任写清楚，都方便。”

老汉觉着志杰说得有理，他尤其满眼看上志杰这种事事都认真的劲，很痛快地签了协议，第二天就带着设施人马到了茂陵。王志杰照样是又烧水，又送茶，一步不离地看着把每一根柱子都刷得油光锃亮，“石刻”房因此更增添了一种古文化的厚重。在那个年头，农民谁家要是给黑漆门上闰一圈红边子，那会被看作洋火，是一种富裕和荣耀的象征。茂陵给石刻房油了红柱，成为一件新鲜事，人们纷纷来看。都说茂陵文管所有了王志杰，干啥啥就成。

王志杰的思维简直就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没有一刻的停歇。当人们还在把红柱子当新闻传播的时候，他又想着为霍去病墓前增添新的景观了。他的目光总是朝着明天。是的，茂陵不能只是一个文管所的规模，将来升格博物馆，总该有绿树红花的葱浓馥郁。在选择树种的时候，他颇费了一番功夫，询问了

不少当地爱树爱花的老人，得知绒线花是一种吉祥树，树身高大，树冠宏阔，花开时节，那外沿红而中心白的毛茸茸的花朵，远远望去，恰似红霞万朵，挂满枝头，既有阳刚的伟岸，又有阴柔的妩媚。其冠浓荫遮盖，其花可以入药，既有供人纳凉歇脚的实用价值，又有很高很美的观赏价值。文化人自有文化人的执著和细腻。回到所里，王志杰又找了些园艺方面的书来看，知这树学名叫“合欢树”，成双成对地栽在霍去病墓前，将来一定是一道诱人的风景。于是，他利用兴平逢集的机会，买来四棵茁壮的苗子，埋在墙根，恰好今儿有空，就思谋着栽到霍去病墓前去。然而，当他走到墙根时，才发现四棵树苗不翼而飞。王志杰呆了，站在那里不停地唏嘘。那是内心深处自责的表现。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有人会把苗木偷走这一层呢？

王志杰打定主意，要到附近的乡村把四棵树找回来，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这四棵树是用自己的工资买来的，而是因为它们是自已理想蓝图中的一缕绿色，是因为它们寄托着王志杰的向往与追求，是因为在这普普通通的花木纹理中镶嵌着中国黄色人种“中和”美的意蕴，是王志杰心目中一片五彩缤纷的世界。

后晌，王志杰就到道常村、策村一带走家访户去了。乡党们听说王志杰丢了几棵合欢树，有骂自己乡亲贪财丧德的，也有觉着为四棵树苗动干戈不值得，更多的还是热心为他提供线索。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志杰已经掌握了一点眉目。树是两个农民小伙拿走的。他们倒不是有什么阴暗的心理和不轨的图谋。他们只是觉得这当地叫“绒线花”的树栽到院子里很好看，花开的时候，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了解到这一层，志杰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使两兄弟难堪。他把自行车撑在村头，与人拉开了文物保护工作，直到月上东塬，才走进这户人家的院落。两人一志

杰来了，便知事情败露，一脸的尴尬。

精明的王志杰并不急于把事情点破。他像拉家常一样地介绍自己来所工作的情况，顺口说出一个个登门交献文物的乡党的名字。连那些围着锅台转的妇女都知道发现文物交给国家，甚至六、七岁的娃娃和他大一起步行十数里路把文物送到文管所。他溪流般的谈话越是深入，他就越是发现弟兄俩的脸上不自在。学过教育心理学的王志杰懂得人怎样才能唤回自己的尊严，他挂口不提丢树的事，只把他们左邻右舍的事情一套一套地往外端，两弟兄终于沉不住气了：

“王老师，不瞒你说，树是我们拿的，实在对不起，你说咋办？”

王志杰大度地招呼他们坐下，然后就平心静气地向他们叙述这四棵树的来历，外加描绘文管所变成博物馆以后的灿烂前景，向两位年轻人解释这几棵看似普通的树栽在文管所院子与栽在他家后院有什么不同。末了，王志杰话锋一转说：“人嘛！谁都有犯糊涂出错的时候。何况在我看来，你们也只是出于爱树。这事我不向外张扬，让我把树苗带回去就行了！”

然而，四棵树死了两棵，王志杰还是惋惜。

王志杰打住话头，要我们去看看那两棵合欢树。站在霍将军墓前，目睹当年的弱苗已经长成合抱粗的大树，粉色的花开满枝头，一地落英，恰似华贵的地毯，洋溢着喜气，诉说着化作春泥还护花的情怀。王志杰捏起一撮落花，无限感慨地说：“一转眼三十多年了。”其实，王志杰的探索、欢愉和感慨，早已随着时间的光流镶嵌进合欢树的年轮中了。

岁月流逝，王志杰的文物情结不改。一天，他从外面办事回来，走得口渴，就到路旁的村里讨水喝。殊料这家主人非但没有

了关中人日常的热情,反而脸下了黑霜,手里抱着个坛子要往外摔。志杰是个有心人,忙上前拦住,打问情由。原是这家主人从屋里挖了一个陶罐,以为是不祥之物,要砸了驱除霉气。

“乡党,这可不敢砸,这是文物,你交给我。”王志杰顾不得天色渐晚,暮霭浓浓,凉风习习,三两下从身上脱下衣服,把那东西包了起来。“乡党,你这一下子立了大功,你给国家挖出了宝贝,县文化馆要给你发奖哩。”志杰连声道谢着抱上陶罐出了村,踩着沉沉的暮色,踏上了归途。他奔波一天的疲劳被这意外的发现冲得无影无踪。

忽听后面有人喊:“同志!同志!”

志杰回头看,正是砸罐的乡党。庄户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志杰跟前:

“贵姓?”

“免贵,姓王。”

“王志杰?”

“就是。”

“唉呀!”那人嘴张了半天,合不上。四乡里闻名的王志杰竟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不简单,不简单:“这东西给了你,算是找了个好主儿。”志杰望着乡党离去的影子,心头涌上说不出的感激。

王志杰是播火者,他走到哪里,就把文物保护工作的意义宣传到哪里,公社党委书记裴云峰请他到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课。眼光远大的裴云峰书记还包上一辆车,带上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和文物通讯员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到乾县乾陵文管所参观学习。王志杰当然乐意当义务向导。乡亲们在路上说:“你这个志杰,你是咋弄的,把茂陵事情弄得那么清楚,从前的看门

老汉从没说过这些话。你不要光在公社干部会上讲嘛，你把这些事情到社员会上讲一讲，大家就都知道保护文物了。”

志杰是文物的信使。他走到哪里，哪里就荡起春的涟漪，那里就留下一串动人的故事。茂陵大队党支部书记董明礼，把从志杰那里看到的听到的再传播到群众中去。一天下午，他在田间耘草，远远地望见有人在汉武帝陵上乱挖，他急了，放下手头的活路，赶到陵脚下，指着人家问：“你这人咋是这，你知道志杰为保护这些陵墓吃了多少苦吗？跑的路不上算，光是苦口婆心地大会小会讲，你也不该这样做。”王志杰就是一面镜子，那人羞愧地收拾家具离去。齐家坡大队社员司保才，在自己院子里取土时挖出一件铜镜，不顾三伏炎热的天气，步行十多里路交到志杰手里。

年轻的王志杰，庄稼院里长大的王志杰不止一次地陷入幸福的暖流之中，一天天有意义的时光，一句句滚烫的话语，一道道深情的目光，一双双结满肉茧的双手，令王志杰应接不暇。

茂陵，你知道么？阅尽人间春秋，历经世事沧桑，你何曾像今天这样牵动着父老乡亲的情怀呢？王志杰对着茂陵感慨！

茂陵，你知道么？洗去浮奢铅华，拂去岁月蒙尘，你将在2000年岁次的驿站之后再度走向辉煌。王志杰对着通向远方的司马道感慨！

茂陵，你知道么？有一位从黄土地母腹中走出来的关中赤子，将因你的存在，将因陪伴着你而使他人生的篇章涂上了另外一种色彩。

茂陵，你知道么，你的汉砖，你的瓦当，你的箭簇，你的酒樽，将因了有一位探索者的注目而组成古老的东方的十四行诗。霍去病墓前的碑石这样说。

## 三

王志杰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富有，他每天都在汉文化的氤氲中徜徉漫游。然而，精神的富有与物质的贫困是这样极不协调而又没有必然逻辑地出现在他的身上。

这一天，王志杰在院子里清除杂草。临近晌午的时候，他停下镰头，抬眼眺望远处村庄里悄悄升空的炊烟，蓝蓝的，柔柔的，扯丝拉絮般的在屋顶弥漫，耳际传来高音喇叭播放的秦腔，“宋王爷的江山臣把业创……”那宽阔浑厚的须生是名家袁克勤的唱段——是该回家做午饭的信号。这一切，都使他常常感到时间一维的不可逆转和生存的不易。自从不再到茂陵小学就餐以后，他印象中除了包谷糝、萝卜丝、碱使得忽轻忽重的馒头之外，实在拿不出可以使自己情感上过得去的饭菜。口淡了，吃烦了，就夹面疙瘩。久而久之，就有了一种一日三餐提襟见肘的淡寡和无味。想吃一碗家乡的臊子面，自己却没有那个手艺。王志杰笑了，笑自己缺乏改造生活的能力，笑自己活得太单一，一个能够将门庭冷落的文管所改造得红红火火的王志杰，怎么会在一碗面跟前表现得束手无策呢？王志杰不是生活中的弱者，他要让自己的手中裁出韭叶一样的面条，调出关中风味的酸汤。然而，女人们驾轻就熟的和面对他来说就如同用一个人撬动卧牛那样费力。他先是倒了一些面和水进去，结果，搅和出来的不是“面”，而是糊糊，遂又往进掺面。太干，再掺水，如此折腾了几次，早把只够一人吃的面团弄得够三五人吃了。志杰的额头出汗了，用手一抹，顿时成了戏台上的三花脸。他不能不承认自己料理生活的拙笨。他站在那里，有些尴尬。

墙外传来女人们说笑的声音。他急忙把脸上的面擦了擦，

就听见一帮人已经朝门口走来了。他知道是生产队的社员来喝水了，急忙转身，拿了两个大桶，开始绞水，这土井，虽不算太深，可也有二三十丈。一架辘轳支在上面，很粗的绳索，平时都是吊两只大桶，这只桶上，那只桶下，一人操作起来有困难。社员们进来，看志杰在那里绞水，纷纷上前，搭手扳辘轳的，帮着撒绳的，一时井台边荡漾着男女轻快的笑声。喝罢水，人们开始坐在阴凉处歇凉拉话，那些已经和志杰很熟悉的女社员问：“王老师，需要帮啥忙你尽管说。”

王志杰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你给看看我和的面行不行？”妇女们进到小屋一看，都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志杰吔，你一个人到底能吃多少饭呢？咋和这么多面？”女人们再用手一捏，就知道是伤水了。一位大嫂把志杰叫到跟前，一边擀着，一面说：“要吃好面，得提前把面和上。该兑多少水，是有讲究的。太干了，擀不开；太水了，下到锅就断了，叫伤水面。”王志杰把这些一一记到心里，潜心学了一段时间，竟然也能做出非常可口的面食了。社员们再来喝水时，就改喝面汤。他们操起勺，往锅里伸，朝着一边洗着碗筷的王志杰喊：“志杰呀，你把擀面学会了，你的面汤也成了竹叶面汤，清得很。”

王志杰告诉我们说：“当你走向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群众的善良和淳厚，我学会擀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每天他们来喝水时，就给我教，再过了一年，我还从一位回族乡亲那里学会了扯面。”王志杰有时很惊异，他早年的学医在特殊的场合中也会派上用场，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兴平县羊肉泡馍馆的经理是怎样知道他涉足杏林的，竟然有一天会步行二十五华里找到茂陵文管所要王志杰给他患了心脏病的爱人诊脉。王志杰本来就是个人热心人，又因了他们夫妇不远数十里奔波的虔诚，便很精心地

望、闻、问、切，很缜密地分析病情，很认真地搭配方剂。一次三付，服完再来，一个星期一次。回族兄弟便发现一个现象，王志杰的饮食很单调，午饭总是干捞面，早晚不是包谷糝子，就是麦面糊糊。因而，当妻子病情康转，气色日好，而他们要报偿却又被王志杰婉拒时，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志杰，想不想改换一下口味？”

“咋不想呢？再好的饭吃久了也会倒胃口。”

“那好！你给我爱人看好了心脏病，又不图一分钱的报酬，我实在想不来应当咋样感谢您，我看你生活得也很不容易，就把自己的扯面手艺教给你吧！”

王志杰大喜过望。于是回族兄弟从缸里舀来王志杰从兴平县背回的白面，从桶里舀一勺王志杰从几十丈深的井里绞上来的清凉的晶澄透明的水，从盐罐里拿一调羹精盐，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切又都是那么有条不紊，是魔术师的精湛，是艺术家的畅美。回族兄弟把面和好，用笼布盖上，就坐下来和王志杰说话：“让面搁一会儿，扯起来筋。这扯面做起来虽说不上多难，可也非常讲究，一斤面，三钱盐，冬季要适当少些。”回族兄弟讲得有板有眼，王志杰听得津津有味。如此数次，王志杰竟然能扯一手又软又长又筋又光滑的扯面。

王志杰兴奋而又带着孩子样的纯真对坐在他面前的我们说：“哪天有了闲时间，我亲手给你们做上一碗扯面，手艺不比西吴镇上的扯面馆差！”

我们笑了，王志杰笑了，小小的接待室的空气笑了。这场谈话很轻松，气氛也活跃。然而，正是在这平静和宽松的氛围中，却把生活的哲理宣泄得淋漓尽致。记得道家大师庄子曾把人生看作与物相刍相靡终生役役而不得息的无奈，而西方的生物学

家达尔文却从生物生生不息中引出了“适者生存”的真理。不管后人对于庄周如何地众说纷纭，也不管庸俗进化论者怎样地将达尔文的创造拿来为列强侵略寻求依据，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人的一生，就是与环境相容相搏的一生，是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一生。王志杰无疑为这个规律抑或是法则做出了富于启迪的诠释。在王志杰谨慎而又乐观的人生哲学面前，我们有时是透视者，有时简直就是小学生。我们两位，都是执著的，走进文学沼泽的书生，社会的花团锦簇，现实的冷酷无情，世情的炎凉冷暖，人心的艰涩叵测，常常弄得我们眼花缭乱，通体伤痕。舔一口咸苦的血迹，便是一阵揪心的疼。最为艰难的是，心里在流血，眼泪却只能往肚里咽。明知背后有一支黑黝黝的枪口，却只关注从身旁走过的笑脸。于是，便生出千般的无奈，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王志杰教会我们应当怎样活着。那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必是生活的强者。

真正的生活强者，必是侠骨柔肠的人，王志杰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这样感慨。

一天早上，王志杰早早起来扫地，忽然田埂上传来凄凉的哭声。长一声短一声的嚎啕，引得王志杰抬眼去看，是一衣衫破旧的老者正在伤心落泪。这老汉他认得，是附近生产队里看护庄稼的，人们都叫他“老红军”。那浑浊的泪水洒在老汉脸上，酸在王志杰的心上。自小离了父亲，王志杰深知处世为人的艰难。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要真弹起来，那比女人的泪要含有更多的内涵。老汉哭得这样伤心，总是遇到了啥难处。他不由自主地沿着田埂走过去询问情由。从老人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总算了解了个大概。原来这老汉孤身一人住在村边的一口破窑洞里，平日里人一走，将栅栏门一闭。不知是哪位不讲人情道德的偷走

了老汉的口粮。志杰有些愤慨。欺负一个孤寡老汉，算什么本事！气愤之余，他自己倒自我解脱地笑了。粮食已经丢了，你就是气死又有什么用呢？大千世界，人分各色，有什么奇怪呢？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老汉的生活落到实处。

王志杰说：“队长咋说？”

“队里说粮食给过了，不可能再给”。

“那你现在咋办？”

“我想再去找队长。”

王志杰有些于心不忍。他受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影响太深，他受母亲慈悲为怀的熏陶太久，他与雷锋属于同代人，这一切都使得王志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要为老汉排忧解难：“是这，你不用去寻了，我把生产队长叫来问一下，想办法把你的问题解决了。”王志杰慷慨地说。

王志杰当天就托人捎话，把队长找来，询问老汉的情况。队长说：“这人过去是个老红军。”

“有啥根据呢？”

队长沉思了片刻：“他自己把证明身份的文件都丢光了。”

岁月毕竟太久，淹没了生命的履痕。王志杰不禁惋惜，他向队长建议：“老汉这么大的岁数，可可怜怜的，咱们不能看着不管。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这里有一间半房子，还有一个热炕，就让老汉睡在我这里，老汉安全，我也安全。我这儿还有一个灶，他给自己做饭。他把面搁在这里，也不担心丢。”

队长一听，高兴地拍着膝盖说：“志杰，你这人好，你算是给队里解决了一道难题。是这，我回去跟其他干部商量商量，给老汉把粮补上，就让老汉住到你这儿来，给你做个伴。”

事情就这样在王志杰的斡旋下顺利解决了。从此，人们看

到,在看坟老汉之后,茂陵文管所的院内院外,小道田埂上又晃动着一位老者的身影。对于一位饱经沧桑的孤身老人来说,遇见了王志杰这样的好人,知冷知热,自然很是知足。每天早上,他早早地起来,帮王志杰扫完地,绞罢水,就去看护庄稼。只要有人提到王志杰,他就不厌其烦地与人家讲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故事。他觉着,与志杰在一起,他这一辈子啥都不愁了。然而,王志杰每每看见老汉走向田间的身影,就觉着有一种东西在体内骚动。是的,对于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斗争史来说,这老汉也许只是行军路上的一粒沙石、一朵浪花、一颗极不起眼的小星。然而,不管怎么说,当他曾经从神州夜空飞过,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它就获得了价值存在的理由,他周围的人们就不应当漠视他,甚至歧视他,他就应当得到历史给予的一份尊重。王志杰决计要将老红军的事情弄清楚,还老汉一个公道。

王志杰的身心走入“老红军”的精神世界,他的生活中就多了几份喜悦,几多情趣。虽然两人是分灶吃饭,但如果有一天志杰外出迟迟不归,他也会将一顿饭吃得淡寡无味的。现在,眼看着夕辉如霞,却不见志杰的脚步声。他便有些在土屋里坐不住,一碗包谷糝子下了肚,竟不知碱重还是碱轻。筷子往菜盘里伸,眼睛却盯着门口。后来,他干脆就搁下碗,给自己装一袋烟,让那火星一闪一闪地燃,一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文管所前的慢坡路。直到晚霞散去的时候,他终于看见了王志杰的身影,掂着个石条一样的东西渐渐地滑入他的视野。老汉多皱的脸上那两道染上银霜的眉毛舒展了,隔老远喊:“志杰,你回来了?”

“回来了!”

“怀里抱的是啥?”

“宝贝。”志杰微微地喘气笑答，从老汉身旁擦过。小心翼翼地把那东西放在地上，只是嘿嘿地笑：“宝贝，宝贝。”

时令虽已是清明，然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却仍然透着一丝凉意。也许是由于路上走得急出了汗，王志杰不禁打了两个喷嚏。老汉担心志杰感冒，忙说：“黑间天冷，快到屋里说话。”

老汉给志杰倒一缸子热水问：“啥宝贝东西，值得你老远里往回扛？”

“这叫空心砖，是四神空心砖。你看，这朱雀浮雕，腾云驾雾，口含明珠，体现了中国汉代高度发达的雕刻艺术。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空心砖的负重和保暖功能都为后来的建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王志杰讲得津津有味，老红军听得频频点头。

“这本是镶在一户叫杨风琴的农民家的门楣上的，说是可以避邪哩，其实那都是迷信。让文物长期冷落在农家，发挥不了作用，可惜。于是，我给他家门楼上用现代砖刻了一块‘吉星高照’，是用的阴刻手法，涂了红漆，煞是好看，人家才答应把这空心砖给我。”王志杰把空心砖翻来倒去地看，简直如同得了一块和氏璧。那样子，逗得老红军会心地笑。他记起来了，前些日子，王志杰用毛笔把字写在砖上，细细地雕琢，弄得满头满脸都是灰，眉毛上一层，看上去人都老了。老汉不识字，弄不清志杰的意图，现在他知道了，王志杰为的就是这块空心砖。老红军过去看庄稼时也常听人说到王志杰的见事生风。如今，这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他的体验就更深了一层。

老汉看着王志杰草草地弄了些饭吃，自己就拉开铺盖准备去睡。他知道王志杰有个晚上看书的习惯，他总是在这时候静静地躺在炕上，哪怕是闭目养神，也不愿让王志杰受一丝一毫的

干扰。就在这当儿，王志杰说话了：

“你要是不累了，咱先不忙睡，闲扯一会儿。”王志杰破例地没有去念书，他把自己在心底打了许久来回的话题提到他两人面前：

“人都说你是老红军，那你到底是不是老红军？”

“我当然是老红军。”王志杰一句话，勾起了老汉久远的回忆。老汉出身于穷苦家庭，是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农家孩子，姊妹兄弟四人。民国十八年，一场大旱年，席卷渭北高原，关中大地，饿殍遍野，哀鸿声声。他姐被人贩子贩到南山去了，他妹子被卖到北山去了。母亲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拉着弟兄俩的手说：“不要管娘，将来活命了，就给娘坟头上添炷香。”说完，气绝身亡。弟兄俩痛哭一场，扒个坑把娘埋下去，磕罢三个响头，就拉着木棍子讨饭去了。真是漏船偏遇顶头雨，大哥不久就被瘟疫夺去了生命。留下小名叫葛娃子的他，像大江里的一片树叶，象风雪中的一棵小草，眼看就要被那个黑暗的社会吞噬。这时候，他意外地遇到了到淳化县通伸沟打游击的红军。红军领导很和蔼，给他饭吃，给他水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幼小的葛娃子就这样地跟着红军走了。红军的驮骡也驮走了葛娃子苦涩的童年。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一位大他数岁的战士把驮骡交给他，要他回去，把证件藏好，等待大队伍的归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葛娃子走到咸阳就病倒了，骡子丢了，证件丢了，他一路上讨饭回来，就在道常村过起了孤独的生活。早年，他身强力壮的时候，生产队里桶掉到井里时，别人不敢下深井，队里就让老汉下，就是现在，也还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些在岁月的陈酿中拾回的故事，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苍凉和辛酸，虽然说不上是惊天动地，然而，毕竟在老汉生命的流程

中有过一缕红色，就冲这一点，人们也不应当冷漠他，歧视他。王志杰对于村里一些人对老汉的态度有些愤慨，他竟然以孤老保护人的身份，慷慨激昂地说：“往后去，谁让你下井，你都不要下，而且要通知我哩！”从小漂泊四方，历尽世态炎凉的葛娃子从王志杰这里找到了人的涵义，人的尊严，人的善性。老汉不识字，他甚至无法去理性地走近王志杰的内心世界，但他朴素的是非标准使他清楚，王志杰给他苍老的心灵撒上了一缕温暖的阳光。

一夜叙话，两心相知，东方破晓。王志杰开始了新的一天。他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给老红军所在部队发了一封信，老汉昨晚在谈话中告诉他，他跟的是刘伯承的部队，他的班长叫刘金震。他抱着一线希望给刘帅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详细地介绍了老汉的情况，希望能提一点老汉确系老红军的线索。他知道这也可能很渺茫，刘伯承戎马一生，他指挥过的军队数以百万计，而葛娃子只是一个普通战士。但他不愿意冷却了一颗希望的心。

王志杰把信封好，只等邮递员送报纸的时候捎走。然后就径直去了村里，在那里找到村干部。王志杰说：

“老红军是有功之臣，咋能干下井捞桶的事呢。往后去，千万再不敢这样了。”

王志杰说：“现在全国都在学雷锋哩，雷锋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何况他是个老红军呢。”

村里人信服志杰的话，从此见了老汉，热情多了。

我们从后来的报道中不断看到过这个故事。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的《陕西日报》这样写道：“共产党员，兴平县茂陵博物馆馆长王志杰，十六年如一日地关

心体贴孤独老人张文焕的事儿，在茂陵方圆几十里的群众中传为美谈。”

“当人们问起王志杰为什么十几年如一日关心一个孤独老人时，他总是谦虚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一个孤独老人，在旧社会吃尽了苦，我们的同志对他关心体贴，他就会感到党的温暖，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陕西广播电视报》如是说：“王志杰更把老人当作亲人一样对待。春、夏、秋、冬，四时八节，张文焕老汉的衣食住行，都在志杰的心里装着，他把老汉的生活安排得停停当当，老汉时常感动地对人说：‘志杰对我，真是比亲生的儿子还要亲。’”

当我们向王志杰提起这两篇新闻稿，他坦然地说：“年深日久，记不清了。”

对自己给予别人的置之脑后，把别人给予自己的牢牢记在心上，这是王志杰母亲传给他的处世原则。

这些十几年后追记的文章，也许是由于采访时的疏漏，也许是由于作者们出于篇幅的需要，也许是由于编辑们刀笔的裁剪，许多动人的细节被略去了，尤其是没有记录下王志杰为给老红军一个恰当的历史评价而做的那些繁复的工作，这未免有些遗憾。

如今，我们为能有机会由我们来弥补这一遗憾而欣慰，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展示出王志杰灵魂的时代特征，他是那个曾经令人怀念、令人激动、令人心底净化、令人感情纯一的时代的缩影。这并不是追往怀旧，而是一种过滤，一种蒸腾，一种升华，一种淘尽杂质和糟粕的升华。

## 第四章 动乱年月

—

一九六六年春天。

对于远离城市的茂陵人来说，平静地度过了年终岁首的转换。忙碌了一冬的农民们不管平日里生活得多么紧巴，也不管锅里碗里多么清苦，腊月二十三一过，他们就携儿带女，一个劲地往集市上跑，买回年货，乡间流传着一句俚语说，腊月二十三一过，人就糊涂了；正月十五闹过元宵，人就清醒了。又是春夏秋冬的期盼，又是日复一日的奔波。自从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之后，正月初五就上了工。然而，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行政命令并不能改变在鸡鸣狗吠的远村中农民千百年来世代承袭的文化观念。从道常村到豆马村，从井王村到策村，鞭炮声，锣鼓声此起彼伏，绵延数日。王志杰当然也不甘与这种气氛不协调，他给茂陵文管所门前写了一幅大红对联。

然而，农民们根本不清楚，在这一片歌舞升平中，中国——这个曾经被一位伟人歌吟诗诵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国度，却表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一种“风雷激，云水怒”的震荡。先是上海的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洋洋万言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接着是围绕着首都大报要不要，该不该转载这篇文章，在京华发生着激烈的争论。报纸上关于海瑞为什么被罢官，海瑞骂皇帝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这一切，对于醉心于文物管理事业的王志杰似乎并没有多少触动。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政治风暴的旋涡意味着什么。

春节，王志杰照例是除夕回家，大年初三客人一走就回了单位。过去，他挂念看坟老汉，如今，他挂念着老红军。作为晚辈，他从来不叫老汉的官名，却更喜欢称他是“老红军”，这也表明了青年王志杰的历史主义精神。

年前，他曾向刘伯承元帅写了一封信，了解张文焕老汉的情况，一直没有回音。他接着又向刘金震发了一封信，也是泥牛入海，音信杳杳。他就不免有些着急，整个一个春节，这件事一直在王志杰心中打转转。这也是他在家待不住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他唯独没有想到，他的事业会在一九六六年春天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艰难的却是很重要的新阶段。

王志杰回到文管所，还没有喝上一口水，老红军张文焕就告诉他，说是所长张克勤找他。他撂下行李，就直奔了座落在霍去病墓北的茂陵小学。张克勤一见王志杰，道一声：“年过的好！”

王志杰在凳子上坐下来：“给所长拜年！”

炕烧得很热，屋子里暖烘烘的，张克勤的脸看上去更温暖，兼任文管所所长两年的时光，他亲眼看着王志杰把野草乱石的

茂陵文管所整修得焕然一新。他从心底里喜欢上这个青年了。给王志杰倒一杯热茶，张克勤开始了他的话题：“先别拜年，我这所长也快到头了。”

王志杰有些茫然：“咋？你的工作要调动？你走了，我咋办？”

张克勤从炕沿上站起来：“不是调动。毛主席说‘教育要革命，’从今年春季开始，公办小学要下放到大队办，我要调到本村去教书。这所长不是到头了么？”

张克勤手扶着办公桌，看王志杰着急的样子，觉得这小伙很有意思：“我已向县文教局推荐你为所长，不久任命就会下来的。”

王志杰腾地站起来：“这怎么能行？我一个年轻人——”

张克勤哈哈笑了：“我说你行，你就是行，我不会说假话。我这两年虽说是所长，可具体事都是你干哩。”张克勤很认真地收敛了笑容：“这是组织的信任，更是一份责任。”

王志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文管所所长岗位的。从此，他将独立去开辟未来的奇局新天。过去，他虽然一个人在所里搞具体工作，但毕竟还是有一个顶头上司，遇到大事还有个商量。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他忽然感到了一种寂寞，一种孤单。然而，王志杰毕竟是一个已经成熟的男子汉。既然天降大任于自己，那么，他觉得只能直面现实，以自己的青春书写新的篇章。

趁着春寒料峭，游客不多的空儿，他首先着手处理老红军张文焕的事情。过了一个年，老汉的衣服不但脏了，而且有不少地方已经烂了破洞，裂了缝子。没有庄稼看的日子，老汉百无聊赖，当太阳升到一杆高的时候，他靠着墙晒暖暖，把破了的裤子拿出来缝补。裤子是黑颜色，老汉却用白线去缝补，黑白分明，

加之他粗手大脚，缝得皱皱巴巴。志杰在一旁看着，笑了，随口丢出两句顺口溜：“红军不怕远征难，黑裤子扯了白线联。”看着老汉没有生气，王志杰从他手里接过裤子：“你不行，年龄大了，眼睛又花。是这，我给你洗一下，寻个村里的妇女给缝一下。”这样的拆拆洗洗的事情在王志杰身上是经常发生的，只是在这个春日的中午，他做起来心里觉得格外的舒畅。

傍晚，等张文焕老汉的裤子一干，他往腋窝里一夹，就直奔了道常村。他要借给文焕老汉缝补衣服的机会，再开个座谈会，向老年人进一步了解文焕老汉的情况。道常村的干部见是王志杰来开会，自然是十分乐意的。不一刻，便邀来三五个长者。于是，启开记忆的闸门，拉开岁月的帘幕，在王志杰眼前浮现出一幅尘封久远的画面：

有一天，道常村在淳化县通深沟推粮的乡党忽然看见从山沟里走来一支队伍，一色的红领章，一色的灰军装，一样的八角帽。枪虽陈旧，却精神饱满，步伐整齐。忽然，队伍中走来一头大骡子，上边坐着一个又黑又瘦的少年。那不是葛娃子么？他们喊他的名字，他没有答应，只是招了招手，就消失在山崖背后。多少年后张文焕回到了家乡，乡亲们问：“骡子上骑的是不是你？”

“是我！”

“看把你能的，叫你你还不答应。你当了多大的官？”

“哎！看你说的，我哪是故意不答应呢？我是怕摔下来么，骡子太高。”

回忆在一点点的浓缩，王志杰确信张文焕的确是参加过红军，他有权利享受他应得的那份荣誉。王志杰的笔随着老人们记忆的溪流沙沙地响，他笔下急促的钢笔字伴着笔尖光点的颤

动哗哗地流，他思维的浪花随着字的跃动而翻卷，他眸子里的光彩跟着心潮的翻卷而闪烁。回到所里，他连夜把座谈的材料整理成一份报告，准备等有机会，向有关领导反映这个情况。

张文焕虽然没文化，可他写满沧桑的眼睛辨得出善恶，他逢人就说：“我在茂陵文管所有半个儿。”王志杰只是腼腆地笑，照样给老汉理发、洗衣，把老汉收拾得干干净净。道常村的乡亲们见了说：“老红军天天穿得跟过年一样。”

这期间，王志杰也曾到兴平县去了几次，不是领导忙着开会，就是碰巧人家下乡检查工作。他想，反正老汉在馆里住着，生活有着落，总会有机会找领导反映情况，天渐放暖，他得把正经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王志杰已经不满足于零碎的、散点的，一件一件地收集文物了。作为文管所的所长，他开始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文物的普查登记和文物管理法的宣传上了。当春日的牛欢马嘶在阳光下的五陵塬回旋激荡的时候，王志杰已经步履匆匆地走在通往乡村的土路上，春露湿了鞋尖，是凉凉的、舒适的、惬意的、诗情的感觉。小草从头一年冬天积累的枯叶丛中钻出，一种倔强的身姿和亮丽的鹅黄，令人想起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道常村村边几户人家栽下的杏树，在春风中怒放着粉色的花朵，飘散着宜人的馥郁的香味，吸上一口，会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是醉人的。披着明媚的春光，春锄的妇女们说着各自家里婆婆与媳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家庭趣事，掀起此起彼伏的笑的声浪。忽然有一群燕子在白云蓝天下盘旋翻飞，黑色的翅膀在太阳下变幻着色彩，大自然赋予人类多么丰富的美的格调。这一切，都使王志杰的心境变得分外辽阔。出门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他亲手嫁接的柿树已吐绿撒翠，秋天，第一年挂果的柿子便

会在霍去病墓周围燃起团团火炬。……期冀、憧憬、欢悦，悄悄地无声无息地爬上王志杰的浓黑的眉头，忽然耳际响起女人银铃般的招呼：

“王老师，干啥去呀，走得这样急？”

“宣传文物政策呀！”

“给咱来讲一讲，咋样？”

“行么！”

妇女们开始放下家俱，簇拥在一起，等待着王志杰的到来。

……

这是我们采访王志杰的追记。然而，令我们称奇的是王志杰不仅对于《史记》、《汉书》中精彩的文字背得烂熟，尤其对于文物保护政策记忆的精确，于是，我们便感到一切客观描述都是多余的，何不把他的谈话录音整理摘抄如下呢？“在收文物中，也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在农户家里发现的有些文物，的确价值很大。但他用着哩！他垒在墙上，一时取不下来。例如有一家的墙上有10块空心砖，就给他登记上了。我告诉他们，这是文物，可不能让猪给拱烂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制定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上、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把这些，都给群众交待得很清楚。”

对于王志杰来说，每寻到一件文物精品，往往会使他的神经达到高度兴奋。有一天，他忽然从一家农民房屋的山花墙柱下发现了一只石虎，线条粗犷，气势雄健，骨骼间透着阳刚之气。王志杰说啥也挪不动脚步了。他完全被雕刻者精湛的艺术魅力所折服。不把石虎搬回文管所，他是夜里睡不着觉的。他坐在农民家里，反复地讲述这件宝贝的文物收藏价值和自身的艺术

价值。承诺愿意买一块大理石柱把石虎换下来。再倔强的农民也挡不住王志杰的苦口婆心，而不得不在他的诚挚的目光下爽快地把文物交献出来。石虎的获得，在官道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村上干部当天就开了动员大会，让王志杰讲话，让交献石虎的社员在会上现身说法。从此，官道村毁坏文物的现象基本绝迹。

五陵塬上，在王志杰任所长后的第一个年头再掀交献文物的热潮。

霍去病墓东南有个姜家村，村边有个蛮人窑，有一家人挖出了汉代的陶罐、陶壶，两口子给架子车套上牛，当天就送到了文管所。

定周村一位妇女，一手抱着娃，一手抱着文物，送到文管所。有群众抬着担笼来送文物。

是政策的感召力，还是王志杰的人格魅力？在一九九八年的初夏与王志杰谈起那些过去的事情，他仍然感慨万端地说：“是党的政策教育了群众，是群众支撑起茂陵博物馆这片天地。”他丝毫没有提到自己。

然而，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综合效应。王志杰的汗水、热情和人格魅力在其间不能不占有重要的位置。

于是，我们就在洋洋二十五万六千字的《茂陵志》里看到了如下的凝聚着历史智慧和理性的记载：

△陶灶。西汉明器，长 18.9 厘米，宽 12.1 厘米，高 9.4 厘米。1966 年 12 月在北吴村出土，灶呈弓形，泥质灰陶，灶门在正面中部，周缘有阴刻门框，灶表面有灶口 3 个，后面有烟雾形烟图，灶面左右前后刻鱼勺、孟及棱形图案，右角残。

△绿釉陶灶。1966 年茂陵车站出土，西汉明器，长 20.90

厘米,宽16.7厘米,灶呈弓形,前面中部有一方形灶门,周缘有阴刻灶门框带纹,凸起,灶面前后有两个灶口,凸起的烟图线,其面部刻有鱼、盂、环、勺等梭纹。

△陶坛。1966年兴平县西吴乡豆马村砖厂出土,高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16.5厘米,底6.8厘米,平沿直口,折肩有弦纹一道,腹上有飞禽走兽,动物图案一周,鼓腹,平底。

△陶屯。1966年2月15日兴平县西吴乡上官道村出土,高23厘米,灰陶,上为圆形攒尖的圆口,缘下有针尖大小的小圆透气孔。

△陶筒瓦。1966年2月8日,道常村发现西汉陶筒瓦,长45厘米,径13.4厘米,泥质灰陶半圆筒状,表面1/2饰有绳纹。

△黄釉陶仓。1966年兴平县南位乡陈阡村出土,高24.2厘米,直径14.8厘米,足高2厘米,口径5.2厘米,上为圆形攒尖房,三排板瓦,顶部一直径5厘米的圜口,状仓身,上下各饰三组三道阴弦纹,平底三足,塑成樽抱头的猴头。

△陶奁。兴平县西吴乡齐家坡村出土西汉陶奁,高23.5厘米,直径20厘米,口径19厘米。圆筒状,外饰有云纹及飞禽走兽等图案,盖顶为庐山尖状,三足为兽头形。

这只是1966年收藏文物中最具人文意蕴的精品部分,然而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志杰上任惊人的效率。

王志杰曾经向我们详细地介绍过这些文物中隐藏着的令人动情的故事……

## 二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党史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日

子，中国这只航船在世纪风浪中剧烈颠簸的日子，一个令我们这些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光阴荏苒，三十二个春秋弹指而过。

我们这些当年曾经在历史老人面前表现得十分虔诚、纯一、狂热的年轻人如今鬓角都已飞上白霜。面对着一个五彩缤纷的时代，在一个东西方文化日益交流和融会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的儿女们，无法解释我们如何以狂热的，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杂念的情感，用摧毁中国数千年人文精神长城的愚蠢去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去表明自己与“封、资、修”决裂和搏斗的勇敢是怎样一种尴尬。当我们把自己做过的、走过的当做历史去解读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中着实多了许多带有必然的、稳定色彩的理性。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高光源、宋易凤主编的《中共党史新编》是这样叙述 1966 年 5 月 16 日前后的中国政局的：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了如下事项：第一，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对党内国内形势做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会后，为了进一步把‘文化大革命’之火从意识形态领域烧向全社会，从文艺批判变成实际行动，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从 6 月 1 日起《人民日报》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煽动全国的批斗风和‘打、砸、抢、抓’的浪潮，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在这些决定、社论和事件的影响下，各地大专院校和中等

学校的学生首先响应,起来造反,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党内正常的社会生活,开始了全国性的大动乱。”

“各地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这就是我们,我们不伟大么?中国历史上赫然写下了十四个并不光彩的大字。我们渺小么?的确渺小,大浪之后,有几人的名字还会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呢?留下的是伤痕,精神的和心灵的伤痕。

茂陵,由于它地处陇海沿线,虽远离城市,但过往的火车还是把“文化大革命”的信息带到了这里,不过时间已是当年的6月了。

“你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最直接的感觉是什么时候?”我们问王志杰。

“是在六月,游客从茂陵车站下车来参观,说火车上都贴着大标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当时还有些奇怪,怎么贴这样的标语呢?游客中有人讲,中央出了问题了,咱们国家要搞运动哩!”王志杰说:“我当时心里乱极了,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多年来辛苦收集的文物会不会也被看做封资修的东西,会不会被砸,尤其是那些石刻。”

王志杰——在一九六六年新春上任的茂陵文管所所长,已经不可能再专心致志地去从事他心爱的文博事业了。送走游客,回到所里,就听见道常村头的大喇叭不断地播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不几天,田园诗般的五陵塬上就卷起了红色风暴,周围农村的农民中也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派组织。兴平造反司令部和联总的宣传舆论工具互相攻击对方是保皇派和保守派,各自都宣称自己最革命,最正确,最忠于毛主席,各自又都把王志杰作为争取的对象,纷纷找到茂陵,动员王志杰加入自己的组织。

“我现在没时间，我一参加，就要游行去哩，文管所的门谁看呢？”王志杰寻找最恰当的词句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他几乎对来找他的各派群众组织的联络员都作如是说。

来人觉得很惊奇，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人一堆古物这样钟情，他们用看待外星人一样的目光看着王志杰：“门关了！门关了不就行了么？”来人把事情看得很简单。

王志杰说：“我实在顾不上。”

王志杰此时此刻心灵的天平不是倾向于打打砸砸的造反，而是如何保护这批世界上少有的国宝不受损害。当那些联络员怀着一种悻悻的不解的心理走下茂陵坡时，王志杰的眸子里罩上了深重的忧虑。看着村里的农民们丢下了从老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犁、耩、耙、耨，举起红艳艳的大旗，戴着红艳艳的袖章，浩浩荡荡地从文管所门前走过，震天的口号掠过辽阔的原野，在庄稼地里，在西宝路上回荡。当那些曾经为在父母去世后能在坟前立一块碑以示孝顺的古板的乡亲们有一天早上以发疯的狂热将坟堆芟为平地，将石碑视为“四旧”砸成几截时，王志杰陷入了一种无言的迷茫，一颗心提到半天上，生怕有一天有一个群众组织会如潮水一样地涌入文管所，把那些他苦心经营才得以新生的石刻化为粉尘。

果然，不久就传来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河南白马寺被红卫兵组织一把大火烧毁了。这种对文化粗暴摧毁的“壮举”惊动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在那个艰难时势，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中，他不得不一方面陪同毛泽东、林彪一连八次接见数以八百万计的红卫兵，一方面不得不把充满血丝的目光投向神州八方，拨冗就白马寺被毁事件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果断制止毁坏文物文化保护单位的事情发生。在那个舆论媒体被各种极左

的口号和造反夺权的新闻完全占据的特殊的日子，共和国总理的紧急指示也只有印成传单，通过直升飞机撒向祖国大地。

王志杰至今仍然以为自己是很幸运的，飞机飞过茂陵上空的时候，也许是起伏逶迤的庞大的墓葬群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密切关注，也许他们早就得到茂陵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指示，花花绿绿的纸片飞蝶一样从机上泻出。王志杰得到这张传单，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严厉的措词令他为之一振：要求各级群众组织、当地驻军都要坚决保护文物不受损失。

王志杰为自己正在彷徨迷茫的时候获得来自北京的声音，有了一把上方宝剑而欣慰。他迅速锁了文管所的大门，揣上传单直奔茂陵小学，找到打铃工董文团。学校已经停课，教师纷纷回家，董文团一人看着摊子。

王志杰说：“文团，这是周总理关于保护文物的紧急呼吁，我给咱把这传单刻一下，连夜印出来，你和我骑着车子散发到群众中去。”

文团是个好小伙，在看坟老汉离开文管所那一段时间，他干完勤杂，就喜欢到文管所找王志杰讲文物。他知道文件不重要，王志杰不会这么着急地来找他。好在学校放假时，教导处的钥匙就放在自己这里，连忙开了门，取出许久不用的油印机、蜡纸、铁笔。王志杰拿出了他在桑镇中学教导处当干事时的看家本事，每一个字都刻得刚劲有力，清晰工整，仿宋体的字型和欧柳风格的楷书，使这张传单就像一张小报一样美观大方。

刻完蜡版，两个年轻人在董文团小小的房间里支起油印机，调匀油墨，一心一意地干起来。油墨的滚桶在王志杰手中有节奏地运转，发出“吭吃，吭吃”的喘息，洁白的，粉红的，淡绿的，米黄的纸张在董文团的指间一页一页地揭过，发出“啦啦！啦啦”

的吟唱。东方露出灿烂晨曦，飞起耀目彩霞的时候，两人的胳膊都已经酸痛得抬不起来了，挤在一张床上迷糊了一会儿。董文团不敢懈怠，推上自行车出去张贴和散发传单。王志杰也没有丝毫的松弛，拿起铁笔，铺开蜡纸，重新刻版，以代替已经烂了的旧版。

他们就是这样一连工作了数日，传单已印出万余份。董文团一人张贴不过来，王志杰干脆也锁了自己的门出去帮着张贴，直忙到天完全黑下来，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文管所。手伸到口袋，志杰不禁心头一沉，糟了，钥匙不知什么时候丢了。门是暗锁，进不去，干急没办法，两人在门外折腾了一夜。天明时才去道常村找了一名修锁的，把门弄开。

王志杰叙述到当年的往事，兴奋地笑了。我们从他的笑声中领悟到一种精神。那是一种霍去病横扫匈奴所向披靡的精神，一种司马迁穷究天人之际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种张骞出使西域勇往直前的精神。王志杰完全把自己化为茂陵脚下的一块基石，铺垫着逆境中的辉煌。

的确，王志杰的付出在周围的西吴、南位等公社形成了广阔的辐射效应。在派性组织利用各色油印的传单相互攻击，相互谩骂，而又为自己涂上各种迷人的色彩时，王志杰他们的工整的字迹，鲜艳的纸张成为一道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村口墙头前，路旁的电线杆前，每天都围着戴袖章或者不戴袖章，穿着黑粗布褂或者褪色红卫服的人们，人们从中品读共和国总理与一位普通的文管工作人员两地同燃的焦灼的心。那些曾经听过王志杰讲文物课的农民兄弟，不管他们的观点多么对立，也不管他们怎样糊涂地将昔日一个地里耕耘，一把算盘上分粮的血脉相连的兄弟、夫妻、父子看成是仇敌，在保护文物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

的共识。他们最朴实的语言就是“决不能给志杰增加麻烦”。笔者曾经从茂陵博物馆收集的一份资料上发现,光是一九六六、六七两年间,茂陵文管所周围的公社、大队就成立文物保护小组55个,发展文物通讯员153人。这份资料还提到,当时文管所附近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也都建立了保护小组,选拔了文物通讯员。抛开在那个年头很时髦的概念,很激进的口号,很特殊的句式,我们除了用卧牛精神来概括王志杰的人格力量,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来肯定他做过的、渡过的日日夜夜,做不出别的解释。如果将王志杰一九六六年的人生轨迹看做一种断代的文化现象,那么它为我们思考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提供了实践上的佐证。

“6月7号,兴平发生了第一次武斗。驻在城外的‘联总’向驻在城里的兴造司发起了进攻,当时打炮的声音确实是惊天动地,白天可以看见烟,晚上可以看见火光照天。兴平县城的人惊了,卖果子的把车摆在街道上,上了房。两派组织手里都拿着用钢棍磨的刀子戳呢,残忍得很。你想想,茂陵距兴平县城只有25华里路程,群众组织说到就到,我虽然一步也不离开,但是,已无法继续接待游客,事实上,也没有人来看了。按照上面的要求,开始关闭文管所,把大门锁了。”王志杰讲完当年的情景,示意我们按下录音机的暂停键,双手在胸前交叉,经过好一阵沉默,那种沉重的心情才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王志杰继续说道:“一把铁锁,四面土墙又怎么能阻挡得了群众组织的侵扰呢?就在兴平武斗后不久,厄运终于降临在茂陵土地上。”

是九月初的时光,一队从四川来的“红卫兵”,戴着草帽,穿着绿军装风尘仆仆地来敲茂陵文管所的大门。面对着一座将军

陵墓，十几件石刻，他们出口的第一句话就判定这是“四旧”，要统统砸掉。站在一旁的王志杰很是困惑，人们对事物看法的差异使他眼花缭乱，同是在这方土地上，同是夏天，四川美院的师生们那近于朝圣的虔诚令他记忆犹新，如今，也是四川来的人却又要把他打碎。奇怪吗？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在倾斜，五千年华夏文化在遭劫，茂陵怎么可能是孤立世外的乐土。退却么？不！王志杰不是那种懦弱和胆怯的男人。他既然可以用彩色传单说服当地的群众组织，他也就自信共和国总理的声音，中央的政策，加上他王志杰的劝说可以避免白马寺的悲剧在茂陵重演。

王志杰不卑不亢。他客客气气地一伸手：“走！咱们到外宾接待室里坐坐吧！”这外宾接待室其实也就是三间瓦房，几把沙发，是为接待苏联学者设置的，后来也没有接待过多少客人，倒是有中央首长来这里参观视察时坐一坐。王志杰知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自己稍有不慎，都会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愚蠢行为的发生。他拿出专供接待用的中华烟，散了一圈，直到这些外省的旧世界的破坏者们的脸上浓云雨化，有了肌肉的松弛，才开始了他为维护文物免遭厄运的苦口婆心的劝说。他耐心地讲解这批石刻的由来和价值，他绘声绘色却又宁静简练地叙述这座墓葬的主人怎样在十八岁领兵抗击匈奴，维护民族的统一，二十四岁因病夭亡，汉王朝为纪念他的战功，特为它起家像祁连山。集合了优秀的工匠们，选取秦岭的伟晶石，因势雕刻成这许多的牲畜、野兽，安置在“山”上。

王志杰没有忘记运用毛主席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和武器：“毛主席说，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同志们想想，当年凿刻这些作品的，不都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吗？毁坏了这些石刻作品，我

们今后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文化的智慧了。”

王志杰深信，眼前这些看似气势汹汹的年轻人，其实是很单纯的，他们之所以豁脚扬手地放言要砸烂石刻，多半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作为中国人，心总是相通的。站在外宾接待室的中央，王志杰历数近代少数西方学者为给他们侵略中国寻找依据，是怎样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二十年代偷偷摸摸地来到茂陵进行所谓的考察，如何武断地把这些独具我国风格的石刻艺术说成是西方来的。王志杰还使用了当时最能激起中国人情感的“苏修”一词来营造这批文物的珍贵，告诉人们苏联学者又是如何判定茂陵石刻跃马是来自高加索，而他自己又是如何理直气壮地驳斥这些谬论，宣称它是地道的“关中挽马”。

在历史面前，或者说，任何一个热爱自己民族，热爱自己民族历史的人们，他都会在茂陵丰碑前变得理智起来。王志杰最后坚定而又热情地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他的许多珍贵品，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保护好这批石刻。”

王志杰知道，仅仅靠自己的说服是远远不够的，在那个祖国山河一片红，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年月，一纸“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头文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着泰山压顶的震慑力。看看气氛渐渐活跃，他又不失时机地拿出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出的紧急呼吁。于是，险情过去，茂陵石刻终于没有演成被毁的悲剧。

王志杰的人格透明之处就在于始终保持着一个“真我”，他没有胡吹冒撂的本事，也没有自我夸耀的习惯。我们在与他交谈中发现，他对于自己使用频率最高，最华丽的词句也就是“这人就是这样，凡事爱认个真，过去学医是这样，现在看护文物

也是这样”。多少年后，他向来访中央、省、市记者说起一九六六年夏季的惊险，并不把自己打扮成顶天立地的英雄。他毫不讳言在那些人离去之后，汗水湿了额头，渍了衣服。如今，坐在录音机旁，面对先是记者，后来成为朋友的我们，他仍然这样说：“那些人走出去没多远，见一辆卡车过来，一枪打去，车吱地一声放气抛了锚，满载的面粉全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远远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儿，我直后怕。”

暑期，在如火如荼、混乱动荡的氛围中来到了。张风莲按捺不住对丈夫的牵肠挂肚，携着四岁的儿子晓谋来到了茂陵。

这是五年间她第二次到茂陵。第一次是在儿子出生不久。当她踏进风雨斑驳的文管所大门时，她女人的温柔使得她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这哪是丈夫话中描述的茂陵呢？工作条件比在桑镇中学时还差。说风莲是个明白人，就在于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对丈夫的选择给予妻子角色的理解，没有埋怨，没有诉苦，她只是默默地与文焕老汉绞水，给丈夫涮涮洗洗，做一个女人能够做到的一切。那一次，她只停留了一周，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出门在外，自己的身体要自己当心。”孩子长到四岁，风莲记不清志杰在什么时候抱过孩子。他总是来去匆匆，形色忙忙，走路像小跑。当王志杰为保护茂陵石刻与群众组织周旋的时候，张风莲的一颗心吊在天上。兴平“6·7”攻城之后，她的心就飞到了茂陵。破“四旧”以后，娘已不敢公开烧香拜佛了，每天看到婆母在夜静之际偷偷地祈祷佛祖保佑儿子平安无事时，她的心就慌得直跳。望着窗外的星星，她在心里说：“你可千万不敢出事。”

如今，王志杰贤慧的妻子抱着四岁的儿子下了茂陵车站，沿着田间小径向着皇帝陵走来了。当空的烈日把她的双颊晒得通

红，汗水在背上湿了一大片。调皮的晓谋并不能理解妈妈一手抱着自己，一手提着给爸爸和张文焕老汉摘的果子，步履有多艰难，看见路边苕麻的黄色小花，就伸出圆润的小手去抓。凤莲总是设法停下来，满足儿子的要求。儿子是爱的结晶，她要把一个健壮的儿子带给王志杰。十几里路走了个把钟头。当她们母子突然出现在王志杰面前，没有浪漫的激动，没有亲亲昵昵的招呼。王志杰问：“你咋来了？”

“放心不下，来看看你。晓谋，快叫你爸。”凤莲放下孩子就去拉了把毛巾擦汗。

晓谋看着王志杰觉着陌生，叫不出来，王志杰一阵内疚，是的，对于儿子，自己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他用握过扫把，整理过文物的手在孩子的脸上摸摸，还是腼腆地一笑，就去缸里舀水给她母子洗脸。

凤莲在简陋的文管所住下来，白日里无事，就在陵园周围转了一圈，她不得不佩服丈夫的确是个顾国不顾家的人。三年没来，王志杰把一个破旧的看坟院整修成了小花园。柿子开始挂果，合欢树刚刚败了花，浓密叶子让人看上去就心中爽快。合欢树后的两棵国槐，正是开花季节，米色的小花散着淡淡的清香，尤其是整修一新的石刻廊房，竟然在乱世之际安然无恙，这中间付出了丈夫多少个不眠之夜。对于丈夫的工作，张凤莲想不出多深的道理，只觉着丈夫的工作好，她的脸上就有光；丈夫平平安安，就是自己的福份。闲不住的张凤莲让晓谋跟着老红军耍，她自己给他们拆洗被褥，做可口的饭，文管所因为多了一个女人而洋溢着欢乐和笑声。晚上，文焕老汉寻地方去睡，把小屋腾出来给小两口说体己话。

志杰说：“你来了好！”

张凤莲笑笑：“好啥？你一个男人家，一年四季不回家，我不来，你怕是连我娘俩的模样儿都忘了呢！”

王志杰对妻子的嗔怪报以腼腆的笑：“我是说，你来了，可以帮我分担些家务。你看这人荒马乱的，我得想办法把那些群众交献的文物藏起来。”

凤莲说：“你忙你的，吃饭洗衣的事你不用再管。”

窗外，霍去病墓静静地肃立在那里，祁连山一样的雄伟，星星眨着眼睛，仿佛为这一对夫妻而挤着笑眼。凤莲还要问，却听耳旁传来均匀的鼾声。她轻轻地叹一口气：“太累了。”

第二天天一明，王志杰就去了道常村，找到文物保护单位，要他们派几个人帮忙打窖，大家一听是志杰有求，当然乐意相助。回来的路上，碰见宇文玉琪，王志杰把自己准备把交献的文物藏到窖里去的想法说给他听，玉琪双手赞成。

王志杰指挥着一帮年轻人干了一个星期，地窖就打成了，看着自己千辛万苦地收缴来的文物和夜伴孤灯整理来的资料被安稳地深藏起来，他悬了几个月的的心才落了地。青年们打了打身上的土，准备要回去的时候，王志杰招了招手说：“忙了几天，饭不吃，连支烟也不抽就走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烟，给大家每人散一支，点上火。大家吸着王志杰的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纷纷说：“王老师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言传，道常村不管哪派组织，听你指拨。”

王志杰也给自己点上一根烟，才不慌不忙地道出自己的心思：“是这，你看，小件文物藏到窖里安全多了，可咱总不能把卧牛跃马也都藏到窖里去。万一武斗到了这里，那十几件石刻怕就保不住了。”

“有啥想法，你说。”

“大家看——”王志杰指了指打窖起出的黄土，堆了一院子，既不好看，也没用处。不如将它打成土坯。必要时，用它在石刻周围砌上墙，填土掩埋。也免得毁坏了，咱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祖先。

“好主意”，道常村文物保护小组的成员拍手称快，心里佩服王志杰的想事周密。

于是，艳阳下，酷暑天，几副模子支在了文管所院内，一个个汗水淋漓，泛着明光的脊梁，一双双踩黄土走着人生之路的大脚，一把把青石凿就的槌子，脱出一块块方方正正的土坯。赶到这个节骨眼上，张文焕和张凤莲自然忙多了，他们每天早早起来，给大家烧好水，泡好茶，然后就匆匆忙忙地与王志杰一起绞水泼土，直到九千块土坯像城墙一样整整齐齐地堆在院里，张凤莲才依依不舍地带着晓谋回了新寨北堡。

王志杰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茂陵文物得以完好的保存，完全是因为在自己身后站着千百个热爱祖国文化的群众。这又一次印证了去年十月那隆重的欢迎王志杰归来的场面。这使我们想起古希腊那个从大地中汲取力量的神话英雄安泰。是的，人民是母亲，是大地，是大水，她的恩泽波及王志杰的身心，伴随着他走过一个个人生驿站。

### 三

冬天，又一次降临在五陵塬上。一九六六年冬季的兴平乡村，笼罩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农田基建工地上，红旗猎猎，歌声嘹亮。“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等

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唱段轮番播放。唱罢歌，播音员就开始播发从各个突击小组送来的稿子。闹腾了几个月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尽管“农业学大寨”的内容已经换上了“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然而，最善于现实地看问题的农民心里明白，口号和批斗不能解决吃饭问题。除了少数派性严重的人流落到城市去折腾以外，大部分农民已经对运动表现出厌倦。是的，工人“闹革命”可以照领工资，农民跟着闹腾没人给一分钱，种好庄稼是农民的本分。

茂陵文管所所长王志杰只要登上霍去病墓顶往四周望，就发觉自己沉浸在红旗和歌声的海洋中。文管所虽然关闭已有几个月，但王志杰并没闲着，他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党和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现在，王志杰急急忙忙地背着文物宣传板向工地进发了。临行前，他也没有忘记带上针灸用的银针、酒精和药棉，随时准备给乡亲们看病，他把这看作是与农民联络感情的一条重要渠道。他到道常村农田基建工地的时候，正逢休息时间，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向大家宣讲近两年来茂陵文物征集和保护的成果。办事缜密的王志杰对每一件文物发现的地址，献献者的姓名，制作的年代和自身的价值都叙述得生动具体，有条有理，于是，那些当初将铜壶、陶罐看做鬼物的农村男人女人们，不仅从面前清晰的照片和简短精练的文字中掂出这些古董的珍贵，尤其是看到自己也为国家做了一份贡献。那被西北风吹得十分干燥，被岁月刻下了一道道年轮的脸上就溢出了自豪的笑、欣慰的笑和会心的笑。人们不只是从这些展品中知道了本村的张建明、张票娃、张彩琴，也知道了豆马村的女青年冯从命、张菜菜，知道了齐家坡村的司保才等。甚至茂陵小学学生王民校也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豆马大队的群众当场让秀才们草拟了一份

“保护文物倡议书”，经社员讨论之后，当日即送县上广播站播发，不几日，兴平的四面八方纷纷响应。在这个世纪末反观这份倡议书的价值，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和研究为什么在武斗非常激烈的兴平，茂陵却向世人展示着她的魅力和风彩。这一天，王志杰在工地上整整忙了一天，到日暮晚风乍起的时候才收拾摊子。这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喊：“王老师，王老师！”

他回头去看，是一队的社员刘普云。“有事？”王志杰一面往自行车上绑展板，一边问。

刘普云有些不好意思：“媳妇得了奶疮，在县医院看了，开的针没处打，你能不能……”

“是这事！”王志杰笑了：“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今晚上就来打针”。从此以后，王志杰便成了刘普云家里的常客，整个一冬天，从不间断，他不但给刘普云媳妇注射针剂，还给开了中药，找上偏方，实施综合治理。眼见着那女人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起来。

腊月初上，茂陵大地一连落了几天气雪，带哨子的西北风像一头发狂的雄狮，没日没夜的怒吼、呼啸。茂陵庞大的，恢宏的墓葬群被积雪覆盖成一座座银色的小山，冰清玉洁中透着彻骨的寒意。早早地吃了包谷糝就酸菜，刘普云就瑟缩着身子站在门口朝文管所的方向张望，不知怎的，这些天，只要看不见王志杰的影子，刘普云心中就空荡荡的。

媳妇猫在热炕上喊：“这冷的天，猫腰蹶杆地站在门口看啥哩？”

刘普云把棉袄衣襟裹了裹：“想着王老师也该来了。”

“你瓜实了”。媳妇数落着说：“这大的雪，王老师会来？”

刘普云回转身瞪一眼媳妇：“你不了解他，他说来就一定得来！”刘普云就这样一门心思地守着，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才失

望地回转身关了门。

媳妇在炕上说：“你看咋样？我说不会来，这样大的雪，谁出得了门？”

刘普云不再说什么，他这一阵的思路已经转过了弯，他盼望志杰今晚上不要来了。是的，善良的刘普云怎么会忍心让自己尊敬的王志杰老师为了一个病人而高一脚低一脚地踩雪呢？如果有个闪失，他这一辈子都会心中不安的。刘普云脱鞋上炕，准备睡觉，可就在这时候，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谁呀！”

“我！”

“呀！是王老师。”刘普云跳下炕，踢踏着鞋拉开门栓，他一下子呆了。王志杰站在门外、肩膀上、帽子上、眉毛上都是雪，整个一个雪人，口里喷着热气，一个劲地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刘普云急忙拿着条帚给王志杰扫雪，媳妇的眼睛也湿润了，口中喃喃道：“这样大的风，这样大的雪，你来了，我想都想不到。”

王志杰顾不得寒暄，先给注射，又给扎针，开了几副中药，忙完已是十点钟了。刘普云和媳妇说：“都是我们这病害得你风雪地里来来去去，真不知咋样谢忱哩？”

“不要你谢。”王志杰往兜里收拾治疗器具：“只要发现文物就交到文管所来，就是最大的谢忱。”王志杰沾着雪泥的脚步消失在夜幕中，却把他悠长缠绵的文物情结永远留在了刘普云的心上。“人心换人心”，年底，改选生产队干部，刘普云当了队长，第一次社员会上，就是要求社员发现了文物以后，要交到文管所去。

茂陵文管所西边的策村，是一个董姓集中的村落。没有家谱证明他们的宗族世系，然而，世代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却总是令人想起他们是不是只做过几天丞相却掀起了一场意识形态风云的大儒董仲舒的后裔，因为董先生在这里度过他一生中的夕阳晚照岁月却是黑字白纸的史实。七十多岁的独姓老汉张清忠却并不以姓单而受人歧视，反而因为他与王志杰有过一段情感的渊源而倍受村里人的尊重。他们之间交往的纽带，不是别的，而是王志杰自学成才的杏林医道。刘普云媳妇的奶疮被王志杰治好了，当她与村里的妇女们一样健康活泼而又火辣辣地行走在生产队的上工队伍里的时候，当她用欢快的笑声传播着王志杰妙手回春的故事时，这消息一下子在五陵塬上摇了铃。有一天，中年人张清忠找到文管所来了。他心情沉重地诉说自己家境的清贫，扳着指头算患了心脏病的女儿张海茶，跑了多少医院，吃了多少中西药品，几乎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搭了进去却不见好转而给一家生活带来的重压，他眸子里满怀希望地请王志杰拯救他这个几乎衰败的家。

把《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背得滚瓜烂熟，因此而常常外出介绍经验的王志杰被张清忠的叙说深深地打动了，他坦率而又真诚地告诉张清忠，医院没有治好，自己也未必就能治好，但他会尽心的。这完全符合王志杰的性格，他从来不做胡吹冒擂的事情。

坐在张清忠家的炕头，环顾一贫如洗的土屋，面对一位脸色苍白，嘴唇发青，呼吸压抑，手指冰冷的少女，王志杰追根溯源地询问病史，耐心细致地察看脸色舌苔，明辨毫末地诊切脉象。他没有乡间庸医那种“卖石灰见不得卖面”的门户之见，认真求实地研究以往医生们开过的处方。王志杰一一列举此病“心悸气

短，咳喘胸闷，倦怠乏力，面色恍白或暗滞，甚者可见口唇青紫，舌质暗紫或见紫斑，脉细弱”的症状后，便条分缕析地寻找病因。

王志杰告诉张清忠：“气属阳，血属阴，故心阳虚必兼心血虚。”他怕张清忠听不懂，又通俗地指出：“娃这病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加强营养很重要。”

王志杰进一步说：“平时本来就营养不良，又食欲不佳，这是脾阳不适造成胃寒食滞，按照中医辩证理论，这病要先补气血，再调脾胃，只要认真调理，好起来也快。”

张清忠的眉宇展开了，被病魔折磨得精神恍惚的少女脸上第一次现出了笑容。沉寂了半年的张家第一次有了活气。王志杰为自己扫去了罩在一个贫穷农民心头的阴霾而倍受鼓舞。他掏出钢笔，凝神详思，用工整的字迹写下了一个处方。“先按这个方子吃三付，过几天我再来看。”

“王老师，你是女子的大恩人哪！”清忠妻子流着泪说。张清忠忽然觉得轻松了许多，他被生活压弯了的腰一下子挺了起来，那种久不曾见的男人的气势再度恢复：“哭啥哩！还不给王老师泡糖水。”他本想说给王志杰打两个荷包鸡蛋，然而，生产队不让养鸡，他知道说出口的是空头承诺，就是这用白纸包的红白糖，也是凭票买的。

王志杰摆了摆手：“我好好的，喝啥糖水哩！给女子省上，娃需要。”

一次，二次，三次……

月初、月中、月末……

王志杰每来一次，清忠女儿的病就见好一次。最后一次，临时，王志杰留下一句话：“看你这家里穷的，为娃的病吃了不少苦头。是这，往后形势稳定了，文管所还要扩大呢，到时候我请

您来给游人烧开水，也好解决个家庭的零用钱……”

张清忠后来果然在博物馆一干就是十几年，他不再对人说自己是策村的，而自豪地宣称自己是茂陵博物馆的人。他常常对着进馆的年轻人讲述自己与王志杰并肩创业的岁月，脸上充满创业元勋的陶醉。

我们采访张清忠时，他已退休回家了。那一天，他是听到我们要采访王志杰的事迹，专门寻上门的。七十岁的白发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口齿清晰，衣服整洁。他现今已不再从事重体力劳动。没有谁耳提面命，他每天的习惯就是绕着茂陵陵墓周围转几圈，看看有没有人破坏文物。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已经与他夕照如霞的生命旋律熔铸在了一起。他深情地告诉我们：“志杰这人做事长，谁给博物馆做出了贡献，他都记着。如今，我不在馆里停了，每月还给发 80 元钱。”

张清忠的回忆还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幅被王志杰遗忘，被岁月淹没的画面。

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兴平大阜公社的一名外调干部走到茂陵，肚子疼得直冒冷汗，晕倒路旁，是王志杰把他背回来，用银针驱走病痛，送他安然上路。

南位公社党委书记裴云锋的内弟结婚 10 多年不能生育，到处求医无用，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慕名找到文管所，王志杰对症下药，给开了方子，生了个小女孩。裴云锋逢人就宣传志杰是个好人，要求他辖内的干部都要支持王志杰搞好文物管理工作。

“我的专业是文物管理”，王志杰坐在整洁的接待室对我们说：“那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下我的文物情结的一种折射。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多的关注文保事业。事实上，当形势暂趋稳定，文管所重新对外开放之后，我就很少分心去看病了。当

然,这首先要归于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王志杰的话说得是那样的淡然无奇,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坦然宁静,仿佛昨天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道发自然,一切都是题中应有,一切都是命运使然。然而,作为后来者,当我们解读这些已经锁定在特定历史年代的生命数码时,却惊异地发现,生活就是这样地把“杏林情结”、“文物情结”、“王志杰”这样一些偶然的“现象界”、“主体界”、“精神与肉体”联系成一种必然,聚焦在茂陵——这中国西部的历史驿站。

然而,诚如一位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所言,历史是由有意志的人创造的,历史规律是由有意志的人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就十分关注王志杰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的探索,他的奋斗,他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充当偶然与必然之间联系的精神链的背后动因和力量。

令我们吃惊的是,王志杰的回答简单而又直率:“是靠《老三篇》支撑的。”接着他就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起当年背诵老三篇的许多趣事。有一次,他如醉如痴地背诵《为人民服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竟然将那平日里虽不比泰山重但也够他发愁的大水桶不知不觉地从几十丈深的井里绞了上来,眼看着桶就要翻下去,他才醒悟过来,不禁一身冷汗。令我们万千感慨的是,《老三篇》作为王志杰的精神支柱,不仅伴随着他度过了那段艰难世事,也伴随着他走入“春天的故事”,走向新的世纪。在采访王志杰的那些日子里,“为人民服务”,“白求恩精神”是他思维屏幕上显示频率最高的信息,他总结自己的风雨人生,用这话来概括;他教育自己的工作人 员尽职尽责地接待游客,用这话来激励。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王志杰食古不化。不!

他的信息库永远是向客观世界开放的。只是我们从王志杰身上更直接领悟到精神之对于生命的存在,对于瞬间于历史长河中的永恒的意义。

王志杰至今也不为当年他井台前经历过的那一场惊险而后悔。抛开那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可笑而又幼稚的形式,(语录岗,天天读之类)王志杰以为,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当他在精神上构筑起瑰丽庄严的圣殿时,他才是不可战胜的。

#### 四

大约是在公元八百年左右,晚唐才俊——被称为中国古代朦胧诗人的李商隐有感于汉使苏武为国持节,荒原苦斗,终老归国而未得重用的凄惨遭遇,满怀激愤地写下了“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潇潇”的诗句。这位才华横溢的诗坛巨子借物起兴,是形象思维的结晶,还是见物而生情,我们试图从历史的陈酿中寻找蛛丝马迹。《晋书·索琳传》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五十三年,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也许只是一朵细微的浪花,然而,对于当年栽下的松柏来说,却足以使他从弱苗长成参天大树。直到明朝,号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还在《武帝传》一诗中写道:“王母不来方朔死,茂陵松柏自斜阳。”然而,当我们在一个偶然机会看到蒋介石夫妇坐在石鱼上的留影时,却不能不为它背景的单调和荒凉而频生喟叹。

岁月推移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名叫薛维桂的湖北人踏

上了五陵塬的脊梁，面对陵区的碧树葱茏，古木参天，鸟语花香，展品琳琅，诗的潮汛顿扑胸臆，从而把他的激情、礼赞和思考留在了留言簿：

五陵塬上茂陵高，碧树葱茏接紫霄。  
隐隐长峦征鸟卧，沉沉阆苑戏莺娇。  
几朝帝子眠斯岭，四海游人览此郊。  
更喜春风吹草壮，如青树雨润花摇。

如今，在雨后的斜阳中，披着傍晚的彩霞，我们就走在诗人描绘的诗境画意之中。沥青路面，宛若绿色的长廊，令人遥想当年这古司马道上松冠如盖，绿云联翩，遮天蔽日的葱郁；封土高大，形如覆斗，五陵之冠的汉武帝陵四周，1008棵侧柏绕陵而立，俨然当年御林军的阵列；回望霍将军墓上，苍松翠柏，荫蔽墓身，仰望之蔚然而深秀。至于博物馆内的景观，王志杰在他编著的《茂陵志·博物馆绿化》一节中是这样描述的：

“馆内除各种建筑物及人行道外，在所有的空地上，因地制宜，于两个展室中间，琳池的周围，东苑和西苑，霍去病墓前等处，都按照不同的空隙地形，规划大小不同的花园，其类型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半圆形、三角形、椭圆形，均以冬青树做篱笆，内植各种花木，按花朵开放的时间，空间的疏密程度，层次的高低协调，花色不同，都给以搭配穿插。在花放时节，彼开此谢，此开彼谢，相互交替，错落雅致……游客一踏进馆内，芬芳馥郁，徐徐入鼻，游目骋怀，红、白、黄、紫的鲜艳花朵，尽收眼底，赏心悦目，游兴盎然。”

诗人把激情泼洒在纸上，王志杰把激情编织在茂陵树的葱

郁，草的碧青、水的温馨、花的芬芳、人的陶醉中，而他的诗意泼墨的第一笔却是在那个动乱的年月：

“文化大革命中，我对茂陵的绿化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当时有人认为奇花异草是封、资、修的东西，但我想茂陵是一个文管所，要对外开放，里面没有花草树木，干巴巴的，跟工厂一样，吸引力就不强”。

除了对于重复的字做了删除之外，我们完全保留了录音带上的口气和节奏。不消说，语言是朴实的，然而我们看重的是他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打磨出的思想火花。

时间是一九六七年的春节。

故事发生时的典型环境是在王志杰回家的途中。

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全国一片夺权的喧嚣声中。纵观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海人似乎总是喜欢扮演领着中国走的角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上海，中国共产党被大批屠杀的“四·一二”事变也发生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以上海人写的《评海瑞罢官》做了开篇词。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上海人又一次上演了一场波及整个中国大地的夺权闹剧。先是成立了“上海公社”，后来又改称“革命委员会”，于是南国夺权紧锣密鼓，北疆抢印争先恐后；省上夺权，县上也夺权。中国这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更加动荡，更趋倾斜。

兴平的兴造司和联总围绕着应由谁来掌握古槐里的命运打得热火朝天。有几次要占领制高点，试图把炮架在霍去病墓上，只是由于王志杰和他苦心经营的文物保护小组的劝阻才没有得逞，只是由于羊年春节的临近，才暂时鸣金收兵。

茂陵文管所的门前人迹稀落，已经很久没有游人光顾了，大门上的锁由于雨雪的浇蚀而生出斑斑锈迹。大年除夕，王志杰

把老红军的生活安排妥当，特意给老汉蒸了一笼白面馍，做了一套新棉衣，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绪踏上了归途。一路上他想，回家看看就回来，千万不敢耽搁得太久，在这个时候，稍微疏忽就会铸成大错，酿成终生悔恨。他步行二十五华里，那里有一个公路管理站，车好挡。他乘坐卡车，途径七里镇时，突然目光被一片树苗吸引，那么大批刺柏，不到一米高，一公尺的株距，有一部分挖下来了，由于没带土，已经蔫了。王志杰的心里不禁一阵疼痛，这么好的树，死了岂不可惜。虽然坐上西去的卡车，引擎的怒吼，黄尘的飞扬搅得他当时也顾不得细想。但为了这一片绿色他却无心再在与家人的团聚中度过年终岁首的几天时光。正月初三，他破例没有在家接待只有在年下才有可能见面的客人们——他也知道在混乱的日子里，他们为自己的安危魂牵梦绕，担惊受怕。然而，那绿色的诱惑却使他毅然告别了母亲、妻子和儿子，走向了东去的阳光。

一个多小时以后，王志杰已经在七里镇下车了。他一阵欣喜，庆幸因过了这几天春节，使苗圃得以多存在了几天。他顾不上打落一肩膀的，一足尖的土，上前问看门的老人：

“这么好的树，挖了做啥？”

老汉看王志杰是个老实人，也就压低声音告诉他事情的原委：“文化大革命批判奇花异草，说这是封资修的东西。”

王志杰问：“挖这掏钱不？”

“是雇民工挖的。”

王志杰腼腆地笑笑：“我不要工钱，给你把树挖了，再给你把地一平，你把这树给我行么？”

老汉有些吃惊，这年头，还有人敢要“封、资、修”的东西，禁不住抬头打量这二十五六岁的风尘仆仆的年轻人：“你在啥单位

工作?”

王志杰告诉老人，他在茂陵文管所工作，很需要这些树美化环境。老汉听罢，就觉得这年轻人看上去顺眼。反正与其让这些树死了当柴烧，还不如给这年轻人，让栽到皇帝陵上去。于是对志杰说：“你想要，挖了就行了，还要平什么地。你把钱省下来了，我也不再用掏钱雇民工，这是两利的事么！”

王志杰大喜过望，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千谢万谢地与老人道了别，拦了一辆卡车回了文管所。跑到茂陵大队的井王、策村、史村、宇家村找他们的团支部书记说：“七里镇有一批不要钱的刺柏，咱发动团员把它拉回来，除了绿化文管所，还可以给你们大队周围也栽上树。”

团支部书记们说：“人家老汉不是也说这是封、资、修的东西？”

王志杰笑着狡黠地说：“老汉没弄清，你们咋也这样糊涂。奇花异草是封、资、修，可这不是花，这是树。毛主席教导我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毛主席从来没说刺柏就是封、资、修。你放心，咱是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哩，帽子不会扣到咱头上。”

团支部书记中相当一部分人与王志杰年龄不相上下，都被他这番说词给逗笑了：“好！你说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咱就办。”

王志杰接住话茬说：“我也不是让你们白干哩！如果大家把树挖了，我用文管所结余下来的经费给大家买乐器，把大家的文娱活动搞起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么！”

团支部书记们说：“得多少人？”

“看那一大片树苗，数量肯定不少，是这！去60个人，两人一辆架子车，一个架子车装13棵树，一天拉一回，回来就栽上。”

“行!”

第二天,浩浩荡荡的拉树队伍出发了。团员青年们走在通往兴平的路上,红旗在阳光下呼啦啦地舞,歌声在原野上轻快地飞,车轮在身后轱辘轱辘地转。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王志杰回头问:“咋了!不是前一向唱的调子?”

“你呀!”姑娘们嘻嘻地笑:“王老师只知道文物古董。歌调变了就不知道。前一段唱的是按汉族音乐旋律谱的曲子,现在唱的是蒙古族旋律谱的曲子。”

王志杰低头笑,并不去反驳和纠正。二十五华里的路程在说笑中甩在了身后,当这支队伍到达苗圃时,看园的老汉惊呆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那天肩膀落了一层黄土的年青人会有这样大的能量,更没有想到王志杰把事情弄得这样的庄重,老汉被深深地感动了,跑前跑后地给他们帮忙。临到开挖前,志杰反复叮咛,不要伤了树根,一定要带土挖。而他又给了团员们什么呢?60多人的饭,他文管所管不起;每人每天两元钱的工钱,他更是不敢提。他只能陪上热情的笑脸,充其量是给男青年每人发一支香烟,给姑娘们发一块糖。一伙人吃着从家里带的两掺面烙的馍,喝苗圃老汉给烧的水,整整起早贪黑地干了三天,才把一千多棵刺柏搬到五陵塬上。

这不是农民给自家自留地里随意栽一棵乘凉的树,也不是给荒坡上栽水土保持林,这是给皇帝陵周围,给古司马道上栽景观树,是美的创造,是文化的雕绘,王志杰绝不允许粗放的操作扭曲他心目中的绿色诗行。他亲自用白灰打线,亲自培训技术骨干,亲自栽下人们效仿的样板。一溜过去,简直就是用绿色彩

笔在春天的五陵塬上抹下一道风景。茂陵文管所在冷落了几个月之后，仿佛遭到了盛大的节日，到处是人流，满院是笑声。有老远跑来帮忙的，也有站在一旁评头论足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对王志杰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说他给塬上人办了一件实事。有些长岁的老者，甚至借机教训自家的儿女向王志杰学着点，再不要出去乱折腾了。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王志杰的心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他那些因乱世和武斗惊扰而生成的抑郁和沉闷，此刻都被这七千棵苍翠的绿而冲销得无影无踪，像一个欢快的天真烂漫的孩子，又像一位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忽儿跑到这头，忽儿跑到那头，一会儿喊着要把树扶正，一会儿又招呼要把土夯实。深蓝色的红卫服在人们眼中幻化成一只忙碌的候鸟，从春飞到夏，从秋飞到冬。

也许是这只多情的候鸟以他衔泥鸣春的勤恳感动了上苍，七千棵刺柏入土以后，五陵原上就落下了温馨的春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一个月，虽说湿了淡雅的杏花，灌了娇艳的桃花，洒了洁白的梨花，栽下的刺柏却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

一缕初夏的阳光穿过勾着翠竹图案的透花窗帘，撒在已过“知命”之年的王志杰发亮的额头，看得出来，他对当年自己的杰作很满意，对那段播撒理想种子，滚动青春热血的日子很怀念：“经过那场雨，树全都活了，长得很快，我每年都修剪它，不管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都要让它为文物旅游服务，不能让树荒长。”

王志杰是一个虔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对记者，他毫不讳言十年动乱给中国文物保护、博物学研究造成的严重损害。然而，一想起团员青年们当年那种精神状态，他常常激动不已：“那

是什么日子，生产队穷，社员更穷，文管所每月的经费不足二百元。可人的私心杂念少，一心想着国家和集体，交了文物，从来也不想到要多少钱。挖树、栽树全都是义务劳动，大家照样干得热火朝天。”王志杰以历史见证者的目光透视过去。我们却从中倾听到一个灵魂的呼唤。

正是出于对一种精神的崇仰，使王志杰对于茂陵卧牛有着深深的钟爱。有一段时间，他竟然艺术地想象把门口花坛中间的刺柏修剪成一头卧牛的造型。

“为啥要做卧牛？因为茂陵有一只石牛，做卧牛取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思，要做人民的老黄牛。”

王志杰说。

他带着这种想象，请来了西安美院的教授刘凤刚，要他策划和设计。素称雕塑造型权威的教授把绿中泛着蓝蕴的刺柏琢磨了又琢磨，就觉着王志杰有些异想天开，树怎么能剪成一个卧牛呢！刘凤刚教授吃罢饭走了。王志杰很有些失望，他断定刘先生为难是因为缺乏生活体验，对牛的习性不熟悉，不了解。他转而走向民间寻找能人，从策村请了一位饲养员来帮助自己设计。王志杰问：“就是这个材料，看能不能弄成个卧牛造型。”

饲养员看了半天：“牛身子好说，脖子那边没有树枝。”

王志杰说：“用铁丝把树枝拉下来。”

“尾巴呢？”

“在尾巴地方栽棵小刺树。”

农民饲养员开窍了，他先用黄泥打了样稿照着样稿修剪。不几日，牛的造型出来了。王志杰别出心裁地找来两只灯泡，涂上红圈，一头形神毕肖的卧牛出现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牛眼炯炯有神，雄视古陵，折射出茂陵文博文化的厚重。

几个月后,刘凤刚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来这里实习,一进门,就被这别致的卧牛造型所吸引。

这当然是以后几年的事情,追记到这里,完全是因为它是王志杰美学思想的延伸,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 第五章 卧牛礼赞

王志杰应我们的要求，找来了弓靠良副馆长，他自己在老弓到来之前就退了出去。他懂得记者总是希望听到来自各方面的真话，而不是在一片叫好礼赞声中，被一道道扑朔迷离的光环照得眼花缭乱，他不希望自己在强度光照下失去真实。临出门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从口袋里掏出已经打开的猴王烟盒，然后腼腆地笑笑：“你们随便谈，我有事出去一下。”

弓靠良副馆长根本不需要我们提示，他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晓得人格的真美和价值轻重。

弓靠良用庄重的，深沉的甚至有些沙哑的声调向我们传达井王村村民的心声。

“茂陵博物馆自创建以来，接待国内外游客不计其数，为国家创汇数以万计，其中包含着建设者们，特别是馆长王志杰同志的多少辛酸啊！他为汉代文物的挖掘而跋山涉水，为古迹的考

证而苦思探求，为汉文化的源远流长而著书立说，他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为我国的旅游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我村村民深有感触，可亲可佩，志杰同志实为当之无愧的人民公仆，他做出的卓著功绩，得到了全社会的回报……”后来，我们也看到了这份贺词复印件。

于是，我们又一次想到了足迹踏遍关中平原的秦川牛，想到了被艺术家们镌刻进历史长廊中的茂陵卧牛，想到了王志杰那份沉甸甸的卧牛情结。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不是一条规律？自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先生用他做了第一回的开篇词以后，人们何止万千次地用它来形容世事的沧桑辩证，这至少说明它在一定的历史层面上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现实却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底，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在神州大地应运而生。大到各省市自治区，小到边远山区的公社，向毛主席党中央的致敬电雪片般地飞向京华。虽然还谈不上是领袖所期望的“从大乱走向大治。”然而，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在经历过剧烈颠簸和停滞徘徊之后，终于再度缓慢地起锚，驶上坎坷的航道。

中国老百姓也因了“革命委员会”这个没有人民代表的选举程序，没有监督和制约，既有职业政治家，又有在原单位领工资，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工人农民，还有造反派参加的奇特的权力机构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权力空白的时月已经过去。兴平县的革命委员会由于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而较周围其他县份晚了将近半年，但它对于茂陵文管所和王志杰来说，不啻是一个希望的福音。

王志杰一方面积极筹备文管所的重新开放，一方面准备把张文焕老汉“老红军”待遇问题解决了。当时全国对井冈山、延安的宣传很热，“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与“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一样成为最时兴的思想教育形式。在这个时候，提出“老红军”问题，王志杰以为是适当时机。于是就拿出两年前写的材料，根据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做了增补修改，抄得工工整整，利用到县城买面的机会，去找县上领导了。

二十五华里路，对他来说，也没觉出有多漫长。大约是上午十点的时光，王志杰已经进了兴平县城的东门，直奔粮站买了面，就走过招待所，到县革委会机关大院来了。县革委会主任呼士忠到任后，曾专门去过一趟茂陵，对王志杰并不生疏，接过他肩上的褡裢问：

“你咋想着找到这儿来了？”

“我想把老红军的问题给你反映一下。”王志杰喘了口气，手就伸到口袋里掏材料。

呼士忠主任也是位老干部，看罢材料，从心眼里同情张文焕老汉的遭遇。然而，共产党办事重的是证据：“老汉有没有什么证件？”

“他在回家乡的路上，把证件丢了。”

“这就是个事！”呼士忠主任皱起了眉头，感情毕竟不能代替政策。

王志杰知道这种事情最使领导为难，然而，不改变老汉窘迫的困境，他自己内心不安，就在一旁说：“一个孤身老汉，实在不容易。是不是先给老汉些补助费。”

“也只能这样了，你说给多少比较合适呢？”

“一个月给十二块咋样？”

呼士忠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看王志杰：“过去——我说的是文革前，民政部门对于流落在农村，经证明确实是老红军的，一个月给十二块钱补助。像老汉这种情况，先给每月八元，等证据确凿了再增加怎么样？”

“行！行！呼主任，我谢谢你。”王志杰的笑脸上呈现出甜蜜的满足。

“你这小伙，给老汉补助8元钱，也解决不了啥大问题，看你高兴的！”

王志杰搓着手，腼腆地笑着低下头：“嘿嘿！老汉不是给咱文管所看门哩么。”

不久，县革委会办事组按呼主任的要求，给张文焕老汉落实了政策。

王志杰印在五陵塬上足迹的色调在一天一天地加深。

王志杰的价值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王志杰荣誉的光环也在一圈一圈地增加。

一九六七年九月，王志杰出席陕西省第一次文物工作经验交流会。

一九七一年七月，王志杰出席陕西省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

同年十一月，王志杰出席陕西省第二次文物工作经验交流会。

一九七三年四月，兴平县革命委员会授予茂陵文管所“先进集体”称号。

然而，王志杰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心境依然是淡泊的，追求依旧是执著的，脚步一如既往地是忙碌的，而且心头上渐渐有了压力。他已不满足于泛泛地向客人介绍文物景点，他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学术界的挑战。正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季节，枫叶如

丹,映红了富士山的积雪,也映红千年秦岭的积雪。以宫本一雄、白土吾夫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团到茂陵来访了。他们盛赞汉墓群的庞大,他们感叹石刻国宝的精湛,然而,敏捷的王志杰还是觉察到,这些友邦学界泰斗们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那些已经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的文化遗存,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还没有被人们揭示的历史之谜。客人们与王志杰巡墓一周,忽然在位于茂陵小学的一个小墓冢面前站住了。这两位精于汉学的中国通几乎不用翻译人员就读出了“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读出了“康熙”年间立碑的日期。他们站在那里不动了,用一双学者特有的犀利的目光看着王志杰。白土吾夫问:“这座于康熙年间立碑的小墓冢究竟是谁的墓?它与那座乾隆年间立碑的大墓相比,哪个更真实?”

王志杰精明的心灵之窗读懂了这种挑战,而且他清楚,面前的阵势已没有回避的余地,在关系到国格的关键时刻,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和毛躁,迅速地选择最恰当的词组来编排自己的学术见解:“二位先生问题提得很好。如果从考证的角度看,好像是康熙年间立的碑更可信些。然而,先生知道,考古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要测定一件文物的断代,评估它的价值,鉴别它的真伪,不仅赖于仪器的测定,还要借助于史籍的佐证。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上都记载,霍去病英年早逝使汉武帝十分悲痛,葬他于茂陵东,‘为冢象祁连山’。《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汉书》的作者班固系东汉人。依他们所记载的方位和形制来看,自然是指的这座大墓。至于你们说的这小墓,民间传说,系霍将军的衣冠冢,然而先生知道,考古又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科学,不轻信传说,一切结论只有待将来钻探或者发掘以后才能得出。”王志杰不卑不亢,侃侃而谈,论如剥笋,音如泻流,

末了，他也没有忘记在客人面前表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礼仪和风度：“不知道我是不是把先生提的问题回答清楚了，敬请指教。”

在场的学者频频点头，围听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实王志杰对自己并不满意。因为，并没有对小墓冢是否是衣冠冢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也成为他从收藏走向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一九七四年七月，由于王志杰的卓越贡献，由于他在武斗的夹缝中保护了茂陵这一方文化净土，国家文物局把“文化革命”中艰难的也就显得十分珍贵的第一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现场会搬到茂陵来开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专程与一名驻局军代表从北京赶来主持会议。时任兴平县委书记的王震寰也急急赶来。小小的茂陵文管所成了省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心。王志杰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然而，掌声、赞扬声、求教声渐渐化出心野。他关心的是能不能借这次会议，把研究和考证两座霍去病墓的课题提到议事日程。

站在霍去病墓顶，南望秦岭，北顾莽塬，指点文化遗存，评说古今才俊，客人们心旷神怡。王志杰明亮的眸子很快地停留在穿着国防绿，戴着红领章的军代表肩头，他发现军代表望着北边的小墓冢已很久了，就不失时机地谦虚而又得体地把日本学者来访时的提问和自己的回答以及今后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希望组织能帮助自己把这个谜揭开。军代表显然也非人们平常说的一介武夫，他对于王志杰的求索精神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王志杰的请求答应得很爽快。转身就对陕西省文物局的领导同志说：“这样办，让省考古队来钻探一下，如果勘探以后是原土，没有动过，就说明不是汉墓，就把碑石去掉，今后就不要再争论了。如果是回填土，那咱再研究。”

王志杰很是兴奋，也很是惊诧，在这样一个将学术研究同资

产阶级、修正主义联系起来的年代，竟然有这样一位用地道的学术语言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探索给予旗帜鲜明的支持的军代表，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激流勇进的胆识和勇气。有了这句话，王志杰的情绪和心灵获得一次释放和解脱。

省文物局因了军代表的表态而对于王志杰的建议十分重视，会后没有几天，就派了田醒农几位专家带着考古队来钻探，钻探结果，每边长二十四米，在钻到深度 16 米时，钻杆掉了下去，而从土质看，是回填土无疑。专家们脸上露出了只有同行们才读得透的笑容，断定这是一座汉墓。他们连夜给国家文物局打了报告，要求投资 5 万元发掘，彻底揭开两座霍去病墓的历史之谜。文件报上去，批复也很快下来了，说如果是汉墓，那就要保护好。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计划搁浅，又构成了霍去病墓前的一谜，于是，这遗憾，这只能凭传说、靠猜测的遗憾也就延续了三十多个春夏秋冬，地球轮回。王志杰感慨不尽：“要办成一件事实在难得很。”

这边发掘工作搁浅了，那边却风起于青萍之末。就在专家钻探结束的当天，有人捎来话说，县文教局要他到兴平县给国家文物局回个电话。王志杰撂下手头的工作，趁着朦胧月色，悬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穿过玉米林织起的青纱帐，大汗淋漓地赶到县文教局。文教局的领导一见王志杰就说：“你给咱董下烂子了。”

王志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出啥事了？”

“有人把你告下了！”

“告我啥？”

“说私挖汉墓，破坏文物。”

这事与发掘中止有没有必然联系，王志杰来不及细想，他只

是觉得委屈，胸口堵得慌：“是谁编的这闲传？冤枉人哩么！是人家军代表批准，省上专家来钻探的，挖不挖还要等国家批哩么，咋跟破坏文物连起来了？”

“那好，咱把情况给上级写个东西说明。”

回来的路上，王志杰的脚步是沉重的，生活的辛酸苦辣，人生的毁誉得失，十二年孤灯黄卷，十二年艰苦奋斗，十二年抛家舍亲，十二年风雨兼程，汇成几多感慨。在他月夜走进茂草荒冢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在他顿顿夹面疙瘩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为什么一次现场会，一场经验介绍下来就招来如此多的流言蜚语呢？王志杰心绪烦乱，他也是七情六欲的人啊！回到小屋，脸盆里打着水，放着他平日里用的毛巾，锅里捂着饭。张文焕老汉抽着呛人的早烟坐在炕头问：“回来了？”

“回来了！”

“叫你去有啥事？”

“没啥！”

张文焕不再问下去，在红军里生活过一段日子的张文焕老汉清楚，组织上的事，不该问的，就一定不要问。然而，他从志杰阴沉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一定是遇见了不顺心的事。等志杰吃罢饭，在炕头坐定的时候，张文焕老汉弹掉烟灰，说话了：“跟你商量个事！”

“您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王志杰一边脱衬衣，一边说。

“庄稼我不想看了！想专门给文管所看门，把时间给你腾出来办正事。”

文焕老汉说得很平静，仿佛早已胸有成竹。然而王志杰的心里倒不平静了。老汉的一句话，像三伏的爽风，吹散了他被告状事情蒙在心头的阴云，还他一片明朗的蓝天。他眉宇豁然展

开。在这一瞬间，他的眼前摇过全国劳模许敬璋太阳一样温暖的脸，刘普民那星星一样亮的眼睛，耳际飘过共青团员们栽树时春溪一样的笑声。是的，与近两千件文物相比，与在八年风雨中长成塔一样美的刺柏相比，与父老乡亲的殷殷爱、绵绵情相比；与军代表和沈竹局长逆境中的支持相比，一封只要八分钱就可以寄出的告状信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要看老红军没文化，平素话少，要紧处说的话烫胸啊！王志杰拉开单子说：“这事我跟生产队商量一下再说。”

张文焕老汉就这样成了茂陵文管所第一个职工。他义无反顾地承担了那些自己可以干而又可以给王志杰的研究腾出时间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是王志杰文博研究成果累累的一年。他先后完成了两篇论文。

一篇论文是《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这篇由他和陕西省博物馆朱捷元共同署名的图文并茂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在茂陵附近发现和收藏的画像砖，陶水道，文字瓦当，青玉铺首和谷纹琉璃璧，科学地论证了它们对于研究西汉建筑史、风情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特别是借助于地质化验和文献资料，有创见地提出，在茂陵出土的琉璃璧，“其成份是以金属铅为主的铅玻璃，呈深蓝色，半透明体”。“这种绿琉璃即是绿色玻璃”。字里行间涌动着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挚爱和自豪。

另一篇题为《茂陵和霍去病墓》，发表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威望的《文物》杂志一九七六第七期上。在二十年后，中国人已经经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走向新世纪的日子里，重读这篇文字，我们仍然为作者以三十五岁的年龄对于历史的目光

的成熟而叹服。王志杰写道：汉武帝“政治上坚持统一，坚持中央集权，打击豪强，消灭诸侯王的割据势力；经济上实行煮盐、冶铁的官营制度，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开展对外贸易；军事上坚决抗击匈奴奴隶主的窜扰，保障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形成了一个空前统一、繁荣和强盛的局面。”

王志杰以为：“霍去病是汉代一个杰出的青年将领。他从十八岁领兵作战，二十四岁去世……为西汉王朝的统一和巩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志杰以文博专家和艺术家的视角透彻地分析茂陵石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精萃：“‘人与熊’表现一个力士和一只恶熊搏斗的场面，它着重刻画了力士强有力的双臂。……力士张嘴露齿，面部呈现出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疼痛而又充满必胜信心的神态。对于这种惊心动魄的艺术场面，设计者的主观意图，我们今天已无从了解，仅仅从艺术品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来说，难道这不正是劳动人民所受的深重苦难和对自身力量所具信心的象征么？”望文生情，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罗马的角斗场，联想到西方奴隶制抑或是农奴制时代的人兽相搏，那么，在彻夜弦歌的未央宫，在灯红酒绿的古长安，当年有没有一个残酷的斗兽场呢？

王志杰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得到了大江决堤、飞瀑落崖般的倾泻：“主题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朗的，是著名的马踏匈奴这一石刻，一匹气宇轩昂的战马，把劳动人民的劫掠者匈奴踏翻在地，并用四条刚强的腿把他紧紧夹住。匈奴人仰面朝天，露出凶狠然而又无法挣脱的表情。马的造型庄重浑厚，强劲有力，只用几根粗线条在马腿上勾出关节起伏，给人以洗练明快之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

然而，我们还是透过打着岁月烙印的语言，触摸到那些跨越时空的情绪和思想。

一九七五年，也是茂陵文管所恢复、稳定和发展的一年。还是在上一年，兴平县文化馆将多年征集到的文物移交给茂陵文管所，准备展出。从而把茂陵文管所，也把王志杰的思想和生活推向一个新阶段。

## 二

茂陵博物馆雄伟古朴的仿汉建筑风格和西陈列室是挂在王志杰心灵深处的勋章，是他生命历程中一部激扬起伏的乐章，是他记忆深处的一座具有历史进程意义的丰碑，是给他鼻梁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一段故事的载体。

“对于文管所的建筑，我也是有自己学术观点的。我把建设大门和展厅当学术问题来研究。虽然我们今天搞的建筑不是2100年前的建筑但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否则，就会不伦不类。在茂陵博物馆盖房子，必须是当时那个时代的风格。这样，到一定时候这些房子就是文物。”

这是我们采访王志杰时的录音。

国家文物局在茂陵召开文物保护工作现场会，是一种大气磅礴的催化剂。小小的石刻房已与它的知名度不相适应了，这年八月，上级给文管所拨来10多万元，要求盖一座大门和七间陈列室。三十五岁的王志杰敏锐地觉察到茂陵腾飞的日子到来了。

第一批招进来的八名文管所工作人员幸运地参加了新一轮的创业。

王志杰忙极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地构思蓄积了十三年才得以实施的夙愿，夜复一夜地翻阅汉代的建筑史料。关于那一段生活，王志杰回忆说：

“汉代建筑，资料里面是有记载的。例如出土文物中看到的陶仓、陶囿，但这都是明器，作为一个大的建筑来说，只能作为参考，也不能照搬上去。最后，采用走出去的办法，大大地开阔了视野。在汉中武侯祠，我看到了一件出土的东汉陶制建筑。那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式的建筑造型，有门房，有厢房，还有上房。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它古朴粗犷，房屋的脊兽也非常浪漫，上面有一条鱼，一只鸽子，这似乎与中国的传统的对称美不大一致，宣传了一种不对称美的新思想。于是，我心目中的仿汉大门的雏形孕育出来了，我把汉代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的造型搬到了脊兽上。就是今天游客看到的。”

“按上面的文件精神，西陈列室盖七间，然而，我想，这么大的院子，盖七间太短，文物也不好陈列。于是就打定主意盖成九间。不够的钱，我们自己解决。”

这是一个出精神的季节，王志杰找到兴平县木材公司，请行家估算了一下，拨的钱，光买材料都紧巴。然而，多年孤军作战，使王志杰养成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他干脆把其他工作撂下，上西安、咸阳，打听哪里出售古建筑。他听人说韩城出售古房，就星夜带上人赶到那里考察。王志杰发挥自己当过教师的辩才，诚心诚意地介绍在茂陵文管所盖一座展室的意义和困难。房主人被王志杰的热心和诚心感动了，他觉得把这套古房卖给识货者要比卖给那些只知道把房盖得越大越好的农民更有用场，由此而产生了一种馈赠式的价格。王志杰舌尖滚动的不只是感谢，还有一种心灵勾通的快慰。几天后，他就雇车把便宜买

来的檩、椽、筒瓦、柱石拉回来，摆了一院子。新招来的职工都感到所长简直就是个魔术师，一夜之间变了这么一大堆建筑材料。一个来自策村的姑娘说：“所长，你真伟大。”

文焕老汉在一旁说：“往后多学着点咋办事！”

王志杰又亲自与木工一起画图，尽量使古房的每一个部位都接近于汉代风格。

这是一个出智慧的季节。七间房 40000 元，王志杰到市场一了解，一只筒瓦一块钱，光筒瓦就把上面拨的钱用完了。关键时刻，是“老三篇”精神给了他力量。张思德能带着人烧出木炭，王志杰为什么就不能带着人烧出筒瓦呢？五陵塬上的黄土当年就曾经成为茂陵邑建筑的原料地。今天，它也一定能为茂陵再发新生重燃炽焰。窑场办起来了。从点第一把火起，王志杰一连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直到第一批筒瓦整整齐齐摆在了施工现场，人们才发现，王志杰双目通红，一脸的疲倦。

这是一个出合力、出效率的季节。那些刚刚走出高中校门，把文管所想象得很灿烂的好男好女们没有想到，他们进所后的第一课会是给泥瓦匠当普工，会是戴着手套一趟一趟地往窑里装瓦坯。为了赶在冬季到来前主体工程竣工，男职工上房，女职工投递水泥，一天下来，胳膊红肿。有的姑娘偷偷地哭过多少次，哭过了又上工地，有王志杰在前头站着，他是价值的坐标。

这简直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正是邓小平大搞整顿的日子，在中国大西北的这个埋着众多帝王的角落，一群关中儿女在为构筑文化的殿堂而无私奉献，这至少证明了历史宏观与微观的包容性。

八月，正是施工最紧张的时候，上苍突降滂沱大雨。望着窗外如注的雨雾，王志杰心中上火。雨一停，他就心急火燎地跑到

院子里。钱对于王志杰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需要和太紧巴了。在他的记忆中，他没有为了个人把钱看得这样重，如今，面临着文管所新的发展机遇，他却不得不把一分钱掰两半来花。他不得不掐尺等寸地计算每一根檩条和木头，以便为其他项目匀出一些资金。雨后的绿苔，看去是美丽的，然而踩上去却是光滑的，王志杰没有任何精神准备，就被滑倒，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张文焕老汉把王志杰抱在怀里，一个劲地喊：“志杰，志杰。”王志杰没有回答。

那些新进所的青年们没见过这场面，有的呆了，有的女孩嚶嚶地哭。文焕老汉说：“快！到路边挡车去！”

职工们在路边挡了一辆拖拉机，把王志杰拉到兴平县医院，兴平县医院的医生们经过会诊，摇了摇头说：“小医院，医疗条件太差，快往西安转。”

救护车在西宝路上飞也似地跑。司机的心与车上陪送的医护人员和职工的心一样急。王志杰这两年是兴平县各单位都熟悉的人物，茂陵需要他，国家的文物保护事业需要他……”司机这样想着，脚下就不由自主地加大了油门。忽然，他发觉在前面不远处有一骑自行车的人横穿马路。他的心一下子收缩了。车上已经睡着一个，千万不敢轮子下再伤一个。情急之中，他迅速踩住刹车，把方向盘朝右打。汽车终于在距那人仅一米的地方停下了……

这一切，王志杰不知道，他仍然处在昏迷中。

三天以后，当王志杰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西安医院的病床上了。他记得自己是在数着檩条，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陪送的职工和医护人员告诉他，他已经昏睡了三天，他的鼻

子已经骨折，西安医学院的教授们听说王志杰是文博人员，要对外搞接待，请来了最好的大夫给他做了鼻整形手术。

王志杰说：“整形后的鼻梁较原来高，别人看不出来，只有我母亲看得出来。”

王志杰的受伤化为强大的凝聚力，职工们一鼓作气，把西陈列室和仿汉大门盖了起来。

这是茂陵博物馆的雏形，是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经历了十三年艰苦岁月，是中国人从浮躁、复苏转而狂热的十三年；这一步，王志杰生命的年轮增加了十三圈，送走了他青春的烂漫，营造了他性格的成熟，这一步，是泪水、汗水、鲜血凝成的诗章。

文管所正式对外展出，无论对于饱经历史沧桑的茂陵，还是对于王志杰和他所献身的文博事业；无论是对于道常村的群众，还是对于兴平县的头头脑脑，都是一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事情。从此，南来北往的游人骚客将因了这颗镶嵌在“五陵原”上的星座而留住心臆，留住脚步，留住情思。古槐里那些逝去的、活着的人杰才俊，也将因此而更加声名远播；兴平，这块诞生过汉武帝的母亲，孕育过汉武帝大姐阳信长公主母女分离的凄凉故事，与皇家结下血亲之缘的热土，将因此而更富传奇色彩，更加引人注目。

这是否也是一种复合效应？

也许是这诸多的因素，王志杰荣任了兴平文教局副局长兼文管所所长。

张文焕老汉尤其显得容光焕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在门口验看证件的工作。老汉觉得是文管所、是王志杰帮助他找回了人的特性和人的尊严，他每天早早地起来，与王志杰一起干完杂

务,就坐在门口,等待着参观团体的到来。这一天,王志杰正在办公室修改解说词,就听见门口发生了争吵声,急忙撂下手头的工作去看。远远地就瞧见文焕老汉双手挡住一对青年男女不让进来。看到王志杰来了,“老红军”放下胳膊说:“这是我们所长,制度是他定的,有啥事你给他说。”

王志杰态度和蔼地问明情由,禁不住抚掌大笑:“你这个老红军,人家来游览,又不是住旅舍,你要人家的结婚证干什么?”

老汉瞪着眼:“不是你说要看证么?”

“我说的是要看工作证。”

“噢!那是我记错了。”文焕老汉嘿嘿地笑。

王志杰向人家道了歉,又给他们讲解了石刻,送到大门口,青年夫妇说:“有这样认真的老汉,你这个所长可以当得很放心。”

这故事我们听到的时候,文焕老汉已经作古多年,然而,那隐喻在故事中的幽默,仍然令我们开怀大笑。王志杰说:“好老汉,给我工作帮了很大的忙。”缅怀之情,溢于言表:

“自从所里招了职工以后,老汉就不再做饭了,由女讲解员轮流给老汉做饭、洗衣服。”说到这些事情,王志杰的语言带有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特色:“我们要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然而,谁又能否认它的永恒的意义呢?

### 三

是“沙沙”的扫地声惊断了我们的酣梦,还是那准时开播的喇叭唤回了我们的思维,反正我们入乡随俗地遵循着茂陵人的生活秩序,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就起了床,一步一步地登

上揽胜亭，贪婪地吮吸净化了一夜的空气。我的朋友国胜君打完一套太极拳，我则吼罢一段秦腔，就见乳白色的晨雾托着新浴之后的太阳冉冉地升起来了。一瞬间，我们惊异地注目东方，注目博物馆那片婀娜的葡萄园，被一种从来不曾留意过的景观所震撼，所吸引。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矗立在东苑中的水塔顶部的球型蓄水池泛着银光，宛若第二颗太阳，瑰丽壮观，色彩灿烂，分外耀目。这是王志杰的又一杰作。

王志杰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就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话题很自然的从基础设施建设扯到了打井建水塔：“给茂陵打一口深度机井，一直是我的夙愿。人常说：‘道常村的井，36丈深，吃水比吃油还难。’随着文管所的对外开放，游客大大增加，加上道常村的人也常来用水，打井已成为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

王志杰找到兴平县革委会，依然是呼士忠主任接见他，一场“文化大革命”，把老汉过老了，头发花白，问：“想打井，是好事，没钱咋办？”

王志杰胸有成竹地说：“我大体算了一下，打井共需40000元，可我已经到省文物局要了20000元。剩下的，让农民做零工。”

呼士忠主任说：“这怕不行，光给你村子人办事，恐怕不行。”

王志杰笑了：“呼主任，我是武功人。”

这一回呼主任真的被感动了，一个外地人在茂陵一守十三年，还想着要给老百姓办事。这样的同志还有什么说的呢？他听人说，当地农民中流传着一句话，叫“道常村上粪，豆马村圈囤”，说的是道常村处在上坡，没雨时旱得庄稼不长，天下雨时，地里上的粪都冲到豆马村去了。不改变这里的水利条件，改变面貌就有困难。何况王志杰一番话暖得他心口发热呢？呼士忠

从硬木椅上站起来说：“是这，县上想办法再给弄些钱，让兴平县钻井队给你们打。”

不几天，打井队上了北塬，这是兴平水利史上第一次在北塬上扎势打井，吸引了老老少少乡里乡亲来看。开始的日子，很顺利，大家都说这一下结束滴水贵如油的日子有望了。谁知道打到187米处，地下复杂的地质状况不仅挡住了钻头的进展，干脆从杆头处把钻头夹断在井里。打井队老张急急匆匆地来找王志杰问：“咋办哩，没打出水，反倒连钻头也断了！”张队长有些懊丧。自打井队在古槐里诞生，还没有遇见这样的事呢。王志杰是打井的热情倡导者，这时候也皱起了眉头：“老张，出这事谁能想到呢？可千万不敢打退堂鼓，冷了群众一片心么。”

老张说：“你这话对，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想法把钻头捞上来”。

王志杰说：“成立一个茂陵机井事故领导小组，发动大家想办法。”那时候事事发动群众，王志杰觉着众人的智慧集中起来就是圣人。

县上一位领导听到这个消息，赶到现场，亲自担任组长，和大家一起分析原因，制订了好多方案，觉着可行，就尝试着干。四十多天过去了，钻头沉卧井底，纹丝不动。眼看着到井台上观看的群众越来越少，王志杰心里像火燎，嘴上起了泡，牙也疼起来了。工人们没事干，就纷纷到汉武帝、霍去病墓上摘酸枣吃，这情景被道常村爱说快板的武将老汉看见了，顺口便是四句：

钻头掉到井里边，  
老张老王发熬煎。  
打井工人没事干，

把武帝陵上的酸枣都吃完。

顺口溜一传开，张队长直觉脸上发烧，王志杰马不停蹄地在外边寻找捞钻头的能人。这一天，他从外面回来，急急忙忙地找到井队驻地，对老张说：“有希望了。听说礼泉县打井队有一套反丝吊钻头的工具，很灵，你是不是派几个同志拉回来。”

沉寂了四十多天的井台上又热闹起来了。井台上的三角架全部用粗大的檩条进行了加固，反丝吊钻头的设备下到井里，果然很灵，一下子就把钻头套上了。张队长像前沿阵地的连长，摇动小红旗，吹响哨子，工人把闸掀上去，钻杆拖着沉重的，被淤泥浸渍了四十五天的钻头向上运行。过重的负担使得井架发出“吱吱喳喳”的声响，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仿佛霍去病墓上的破庙倒塌一样。

正是玉米成熟的日子，道常大队的社员都在地里挖玉米杆，一见吊钻头，把镢把往腰中一别，径直上了原，任队长在身后咋喊，也挡不住看热闹的人群。王志杰知道，一口深井，连着周围乡亲的千千情结，你不让看，大家心里不畅快，然而走得太近了，万一出了事，就更没法向村里人交待。情急中，把文管所的人都吆喝出来，组成人墙，让农民远远地站在坡沿，千万不敢到跟前。村里的老人见状，纷纷上前劝骂那些对一切充满了好奇的后生们：“你们千万离远些，再不敢给志杰添乱了。”

王志杰的组织能力，他在群众中的威信，给了张队长很大的鼓舞，对操作的工人们喊：“场面你们都看见了，不管咋样，今天都非弄上来不可！如果有危险，我吹哨子，大家都赶快散开。”

机器在运转，井架在吼叫，张队长目不转睛地看着井下。忽然，他发现，黄稠的泥浆中有油花泛起黑浪，轰隆一声，那钻头终

于重见天日。

几乎就在这同时，辽阔的高原回荡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长达数十分钟。人们看见，王志杰眼眶涌出了泪水，张队长眼中涌出了泪水，工人们溅着泥浆的腿边挂着断了线的泪珠。茂陵在震颤，五陵塬在震颤，每一个农民的心弦在震颤。

钻头出水，给王志杰和打井队的同志们带来了希望，他们整装上阵，秣马励兵，重新拉开战斗。一夜一夜井台上的灯照落了东方晨星，一日一日，井台上的眼睛送落了西方彩霞。王志杰的身体日渐消瘦，张队长的胡子像青纱帐一样浓密地长。终于，打到207米深的时候，水出来了，清凉的水冒出几丈高，在井旁溅起烟尘。王志杰说：

“那个激动的场面啊！至今想起来还令人激动。你没见那些老汉、老婆、娃娃、媳妇，围了一圈子，用手撩着水花欢呼：“总算是出水了！我的天爷。老天爷呀，看把志杰跟工人累成啥哩！”

借着出水的欢乐气氛，王志杰一鼓作气，开始了建设水塔的筹划工作。长期的大汉文化熏陶，培养了王志杰独特的审美意识。

“搞水塔时，我想，茂陵是个文物景点，在它周边新建的一切建筑，都应当和这里的环境气氛协调起来。不像一般工厂修水塔，用砖砌起来，上边蹲上罐，太俗，远看就像岗楼。作为未来的博物馆，它是我国文化的缩影，它应该能够代表中国的气魄，中国的面貌。”

王志杰这样向我们叙述他当时的思路。

他找到驻在茂陵的化工第六设计院的设计专家李再先，诉说自己的苦衷：“我想设计个水塔，经费却很紧张，能不能占用你

星期天的时间给支援一下。”

李再先知道志杰的为人，向领导打过招呼，就到文管所来了。虽然身在茂陵，平时却因了工作太忙根本就没有功夫细看。如今身临其境，走进红墙黄瓦的仿汉大门，徜徉在多姿多彩的文物陈列室，绕着柿叶绯红的霍去病墓走一圈，驻足在二次改造过的石刻廊房前，李再先吮吸的，不只是古代文明的营养，更看到一头秦川牛喘息着跋涉的身影。的确，十三载寒暑，王志杰用他的全部心血，浇铸着坚毅执著的卧牛精神。这使得李再先对帮助王志杰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而不再考虑什么物质利益。一连几个星期天，李再先都是在文管所度过的，搞了五六个方案，王志杰都不满意，放在别处，设计师早就不耐烦了。可被王志杰横挑鼻子竖挑眼，他愿意，不只是冲着志杰的文博情结，更在于志杰每次的挑剔都把他的思路引向一个新的领域。譬如有一次，讨论图纸，王志杰说了这样一段话：

“老李！你这图纸上的水塔咋都是大同小异呢？你到动物园去过吧！动物园里啥最稀奇，不是狼、虫、虎、豹，是五条腿的牛，因为造型特殊，就有个性，就有吸引力。”

王志杰继续说：“给茂陵文管所修水塔，一要美观，二要实用。”

李再先说：“今晚豁出不睡觉，再设计几个方案。”王志杰还是腼腆地笑：“我这人就是这毛病，凡事都爱认个真，还请你原谅。”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又是一个灿烂晨曦，李再先拿出了6个新的造型。王志杰一眼就看上了球型方案。他把绘的草图捧在手上，左看右看，很快就总结出球体水塔的几个特点：“这个造型好，一是容量大。按现在的设计，起码在30吨左右；二是稳固。

咱这水塔建在塬上，风头高，球型阻力小；三是美观。很有文化味。好！好！”

李再先圆睁两眼：“志杰，你简直内行得很么！”

王志杰的思维却很快转到了新的着眼点上：“依你看，建一个球型水塔的工艺过程复杂不？”

李再先道：“我是搞设计的。具体也不很熟悉。一般来说，先得搞一个范模。”

“你说得多少钱。”

“这要因模具的材料而定。”

“好！我明天就去跑。”

第二天，王志杰找到兴平化肥厂。这里的工程人员常到茂陵去，跟王志杰并不生疏，也就实话实说，言道制作一个30吨水罐的模具至少需要四吨生铁，按当时的价格需40000元，王志杰心里格楞一下，现在到哪里去弄4万元呢？他磨蹭了半天，看看没有商量和回转的余地，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奔了县委，请求县委书记王震寰给疏通一下。王震寰听罢志杰一番诉说，对他的热心很是赞赏，立即答应给做工作。临送到门口的时候，王书记不加掩饰地道出了自己的难处。

“工作我一定给你做。可你知道，咱国家是计划经济，化肥厂又是部属大厂，价格都是由国家订的，他们也不一定能做得了主。你也再想想办法。”

王志杰是个聪明人，也是与共和国同步的人，他听得出来，县委书记不是推诿，也不是怕办不了丢面子，现在的体制就是这样的嘛！

这时，时间已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下旬了。

王志杰早已度过了孔老夫子所说的患得患失的年龄，童年

的艰辛,青春的奋斗,不断地磨炼着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尽管从父亲那里,他就接受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古训,但他走过的路往往使他把成事在人当成一条重要的人生体验。他虽然不大苟同“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消极的、守株待兔式的处世观,却毫不怀疑经过人的努力,事情总会有转机的生活辩证法。不是么?昔日的荒冢草园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绿红相映、鸟语花香、文物荟萃的文化苑林;不是么?当年只有三间破瓦房的文管所,如今不是也有了自己壮观的大门和九间陈列室了么?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十三年风雨征程没有能够阻挡得了王志杰给他的人生大书不断增添新的篇章,眼前的几万元又如何能够使雄心勃勃的王志杰后退呢?既然事情一时办不了,那就乘机会到县文教局看看。他兼着文教局副局长,主管文物,眼光不能只盯着茂陵,还有马嵬坡,还有……

然而,在文教局,他收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通知,陕西省革委会文物局收到了河北省文物局的请柬,邀请王志杰去介绍经验,那里要开文物工作会议。

这是王志杰第一次出省宣传茂陵文管所,虽然是复杂历史背景下的一段行影,陕西省文物局的领导还是为出了王志杰这样一个人物而感到脸上很有光彩。

省文物局很重视这次燕赵之行,特派文物处杭德舟处长与他同往。

王志杰不虚此行,不负重任。二十多年后,我们有幸看到了一份陕西省革委会文物局一九七五年二号送阅件:

题:

王志杰同志在北京等地介绍经验受到欢迎

从去年十二月一日至今年元月八日,兴平县茂陵文管所王

志杰同志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先后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介绍工作经验，受到各地重视和欢迎。

河北省去年十二月召开全省文物工作会议，国家文物局和二十多个兄弟省、市应邀参加……。我省是王志杰同志介绍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依靠群众保护文物”的经验。介绍后反应强烈，大会根据代表要求，将王志杰同志的经验材料印发与会同志（其他省和河北省经验材料均未印发）。

河北省文物会议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党委会经过研究，又决定王志杰同志到北京介绍经验。在京先后向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考古所、北大历史系和文物出版社、国家文物局等机关单位做了介绍。之后，国家文物局又介绍王志杰同志到天津向文物界介绍经验。离京前，国家文物局考虑到有些同志未听到王志杰同志的经验和准备向中央有关同志汇报，又将王志杰同志的讲话录了音。

王志杰同志的经验，国家文物局非常重视。王志杰同志在京介绍经验期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同志一直陪同，王冶秋同志专门进行了接见，离京时，沈竹同志宴请了一次。根据国家文物局安排，最近还要派王志杰同志到湖北、山西等地介绍经验。今年在茂陵文管所召开一次全国文管所现场会，要求我省做好准备。

报：省委、省文办

送：咸阳地委、文教局、兴平县委、文教局、省直文博单位、局领导小组、各组、档。

拂去岁月的尘埃，我们惊异地发现，历史的丰富多彩往往使理论显得枯燥和干瘪。这份送阅件上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七五年

一月九日,也就是说,在王志杰由京赴津的途中,文件已经落在省委、省革委会领导案头,这与我们今天的公文旅行相比,不能不算是一种高效率。而当时的条件却是十分落后的铅字打字机和用手推的油印机。

当王志杰在北京介绍经验的这一年,邓小平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住院期间,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开始了他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全面整顿。

这当然不是笔者要着意铺排的文字,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而我们关注的是王志杰。

王志杰的得意之笔不仅在于他让陕西这个文物大省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印证,还在于他为建设球型水塔而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机遇意识。

“机遇意识”——这是八、九十年代最时髦的,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

王志杰用自己的足迹给予了深邃而又实在的注释。

#### 四

王志杰向我们谈起他的北国之行,很是兴奋,神采飞扬,眉目间流露出孩子一样的天真。“在北京介绍完经验以后,人家还要我到天津介绍经验。我听说,天津造纸厂有铸造蒸球的模具,就很快把这件事和建造茂陵水塔联系起来。并最终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简直是一场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是全面展示王志杰精神、人格和才气的经历。

十二月的石家庄,北风卷着沙尘在大街小巷肆虐。然而,河

北省革委会招待所的房间里却弥漫着融融暖气。他们是乘火车来参加会议的。杭德舟处长很乐意这次北国之行。当时中国的官员还没有游山玩水的习惯、意识和毛病，因而，他的兴奋点不在于这种在平律战役中写下辉煌篇章的城市的历史，而在于因为有了王志杰而使这次赴会倍受主方的尊重。一住下来，杭德舟处长就问王志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你认识不！”

“咋不认识？去年国家文物局在茂陵开的文物保护工作现场会，就是他主持的。”

“这就对了！”杭德舟说：“他已经给河北省文物局的领导打了招呼，让你在会上重点发言。你现在就好好准备，千万不敢砸了锅。”

王志杰已经有过一次介绍经验的实践，他心中并无慌乱的感觉。那些与群众一起探索、奋斗的故事都在他脑子里装着呢：“你放心，砸不了锅”。

“毛主席说，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出错。你把材料重弄一遍，该调整的调整，该补充的补充，提法上要斟酌，不妥的就修改，你是代表咱省哩！”

“行！我这就动手。”王志杰甚至放弃了看晚会的机会，一心一意地坐下来写材料了。铺开稿纸，他的思绪就像骏马在辽阔的草原上奔驰，像苍鹰在万里长空翱翔，像湍流在峡谷间腾跃，像舰船在大海上扬帆。这倒不是王志杰此时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许敬章、宇文玉琪、张文焕这些人物总在他眼前跃动。他认真地写下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依靠群众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题目，他以为，只有这个视角，才能表达他此时此刻的心绪。

午夜，王志杰正在修改材料，杭德舟处长急匆匆地进来说：

“你拿针来没有？”

王志杰只顾修改文章，顺口问道：“你说的是啥针？”

杭德禄见王志杰全神贯注的样子，笑了：“你还能带啥针，扎的针么？”

“谁病了。”

“沈局长的肩周炎犯了，吃药打针没有用。咱原来汇报的材料上说，你能针灸。这不，他让我来请你哩！”

“带是带着针哩，只怕扎不好！”王志杰停下笔。

杭德舟抚着志杰的肩膀：“你有经验，沈局长又是个随和人，你大胆扎。”

“行。”石家庄开会的几天，王志杰每天都去给沈竹行针，眼见得病一天一天地减轻，沈竹一见杭德禄就夸王志杰是个能人，还有看病这一手。

在北京介绍完经验，沈竹很高兴地设宴招待了王志杰一次。席间，沈局长说：“你给国家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贡献，又给我看了病，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都是朋友。有在北京需要办的事情，就不要客气，只要不违背国家政策，我都尽力帮忙。”

沈竹说得诚恳，王志杰也就不再客套：“我这次来北京，有一个心事，早就想给您汇报一下。去年你在茂陵开过会不久，我们就打了井。可就是水塔安装有困难。这回我到天津去，除了给群众汇报文物宣传外，还想用天津造纸厂的模具给压一个球型水塔，想请您帮个忙。”

沈竹略思片刻，说：“可以。”第二天，他就派人到轻工部去开了张介绍信，让天津有关方面帮忙处理好这事。介绍信就是通行证，王志杰再也停不住，径直搭车上了天津。

天津车站，市文管会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王志杰，而王志杰

一见面就把到造纸厂的打算全盘托出：“我急得很，我怕自己两三天过去，事情还没办，又影响了给同志们汇报工作。”

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今天又不开会，先吃过饭再说。”

王志杰笑笑说：“还是把事联系好再吃饭也不迟。”天津人接待过不少陕西同行，像王志杰这样急性子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待他们听王志杰怀着绵绵的乡恋讲完五陵塬人如何盼水，如何克服困难，打下 270 米的井，却没有经费和材料铸成一个蓄水罐，他们就完全理解了王志杰那时不我待的紧迫，毅然放弃休息时间，陪着王志杰来到天津造纸厂。门卫一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部的介绍信，赶紧给厂办打电话。几分钟后，来自陕西五陵塬的先进文物保护工作者王志杰就坐在厂长办公室了。

厂长和蔼地问：“你们准备做多容量的蓄水罐？”

王志杰想想：“大约二十五吨吧！”他没有把 30 吨说出口。

厂长说：“为什么不搞成 30 吨的呢？要考虑长远些，将来用水量增加了以后怎么办？要留些余地。”

天津同志把客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使王志杰十分感动。从离开西安那一刻起，王志杰就生活在这滚烫的热情之中，他从一双双友谊的手，一张张诚挚的脸，一对对深情的目光感受到的，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的情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襟，是以新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支撑起来的新型的人际关系。王志杰觉得，一切客套的寒暄在这里都是多余的，他只有张开双臂，敞开心扉，接纳津门春风的爱抚。王志杰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行，就搞成 30 吨的。”是的，他要说的，厂长都已想到了。

然而，当说到钢材时，厂长皱起了眉头：“现在钢材是控制物资，很不好搞，只要把钢材弄来，立即就会加工。”

钢材的困难，王志杰在兴平就领教过了。但他已下定决心，

问题一定要在京津解决。他对厂长说：“您能帮助加工我就十分感谢了。怎么还能让你再加负担呢，钢材的事，我立即着手解决。”

当夜，王志杰向故宫博物院去了电话，讲明困难，寻求支援，很快得到响应。前两天，王志杰在那里作报告时，他们就表示过要帮助他的意思，尽管如此，王志杰还是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的慷慨，一下子无偿地支援四吨钢材。

这一夜，王志杰失眠了，他反复地阅读讲稿，决计要讲出高水平来。稿子背熟了，就在屋里走动着，让自己的思绪尽量地释放，飞出胸膛，飞越万里关山，回到黄土地的怀抱。在这个漫长的冬夜，他的那些讲解员们在干什么哩？文焕老汉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在盼着自己尽快地把水塔运回去，这样，他们就不用再每天轮流着从几十丈深的土井里绞水桶了。他们将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日益兴旺的文博事业中去……

不用说，他的经验介绍是成功的，那掌声掀起的波澜，载着王志杰心血、情感的结晶，载着京津儿女对黄土地的同胞情愫，载着后来在茂陵东苑升起的第二颗太阳，一路风驰电掣地驶过黄河，向着千古帝都飞来了。

“球形蓄水罐到达茂陵的那天，大家像是看一件出土的稀世珍宝，用手摸了一遍又一遍，情景真是动人。”王志杰说。

茂陵，从此走向辉煌。《茂陵志》第九章《大事记》中记下了这些难忘的足迹：

△1976年：

7月，国家文物局在茂陵文管所召开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现场会，介绍经验。兴平县委书记王震寰主持会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作重要讲话，茂陵文管所所长王志杰介绍茂陵文管所

依靠群众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

△1979年：

由国家投资，对茂陵文管所进行了整修，扩建。

7月，兴平县革命委员会授予茂陵文管所“先进集体”称号，肯定了他们在文化战线上做出的优异成绩。

8月，王志杰出席“全国文博图学大庆”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介绍经验，会上，国家文物局授予茂陵文管所“先进单位”称号，授予王志杰“全国文博战线标兵”称号。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出土文物是玉器和空心砖。

白玉猪：兴平县大阜学校学生杨银升于1971年3月15日参观茂陵文管所出土文物，听完出土文物的介绍后，深受感动，回家将祖父发现的珍贵文物——白玉猪，送交文管所，猪长9.5厘米，高2厘米，宽2.6厘米。

四神纹玉雕铺首：铺首是中国古代装置门的兽首底座。此件玉铺首1975年7月19日于汉武帝茂陵东581.4米，南201.4米处发现。玉质经北京地质博物馆鉴定，认为它的成份是蛇纹化大理岩。玉铺首形制是呈方形扁身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10.6公斤，正面雕成兽面纹，张目卷鼻，平凿外露，形象甚为凶猛。衔环鼻梁，环已残缺。兽面两边四神纹，左青龙。

说到出土的空心砖和瓦当。《茂陵志》上那些规范的文字远没有王志杰的口述生动形象：1975年前后，在茂陵周围出土的那些空心砖和瓦当上的纹饰，我把上面的字和浮雕都记住了。例如兴平西吴乡上官道村杨风芹送交的朱雀纹空心砖，呈长方形，正面饰浮雕对称的朱雀纹，两头向外，两尾中部饰一颠倒的桃子，前后两侧均饰朱雀纹，体现了中国古代讲究对称的美学思

想。还有瓦当,除了云纹瓦当外,计有“屯泽流池”、“光耀西宇”、“道德顺序”。最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8月28日,在南位乡道常村出土的十二字瓦当,当面有两圈篆书文字。外圈八字,是“天地相仿,与民世世”,内圈四字,是“中正永安”,表达了当时黄老治世的思想。其余的瓦当,语言简练优美,像“加气始降”,“千秋万岁”,“延年益寿”,“长生未央”,“泱茫无垠”,“流远屯美”,“咸况承用”等,这些瓦当,纹饰优美,体现了汉代高度的陶艺水平。

## 第六章 大鹏展翅

### 一

一九七九年,王志杰三十八岁。他已默默在茂陵这片荒郊野舍中,陪伴着“为豕象祁连山”的霍去病墓及墓前的“石人、石马”渡过了十七个酷暑寒冬。

这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陪同,到已初具规模并正式对外开放的茂陵文管所视察。

四月二日,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著名作家李尔重也专程来茂陵文管所视察。

十月七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齐光一行到茂陵文管所检查工作,当他看到昔日“茂陵烟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的石岭子,已被苍松翠柏、仿古建筑、东西廊房、苗圃花卉装扮成一位“待嫁的新娘”,不由得诗兴大发,挥毫泼墨,在留言簿上写道:

开基建业二千年，喜看神州变新颜。  
烈士头颅英雄血，翻天覆地史无前。

望着检查、验收博物馆升格条件的上级领导、文博专家，对于茂陵的工作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精明的王志杰不禁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他强烈预感到，盼望了很久的梦想，终于要变为现实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经上级批准，正式将茂陵文管所改名为茂陵博物馆。

上级同时任命，王志杰任茂陵博物馆馆长。

这惊人的喜讯来得太突然！王志杰顿时心头像燃起一堆干柴，热血沸腾，面如红霞，周身好比插上了金色的翅膀，产生出一种幸福的晕眩，一种展翅欲飞的感觉。

此时，他仿佛就像刚从田间地头耕耘归来的农夫，还顾不上去抹一把脸上的汗水，也想不起来掸掉身上的尘土，就又重新将目光投向这块他曾忠诚厮守了十七个春秋的“家园”，考虑着来年的“播种”、“施肥”和“收获”。

“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也许是情动于心，王志杰竟脱口而出，在全馆职工会上念出了这句已经不大时兴的毛主席语录。

过去的一年，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生产力，吹响了改革开放、大开国门的号角。

在这之前几个月里，《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使饱受极左思潮窒息的中国人民开始呼吸到春天的气息。

还有，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二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在离钓鱼台国宾馆不足五百米处的红塔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奏响了中美建交的前奏曲。

随后，伤痕文学与朦胧诗……

艺术风景线和裸体画……

《科学的春天》和中国神童……

以及一九七九年后开始在广大城乡兴起的披肩长发和喇叭裤；潘晓事件和由此而引发的人生观讨论等等。解放了人们像弹簧一般压抑、扭曲太久的神经，从而形成了如今铺天盖地、全社会都在高呼“思想解放”的感情潮流。

追忆如水流年，笔者不禁想到当时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的北岛的那首诗《回答》：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我就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是的！十七年来，六千二百零五个日日夜夜，王志杰正像石刻廊房正中那尊宽厚有力、坚韧顽强的“茂陵卧牛”，用他那瘦小的身躯、博大的情怀，驱走了这里的沉寂和荒凉，又用他那双充满激情、渴望拥抱明天的有力而豪迈的手，敲响了闻名遐迩的五陵塬上刚刚苏醒了迎接八十年代到来的钟声。

黑夜给了王志杰一双黑色的眼睛，他却要用这双眼睛去为刚诞生的茂陵博物馆寻找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王志杰默诵着这句早已烂熟在心的古训，思绪万千，想了很久，很久……

冬日的阳光下，王志杰站在已经更了名的茂陵博物馆门外，望着整修一新的大门门楼，其形制辉煌，与里面西陈列室同为仿汉建筑，前呼后应，交相陪衬，颇有当年茂陵园“汉景重览”的气魄。门前四根大红檐柱，宏伟庄重，美观大方。屋顶铺的全是他带领职工在砖瓦窑自己烧制出来的筒瓦，金光闪闪，满目生辉。在高耸的门楼脊顶上，装饰着两只造型优美的朱雀，栩栩如生，鲜艳无比，口含丹珠，左右对视，中间簇拥着一支带叶桃形花蕾。大门正上方悬挂着由著名书法家宫葆成题写的三米长的“茂陵博物馆”金字匾牌。

望着，望着，王志杰这位勇于顶天立地的关中硬汉子，不禁眼角湿润了。

他想起自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刚来到茂陵文管所时，单身一人，十分寒冷。那时，茂陵文管所只有三间破瓦房、十几件大型石刻与他朝夕为伴。但他从没有气馁，自己一个人烧水煮饭，搬运乱石，清理荒草，整修院落，连续苦干十几年，硬是凭着一双手，逐渐把这里发展建设起来了。现在，茂陵文管所升格为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的博物馆，名称变了，家大业大，地位提高了，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绝不能丢掉。否则，条件刚刚有些好转，便歇下脚来，坐享其成，不思进取的话，那么，自己即就是在这“馆长”的位子上干一辈子，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碌碌无为、受后人唾骂的守墓人而已。

要把茂陵博物馆建成一座名符其实的陵园博物馆，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除了继续不懈地大干、苦干下去，王志杰别无选择。

馆里十二名职工(八名副业工、四名正式工作人员),从“茂陵博物馆”的巨大牌匾挂在大门外那一刻起,就始终不停地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在他们一张张喜悦的脸上,似乎还流露出疑惑的表情,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馆长此时在想些什么。馆里遇见这么大一件喜事,为啥竟连个起码应该有的简单仪式也不举行?一切都如同往常一样,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燃放鞭炮,更没有舍得花一分钱开个庆祝会什么的。

难道茂陵博物馆的诞生,真的就这么悄无声息、一点波澜也掀不起来吗?

不!波澜就在王志杰心中,他已经开始在胸中描绘、装点茂陵光辉灿烂的明天了……

于是,建馆伊始,他瞄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已有西陈列室的基础上,与之对应,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东陈列室。

王志杰的这番考虑,自然有他的道理:随着对外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前来茂陵参观的中外游客与日俱增,一些馆藏的珍贵出土文物也亟待正式展出,很需要再另建一座陈列室,以满足广大中外游客较全面了解我国西汉灿烂历史文化遗产的需要,从而丰富陈列内容,使茂陵真正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西汉断代史陵园博物馆。

但基建投资申请报告打上去后,王志杰日日想,夜夜盼,钱却一分也没批下来。怎么办?他及时召集馆里职工进行讨论,职工们心里清楚,历史劫难刚刚过去,徘徊的岁月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用钱的地方多着哩。茂陵职工多动一双手,茂陵博物馆就少一天冷清等待的时光。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争取在三、五年内,不要国家一分钱,开源节流,自筹资金,千方百计也要把造价四万五千元的仿汉东陈列室建起来!”

职工们铮铮誓言，使馆长王志杰受到了莫大精神鼓舞。他又一次把目光转向了霍去病墓周围这一片闲地上。

早先，他独自一个人已在这里开垦出一亩二分来地，每年都种小麦，亩产百十来斤，坚持了十年，共收获九百多斤粮食，王志杰全都交给了国家。

而现在，王志杰似乎更精明了，他要率领全馆职工，开垦更多的“自留地”，由原先的“以粮为纲”变为了向“钱”看，专门种植花卉和泡桐树苗了。这还是他从一本画报上看到的“河南省兰考县人民靠栽种松柏发展经济”的消息后受到的启示。

方案明确，说干就干，他们开荒的第一步，首先是清理散乱地堆放在这里二千年的大石头，馆里除了王志杰和另一位老同志外，其余大都是十八、九岁的姑娘，这是前年才从附近村子招来的亦工亦农的副业工，每人日工资一元钱，还必须给生产队里交七毛，自己纯挣的实际仅有三毛钱。正是这帮刚走出中学校门，每天只挣三毛钱的姑娘们，棍撬肩抬，用她们柔嫩的肩膀，挑起了茂陵博物馆白手起“家”的重担，成为八十年代石岭子下的新一代“愚公”。

在采访中，现已担任茂陵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敏霞同志饱含深情地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七九年建馆时，全馆仅有四名正式职工、八名副业工，其中十名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当时，我招进馆已经三年了，说是讲解员，其实，什么活都干过。盖陈列室时，和灰搬砖，当过小工、木工、瓦工；砖瓦没钱买，就进窑场制坯、烧砖、烧瓦；还当过炊事员、保管员、售货员，摄影人员不在时，还给游客照过相、洗过照片。总之，一职多能，缺啥干啥。馆里的工作，从来就没有分过分内分外。可以说，我的进步，全都是我们馆长逼出来的。

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建馆初期,为了自筹资金建东陈列室,馆长每天带领大家,利用早晨开馆前和下午闭馆后,在霍去病墓周围开荒整地,两三个人一组,抬的抬,撬的撬,把一堆堆乱石运走,有的石块太大,便七、八个人塞上枕木往前滚,有的实在搬不动的,就用吊车吊,把所有乱石全都运到了墓上,清除掉烂砖碎瓦,从远处拉回一车车好土换上,终于又开垦出三亩边角地,不分昼夜,整地、施肥、栽树、育苗,肩膀压肿了,手磨烂了,大家毫无怨言,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就这样,两年下来,我们仅出售自己栽种的泡桐树苗一项,就给馆里收入了二万多元。另外,向城里一些企、事业单位卖花还收入一千多元。”

听完王敏霞副馆长的叙述,我们按下了微型录音机上的暂停键,不仅惊讶!王志杰不愧为人们传说中的能人,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点子”特别“稠”。

下面,我们不妨引用国家文物局《文物通讯》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发表的《办馆有方的青年馆长王志杰》那篇人物通讯中列举的其它方面的典型事例,使读者对当时被全国文博系统众口赞誉为“勤检办馆的标兵”的王志杰,有一个更加客观、全面、深入的了解——

“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多为陶器复制品,王志杰考虑到专门烧制这些陶器,成本高,不合算,于是他就同附近生产队签订了合同,利用他们烧花盆的窑烧文物复制品,然后把自己馆内的花草移栽在生产队的花盆中一并出售,真是一举三得。王志杰除了在馆内增设了照相、存自行车、卖茶水和糖果等服务项目外,还专程去陕西第二针织厂和上海像章厂联系制作了十几种印有汉代瓦当、空心砖纹和文物图案的衬衫、背心、手绢、台布和纪念章等对外出售,使游客们留连忘返,有的青年甚至专程去茂陵购

买这些纪念品。

“王志杰经营博物馆的办法十分精明，对每一项开支都精心算计。按照图纸设计，博物馆的大门和陈列室都要用金黄色的琉璃瓦盖顶，如果花钱买，要费几万元，这就提高了房屋的造价，王志杰四处请教，最后在药铺师傅的指点下，配制成一种药水，涂在瓦上，看上去金光闪闪，与琉璃瓦不相上下，可保持三年不褪色，总共花了十几元。建筑中用的钉子、铁丝、砖瓦，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和馆里职工们点滴收集起来的，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投资。平时，游客扔掉的糖果纸、罐头盒、玻璃瓶，甚至收门票时撕掉的只有几厘米的副券，他都积存起来，当做废品出售。”

就是这样，王志杰通过开荒种树、副业收入、节约挖潜、出售文物复制品及旅游纪念品等多种渠道，自筹到四万伍千元基建资金，使他建造第二座仿汉陈列室的初步设想变为了现实。

一九八〇年三月的一天，法国考古学家密特朗教授不远万里，专程来到刚升格后仅三个多月的茂陵博物馆参观，他当着王志杰馆长的面，取出两张发黄的照片，这是他父亲（曾为袁世凯私人医生）早在一九一四年随法国人赛尔兰率领的探查队来茂陵进行考古调查时拍下的，一张是霍去病墓全景：光秃秃的墓冢显得十分凄惨荒凉，一条崎岖的土路绕向墓顶，上面仅有一小庙，庙旁斜长着一棵苍劲的枯树；另一张是著名的马踏匈奴石刻的近景，孤零零屹立在寒风中，似乎在抱怨人们对它的冷落，在叹息一个伟大民族的不幸。密特朗教授带来这两张照片的目的，本想在六十六年后的今天，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重温一下那段久远的记忆。当这位生为法兰西公民，对西方文明充满了优越感的先生，参观完陈列室的文物和排列整齐的石刻，看到中国人在用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吃苦耐劳、忘我拼搏的人文精

神建造着一座宏伟壮观、繁华似锦的陵园博物馆时,不禁赞叹不已,动情地在留有父亲笔迹的照片上,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毫不迟疑地把两张照片无偿赠送给了茂陵博物馆。

密特朗先生紧紧握着王志杰的手说:“六十多年前的照片,是文化悠久的中华民族饱经沧桑的缩影。今天的茂陵博物馆,不但再现了中国汉代的文明,而且充分表现了当今中国的勃勃生机……。”

王志杰激动了,他觉得自己此刻正站在五星红旗下,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接受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后,第一次来自西方的盛情赞誉和美好祝福。

同年五月六日,咸阳地区文化局授予茂陵博物馆“在勤俭办馆、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先进单位”称号。

同月,王志杰出席咸阳地区文物保护工作表彰大会,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

九月二十五日,陕西省文物局在茂陵博物馆召开了全省文物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并向全省文博系统推广了王志杰勤俭建馆的做法,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了他的先进事迹。

十月一日,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专程视察了茂陵博物馆。

同月二十五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贾瑞广也亲临茂陵博物馆视察。这在精神上给了王志杰和全馆职工很大的鼓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荣誉和礼赞纷至沓来的时候,王志杰总是默默地吟诵诗哲屈原的千古名句……

## 二

十几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称赞王志杰用一腔热情、一种精神、众人的智慧创造出一个奇迹时,他流露出几分不好意思的表情,十分诚恳地说:“其实,许多报刊上登的文章,都只说了我成功的一面,他们夸我精明能干、办馆有方,却不知道我在盖东陈列室之前,为自筹资金,也亏过本,也失败过……”。

这是一段他从没有对新闻媒体公开过的、颇显出艰难和尴尬的故事——

“在茂陵博物馆周围的十三个自然村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每年冬闲季节,都要过老王会,一村挨一村,顺着时间往下排,要持续近一个月。据老人讲,这个老王会,不同一般的古庙会,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古时候,当地的贪官污吏不管农民的死活,制订出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得农民辛辛苦苦一年,连口粮交完了都不够。于是,官逼民反,十三个村子联合起来抵制官府、抗粮不交,也可以说是一次农民起义吧。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人们,用血与火拯救了上万口人的性命。后人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便形成了老王会,一代代传下来,成为当地人走村串友、买卖贸易、搭台唱戏、休闲欢聚的节日。农民拖家带口去逛会,尽管平时生活不富裕,节俭惯了,但此时却少不了消费。花钱买啥?无非是针头线脑、零食小吃等。

“为了筹钱盖东陈列室,我自然也打算要借这个天赐良机大赚一把。于是,我早早地与西安果品批发部联系好了刚从南方运来的甘蔗,数量很大,整整有一火车皮。我想:这批甘蔗质优价廉,拉到村子的老王会上卖,一根甘蔗花不了几个钱,肯定销路不错。谁知,偏偏事有不巧,天公不作美,等我联系好了外单位的三辆卡车,去西安火车站拉回甘蔗那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连下了四、五天,把好端端的计划给打乱了。当地小摊小

贩们害怕天阴下雨，一时半会儿晴不了，自己批发了甘蔗到会上卖不出去，便都不愿替馆里代销这批甘蔗。怎么办？这下可把我难为扎咧！我急得跑到刚垒起四面墙的东陈列室基建工地上，望着里面堆积如山的甘蔗淋在雨中，心急如焚，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把馆里职工分为两班，一班守在馆里，坚持正常工作；另一班出外，沿村串街卖甘蔗。两个班轮流交换，每名职工都分有具体任务，连我馆长本人也不例外，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甘蔗卖完。如果说，中国农村自一九八二年才开始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大创举的话，那么，我使出的这一绝招，却完全是出于无奈，自讨苦吃，才不得不去走这‘华山一条道’了。

“当时，馆里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些年轻女孩子，她们中有的寻下了婆家，有的还没谈对象，吃苦受累，她们根本不怕，怕就怕叫她们拉上甘蔗，去沿街叫卖。或许是年轻人对我的敬重，或许我自一建馆起，泥一把，汗一把，和大家一块干，压根就不像‘官’，凡馆里职工见到我，总不习惯称我‘馆长’，而叫‘王老师’。但我下达这种死命令，逼着她们拉着架子车，拎着秤杆，去卖甘蔗，还真把她们给难为扎咧，你想么，如果被亲戚、同学、熟人碰见了，那这帮姑娘们面子往哪搁呀？但我事先说得清楚，我们做生意不是给自己赚钱，而是为国家分忧、自筹资金盖陈列室，不仅不能觉得丢人，而且还应该感到光荣自豪。姑娘们都无言以对，默默低下头不吱声了。当面子和博物馆的生存都摆在他们面前时，我们选择了后者。当然，做这样选择也不容易，我也看出年轻工作人员有思想情绪，我懂得，要转变她们的思想观念，言传不如身教。于是，第一天我便带头亲自开上馆里的拖拉机，装了满满一车厢甘蔗，带上两名职工，到离馆有几里路远的豆马

村会上去卖。集会上的人大都认识我，远远地看见我拉了一车甘蔗，也来赶会做生意、凑热闹，都感到好奇，纷纷给我避路让道，开玩笑说：‘你这位大名鼎鼎的博物馆馆长，咋也成了小摊小贩啦？’

“我笑着打招呼说：‘你们甭看我卖的是小东西，干的却是咱建馆以来的头一件大事情！’

“老乡们全都笑了。因为我与当地群众很熟悉，又是给馆里做生意，加上我们卖的甘蔗不仅甜，还比别的小摊上卖的便宜两分钱，所以大人小孩都往我的拖拉机前涌，刚到下午二、三点钟，整整一车厢甘蔗就全卖光了。

“我的这一行动，就像是战斗的紧要关头，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使全馆职工信心大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快把存放在东陈列室基建工地上堆积如山的甘蔗全处理完了，因为本来就卖得便宜，又因为下雨天减价。财务室人员一算账，这笔生意不仅分文未赚，还赔进去了二千多元。

“面对这次失败，职工们有些失望，可我并没有气馁。第二天，我领着大伙打扫存放甘蔗的地面时，发现墙角还剩下几根甘蔗头儿，便像孩子似的拣起来，用手擦净，津津有味地当大伙的面啃了起来。

“职工们这才恍然大悟，身为馆长的我，领着大伙忙火了这么些日子，甘蔗都卖完了，竟没顾得上尝一口。

“有人编了几句顺口溜，对我这次‘战役失败’，作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

早有烈士夏明翰，洒血掉头去就义。

今有馆长王志杰，亏本只当交学费。

“可我却充满信心地说：‘亏本不要紧，只要主意真。甭看赔两千，再干就能赚！’

“后来，我打听到，咸阳辖区内的彬县卷烟厂生产了一种适合低收入人抽的花果山牌香烟，在甘肃一带销路很好。如果能搞到一批出厂价的花果山烟，贩到那边零售去，光靠批零差价，就有很大赚头。但同时我也清楚：香烟属于国家专卖品，王志杰再糊涂，也不会做违反政策的事么？我特意专程跑到咸阳市政府，找到主管文化旅游工作的副市长郑作舟，摆了盖房的困难，谈了自己的想法。郑副市长当场表态大力支持，并亲自批条，叫彬县卷烟厂以最低出厂价调拨给茂陵博物馆一卡车紧俏香烟。我派人联系好车准备送到甘肃那边，谁知，车还没进城，就被卡住了，原来他们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准外省的烟进来。没办法，我又把烟分给馆里职工，一人两箱，叫利用业余时间联系去卖，很快就销完了。

“等生意做完后，馆里财会人员算了一笔账，此次贩烟，不仅弥补了上回卖甘蔗亏损的两千元钱，而且还略有一点赢利。

“这下子我那颗悬在半空的心才真正放下了，长长松了一口气。当晚，高枕无忧，美美地睡了一个囫囵觉。”

听着王志杰讲述完他这段“走麦城”的故事，正忙着录音的我们，不仅没觉得他这位搞文博事业的人做生意好笑，也不认为他没挣下钱就是失败。按中国传统说法，“成者王，败者寇”，人们往往都以成败论英雄。但就卖甘蔗、贩烟这两件事情本身，其意义绝对是不能拿经济收入这一简单的价值规律来衡量，实际上，王志杰正是通过这一件件看似具体、平凡、甚至超乎寻常的小事，在实践着自己心中的理想，在创造着一种后来屡屡被各种新闻媒体广为称赞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服务游客、完善自

我”的“茂陵卧牛”精神，在王志杰书写的人生大书中，这些故事就像黄土大道旁的春花，俯拾皆是。

早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志杰看到来茂陵参观的中外游客日益增多。但由于当时这里还只是一个文管所，规模小，人员少，性质也比较单一，虽说是个旅游景点，却冷冷清清的，连个卖东西的地方都没有，根本无法满足游客的购物要求。同时，凡是到这里来参观的游客，大都是冲着这批世界独一无二的珍贵的茂陵石刻而来，看到这里出土的瓦当，也喜欢得不得了，但就是见不到拓片、文物复制品和纪念品，使爱好欣赏、收藏的中外游客留下不尽的遗憾，直接影响了茂陵知名度的提高和发展。鉴于此种情况，王志杰及时与所在地兴平县（今兴平市，属咸阳辖区）工商局联系，先在馆内开办了商店，严把进货渠道，购进食品、饮料、胶卷及一些日用品等，本着薄利多销、方便游客的原则，积极经营适销对路产品，既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增加了馆里的收入。同时，王志杰还通过选拔外派职工出去培训和把老技师、老艺人请进门传艺的办法，因陋就简，在临时搭建的一座23平方米的油毡棚里，办起了自己的文物复制厂。针对日本游客喜欢四神空心砖、瓦当等，便选用上等锦料宣纸，细机花绫装裱，由熟练技师操作，大量复制拓片。

王志杰告诉我们：当初他搞拓片时，只是为满足一部分日本游客需要，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并不指望靠这玩艺儿赚钱。谁知，有次来了六位日本游客，看到他们精工制作的拓片爱不释手，每人都买了好几套，一次就赚了2680块钱。

王志杰的思维总是这样的举一反三，他想：日本游客喜欢拓片，是因为东方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他们才对四神空心砖、瓦当拓片如此推崇。那么，其他外国游客又喜欢什么样的文物复制

品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他发现西欧及美国游客对陶制品很感兴趣，于是，投其所好，自己制作模具，选用当地粘土做选料，和泥制坯，借用生产队的砖瓦窑进行烧制，很快便生产出第一批优美典雅、极具观赏价值的女俑和形象逼真、造型生动的牛、马、熊、狗、鸡、鸭、兔、猪、猫头鹰等陶制文物复制品。又请来多年从事石雕的老艺人，一次次观察、研究茂陵石刻，从山里寻找回上等石料，比照原物，按比例缩小，精雕细凿出石牛、石马、石虎、石猪等深受中外游客喜爱的石刻复制品，做旧后显得既古朴庄重，又活灵活现，一直销路不错，不仅给馆里增加了可观的收入，还为国家赚回了不少外汇。

采访中，一位进馆比较早的同志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我们王老师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既能创收，又会节约，他平时最见不得人有浪费的坏毛病，有一次他发现有位职工在灶上买的饭吃不完倒掉了，马上叫停职写检查，找来这名职工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直到对方承认了错误才肯罢休。”

是啊！“一厘钱、一粒米”精神，这对于当今年轻人听来，是一个多么生涩、遥远的口号和概念。但正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名词，构成了当年王志杰和他的同志们的精神支柱。岁月流逝而光彩永驻。以至在人浮于事、国家总理一再呼吁减员增效后的1998年3月，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一种似乎不可思议的现象——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志杰尽管已经用过午餐，却照例客气地又坐下来，陪我们喝一杯啤酒。而我们清楚，这已是他陪的第二批客人了。我们十分关注地望着给我们端饭、上菜的女服务员那汗津津的额头。的确，她太忙了。几位欧洲的外宾要喝茶，她刚给我们放好盘子，立刻又笑脸迎了上去。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客人，想尝一尝陕西关中风味的煎饼、小菜，她转身又取来菜谱

耐心地向他们一一介绍。听到门外砖砌的台阶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她赶紧热情打开天蓝色纱门，粉脸溢出两个甜甜的酒窝。我们忍不住脱口称赞说：“这姑娘中午如此忙活，也真够辛苦的。”

王志杰回头望一眼姑娘匆匆而去的背影，介绍说：“这只是她的兼职工作，两点以后，她还要到古乐厅去敲编钟演奏哩！”

果然，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富丽典雅的古乐厅里，又看到这位已身着一袭粉红古装裙的她，正微笑地玉立在古朴、凝重的编钟旁，向观众们奏起了美妙的乐曲。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有道不尽的感慨。

王志杰却摆摆手，轻描淡写地解释说：“这不算啥！在我们馆里，大家都这样，所有人都习惯了，十几年了，我们馆里调出去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单位反映说不好的。”

经打听，才得知：茂陵博物馆自建馆伊始，所有人都是一人多职，一职多能。

大门口的售票员，既保管车辆，还兼管卖茶水、给照相的游客开票，出售花木，代售说明书、纪念品。

会计既管财务，又当电工，不仅电器坏了，他去修理，其它设备出现了故障，凡是能自己动手修理的，就绝不花钱请外人。有一段时间刚装上不久的深水泵老发生故障，如果去咸阳市区修理，往返费时不说，还要花很多钱。会计便主动请来水泵厂的师傅指导，自己动手摸索，很快便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出纳除了兼管考勤外，还是文物复制厂的一名熟练技师。

馆长王志杰更不例外，打扫厕所、剪枝除草、养花种菜，凡是要求职工兼管的事务，他一样不少地也给自己分了一份，检查工作时，他和普通职工一样接受质量监督。

王志杰觉得,创收固然能收到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敛财更是勤俭建馆的一个致胜法宝。

中外游客到旅游景点参观,购票、验票、撕票,成为门卫的一项重要职责。然而,你如果仅会做好这些,就不配在茂陵博物馆干这项工作,尽管印制门票时,王志杰已经考虑到了节约,但这还不够,他还要求门卫把从游客手里撕下来的,仅有1.7厘米宽,4.5厘米长的副卷,统统回收进门旁的纸箱里,积攒起来,论斤卖给城里的废品收购站。游客参观时扔下的糖果纸、罐头盒、啤酒瓶,在职工眼里,更是难得一见的宝贝。王志杰规定的所有职工每年必须完成12元钱废品回收任务,雷打不动,春风秋雨,人事代谢,门卫换了一茬又一茬,讲解员来去了一批又一批,如今,它已不再是一项制度,而成为“卧牛精神”的一部分。

让我们记下这皇帝陵下的一代风流。

《陕西日报》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人物通讯,题目叫《拣罐头盒的“摩登女郎”》:

“三月的一天,在西安闹市的一家商场门前,一位搽粉染甲、体态窈窕的‘摩登女郎’,从树坑里拣起一个泥乎乎的空罐头盒。盒子沾满了泥污,散发出一股臭味。于是,这位姑娘便掏出卫生纸,细心地擦净。一些过往行人看见姑娘的行动,都投来惊异的目光,有几个小青年还吹哨戏谑。姑娘却提着空罐头盒落落大方地走了。

“她叫徐旷平,是茂陵博物馆的接待员。她因为要经常同外宾打交道,故打扮入时,内心却保持着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三年来,小徐和她的姐妹们共收回3000多个废酒瓶(主要在茂陵游区,有时出外也拣),为馆里增加了200元收入。”

很少有人会想到,徐旷平曾在复旦大学考古专业就读,大专

文化程度。

《西北民兵》杂志一九八七年第七期这样报道：

“……摄影员王晓菊每天坚持在游区里‘搜查’一圈，把游客扔掉的胶卷轴拣起来。不到一年功夫，就积存了两大箱子，她和伙伴们满怀喜悦地拿到兴平县城交售，谁知人家嫌胶卷轴用途不大，也不值钱，咋说也不要。王晓菊又搭公共汽车去咸阳市交售，还是没人要。小王没灰心，利用假日又专程去近百里的西安交了货，把得来的42元钱如数交到馆里”。

下面还有一段更精彩的：“保管员刘美香发现博物馆施工用过的废木板上钉有不少生锈的铁钉，她拿着工具，一个一个地拔下来，又用钉锤一个一个的砸直。一年多来，小刘一个一个地拔拣，竟积攒了48斤废铁钉，83斤废铁丝，价值160多元。就这样，一年时间，姑娘们为国家‘拣’回了1400多元……”

看到这里，身为采访者的我们，不禁为最后一件事哑然失笑，撰写该稿的刘国厚、苏斌峰这两位作者，当时采访王志杰，却被精明的他有意隐瞒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我作为作者之一，与王志杰先生交情深厚，经常来茂陵博物馆查找资料，为小说创作搜集素材，下面这段细节，我曾不止一次对焕亭兄谈过，算是对上述两篇通讯报道一个最形象生动、最能突出实质问题的补充——

早在一九七七年外宾厕所盖好后，王志杰围着刚拆下来的一堆壳子板转来转去，虽说这都是些废旧木材，但动动脑筋肯定还可以利用。但干什么好呢？他想想想去，觉得做餐厅桌、凳最合适，于是，他把木匠叫来商量，画出张草图，按料的大小设计出桌、凳的造型。全是仿古样式，典雅的大圆餐桌，精致的凸形小圆凳。别说结实耐用了，就是当今的电视剧导演把它借去拍古

装戏，也保准会以假乱真，十分满意。

工匠们不能不叹服王志杰是个奇人，然而，当他们对那些废旧木料进行肢解时，却见王志杰从身后跟进来，腼腆地笑笑：“不急！不急。”随后叫来几位姑娘：“今天交给你们一项任务，把这些壳子板上的钉子全拔下来。”

姑娘们笑了，与和灰、递砖当小工相比，这算是轻活，看来今天王老师要照顾咱们了。

她们正说说笑笑，准备动手去干，王志杰又发话了：“钉子拔下来还不行，都必须把它们全砸直了，以后还有用途哩！”

下午五点多钟，钉子拔完了，也敲直了，但几位姑娘的腰却都直不起来了，有的手上还磨出了血泡，她们想：这回我们可以交差了吧！然而，她们却听见，细心的王志杰对走过来的老保管员张清忠说：“去！把咱的秤取来……”

“啥！取秤？”

姑娘全愣住了。

王志杰一脸严肃的表情，接过秤，挂好秤砣。把砸直的铁钉小心翼翼地揽进秤盘里，犹如怀里抱着个金娃娃似的，掐斤算两，称了两遍，才舒展开眉头，天真地笑着说：“嗯！九斤二两，咱钉壳子板买了十斤钉子，才损耗了八两。你们干得不错！”

姑娘们“哄”地全笑了，接着，眼窝发潮，不知是出于对自己馆长的同情，还是敬佩，一动不动地看着王志杰认真地叫保管员登记、入账，把九斤二两铁钉放回到库房里……

听完我的描述，杨焕亭兄亦拍手叫绝，他身为电台编辑部主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使他脱口叫道：“作为咱采写的王志杰，这个细节，美得很。”

后来，我又把这段故事讲给办公室的同事听，换来的却是大

惑不解，他们问：“当今社会上真还有这号人？”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们纷纷摇头：“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是的，在当今许多人为了追逐名利、极力造假的年代，药店里出售的，有假药；校园门口出售的，有假文凭；经贸洽谈会上出现的，还有假批文、假外商；以至假身分证、假火车票、假商品满天飞。人们过去那种“勤俭节约”、“一厘钱、一粒米”精神，又算得了什么呢？

据报载：有位“雷锋团”的战士一九九七年复员回到农村后，就因为村里坚持做好事、讲雷锋故事，被未来的丈人退了婚后，硬叫行医的父亲，给他注射了麻药后，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学雷锋的“傻子”被我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医院当成心理上的精神病患者去诊治。这到底是个人的悲剧，还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呢？正所谓：“人有病，天知否？”“假亦做真真亦假”。如果当今我们所渴望实现的“小康社会”，真要以付出这么一大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代价的话，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呢？这种“精神危机”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毁掉的绝不仅仅是一代、两代人，而是毫无疑问地要给根最古老、人最优秀的华夏子孙带来一场毁灭性的大劫难！

愿上苍拯救我们的灵魂吧！

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现在人们更不会对“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句话持怀疑态度。

当我们走进东、西两座仿汉陈列室，目睹展示给观众的一件件珍贵西汉文物时，就不应该忘记：当年王志杰率领全馆职工盖这两座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时，地基是用职工灶上多年积攒的废炉渣垫起来的；外表墙面用的是新砖，而里面竟全是用职工平时

保存、拣拾来的旧半截砖块砌成的。难怪许多人说：“王志杰自筹4.5万元，盖起了东陈列室，这对于当时还靠国家拨款，不以赢利为目的茂陵博物馆来说，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 三

只要王志杰在茂陵博物馆一天，奇迹就总会不断出现。

用王志杰本人的话说：“茂陵博物馆如果年年没有新变化，那我就是失职、偷懒，组织还任命我当馆长干啥！”

是的，王志杰早已不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寂寞的守墓人，而是一位胸怀大志，具有创新和开拓意识的茂陵博物馆的创业者和带头人。

套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说，他当之无愧地属于全国文博单位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西宝公路符家桥口至茂陵博物馆5.3公里旅游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同年，馆内56平方米文物复制室竣工并投入使用。

一九八二年，129.6平方米的古色古香的东苑餐厅建成，餐桌凳全由基建废料制作。

一九八三年，315平方米的东陈列室建成，同时还建成28平方米的机井房。九月五日，王志杰借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术委员会主任汪之力参观茂陵博物馆的机会，征求权威专家意见，坚定地听取和接受了汪之力先生提出的“茂陵的规划和建筑要仿古，体现汉代特征，霍去病墓石刻陈列一定要拉开”的观点。

一九八四年197.6平方米的东苑太阳能浴室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月十八日，中共兴平县委、县政府专门奖给茂陵博物馆一

面锦旗,表彰他们在“勤俭办馆保护文化遗产,古为今用建设精神文明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茂陵博物馆先后荣获国家文化部“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和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博系统先进单位”两项殊荣。王志杰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

一九八六年,“马踏匈奴”及“跃马”两座主题石刻亭及霍去病墓东西两侧石刻廊房建成,总建筑面积为1830平方米。同时,还建成81.92平方米的双层角楼两座;建成墓顶览胜亭一座及315平方米客房共10间。

一九八七年九月,陕西省文物局、旅游局联合在茂陵博物馆召开全省旅游优质服务现场会,孙达人副省长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对茂陵博物馆给予高度评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服务而言,茂陵的服务质量、管理水平应当说在全省,甚至全国的文物界都是优秀单位。”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同志对我讲,全国都可以学习茂陵。

而这段文字,是作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陕政办发[1987]185号)文件,永远保存在档案资料中的。

同年十二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王志杰“全省旅游业优质服务标兵”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牌。

一九八八年二月,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茂陵博物馆“文明单位”称号,并颁发了奖牌。

同年四月,王志杰出席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

同年八月,国家旅游局授予王志杰“全国旅游优质服务先进工作者”称号。

同年十二月,陕西省旅游局授予王志杰“陕西省旅游业优质服务先进个人”称号。

一九八九年二月，中共咸阳市委、市政府授予王志杰“劳动模范”称号，并颁发了劳模奖章。

同月，霍去病墓东西两侧石刻长廊建成，从三月一日起开始搬迁，十五日 16 件大型石刻全部就位。

同年八月，茂陵东陈列室“珍宝馆”正式对外开放。

同月九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保育钧一行 18 人，来茂陵博物馆采访。

同年四月五日，新修茂陵旅游公路复线竣工。十一日起，王志杰带领全馆职工为这条公路栽树。

九月二十七日，这是一个令王志杰非常激动、难忘的日子，由他自己绘图、设计的琳池工程终于竣工了。四个多月前的这天，正是他挥动铁镐，挖下了高水平建设园林化陵园博物馆的第一镐……

采访王志杰的录音——

“茂陵博物馆，地处渭北高原，风沙比较大，再一个问题是气候干燥，井水都比较深，经常干旱，当地人有句俗话：宁给别人一斤油，也不舍一碗水。所以，馆里许多树木花卉，虽然植株茁壮，但经常缺水。游客来了以后，想看到一点水是很不容易的，没有一个协调的自然环境和柔和的场面，总觉得干枯枯的。当时我想，馆里的环境陪衬，也应该和这里的仿汉建筑融为一体，便查找资料得知，汉代在未央宫那里，修了两个池，一个叫昆明池，是练兵池，还有一个叫泮池，是观赏池。所以，我们便修了这座泮池。后来又取汉武帝琳池钓白蛟的传说，把它改名叫琳池。还要在池里养鱼，养那种好看的五色鱼。汉代也养鱼。光搞一个水池，好像农村的水塘，也很单调，因为琳池在院子中间，两侧是陈列室，南面是展厅，北边是霍去病墓。也要有标志，在池子四

面做些文章,不仅体现出琳池的宏伟、气派,还要体现出四个方位,再修四座拱桥,与池子连接,像浮在水上,大门南桥头搞成朱雀,北边玄武,西边白虎,东边青龙,这样,游客一进馆里,通过这四个桥头的图案,就把方向搞清了。汉代流行以‘四神’表示方位和阴阳五行之属性。‘四神’也称‘四灵兽’,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与木、金、火、水等概念,是古代人民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最为形象化的归纳和最生动的标志。这样一搞就使琳池活了。在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要符合当时的历史记载,动物造型也要符合当时的比例,不是我想搞成啥样就弄成啥样。于是,我专门请来了西安美院教授许文柏先生,他是搞雕塑的,水平很高,桥头搞出来的几个动物造型都比较生动,是用最好的青铜铸成的。现在,馆里所有同志早已对这几座桥形成了固定叫法,比如,办公室通知职工开会,顺口就会说,今天下午到玄武桥开会,或到朱雀桥开会。这样,把桥名也叫了,把方位也搞准了。另外,琳池里面也应该有点装饰,我便设计又搞了个假山,因为嫌花钱多,目前还是个半拉子,没全搞起来。我想,假山再搞得再好,也超不过霍去病墓这座“假山”吸引人,当时,霍去病战功卓著,官至骠骑将军冠军侯,病逝时,年仅二十四岁,武帝惋惜,葬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这在《汉书》里是有记载的。所以,中国园林史上,第一座人造假山就是霍去病墓。我就不能再搞成那样子。总体设想是搞成一个大象。因为茂陵石刻中就有卧象,那头象的长鼻子搭在腿弯上,性格显得很温驯,样子也十分可爱。这个象的头在东边。头在东边,鼻子就可以卷起来,背部和周围搞一些很形象的动物造型,把一些石刻造型也搞上去。游客基本可以看到大象的整体轮廓,但长鼻子还不够分量,不料搞了一半,石料不够了,直到今年

春节才把它搞起来。有山,还要有水,无论怎么构思,都要有静感和动感,所以我又在假山上搞了一个瀑布,中间搞了个洞,像花果山上的水帘洞。当然,这个还没有成功,冬季有冰凌,夏季怎么办?如何来找依据?我便参考汉武帝画像帽子上的珠子,这样夏秋季都可以看到,这样就活了。最近,游客来了以后,觉得还挺特殊的。我没有到乾陵去,但听说乾陵也仿照这里搞了一个。搞假山,选择石头很关键。我便四处打听,得知汉中有一种石头叫太湖石,有一种颜色很好看,就跟汉中博物馆同行求援,他们支持很大,专门组织了一批人进山里收购石头,很便宜,而且都是挺不错的石头。当拉回来后,都是同一种的,做假山,我觉得还是单调了,就开上车,到咸阳市区去找,专门跑绿化搞得好的大厂子,却发现他们的假山都不是用石头搞的,如西北国棉一厂就是用水泥搞的,当时,我真有点失望了。回来时,经过西北橡胶厂,猛然想到这里还没看,便叫司机把车开进去。进厂门时,开始门卫不让进。我说我是茂陵博物馆的,要找你们厂长联系事情,他很热情地给我指路。但我没马上去办公楼,先叫司机开车在厂区到处转,我发现他们厂准备建假山刚买回一些石头,都是从南方专门买回来的,确实好,买时称斤斤,一斤要好几块钱,让咱博物馆掏钱买是买不起的。怎么办?我便找到他们厂的厂长,把自己的困难和要求都提出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茂陵是一个窗口行业,比起工厂来,对外影响要大得多,因此搞好环境,树立形象十分重要,它不仅代表一座城市,而且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我这样谈了以后,厂长表示大力支持,一分钱不要,给我们匀出来七块大石头全拉回来了,为了节省工钱,我没有找别人帮忙,而是叫来馆里同志,用撬杠撬,用绳子拉,靠人抬,费了很大神,结果把厂子的领导都感动

了,他们说,这么重的东西,厂子都是叫搬运工人来搬,可你们却自己动手。我们的同志听后,劲更大了,都脱了衣服干,特别是我讲人家不要钱,我们的同志劲就大得很……(笑声)。”

细心的读者,从这段录音中不难想象出王志杰在叙述此事时的得意和快活,虽然他对建造琳池的整个艰难过程只字未提,但我们依然感觉出,尽管岁月流逝,他这位精干、将近六十岁的关中汉子,以强烈责任感和崇高的事业心,使自己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在燃烧,正因为有了他这块始终保持旺盛激情、挑战困难、无私奉献自身的炭火,才使得年轻的茂陵博物馆在短短的不到二十年时间里,飞速发展,年年都有大的变化,成为陕西乃至全国文博旅游系统一颗耀眼、闪光的“明星”。

馆里职工是这样评价王志杰的——

“八九年修琳池,我管财务。总投资30万元,没要国家一分钱,也没给别人付过一分钱设计费,整个琳池从构思到图纸全是王馆长自己搞的,他是个细心人,自己翻书、查资料,一边摸索,一边画图,为了确定浮桥栏杆高度,他反复到现场用砖块、木棍搭成架子,叫大家提意见,栏杆必须既要看上去美观,又要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不能将周围紧挨它的花坛绿篱遮挡住,最后决定与花坛的冬青树平衡,无论站在琳池哪个角度看,桥面和花坛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后来,照这个方案建成后,专家、领导和游客,谁看了都说好,直到现在还不过时,成为我们馆里的一大景观。可见王馆长当时脑子里就有一种超前意识,这在一般单位里的行政领导中是很不多见的。要说,我们跟王馆长干这二十来年,确实也没少吃苦,就说修琳池吧,我们从五月份破土动工,必须要赶在九月二十八日前竣工,迎接“世界旅游日”的240多名中外代表来茂陵观看。偏偏八月份,天天下连阴雨,工期紧、

任务重,昼夜苦干,男同志都不说了,我们这些女同志个个手上磨出了血泡,累得腰都弯不下来,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撩起衣服用衣襟兜住沉甸甸的砖块,继续不停地搬,已经搬不动了,可大家没有一个有怨言,因为王馆长比我们岁数大得多,也比我们操心多,都在那里带头干,就是想休息都不好意思了……”

这是我们采访副馆长王敏霞的录音

就这样,王志杰率领全馆三十多名职工,经过四个月苦干,终于在迎接“世界旅游日”的中外代表来馆参观的前一天——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依靠自己的肩扛人挖,建成了具有浓郁西汉建筑风格、宏伟漂亮的琳池。

关于人们对琳池的具体评价,王志杰给我俩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六日,琳池刚建成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由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陪同,前来茂陵博物馆视察,当他们一行刚步入朱雀大门,有位领导看到琳池栏杆上镶嵌着昂贵的铜条,便顺口说:“这太浪费了,其实镶玻璃也挺好看的。”李瑞环说:“汉代时候哪来的玻璃?镶铜条既符合历史记载,也很精美,具有欣赏价值,看来馆里同志搞这池子是下了功夫的。”一句话,说得王志杰心里暖洋洋,中央领导的评价、鼓励,使王志杰再一次体会到了胜利后的喜悦。

截止一九八九年,茂陵博物馆占地面积已由成立文管所初期的3600平方米,扩大到39017.02平方米;地面建筑由原来仅有的240平方米,发展为4859.22平方米,具有初步规模的仿汉建筑群。

茂陵博物馆自一九七七年起,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1989年这13年间,加快了新馆的扩建步

伐,增添了许多仿汉建筑,基建费累计达150多万元。

由王志杰编撰的国内第一部陵墓志书《茂陵志》中,对当时已显今日陵园博物馆雏形的茂陵博物馆的馆容、馆貌,有这么一段详尽的描述:

“……在大门前30米外的公路边,东为售货亭,西为售票亭(今根据游客习惯特点,已改东为售票亭,西为售货亭。作者注),高约5米,四周装饰玻璃,开有售货、售票窗口,并各设小门,服务员出入方便,不受风雨影响。”

距大门中线西边45米处,有一座宽30米的仿汉式建筑,座西朝东,分三部分利用,中间为茂陵博物馆内外宾商店,南边是武帝陵派出所,北边是茂陵博物馆书画装裱和文物拓片室。东边与西边相对的地方,有12间平房,分别为茂陵博物馆保管室、商品库房、汽车房等。

茂陵博物馆东西两侧各建有一座宽敞、宏伟的殿宇式文物陈列室。室内精心布置多种珍贵的汉代文物。其建筑结构坚固大方壮丽,“如鸟斯革,如翠斯飞”。两座陈列室前,各置一个小巧玲珑的宣传亭,四面镜柜里装嵌着珍贵文物图片。两座陈列室从外形上看,大体相同,每座都有九间大小,屋前十个红色檐柱,构成走廊,显得格外壮观。室内均以花点磨石铺地,颇为雅致。

琳池恰好处在遥相对称的两座文物陈列室中间。

## 第七章 画龙点睛

—

人常说：“漂亮女人三分长相，七分打扮。”自然环境也是这样，它的幽雅、美丽，少不了花草树木、庭院楼阁的陪衬。

一栋栋仿古建筑拔地而起。

一群群游客纷至沓来。

荣誉、赞美声不绝于耳，但王志杰的眉头仍然紧皱着，在他本应舒展开笑容的脸上，又被新的构想新的目标凝固住了。

清晨，当东方刚露出一丝微光，王志杰便迈着急促的小碎步，穿行在道路与道路之间，花坛与花坛的间隔处，丈量着每一片即将进行绿化的、裸露的黄土地，像母亲盘算着要给自己儿女缝制出一件美丽、漂亮的新衣裳一样。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首吟唱千年的古诗，用在王志杰对馆内外绿化、美化工作的重视上，也是最恰当不过了。

努力创造奇迹的人，奇迹才会对他露出笑脸来。

王志杰始终坚信这一点，一个“木”字为木，二个“木”字为林，三个“木”字组合到一块，就是茂密森林的“森”字了。

一提到馆里的绿化，王志杰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曾不止一次对我们感慨道：“历史记载，这个地方松树很多。汉武帝陵在过去是整块整块的松树林，松柏长得相当大，可惜在解放前就被破坏掉了。博物馆建起来后，房子有了，但总不能让周围环境光秃秃的，所以，从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就注意在馆里开源节流，先后把积累的33.17万元资金，投资4.5万元，建起东陈列室；投资5.4万元，建起太阳能浴室；投资1万元，改建外宾厕所；投资1.3万元，充实、完善文物安全防护设备；投资1.4万元，购置图书资料；投资近10万元，盖了270平方米职工宿舍，购买了照相、洗相设备和一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加固了文物展室和库房门窗；支付了职工工资，日常办公费用；增添了冰箱、冷藏柜；还投资3万多元，专门用来搞绿化。因为博物馆是窗口行业，天南海北来的中外游客很多，他们到我们这里旅游，我想，让他们看到的不光是石刻国宝，出土文物，还应该让他们看到一个优美的环境，这是一个脸面问题，不只代表自己单位，还代表着一个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是件大事情，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明确了一个主导思想，这里植每一类树、种每一种花，都要精心选择，全局考虑，不仅仅搞好绿化就满足了，更要达到美化的目的，使游客走进茂陵博物馆，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美的……”

感谢媒体，它忠实地记录下一组组难忘的历史镜头。

一九八〇年七月八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本报记者海潮的长篇通讯《游茂陵》，其中对刚升格仅半年的茂陵博物馆内的环境，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刚跨入大门，一股清新芳香的气息扑面而来。长宽适度的院落，简直是一座风格别致的大花园。前院中间，是一个周长数十米的圆形花坛，它的旁边围绕着四个月牙式的花圃。曲径迂回分界限，冬青簇拥当做墙。在这些蕃篱的环护中，百卉丛生，高低相间，姿态各异，争奇斗艳。它们中，有为人常见的百日红，也有稀奇珍贵的白玉兰；有叶大茎肥的美人蕉，还有弱不禁风的蝴蝶梅，……单片花姹紫嫣红，十样锦娇羞妩媚；鸡冠花一枝独秀，月季花千姿百态。最高傲的要算剑麻了。它叶如利剑，茎似标杆，花瓣雪白，雅洁青淡，俨然鹤立鸡群，显得气势非凡。

“和前院一墙之隔的，是博物馆的中院。两院中间，是一条宽敞的通道。假如你对曲径通幽颇感兴趣，那就请从两边的月亮门而入。紧挨这两座门后，各有一株枝叶繁茂的绒线树。那怒放的绒线花在椭圆形的绿叶衬托下，随风摇曳，好像亭亭玉立的美人乘轻舟荡漾在碧波清流之间。

“进入月亮门，拐角处有一片修竹，潇潇洒洒，如语如叙，使你仿佛置身于大观园里的潇湘馆。由此步到中院，另是一番景色。院呈长方形，两头是明净的陈列室，中间是通道隔开的三个小花园。中间的一个且不去说，两边的两个，新颖别致、枝叶繁衍的山侧柏，被修剪得平平整整，犹如严阵以待的战士，肃然挺立在花园的四周。它们又像绿色的围墙，不管风吹雨打，雪压霜杀，忠实地守卫着园里的奇花异草。最妙的要数四角的布置了：每个角都有一棵两搂粗、齐胸高的刺柏，被修剪成西汉时代的陶坛形状，活像围墙的台柱，实在是别出心裁，饶有风趣。人们叫它活文物。这三座小花园里，分别种植着芍药、牡丹、金钟、凤仙等十多种花木。它们和前院的花卉轮流开放，一年四季，泻芳流芬，使人倘佯在这所博物馆内，感到优美清新。

.....

“中院后面的两侧,各有一个月亮门。过了门便进入第三层院,院中央是一座拔地而起、巨石嶙峋的大型陵墓。墓前矗立着一座青石碑楼,上书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墓。

.....

“我们沿着砖铺的路径,几径曲折才到墓顶。墓顶呈长方形,约有三、四十平方米大小。偏南端另有一大间庙宇。据说,汉武帝为霍去病起陵时并无此庙。后人以为霍去病生前英雄无比,连败侵略者,为了纪念他,在其墓顶建造此庙,寝在其下,庙居其上,越发使霍去病的陵墓显得奇特、别致。

.....

“伫立于墓巅,南望终南,山势奇伟,历历在目;环视东西,汉家陵墓,星罗棋布;北顾宗山,唐太宗昭陵,清晰可见。久居喧嚣的城市,到此登高望远,视野开阔,精神为之一振,深深感到,这茂陵博物馆真不愧为游览胜地。……”

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西安晚报》第二版发表的该报记者唐镐采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年近七十的著名画家张仃教授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说:“当记者访问的时候,张仃刚从茂陵博物馆参观返回,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个博物馆人不多,工作做得不错啊!’……”

的确,茂陵博物馆初期,要干的事很多。身为一馆之长的王志杰,此时不仅缺钱,还更缺少人力。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建馆前,才仅有1名国家正式干部和7名临时工。直到一九八四年八月,馆里18名职工中,仍有12名是刚从农村招来不久的合同工。然而,王志杰的神奇就在于,他能够将一个个职工化为五陵塬上的卧牛。

面对困难,王志杰从来就没低过头,他又一次将深情的目光定格在 2100 多年前的这尊“茂陵卧牛”上,在他眼中,这绝不仅仅是古代石雕艺术家在冰冷的天然巨石上塑造出的一个简单的动物形象,而是一种精神,即他后来长期精心在职工中培养、形成的那种受人敬重、赞叹的“茂陵卧牛精神”。

在卧牛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忍耐和务实精神,王志杰正是汲取、凭借着这样一种精神,又开始对他梦牵魂绕,献身已久的“隐外幽而怀伤,桂芝落而俏之”的“国色佳人”,进行一番达到“国际水平”的“整容化妆”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七日,王志杰随中国“黄河文明展”代表团一行五人出访日本,在应邀东京国立博物馆讲学之余,还先后参观、考察了东京、京都、奈良、名古屋等城市的文博单位及名胜古迹。使他大开了眼界,对日本优美如画的自然环境和人们自觉的环保意识深有感触。他想:日本是个岛国,文化传统和古代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国源远流长,他们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办到呢?

用王志杰构思中的最佳方案,茂陵博物馆的绿化,虽然搞了近二十年,已受到不少中外游客的赞誉。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报道都登了他“绿化荒冢、勤俭建馆”的先进事迹和展现“茂陵新姿”的馆容风貌照片,甚至《陕西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几十位新闻单位领导、记者都曾来茂陵博物馆参观采访,对这里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环境大加赞赏、广为宣传报道,但王志杰并未满足现状,他为自己制订出了更高的标准,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茂陵博物馆将来的绿化环境,一定要在国内文博系统是“最好的”。

王志杰发表在《中国博物馆》杂志一九九二年第 4 期上的

《陵园博物馆论》这篇论文中的几段话有助于我们对他在绿化环境、营造园林方面的整体思路,有一个全面、清晰和准确的了解:

“顾名思义,陵园博物馆,是专指以陵墓及其园囿为主体,包括有关遗迹、遗址、文物等陈列展出机构。它以陵墓所在地或其附近为馆址,具有特定的地方性和某一时代性。……”

“……如汉武帝之茂陵,博物馆则在霍去病墓前,既处于茂陵园的范围内,又介乎茂陵与平陵之间。这种选择最初虽出于便于保护霍去病墓石刻的目的,但从茂陵的大体规划看来,也是比较适宜的,如此,博物馆所占面积与陵园占地面积相比是很协调的。

……

“古陵墓大都有其特定的景观风貌,这种风貌与所在地域的山川河流及气候有关,……上述因素使每处陵园显示出一种特定的气势,……在选择地理环境方面也相当讲究,往往选在地势高厚、山川萦绕的景区,前有所临,背有所枕的结穴处,有所谓的‘连山’、‘归藏’,以及昭穆葬序。……”

“陵园博物馆的景观,应与陵墓四周的自然风光相一致。博物馆不同于一般的游览娱乐场所,要有幽雅宜人的环境空间,气氛不宜过分明艳,但也不宜沉重单调,因为参观游览的活动毕竟含有陶冶情操的审美意趣,故幽雅宜人、赏心悦目应该是陵园博物馆所追求的一种环境效果。

“……陵园博物馆,是小范围内的人工造景,其景观应和大的自然环境相呼应,尽量排除或减少荒芜阴森的气氛,而代之以幽雅、清新爽秀的韵味,使之园林化。……规划中的景观建设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陵墓区或陵园的景观建设,这部分着重在对原有风貌的保护与管理上,保持现状或适当地复原某些

古迹,力求符合其原有形制、规模,以文献记载为依据,补栽一些风景树木,不宜随意增设景点,也就是在保持现有风貌的同时,逐步恢复陵园旧有的形制,使其接近或基本上达到有关文献所记载的陵园景观。

“第二部分是陵园博物馆的景观,这相当于博物馆庭院中的造景点缀,或者是小范围的古建园林造景。这种造景比起第一部分之陵园景观要灵活的多。它可以说是博物馆的景观。例如茂陵这样的环境,陵区的景观应该是松柏并茂,苜蓿石榴宫槐等汉苑景色,巍峨的高陵,矗立的陵阙,正如李白诗中所说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景象。王国维曾论此景是以气象取胜,实际上,五陵塬景色的最大特点就是气象,无论是‘茂陵松柏雨萧萧’,或者是‘石马无声蔓草寒’皆是以气象为主要基调。但茂陵博物馆却不同,它作为一所陵园博物馆,一个文物陈列展出机构,不能也不应该搞得古木森然,让苍松古柏把院落罩得郁郁葱葱,绿苔石径,给人以压抑感,而采取格调明快的园林格局,使之与霍去病墓的‘为冢,象祁连山’的局部景观相对应。……”

好一个园林格局!这是天与人的相合,是阴与阳的玄歌,是五行相生的律动,是传统与现代的呼应,是哲学与艺术的拥抱,是思想与生活的写照,是实践与探索的结晶,字里行间溢着汗水和血液。

从这时起,王志杰对茂陵博物馆的环境改造认识,又有了一个崭新的、质的飞跃。

他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疲惫困倦的目光,像一位极为精明、挑剔的整形外科医生,在这块自己辛勤耕耘了二十个春秋的陵园内,寻找每一个漏洞和疤痕,去填补、去塑造他心目中酝酿已久、呼之欲出的“维纳斯雕像”了。

王志杰坚信，他现在画出的每一张图纸、引来的每一汪清泉，栽下的每一棵树，植入的每一根草，都应该是鲜活的、诱人的、富于生命力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绿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美化。

他要沿着这条独创的“园林化”博物馆建设新格局，去走出一条前人所未有走过的路，去完成一桩伟大的创举。

刚刚平静了几天的茂陵博物馆，重新又开始沸腾起来了。

恰巧就在这一九八五年秋天，霍去病墓顶上的那座小庙，因年久腐朽，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淫雨中轰然倒塌。于是，王志杰便从这里下手，开始了他对茂陵博物馆实施手术的“第一刀”。

从开始施工，到1986年览胜亭建成，王志杰和馆里职工们几乎天天都要像登山运动员一样，把水泥、砖块、石料、木头等，往南北长101.50米，高18.38米的陡峭墓顶上搬运，肩膀压肿了，手磨破了，有的职工脚砸伤了，腿磕烂了，仍旧咬着牙，一声不吭。

当时，目睹过施工现场这种热火朝天劳动场面的上级领导 and 中外游人，无不为茂陵博物馆职工这种奉献精神所感动。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宣部工作的、从北京来的游客朱通，激动地在留言簿上写道：“中华民族创业者的丰碑，是我们人民的骄傲。”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国著名书画家黄胄、黄苗子二位先生同游茂陵，在馆长王志杰的陪同下，一边听着讲解，一边沿着霍去病墓两侧的曲径回廊，登上墓顶，当二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得知这座仿汉凉亭的由来后，不禁连声赞叹：“了不起！了不起！”先后挥毫在留言簿上，分别写下了“茂陵霍墓祀物千古”和“霍去病墓风采千秋”的两句留言，苗子先生还欣然满足了

王志杰提出的额外要求,极其爽快、认真地为这座亭子题写了一个贴切、动人的名字——“览胜亭”。

如今,黄苗子老先生虽已作古,但这三个苍劲、秀气的汉隶体大字永存,就像史书般记载下一段光辉、艰难的历程,在俯首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外游客。仿佛向你倾诉,向你讲演一段传奇故事……

## 二

1988年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的《秦都春潮》一书中,对茂陵博物馆的环境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在咸兴公路中段的北塬上,坐落着汉代最大的帝王陵墓——茂陵。由茂陵顺着两旁翠柏高耸的柏油马路东行约一公里,便是茂陵博物馆。

“如果你七十年代曾到过这里,当你今天故地重游时,一定会为它的飞速变化惊喜万般,赞叹不已。

“从馆前平坦宽阔的停车场向北走去,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高大宏伟的朱雀门楼,丹柱雕梁,琉璃生辉。跨过门栏,一股浓郁清新的芳香气味扑面而来,郁郁葱葱的冬青,簇拥成各种形状的花坛花圃,圆形、方形、扇形、条形,因地制宜,皆成对称。在这绿色藩篱的环护中,雍容大度的牡丹,高傲无比的剑麻,千姿百态的月季,稀奇珍贵的白玉兰……竞相开放,泻芳流芬。修竹潇潇,绒仙花香,苍松翠柏,遮云蔽日。顺着这掩映在红花绿叶中的曲径几经迂回,便到了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墓前。沿着‘之’字形的青砖小径台阶而上,登上墓巅,有一览胜亭。伫亭四顾,恍然置身于汉家陵园之中,那些近年新建的亭台楼阁,

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全部仿汉代建筑风格,古朴浑厚,在阳光的照射下,浮光耀金,飞彩溢辉。就连那屋顶的脊兽,也都采用附近出土的西汉四神空心砖的纹饰: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更有趣的,是那用刺柏修剪而成的汉代陶坛、陶壶、卧牛,高架黄洋修剪成的薰炉,形象逼真,巧夺天工,被人们誉为‘活文物’。古建、山水、园林与周围蜿蜒起伏的汉家陵墓,馆内珍藏的汉代文物,融为一体,简直成了西汉社会的一个缩影。登临此境,怎能不令人心旷神怡,飘然欲仙。”

细心的读者,把这段文字,与前面那篇《陕西日报》1980年7月8日发表的通讯《游茂陵》对照,就不难发现,8载寒暑,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茂陵发生着怎样日新月异的变化。

一九八〇年,刚建成的茂陵博物馆,在占地仅2600平方米面积上,被分为前(花坛、花圃、绿篱)、中(两侧的月亮门、绒线树、修竹、三个小花坛、刺柏和整修过的简陋的石刻陈列室)、后(两侧的月亮门、霍去病墓、墓顶小庙)三块院落,布局呆板,视野狭窄,仿佛是花坛围起的一片乡村宅院,被分割成一小片一小片的,虽芬香四溢,却缺少“汉宫陵阙”的宏伟格局和大气,仍保留着文管所沿袭下来的保守姿态和“守陵人闭门谢客”的规模。

而今天的茂陵博物馆,扩大展品陈列、改变馆容馆貌,自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九年,已扩大征地84.76亩,馆内占地面积达到39017.02平方米;建筑面积由原来的483.7平方米,发展到今天的4792.02平方米(根据《茂陵志》100—101页“茂陵博物馆内建筑名称面积一览表”数字统计,截止1989年。——作者注)。在短短八年间,盖起了仿汉东陈列室、石刻亭、石刻廊房、双层角楼、览胜亭、餐厅、客房、浴室、机井房、文物复制厂、商店、琳池等。

这是虎年初冬的午后，王志杰热情地邀请我们登临与霍去病墓仅一墙之隔，过去是茂陵学校，如今已被以八十多万元购买为博物馆扩建部分的原教学楼去看博物馆全景。踏上蒙尘的楼梯，凭栏远眺，飞檐重叠，廊腰缦回，祥云缭绕，亭台楼榭，鳞次栉比；编钟乐舞，余音绕空；水上餐厅，雕梁画栋；茂陵博物馆似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家宫阙，沐浴着冬日的阳光，炫示着汉文化的博大弘明，绵延不绝。茂陵的葱浓馥郁，绝不是仅凭一个人聪明、点子多所能办到的，如果他没有对茂陵一草一木的熟知、热爱，没有对文博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忘我拼搏精神，他手下的这一个个“杰作”不仅不可能实现和完成，甚至连想恐怕都不敢去想的。

正如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九日《光明日报》记者在文章中报道的那样：“对于人们的赞誉，王志杰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汗水。……王志杰的心愿是要在这里建成一个断代史的大型博物馆，使其成为汉代历史、文化、园林、建筑的缩影。为了表现汉代建筑特点，使文物起到耀古辉今的作用，他详细考察了现存的荒坡陵冢，翻阅了大量的西汉和茂陵园林资料，并到各地收集出土的汉代建筑物模型，制作了《茂陵复原鸟瞰图》。经过多年的苦心钻研，他终于亲自设计建成了一座具有汉代风格、融文物、园林、山水于一体的新型博物馆。”从此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王志杰心中，绿化环境也是他建设整个博物馆过程中一项极为重要的系统工程。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有理由大胆预测：五十年后，一百年后，王志杰连同茂陵博物馆的每一座建筑，一草一木也会像这儿的文物一样，大放异彩，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件珍贵的、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国宝”。

王志杰舍得下大力气,花大本钱,每年都对环境绿化、美化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规划;从对栽种季节安排到树木花卉的品种选择;从位置的合理布局到颜色的巧妙搭配;从花卉开放的时间到空间的疏密程度、层次的高低协调,均作出周密的安排部署,完全做到了胸中有数。甚至连一些树木的造型,也都精心设计,力图体现出茂陵特色来。据茂陵博物馆财会人员告诉我们,他们每年用于绿化方面的资金平均都在万元以上。远的不说,仅一九九八年,就一次性投资5万元,购进200多棵油松,栽在透花门外路旁两侧的停车场上,新增绿化面积6600平方米。目前,茂陵博物馆已建成形态各异的大小花坛52座,绿化面积高达98%,这在陕西省文博单位是独一无二的。

笔者与王志杰交往多年,除了敬重他的质朴、勤恳和平易待人的品格外,对他花钱的“小气”,过分的“节省”,一度有些看不惯的。甚至妄下结论认为他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农意识”,缺乏现代人大刀阔斧搞事业的魄力。

我曾给焕亭兄讲过这么两件小事:

一九九六年,王志杰任咸阳市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期间,仍兼任着茂陵博物馆馆长、党支部书记。白天在市里上班,晚上回馆里工作,整天忙忙碌碌的,大事小事都管,几乎没有多少休息时间。那天,我随他回到茂陵博物馆后,已是夜里九点多钟了,因为有事,我们都没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告诉我,小米稀饭已经熬好了,他先处理完几件事情,呆会儿,一块吃。我大约等到十点多,还不见他来。心想,可能他把吃饭忘了。我正合上书,准备睡觉,听见外面有人掀竹帘子,忙过去开门,还没等我走到门前,只听门外“啪”的一声,原来他不小心,把一盘小菜扣到地下了。我赶紧接过另一位同志帮他端着的小米稀饭,请

他进来。他站着没动，用手电照着地上问：“你看，这菜还能不能捡起来吃？”我说：“都脏了，算了吧！有馍有辣子，就挺好的！”他有些心疼说：“扔掉怪可惜的！”我不以为然地说：“有啥可惜的！不就是一盘凉调萝卜丝嘛！”他忙摇头说：“这可不是一般萝卜，北京叫啥‘心里美’，你闻闻，还拌了那么多香油！”我作为客人，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眼巴巴看着他把扣到地下的萝卜丝重新用筷子夹到盘子里。吃饭时，他见我光啃馍，反复劝我夹菜，我没办法，只得尝了一口，还真香！可尝第二口时，嘴里感觉有点硌，说啥也不动筷子了。结果，这盘萝卜丝被王志杰吃得干干净净。

还有一次，馆里要重新印制门票，按道理这件事交给下面人办就行了。王志杰不放心，自己利用开会间隙，亲自去联系。第二天，我去送朋友免费帮忙设计的样票时，印刷厂厂长告诉我：“你们这个领导真会缠，一分一厘地往下压价，跟他这县团级领导做这种小生意，谈下去，我都不好意思了。”后来，我把这话告诉了王志杰。他露出憨厚的笑容说：“你不知道，咱馆靠门票收入很有限，我抠一毛，是一毛，钱再少，买不了大东西，起码也能多买根钉子吧？”一句话，把我说得哑口无言。

以前我到馆里去写东西，钢笔没墨水了，便找办公室主任宇文晓妮去要，她总是先找来只空墨水瓶，给我倒上一点；我需用横格纸，她总是给我数张张。我开玩笑说：“晓妮，你咋这么啬皮呀？”她坦然说道：“馆长要求我这么做的！我多给了你，就是浪费，要挨批评的！”

晓妮说的是实话。

就是这么一位“点油灯”都怕“费油”的“小气”馆长，却拿出大量资金来搞绿化，茂陵博物馆的环境咋能不爽呢？

今天，当我们再次以一位普通游客的身分，来光顾茂陵博物

馆，扑入眼帘的尽是红花绿叶、苍松翠柏，甚至连我们呼吸到的空气里，也充满了鲜花的浓香和草木的气息。

汽车刚驶过汉武帝陵，拐向东边，1990年建成的宽14米旅游新线柏油公路两侧，206棵高大挺拔的松树，如威武英俊的仪仗队肃穆分列，在对游人行注目礼，接受着成千上万中外宾客的检阅。

一九八二年植树节期间，兴平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教师学生2500多人，在茂陵栽种下的由茂陵博物馆从周至县林场拉回的1008棵柏树苗，也已长大成林，郁郁葱葱，频频在远处向游人招手。

一九八九年，由全馆职工在卫青墓上栽种了192棵柏树，在金日磾墓上栽种了190棵柏树。

四周满目是绿，构成了一幅壮丽无比的“茂陵松柏雨萧萧”的百看不厌的五陵塬自然景观。

当你走下汽车，立刻又置身于售票亭、售货亭前那两片新生的油松林中间，这200多棵油松犹如亲人一般在为你接风洗尘，迎接你的到来。

你一跨进具有浓郁仿汉风格的透花门，水泥广场两侧，八棵枝繁叶茂，造型奇特的龙爪槐，树身等高，张开绿伞，使你惊讶；西面的茂陵文宝厅、东面的花岗岩浮桥、十三组灯光喷泉、古乐厅、水上餐厅等，宏伟气派，使你目不暇接。

你迈过朱雀门楼，琳池假山飞瀑、图案铜铸四神，水中蛟龙吐珠，鱼追游人，使你赏心悦目，游兴盎然。

馆内各个角落的空地上，皆因势造景，幽美迷人，错落有致，叹为观止，在全馆9523平方米绿化面积，56个大小花坛中，长方形的、正方形的、圆形的、半圆的、椭圆形的、三角形的，应有尽

有；而到处盛开的鲜花，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此开彼谢，芬芳馥郁，根据《茂陵志》记载，茂陵博物馆今日种植的各种花卉树木已多达62种。仅花的品种就有贴梗海棠、牡丹、迎春花、一串红、板兰、榆叶梅、黄桂、十样锦、蓝蝴蝶、广玉兰、芍药、木槿花、鸡冠花、菊花、美人蕉、腊梅、刺玫瑰、百日红、蝴蝶兰、单片花、小桃红、虞美人、牵牛花、蝴蝶梅、大丽花、山茶、月季花、节香、蔷薇、白玉兰、珍珠梅、结香等等。馆内绿化面积从零开始，经过几十年辛勤耕耘，98%以上，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绿化工作搞得最好的文博单位之一。

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范远谋参观完茂陵博物馆后，激动地在留言簿上写道“到西安出差，参观了不少文物古迹，给我印象最深刻最美好的是茂陵博物馆，这里体现了文物和园林和谐统一，给人以历史知识和美的享受，馆内处处干净、整洁，井井有条，每个角落都有特色，独具匠心，我们要学习博物馆同志这种严谨、恳切、细致的工作作风。”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官正在留言簿写道：“文物管理良好，园林建设协调。西北秦川平原，园林赛过江南。”

加拿大国立美术馆馆长时学颜一行四人，也在留言簿写道：“从加拿大到陕西茂陵博物馆，乘飞机、火车、汽车已走了万里路，看到了茂陵工作的成就，也觉得可再跑万里，此地不仅文物宝贵，陈列说明丰满，四周环境也充分表示中国悠久文化的高潮以及中国劳动人民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来陕西视察时，曾对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说：“来陕西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茂陵博物馆……”

## 三

茂陵博物馆朱雀门楼顶上雕着两条传神的青龙，二十多年来俯视着这里的斗转星移，人事代谢，中外游客如潮水一样地来了去了，去了来了，人们只觉得它很美，很威严，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的缺憾。然而，当一九九八年新春之际，王志杰站在门前反复关注的时候，他终于发现，这龙的缺憾就在眼睛上。眼睛不活，整个龙都显得僵化了，他立即找来电工，要求用霓虹灯装点龙的眼睛，使它活起来。这是王志杰的点睛之笔，然而，我们要说的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点亮心灵眼睛的故事。

茂陵博物馆有了一个幽雅迷人、鸟语花香的园林般优美的环境，是否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呢？

王志杰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创造出—个园林式博物馆的同时，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随着茂陵博物馆的环境改变、文物增多，前来参观的游客也在成十倍、百倍地增长。作为窗口行业，服务游客成了日常管理工作的重头戏，但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五根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游客中，难免鱼龙混杂，缺乏环保意识、人为破坏环境、攀折花木的事情仍时有发生。馆里职工谁看见了，都感到气愤、心疼。怎么办？是沿用社会上流行的对不讲卫生、毁坏公共场所环境的现象，采取警告、罚款的办法，还是注重思想道德教育，采用启发引导的办法？就这个问题，王志杰发动职工展开了认真、激烈的讨论。

最后，王志杰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他说：“我们茂陵博物馆是进行祖国文明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应该避免在标语牌上出现生硬语言。”他反复斟酌，终于拟出了几条这样的标语，诸如“向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游客致敬”、“幽雅洁净的环境靠大家

共同维护”等,由于用语恭敬,态度亲切,注重了宣传效果,加强了内容上的感染力,很快便赢得了绝大多数游客的理解和支持,纷纷用自觉的回报性环保意识,维护了馆内的正常游览秩序。

但思想工作也不是万能的,有一天,馆里来了四、五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截甘蔗,说说笑笑,边啃,边往里走。当时,兼任保卫科长的副馆长弓靠良正在大门口值班,他和颜悦色告诉他们:“馆里有规定,凡是带皮的水果、小吃,不准带入馆内。”有个年轻姑娘很不高兴说:“我们咋知道你们还有这规定,反正我们已经买了,总不能白白扔掉吧?”弓副馆长忙解释说:“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们不如把甘蔗留在大门外,我替你们保管,可以参观出来后再吃嘛!”几个年轻人不答应,仍然大大咧咧一边往里走、一边鼻孔一“哼”,不耐烦地说:“行啦!你别罗嗦了,我们在里面不吃就是了。”弓副馆长知道遇见了难缠人,如果与他们继续僵持下去,可能要发生争吵,会给馆里带来不好的影响,便只好放他们进去了。谁知,这几个人可能以为门口这位“老头”软弱可欺(其实,弓副馆长曾在杂技团当过多年教练,有一身硬功夫),刚往前走了几步,便举起甘蔗,又啃上了。弓副馆长一看到这情况,血顿时涌上了脑门,气得满面通红,刚想喊他们站住,话没出口,又一想,这更会激化矛盾,便硬忍着,悄悄跟在他们后面。几个年轻人说说笑笑在前面啃甘蔗,他不停地在后面捡甘蔗皮,吐一路,捡一路,直到那几个年轻人登上览胜亭,弓副馆长还一声不吭,跟在后面捡。春风化雨滴滴入心,那几个年轻人实在不好意思了,忙返回身,跑到弓副馆长面前,接过他双手捡满的甘蔗皮,扔进果皮箱里,红着脸说:“老同志!你再别跟在我们后面拣了,这比骂我们几句还难受,你放心,我们保证再也不吃甘蔗了。”

采访时,当我们问起弓靠良副馆长为什么会这么做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其实,这不算啥,在馆里,保洁已成了习惯,别人遇见这事,也会这么做的。”

王志杰的结论是:环境也可以改造人。

因为王志杰白天工作太忙了,我们不得不把采访他的时间安排在了晚上。面对流露出满脸笑容的王志杰,我们就像面对从前线归来的将士,依然从他微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里,看到了他极力想掩饰,却又难以拂去的倦容。是啊,作为茂陵博物馆馆长,他太疲惫了,工作头绪繁多,事无巨细,他都一一亲自安排、动手,一件件认真检查、落实。记得有一次,我们约好下午五点开始采访,我们接好了录音机电源,在茶几上摆好了话筒,还沏好了热茶。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的人影。望着腕上手表那细长的红色指针一格一格、极有规律的跳动,我们的心情也愈加焦急、烦躁起来,按说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原因,茂陵博物馆只是陕西两条黄金旅游线之一的西线中间的一个点,它由省会城市西安出发,或由咸阳博物馆、昭陵、乾陵、杨贵妃墓,然后途经茂陵转至法门寺;或先直接到达法门寺后,再转至茂陵、杨贵妃墓、乾陵、昭陵,然后返回西安。游客们无论先走哪儿,作为西线“一日游”,茂陵只是中途的其中一个景点,导游为抢时间赶路,一般不允许游客在此处呆很长时间。所以,一般到了下午三点以后,茂陵博物馆内的游客相对便稀少下来,过了五点,几乎就看不到一位零散的游客了,安排这个时间来采访王志杰这个忙人,应该说考虑还是比较周详的。但王志杰的又一次失约,不禁使我们在面面相觑中有些失望,觉得见他真比见市长、书记还难。但既然选定了这位传奇式知名人物作传主,我们岂能因这点小事,放弃我们拟定好的采访计划呢?因为我们尽管是写作圈子内的

人,但都还有各自的本职工作,特别是作为电台编辑部主任、市作协副主席的焕亭兄,采访、审稿、开会,诸多应酬几乎占据了全部上班时间,而我们的采访只能像业余作者一样利用双休日,放弃与家人共度良宵的时间,像“愚公移山”或“挤牙膏”那样一点一滴地进行。要失去了这次采访的机会,又得事先打传呼预约后,再等过了一周,才能续上前面的采访内容,这对我俩来说,是一桩“赔”不起的“买卖”。商量之后,我们决定住下来。

主意已定,我们索性步出房门,沿着花坛间交错织就的砖铺小道,悠闲地散步,而目光却四处搜索探询着,想看看王志杰此刻究竟是在忙什么大事而忘了与我们的“君子约定”的。

沿着东苑的客房向西,走不多远,便发现在霍去病墓正面的碑楼下,四、五十名馆里的职工围成了一个圈,三分之二都是年轻人,他们个个凝神注目,前面的人或弯腰或半蹲着,后面的人大部分踮着脚尖,不知往里面看什么。我们感到好奇,便走过去,只见圈子里面,蹲着早已年过半百的王志杰,依然是那笔挺合体的西服,依然在雪白的衬衣领子下扎着鲜艳的领带,但手里却拿着一把小铁铲,一条旧毛巾,身旁放着一个脸盆,脸盆里盛了半盆水,他弓着身子,低着头,先用旧毛巾蘸湿了水,使劲擦着砖地上的鸟粪,擦净后,腰也没顾上直一下,又挪了个地方,瞅准有鸟粪的地方,继续擦,实在擦不净了,就用小铁铲铲。那专注的神情,精细的样子,像是雕刻,又像是绣花,仿佛面对着一面光洁透亮的大玻璃镜似的,小心翼翼地揩去上面的尘土,自始至终没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在王志杰身后,有位工作人员在默默地看表。

五秒、十秒、一分、两分……那人嘴唇蠕动着,低声读着时间。

“五分钟！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喊，王志杰停止手中的动作，抬起头来，把脏毛巾放进脸盆里，揉净，拧干，连同小铁铲一块交给身旁的人，这才环视了自己的属下一眼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刚才咱在门口开会，大家争论了半天，说砖地上的鸟粪难铲，现在你们都看见了，我只花了五分钟，就把这一大片搞完了，大家都回自己宿舍去，把自己脸盆取来，还有，人天天都洗脸，总该有条旧毛巾吧？毛巾用旧了，总想买新的，把旧的贡献出来，擦墙上、地上的鸟粪，这也是利馆利己，一举两得的好事，从现在起，大家都去自己清洁区擦鸟粪。”说着，手一挥，职工们“轰”的一下散开，回宿舍取脸盆、旧毛巾忙活开了。

事后，笔者问王志杰：“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王志杰一愣，旋即明白了话中的意思，忙解释说：“馆里大多数是年轻人，不这么具体要求不行……”

“那也没有必要亲自示范呀！”

王志杰望着我俩，神秘地一笑说：“光动嘴指挥不行，讲大道理更不行，我亲自干一点样子叫他们看，你想，我这么大年龄了，五分钟内干这么多，他们也没啥说的了。这些年，我总结了一条经验，作为领导，只有自己干在前面，下面群众才可能服你，你做出了样子，别人也就没啥说的了。”

“真有你的！怪不得人家说你管人有一套呢……”

王志杰有时也不乏幽默，他为了不让我们继续夸他，便故意把话题引开，给我们讲了这样一则笑话：“外地有家单位卫生状况不好，平时最怕上级部门不打招呼来检查。偏巧，这天突然来了一帮检查卫生的。检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厕所。这家领导忙说，能不能等到中午再检查。检查团带队的人问，为什么？这位

领导说：中午是吃饭时间呀！对方纳闷：检查卫生和吃饭有啥关系？这位领导满有实践经验地说，这你就不懂啦，中午一开饭，厕所的苍蝇全到餐厅去了，我的厕所不就干净了？”

唔！原来是这样。听着王志杰用手势比划着讲解完，我们不禁捧腹大笑起来。没想到刚才还正二八经布置工作的王志杰，一下子竟变得如此幽默，不仅巧妙地解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且还对当前某些地方领导的浮夸作风给予了形象化的讽刺和抨击。

写到这儿，笔者忽然又想起一件与此相关的小插曲：那是今年上半年《陕西日报》发表了记者采访的一篇文章，由于校对出现了错误，把王志杰率领全馆职工“清除鸟粪”印成了“清除鸟类”。几天后，邮递员把报纸送来后，王志杰发现了这个关键处的“错误”，不禁大吃一惊，当即给写这篇稿件的记者打电话。记者一方面向他表示了道歉，另一方面告诉他更正已来不及，等有机会再写一篇稿子澄清事实。谁知，没过几天，陕西旅游局办的“工作简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上面赫然印着的字眼依然是“清除鸟类”。王志杰真是又着急，又无奈，拿着这份报纸和打印下发的简报，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说：“这可不是小事！稍不留神，错了这一个字，把‘清除鸟粪’都变成了‘清除鸟类’，意义全变了，这在社会上将产生多么坏的影响哇！”

笔者安慰道：“不会吧！这个笔误很明显，意思大家都清楚，绝不会像你理解的那样，你就不必太计较了！”

王志杰没吱声，沉思了好久，才叹口气说：“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教训，以后无论干大小事情，一定要更认真、细心，稍微马虎一点，出了错，想弥补都来不及了。”

我们为他这种绝非仅仅是脱口而出的自责态度愕然：他怎

么说着,说着,就把炮口不自觉地转向自己了呢?

然而,这恰恰是王志杰的心灵之睛。

建馆十几年来,王志杰在狠抓环境美化、清洁卫生方面,不仅制订了一套详尽的《卫生管理制度》如:设立爱卫会办公室,馆长兼任办公室主任;环境卫生实行划片包干,每日定时清扫,值班人员随时保洁,做到整洁优美,达到“四无”(无垃圾、无污物、无痰迹、无杂草);定期修剪花木,预防虫害,保证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室内保持窗明几净,无灰尘、无蛛网、无鼠害;厕所由全馆职工轮流打扫,定期消毒,达到无臭味、无苍蝇、无尿碱等八条内容。还在《十条馆规》中明确规定:馆内所有工作人员,每日上、下午上班前,按规定时间义务打扫卫生,上班后的环境卫生,由值班人员随时保洁。花园的作务管理,分片包干,落实到人,凡有失误者,视其情节,给予处罚。负责打扫厕所值日人员如遇休假或有特殊情况,必须落实代班人,并告知卫生检查员,方可离馆,凡失误者,除扣罚当日工资外,视其情节,再给予必要的处理。为了引起大家对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视,王志杰还发动全馆职工以顺口溜的形式,编了段《环境卫生“十无”标准》口诀:

院内无果皮纸屑  
地面无痰迹污物  
角落无乱堆乱放  
馆里无高声喧哗  
墙壁无残缺裂缝  
建筑无乱刻乱画  
花木无荒芜虫害  
园圃无枯枝杂草

门窗无灰尘污垢  
厕所无蚊蝇臭味

亲爱的读者,假如你没来过茂陵博物馆,看到上面真可谓“尽善尽美、严丝合缝”的条款,总以为这仅仅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说说而已吧?其实,当初在王志杰拟定这些制度时,个别职工也认为,标准有些太高了。王志杰回答得很干脆:“既然我们定了制度,就必须达到,这其实也并不难,咱可以互相检查,只要我首先能够做到的,大家也一定能够做到!”事实也正是这样,十几年来,茂陵博物馆职工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制度、条款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一九九一年第12期的陕西省《爱国卫生简报》上,有这样一段检查后的评语:“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单位的茂陵博物馆,领导重视卫生工作,管理有章,工作有序,环境优雅、舒适、美观,展室干净卫生,餐茶具消毒制度健全,内外宾厕所符合卫生要求,室内外商店、招待所、餐厅、厕所,没有发现一只苍蝇,一个烟头,一片纸屑,一点垃圾,历次检查评比均名列榜首。”

早在1989年4月中旬,陕西省旅游业优质服务办公室会同省文物局、省爱委会、西安市容指挥部及有关市、县旅游局负责人对全省十三家景点进行系统检查时,破例对茂陵博物馆免检。这正如1988年12月16日下发的第九期《陕西省旅游业优质服务竞赛简报》中高度评价的那样:突出的文物参观点是茂陵,他们的特点是保持经常,做到检查和不检查一个样。各项要求均达到全优标准,作为我省文物参观点的先进单位是名副其实的。

这真是应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的哲语。茂陵博物馆自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五年在全省文博系

统开展的“创四优”及“创佳评差”竞赛活动中，连续十年获得了第一名。

面对我们的采访，王志杰那双虽困倦，却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并没流露出太多的自豪，他只是主动默默地为我们削着附近果农送来的苹果，一边殷勤地劝我们吃，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一个单位也就像一个家那样，不能窝窝囊囊的，叫外人一看，准是个懒婆娘，其实，环境卫生搞得好不好，不仅是个脸面问题，更重要的是代表着单位管理水平、工作好坏、职工素质的高低，你们说，对不对？”

我们除了点头赞同，还能再说什么呢？！

这倒使我们又想起王敏霞副馆长讲过的一段话：“全馆职工能有这么高的素质，工作热情这么高，全是王老师严格要求、培养的结果，我能当上这副馆长，也是他逼出来的，我们馆里每招进一位新同志，他都手把手教，咋样扫地，咋样保洁，直到他看着满意了，才交给下面部门安排具体岗位，任何人都是他这样带出来的。开始，还有人理解，现在大伙都理解了，不是他对下面部门不放心，而是事业心叫他这么干，馆里哪怕一丁点事情没做好，他就着急，就难受。你们看王老师平常走路那样子，总跟小跑似的，别的不说，哪点像是快六十岁的人？”

## 第八章 侠骨柔肠

—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随着冬去春来，季节交替，武帝陵上、陵下，那郁郁葱葱的松柏，正日渐粗壮、高大挺拔了许多，每一棵树都仿佛像一个人，由童年、少年，长成了风华正茂的青年，在王志杰的精心侍弄、培育下“应征入伍”，加入到了美化茂陵旅游景点的浩浩荡荡的“绿色大军”之中。

五陵绿了。

茂陵博物馆的所有创业者笑了。

每一位职工脸上那晶莹的汗珠，换来了无数重游故地的中外旅游者惊讶、欣喜的目光。

茂陵博物馆面貌一新，彻底变了，变得更加妩媚、更加俊俏，也更显得富有朝气和魅力了。

然而，此刻在王志杰的脸上，却多了几道皱纹，多了几分疲

倦,多了几层深思。他在想着茂陵博物馆的明天,他要以一种更大的勇气和更饱满的激情,来完成自己平凡人生中一个辉煌的不等式:二十岁的小伙默默地从青年走向中年、老年,捧着沉甸甸的果实,低垂着谦虚的头颅,迎接秋天;小小的茂陵由文管所发展为博物馆,面积越扩越大,人员越来越多,文物越往后越丰富,馆容馆貌越变越年轻,越来越好看。而落在王志杰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沉,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这时,一个“孝子”的责任悄悄又把他推到了他任何时候都没回避过的社会大舞台前面:

那是个夏收大忙季节,天热,社员们正忙着收割麦子,忽然,老红军死了。村里干部们顿时慌了手脚,赶紧亲自跑到茂陵博物馆来报丧。等馆里同志闻讯迎出来时,登时傻眼了。

“志杰人哩?”

“没在,到省城开会去了。”

“几天?”

“三天。”

“那咋办呢?他不在,这老红军的丧事,谁做得了主?”

是啊!王志杰与这位参加过红军的张老汉虽不沾亲带故,却比亲儿子还亲。他不回来,啥事也办不成。没办法,朴实的乡里人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乘车直达西安,去会议代表住的宾馆找王志杰去了。

“你们怎么来啦?”望着满脸是汗的乡党,王志杰十分惊讶,不知发生了啥事儿。

“快!志杰,你得赶快回去,张文焕老汉咽气了。”

“啥……啥时候?”

“夜里后半晌。”

“那还不赶快发丧！天这么热，怕一天也不能耽搁。”

“不行！你不回去，谁敢做主？”

王志杰抚弄着手里的文件袋，有些为难了：“这会还有三天才能完，等我开毕会，恐怕尸体没法保存……”

乡党忙打断他的话说：“不要紧，村里几个干部商量过了，已经派人买酒往老汉身上洒，这样，尸体就不会腐烂、有异味了。”

送走了报丧的道常村乡党，王志杰背转过身去，深陷的眼窝里涌出一股潮热的泪水，顺着他受过伤被垫高的鼻梁，“滴答，滴答，”无声地淌下，像是哽咽、低垂的哀乐，环绕着他的周身轻轻地奏响，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也似乎都成了琴弦，被命运之神的冰冷的手，重重地拨动起来，震撼着，颤抖着，人走进了会场，而心却挂着晶莹的泪珠，越过西安古城墙，出西门，沿着西宝公路，拐过符家桥口，经过下官道，绕过武帝陵，飞向了茂陵博物馆，飞到了张文汉老人身边……

快二十年了，王志杰无论走到哪里，总把老汉挂在心里。这一老一少，一个给集体看守庄稼，一个为国家护卫陵墓。一位是孤寡老人、一位是远离家乡的公家人。王志杰把张文焕老人当成亲人，如今老人突然乘鹤西去，王志杰心里忽然感到了失落和悲伤，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但身为国家干部的王志杰，依然默默忍受着内心痛苦的熬煎，坚持把剩下的会议开完。

三天后，张文汉老人的追悼会在道常村举行。

王志杰亲自为老人致悼词。

送葬时，茂陵博物馆职工排着长长的队伍，抬着花圈，伴着哀乐，为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张文汉送了最后一程。

今天，又十几年过去了，安息在坟墓里的老人，一定还记着

当时送葬时的隆重场面，也一定不会忘了这份浓浓的前世情

.....

这又是一个周末，我们完成了当天的采访，正准备乘车返回咸阳市区的时候，王志杰引着一个姑娘来了，说：“这是勇利谈的对象要回家，随便搭你们的车到咸阳。”

咋！连这事他也管？

我们知道，茂陵博物馆建馆十年后，因为王志杰兼任着咸阳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务，平时开会、办事极不方便，才按规定给他配了这辆伏尔加牌小轿车，转眼七、八年过去了，王志杰就乘坐着它，日夜往返于西安、咸阳和兴平等地，报规划，上项目，要批文，跑贷款，人饿瘦了，脸晒黑了，车也跑旧了、跑烂了，而博物馆的面貌却日新月异，年年都有变化。

“一叶落知天下秋”，如果说从一片树叶的凋落，便可知道秋的脚步。那么，通过王志杰关心大龄青年这件小事情，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位铮铮关中汉子身上包裹不住的那种侠骨柔肠。

因为采访的需要，我们先后查阅了从一九七六年元月至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几乎所有关于茂陵博物馆及王志杰本人的新闻报道、文件资料等，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个由于特殊时代造成的明显的缺憾，那就是在歌颂、赞美王志杰三十六年对我国文博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时，只介绍他如何艰苦奋斗、勤俭建馆的先进事迹，却往往忽略了王志杰作为一位善良的、在老家十里八乡受人尊重的、九十六岁的母亲的儿子，他究竟为老人做过些什么？忽略了王志杰作为普通家庭妇女张风莲的丈夫，他究竟为妻子做过些什么？忽略了王志杰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究竟为这两儿一女做过些什么？忽略了王志杰作为老少四代、十二口人的一家之主，他究竟又为这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做过些什么？

这一切绝不能怪报刊、杂志的编辑、记者，他们是党的喉舌，必然要受到特定社会政治、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除了在为传奇式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王志杰大唱赞歌的同时，却忽视了王志杰作为一位有血肉之躯的人的七情六欲、儿女情长。

在笔者与王志杰交往的六、七年中，我们彼此信任，无话不谈，而对他这个人的了解，我更多地是通过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耳朵去看，去听，去学会读懂他往往表现在一些生活细节里的普通而伟大、闪光而又实实在在的心灵世界——

不久前，还是关于“车”的故事。

今年深秋的一个双休日，王志杰兴冲冲提着一串香蕉，推开三号客房的门，硬要请我和老杨两人吃香蕉。我们知道王志杰一年到头，独身在馆里忙工作，平时生活很简朴，和职工一起上灶，从不搞特殊化，有时出去办事，回来晚了，就把早晨出门前剩下的米汤热一热，泡点干馍，就点辣子或生洋葱，就是一顿饭。王敏震副馆长曾这样形容他：“谁如果要跟馆长一起到西安、咸阳出差，得先把肚子填饱了，才敢去！不然，他光顾着办事啦，一忙起来，连饭也没时间吃，偶尔下馆子，顶多也就一人吃一碗面，年轻人谁受得了？”所以，望着王志杰大方地掰开香蕉招待我们，我们忙摆手拒绝说：“不吃！不吃！”王志杰笑了：“你俩放心吃，这不是公家的！我女儿快半年没来看我了，这是她送来的，你们一定得尝尝！”就这样，他撇下在自己房间里帮他收拾东西的女儿，照样陪我们聊天，谈他未来的设想。不觉间，到了下午，我们该走了。王志杰抱歉地说：“小车在兴平还没修好，只能用车送你们了。”他说的大车，指的是那辆前年日本政府赠送给馆里的佐川急便厢式货车。驾驶室里，除司机外，只能坐两个

人。当我们走到货车跟前时，发现几个人正在往货厢里搬小板凳，王志杰解释说，馆里还有几个人搭顺风车，一道去咸阳。我们看到其中有位女的，便说，叫她坐前面，我坐车厢后面。王志杰忙把我俩推进驾驶室说，不用！不用！她是搭顺风车的，坐后面就行了。汽车开出好久了，突然觉得这女的眼熟，忙问司机，后面货厢里坐的是谁？司机回答说，是馆长的女儿、女婿。

听完这句话，我们心里感到酸溜溜的，极不是滋味。

后来，听馆里人说，王志杰实际上非常爱自己的三个孩子，但就是因为太忙，每年除了春节在家里呆一天，吃完团圆饭，就又回到馆里顶替别人值班，根本就没时间与家人共度良宵，甚至连儿子结婚，他也不在，都是妻子一个人帮忙给张罗的。为这事，我专门问过也在文博单位工作，已担任咸阳市博物馆副馆长的大儿子王晓谋：“你爸整天不在家里，也顾不上管你们，你这位做儿子的，难道没意见吗？”这位从复旦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回答得好：“小时候，我们是有意见，但想到他一天到晚那么忙，便又能理解了，搞文博管理工作的人，责任大，处在这个特殊环境里，你想叫他去顾家，他也实在没法办到，除非叫他改行，这对我爸来说，就等于要了他的命。你想，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是啊！搞文博事业的人，是天底下最容不得有半点私心杂念的人。

偏偏王志杰又是一个大孝子，对他母亲，可以说尽到了一位儿子所能尽到的一切责任。

就在一九九六年他既当茂陵博物馆馆长、党支部书记，同时又兼任咸阳市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的日子里，笔者经常随他乘车往返于咸阳市区与茂陵博物馆之间。为了更好地照顾年迈的母亲，他特意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外出遇到好吃的东西，再贵

也要买回来。他踏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望母亲。给母亲吃苹果，把苹果片切得薄薄的，亲手喂进母亲的嘴里。夏天吃西瓜，精心切成牙还不行，又把两头去掉，只让母亲吃中间那一点最甜的。母亲拉肚子，他不放心儿女们侍候，非要亲自为老人擦洗、喂药、洗脏裤子。去年，母亲不慎把腿摔坏了，送到医院后，连大夫都说，这么大年龄的人，就是治疗效果再好，也走不成路了。王志杰偏就不信这份邪，在家休养近一年时间里，整天守在母亲身旁，居然给护理好了，直到今天，九十六岁高龄的母亲，还能一个人拄着拐棍，步出房门，跟人说句话儿，独自坐在屋檐下，晒半天太阳。

记得那是一九九六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咸阳市文物局的小车司机像往常一样早晨六点二十分从咸阳动身，七点前准时将桑塔那轿车停在茂陵博物馆门口。

这正是王志杰动身赶往市区上班的时间，他曾拿半开玩笑的话对我说过：在乘车问题上，他很注意影响，只要坐桑塔那，就是为文物局办事，要是在双休日为馆里忙事情，他绝对还坐自己那辆伏尔加。当时，我还笑话他不该把这点小事分得这么清。后来证明，他这话确实是有道理的。

当时，我在馆里修改一部有关茂陵景观方面的书稿，早晨，与他一同返回市区上班。

小车刚离开博物馆不久，前面的司机转回头来，递给王志杰一塑料袋粽糕说：“这是你让我帮你买的早点，还热着呢，快吃了吧！”

王志杰接到手里，打开塑料袋，尝了一口，突然叫司机掉回车头，说：“真的！这粽糕做得真香，你让我把它给我母亲送回去。”

我和司机看到身为领导的王志杰，竟会流露出农村孩子般纯朴、真挚的神态，说出这种感人肺腑的话来，只觉得心里一热，感动得真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件事才好。

就在汽车掉过头的一刹那间，王志杰在我眼前的形象一下子显得高大亲切起来。

这是一位关中赤子对母亲的爱，其诚，其真，恐怕是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无法虚构出来的，完全是一种最原始、最本能、因而也是最崇高的爱。

我终于理解了，作为“大孝子”的王志杰，为什么能在茂陵留下来，并在我国文博界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博物馆发展史上的奇迹。

## 二

翻开精装本的《茂陵志》，“第九章 大事记”中的一则条目吸引住了我们的视线：

“一九八四年五月，为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需要，强化管理职能，茂陵博物馆实行专项经济承包责任制。下半年起，办公经费即完全实现自给。”

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寥寥数语，在我们心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也许，过去许多人物事件意味深长，许多重大发现前所未有，许多动人场面垂写春秋，许多嘹亮声音经久不散，但那毕竟都只是过去，惟有这一大胆坚决的举措，才从根本上给茂陵博物馆插上了一对金色的翅膀，使之沿着沐浴着朝阳的东方海平面，飞得更高、更远——

一九八四年一月，我国开始对经济领域中不合理的价格体

系进行改革；同月，首都北京刚刚成立的第一家家庭劳动服务公司顾客盈门，上百位保姆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服务行业又有了新的定位，进而被肯定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渠道；

三月一日，中共中央以4号文件名义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从而首次为农村经济的深刻变革、繁荣发展打开了封闭之门；

四月，我国政府决定开放总计拥有七千多万人口的14个东部沿海城市，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这不仅是我国经济正在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自明朝一七五七年后的第一次开放。

.....

这一桩桩，一件件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使王志杰夜不能寐，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一个崭新的时代正悄悄朝他走来，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想使茂陵博物馆在短短数年内取得大的发展，就必须破除过去的陈规陋俗，进行一次大的变革。

在一九八四年初春的清晨，王志杰同全馆职工一起，照例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广播。架在院内东面球型水塔高处的高音喇叭，几乎天天都给他传送来一件件新鲜事，就像温暖的阳光，拨开了多少年来笼罩在心头的迷雾，使旧的观念开始解冻，新的想法如同秋后播下的麦种一样，逐渐发芽，破土而出。

王志杰这些天来，整天召集他手下的六名正式工、十二名农协工开会，他开会自有他独创的“王氏风格”，不光念报纸，组织讨论，更多的时候则是进行“煽动”性地“讲演”，他说：“目前，咱馆里一个不多，也一个不少，正好是十八个人，过去样板戏《沙家浜》里有句唱词：‘十八个人要成为十八棵青松’，咱也要有这个

决心……”

王志杰说到做到，他果然从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起，率先实行了由全馆职工(包括农协工)集体反复讨论通过的专项承包责任制。

也许是这个大胆举措应了中国古代的那句“天时、地利、人和”的老话，也许是符合文博单位经营的规律和特点，也许是馆里正式工、临时工都从变革中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总之，用一句至今仍很时髦、使用频率极高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出效益”吧，茂陵博物馆当月纯收入便达到了1.1万元，比上年同期提高了一倍多。

茂陵的改革经验，很快便在省内外传开，成为1984年全国文博旅游系统具有开创性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陕西日报》对茂陵博物馆实行专项承包责任制的经验作了详尽报道，文章说：“今年年初，茂陵博物馆馆长王志杰看到农工商各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大好形势，大胆提出了改革管理体制，增加经济收入的具体措施。五月以来，全馆十八名职工分为五个小组，由组长出面承包，对有经济收入的文物复制、修复和后勤服务组，实行经济核算责任制，按照经济指标完成好坏进行奖罚；对没有经济收入的行政管理、陈列保管和资料研究组，实行岗位责任制，依据每个人完成任务好坏进行考核和奖罚。为了保证专项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他们按照职工原工资百分之二十的幅度实行浮动工资制；每个月抽出超定额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作为职工的当月奖金，抽出百分之五由馆长奖给承包组长，超额收入的剩余部分，待年终结算后另行分配。还聘请了四个有专长的合同工担任专业组长，给予他们国家正式职工待遇。”该文前面还有一段话，现在听起来，仍

然是那么雄心勃勃、颇有气势：“……他们又宣布：今后不要国家事业办公费，实行以馆养馆，逐步达到经济自给。”

这无疑是在王志杰朝着科学化、现代化管理所迈出的新的一大步。

的确，从人格锻造到道德修养，从微观上的言传身教到宏观上的整体管理，王志杰都留给我们太多的谜，就像静穆千年的石刻卧牛一样的引人怀想，发人深思。譬如说，茂陵博物馆就其地理环境，馆建规模及人员构成等条件，与建馆早，设施全的文博单位比，均显得先天不足，然而，它连续十年在全省博物馆评选中稳居第一，这就是个谜。

揭开这个谜，需要投入时代的目光。任何现象，只有当把它置于历史过程中的时候，才能掂出它的分量，确定它的地位。现今，理论学习既是一个热门话题，又是一个难说的话题，可是，在茂陵，理论学习，既不空，也不大，似三月春雨一样滋润着每一位职工的心田。有一天，我们因写作的需要，去馆里资料室查阅一些数据。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装订得整整齐齐的职工学习邓小平理论试卷。那多彩多变的题型，那整洁美观的卷面，令人感到以“科学理论武装人”是一个多么庄严的历史课题。有一份卷子答得很有特色，从娟秀的字迹看得出是位女性，问答题紧扣自己的工作实际，说的是心里话，谈的是真体会。资料室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样的考试年年都有一次，职工们就是这样地用领袖的教导铸造着自己的灵魂。

从资料室出来，已是日近中午，王志杰邀我们吃饭。饭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说：“二位不急着走。我把西丽叫来，你俩给当面导演，过几天兴平市要举行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演讲赛，西丽要参加。”

西丽来了，细挑个儿，白净清秀的脸，像正式演出一样地站在我们面前。稿子虽然是我写的，然而，他体会得很到位。特别是讲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服务游客，完善自我”的“茂陵卧牛”精神时，情绪饱满，语调激昂，有着强烈的穿透力，我们被深深地感染了。然而，感动我们的，不只是表演，而是他们塑造卧牛精神的那么一股劲，一种精神。王志杰说，为了阐述卧牛精神，他们编写了10000字材料。把卧牛精神分解成五个方面，即：脚踏实地、从平凡小事做起的务实精神；忠于职守、甘当无名英雄的奉献精神；助人为乐、真诚服务的友爱精神；热爱工作、一心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馆兴我荣、馆衰我辱的主人翁精神。我们在茂陵采访，时时刻刻都感受到职工们用自己的行为为“卧牛精神”做着注释。岁交初冬，是旅游的淡季。我们却看到编钟古乐厅的姑娘们一早就身着古装，等候着客人的到来。有一天，当我们摆脱案牍之劳，试图在这里寻找一方音乐天地的时候，却发现观众席上只坐着三个游客，还有一位是小孩。然而，他们一如既往地完成了报幕、介绍乐曲、演奏、谢幕等程序，不以人少而粗疏。三曲终了，游客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用游客的话说，这掌声，不仅仅是回报给古筝的如丝如缕，编钟的凝重浑厚，编磬的空谷滴水，更是回报给演员的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它虽然不及千百人那样如暴风雨般的热烈，却把一种珍贵的价值评定留在了茂陵。

谁如果把王志杰仅仅看成一位只会埋头于古董的学者，那他的视角起码表现出平面的弱点，他抓管理的点子并不比研究文博的兴趣淡漠，也是在那间曾经接待过中央首长的资料室里。我们看到了他们打印的一册册《爱国主义300问》、《三观教育知识竞赛资料》，翻开溢着油墨馨香的油印文本，我们看到张思德、

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的风雨脚步，领受到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的精神之光，追逐着卫青、霍去病的足痕马迹。这些在商品大潮下为许多人遗忘的英烈，在这里精神不朽地活着。我们曾经大略地翻了一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闭卷考试的试卷，平均成绩达到 91.5 分。要透视这些远逝的英雄在职工心中的位置，最好是看一看他们如何用笑脸化解矛盾风雨的。

有一天，编钟演奏厅来了一帮大学生。他们青春的气息与不绝如缕的乐曲溶为一体，他们对新事物的稀奇使他们对穿着古装照一张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馆里有这项服务，乐师们也很热心，帮着他们戴头饰、束腰带、整衣冠。事先说好每拍一张收伍元钱。可相照完后，学生们中却有人不愿付钱。其间有位高个头的，将乐师推来搡去，连我们在一旁都有些看不过眼。然而，风雨半世、鬓发染霜的演奏乐师却以海纳百川的度量，以长者对于后生的宽容反复地讲述馆里的各项制度，乐师笑着说：

“同学们到这里来，听古乐演奏，不只是为了好听，还有陶冶情操问题，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人人都这样，那博物馆还怎么办？”

平常人，家常话，化为一缕阳光，亮了学生的心田，先是学生内部发出批评的声音：

“照相给钱，是制度么，咋能这样呢？”

“该交的，咱就干脆交，不要让师傅为难！”

“咱嗜好是大学生哩！干脆些……”

一场冲突化解了，临跨出门槛时，身后传来师傅亲切的招呼：“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欢迎再来！”我们发现，那个口出不文明行为的学生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

望着远去的学生，我们问：“你也能忍住？”

师傅说：“论个人感情，遇到这种情况，我早发火了。可你如今站在这里，就不是代表你个人，而是代表着博物馆，代表着国家、民族的形象，何况，我这么大的岁数，他们毕竟还是些娃娃呀！”乐师慈祥的笑容与冬日的阳光一样温暖。

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馆兴我荣、馆衰我辱的“卧牛精神”。王志杰自豪地告诉我们，卧牛是我们博物馆的象征，也是每一个职工精神的象征。

让我们再来说西丽，她不负馆望众望，在兴平市的演讲大赛中一举夺得第二名，马不停蹄一鼓作气地杀到古城咸阳来了。咸阳不比兴平，来自市直单位和十四个县区的高手，云集在凌云饭店，一圆自己凌云腾飞的梦幻。预赛那天，西丽临阵不慌，举止大方，以深沉而又激昂的声音，流畅而又起伏的语言，把人们带到那个艰苦的创业年代。演讲刚完，掌声四起，以9.46分进入决赛。走在大街上，她眉宇间洋溢着盈盈喜气。然而，当笔者问起她的感想时，她却指着身旁同行的杨萍和张晓频两位姑娘说：“她们两位也曾经是俺馆的讲解员，兴平这次推荐的三位都曾在俺馆里待过。”

细高个儿的杨萍接上话茬说：“真的，不是当讲解员，也不会有今天的登台比赛，俺馆是个学校哩。”

这是什么感情？这是情切切、意绵绵的卧牛情结。结果，三位姑娘同时捧上了奖杯，这是不是可以作为茂陵管理效应的补注呢？

要说补注，下面的数据和事实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近年来，茂陵博物馆先后选拔了16名职工，保送到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及郑州、咸阳等地大专院校培训深造，从文物复制鉴定到考古钻探；从艺术摄影到字画装裱；从拓印精品到煎炸烹饪，各类专

业人才在这里各展其长,争奇斗艳。

王志杰告诉我们,馆里明确规定,凡自学达到大专或中专学历者,均奖励500元。当年从超收部分提取5%,作为职工教育基金。

知识催开满苑春。

这是一个怎样的天地呢?

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天地,一个百舸争流的天地,一个典型迭出的天地。他们中间,有《拣罐头盒的摩登女郎》,有《情洒茂陵建功业》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事迹被《光明日报》《文物通讯》《西北民兵》《百花州》《中国旅游报》等媒体报道后,影响已经走出馆外,走向四面八方。但是最珍惜这些典型的,还是王志杰,他特意要工作人员把这些典型事迹文章剪贴成册,组织阅读以教育和激励职工。

在茂陵,管理和教育已经渗透到工作的各个环节,而每一项工作也成为职工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的过程。虎年岁末,举国上下同庆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亲身经历了这场历史性变革的王志杰,对庆典有着独到的见解。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虽说是冬至将近,寒气日深,然而茂陵中午时分的太阳光依然有着小阳春一样的亮丽,步入透花门,远远地瞧见弓靠良副馆长站在门口向我招手,近前互致问候,他搬来凳子让我们坐下,说王馆长正在编钟演奏厅开会,一会就来,转身又要工作人员去给王志杰招呼一声。

几分钟后,王志杰一路小跑着来了,还是腼腆地笑,轻轻地握手!

“让你俩久等了!”

说罢,相跟着走向朱雀桥,我们开始了朋友间的对话。

“开啥会哩？”

“是这么回事，兴平市庆祝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文艺演出，给咱馆布置了三个节目，排练了几天，我看了看，还有些不放心，今天再动员一下，我给大家说，这不只是上台演几个节目，拿几个奖的问题，要通过这些节目，把博物馆人改革开放以来精神面貌的变化演出来，把卧牛精神演出来。”

这就是王志杰的思维，这就是王志杰的管理。说严，确实严；说细，确实细。严是他的侠骨，细是他的柔肠。

揭开这个谜，需要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只要看一看王志杰是怎样把群众看作智慧的源泉就不难找到我们追寻的谜底。

大约是在暮秋时节，王志杰邀我们来看他新装的霓虹灯。下午到馆，他安顿我们住下，就忙去了。这一忙，就忙到了月映角楼，忙到了华灯齐放。先是咸阳市委组织部的人陪同中组部领导参观，他领着客人逐展室讲解，他风趣的话语常常在游客中激起欢快的笑声。送走客人，已是晚上八点多，还不见他的影子。好在我们轻车熟路无须导游，便可曲径寻幽。

夜，是迷人的。一步一步地踏上青龙桥汉白玉砌成的台阶，绕琳池漫步，被霓虹灯装点一新的仿汉大门，东西陈列室。悬于夜空的览胜亭，炫出五彩斑斓的碑楼，便幻境一样地摇入视野。低头看琳池，池是灯光闪烁，群鲤嬉戏，茂陵倒影在水波中轻轻晃动，俨然水中宫阙，人间仙地，一种幽深的美。年近花甲的弓靠良副馆长忠于职守地坐在门口的凳子上同我们打招呼：

“吃过饭了？”

“吃了！”

“见过志杰了？”

“来时见过，一下午没见人。”

“这人就是这，一忙起来，把啥都忘了。这不，刚送走中组部的客人，又到浮桥上开神仙会去了！”

我俩侧耳细听，果然外面人声嘈杂，笑语喧哗，其间偶尔也可听见王志杰的笑声。

尽管是在夜色中，但王志杰还是发现了我们，一路小跑着来到跟前，抱歉地说：“刚送走中组部的客人，各路神仙到了。原准备放到饭厅开会，因为中组部的领导来了，要进一次餐，只好让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观夜景，一方面开会。”

“啥叫神仙会？”

王志杰笑了，笑得很天真：“这是说笑话起的俗名，实际上是征求群众意见会。博物馆有个制度，每季度要开一次周围群众代表会，发动大家为馆里的发展献策。是这，你俩先转一下，我把会开完，咱再说事！”

事实上，当“神仙会”这三个字注入我们耳朵那一刻起，我们已经挪不动脚步了。那活跃的民主气氛，争先恐后发言的热情，新见迭出的智慧，磁盘一样地吸引着我们。望着灯光下攒动的人头，我们忽然觉得此行不虚，并由此而对坐在小房间里那样谈话式的采访产生了许多遗憾，也许我们从下午一到这里，就不应该静坐等待，而应该去追逐王志杰的足迹……

耕耘与收获，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以农耕文明为发祥的国度里，是那么生动而又有秩序地构建成中国人生活历程的两部乐章，是那样深刻地镶嵌在经济以外的各个生活领域和生活层面。以致我们往往用它来作为评估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付出与产出的表述性的语言。如果耕耘收获可以成为一个公式的话，那么，王志杰和他的同事们的付出，最终的收获就是把茂陵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一颗文明的明珠。

你要问茂陵博物馆为什么连续十年在全省位居第一吗？那么就请您从符家桥起步，看一看他们耸立在丁字路口的高大的广告牌；读一读售票处那为了接受监督而书写工整的《讲解措施》；浏览一下他们先后与茂陵机校、西吴中学、茂陵中学和解放军 302 部队等 20 多家单位签订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协议书》；听一听他们准备对全省二十万大学生每年轮流安排一次参观茂陵的宏伟计划，去抚摸一下已经装饰完毕的水上红色的砖墙……

你要问为什么茂陵博物馆白云缭绕的上空，总是经久不绝地闪烁着一层又一层荣誉的光环吗？那么，请你在万紫千红的春天踏上这块生机盎然的土地，体味一下他们每年修订一次规章制度的民主气氛；去解读一下那已自成体系的十条馆规，十六项制度，十五个岗位责任制，一个准则，一个细则背后的故事；去过一过每月十九日的文物安全警钟日。它也许提供给你一个个新的新闻视点，新的审美视点。

你要想知道茂陵博物馆的职工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完善自我的么？那么，请你循着我们采访的脚步，去与他们的代表，农村来的姑娘，现任馆办公室主任的宇文晓妮做心灵的倾谈……

### 三

文学是人学，离开了人的灵性，未免枯燥和单调。

我们知道，读者希望看到什么，读到什么，体味到什么。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聚焦在一个仲夏的午后：

采访人：杨焕亭、雷国胜

被采访人：宇文晓妮（25 岁，女，茂陵博物馆行政办公室主任

任)

采访时间：一九九八年八月的一天上午。

我是九二年八月十七日招进馆里来的，当时还是协议工。馆长叫我去办公室搞接待，接电话。我一开始不习惯，有客人来了，我就知道沏茶倒水，一句话也不问。别人便教我说：“你这么搞接待咋行？你见人第一要问人家姓啥，哪个单位的，有啥事？如果你能办，就办；不能办，再找别人。”可我刚适应了几天，馆长忽然又安排我去管理厕所，我心里很不高兴，只干了一个礼拜，就跑去找馆长说：“你还叫我回村里吧，我干不了这事。”馆长问我：“你上了几年学？”我说：“高中毕业。”馆长说：“你不要以为你是高中生，就觉得干这种活丢人，你是怕脏怕累。”我当时不承认说：“不是的！才来两个月你已分配我干了多少事情？！”馆长说：“那你一件事也没干成过呀？”接着，他并没批评我，而是叫我坐下来，给我讲起他刚来茂陵的时候，当时是文管所，就一个人，比这条件差多了，几十丈深的井，吃水都困难，还要自己做饭，为了征集保护文物，整天与荒陵石人做伴，来这里好几年了，还不知道国家每月给干部供应四两油，但他始终就没想过要当逃兵，因为那是最耻辱的一件事。越是读过书的人，越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馆里今后的发展，需要有文化的人，但有文化，并不一定要去坐办公室，年轻人刚参加工作，首先不能光想着去享受，光图享受的人，是搞不成事业的。我也是中专生，如果也有你这种思想的话，这工作咋能干到今天呢？！”听完馆长的话，我想了好几天。后来，我碰见村里的老红军，他看出我有思想情绪，便开导我说：“你可要听馆长话呀！他是天底下难找的好人，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今天了。”我思想动摇了，心想：凡事都是从小事干起的，馆长都能主动去扫厕所，我为啥不

行？干就干！

后来，馆长见我表现还可以，又重新叫我负责接待室。过了一段时间，又叫我把办公室的活也兼起来。你们知道，我们馆里一直人少，办公室的活特别杂，不光管文件、报纸收发，还要管客房、餐厅，给住下的客人烧水、送饭，打扫房间等。我想：这是不是馆长故意给我压担子，考验我呢？管他呢！只要馆里需要，我就尽量把工作干好就是了。

馆长有个特点，就是从来不肯轻易表扬人。我们职工在底下议论说：他不表扬你，是害怕你骄傲。谁只要一天不挨批评，就证明你今天工作做得不错，这就是你的成绩。

有一次，馆里来了两位客人，住在客房里。他们看见提水、做饭、打扫房间全是我一个人，就问馆长：“这女娃来馆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馆长说：“已经一年了。”

客人便惊讶说：“才一年时间，没想到你就把她培养得这么能干！”

我忙不好意思地说：“我在这只管办公室和客房，能有多少事？”

他们连连摇头说：“你这号女娃真不简单，总是出出进进，忙个不停，恐怕馆里的一半事都叫你管完了。”

我插嘴说：“那你们觉得我管的多了，好还是不好？”

客人笑着，没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而是很快转过身问馆长：“你们馆里是不是缺人手？为啥叫这女娃管这么多事？”

馆长解释说：“我们馆里一直都这样，一人多职，一职多能，你们感觉她管的多得很，看有没有失误或不满意的地方？”

客人慌忙摆手：“没啥不满意的。一整天都看见这娃跑得满

头大汗，忙忙碌碌的，刚才还在餐厅给我们端饭呢，一溜烟工夫，趁我们没在，又把客房给我们打扫干净了。起初，我们还怀疑手底下有别人帮助她干哩，结果，看来看去就是她一个人。”

听着客人的这通表扬，我当时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这下可以得到我们馆长表扬了。谁知，开了几次职工会，馆长并没有表扬我。后来，馆长发现了我的思想苗头，专门又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有了成绩，是跑不了的。你干得好坏，自己心里知道，用不着领导专门讲，只要你接待的客人满意、表扬你就行了。”

馆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甭看他不说我有多好，实际上就等于表扬过我了。

还有一次，省电视台来拍电视，住了三个人，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就去给他们收拾房子，他们有啥事，我都替他们跑，还帮着找人、联系协调拍摄方面的工作。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拍完片子，要走的时候，对馆长开玩笑说：“我们想给你提个意见……”

馆长一愣，不明白他们这话啥意思，忙问：“啥意见？你们说吧！”

对方这才赞叹道：“你用这么能干的女娃做接待工作，对着哩！”

馆长笑了，转回头取笑我：“你是不是给客人做啥好吃的啦，人家尽给你说好话？”

我也开玩笑说：“那当然！我正准备给他们打一顿搅团吃哩，可人家却要走了……”

馆长问我：“你为啥要想到给客人打搅团？”

我说：“因为他们都是城里人，没吃过，没吃过的东西，肯定稀罕，就想吃，只要一吃过我打的搅团，就更会说我的好话了。反正我再受表扬，你都认为应该这样去做，肯定不会专门给我涨

工资、加奖金，我也就不算是‘惟利是图’了。”

一番话，说得电视台的人连馆长都笑了。

我说了这些，你们恐怕以为馆长对我太有点不关心了。其实，才不是呢？他这人不像别的当领导的，只会给人讲大道理。他对馆内职工，特别是年轻人，像对自己孩子一样，非常关心。说实在的，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比对馆里年轻人关心。这里，我不妨再给你们讲几件事。

比如说他做我们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不仅有耐心，而且非常细心。

记得我刚进馆里的时候，馆长像对所有刚到馆里工作的人一样，先领着我在馆里齐齐转了一遍，亲自拿着清洁工具，教我怎么扫地，怎么保洁，接待游客应该注意什么，馆里有什么规章制度、文博旅游单位有哪些特点等等，多啦，叫你学也学不完。

当时，第一次见面，他先问我：“你家里姊妹几个？”我说：“姊妹三个，我是老大。”

馆长又问：“你在哪儿上学的？”

我说：“在茂陵中学。”

馆长问：“你为啥想到咱茂陵博物馆工作？”

我便给馆长讲了这么一件事：“你还记得那年西安电视台在茂陵中学拍电视吗？就是那个专题片《看茂陵》，当时有个穿白短袖衬衣、花裙子的小女孩，给大家讲《霍去病倒看北斗》的故事，那就是我！”

馆长说：“你有口才，就一定能给咱馆里干好。”他停顿了片刻，又问：“你高中读完了，又没考上大学，你现在来咱馆工作有啥打算？”

我回答道：“咱单位咋说也算是文化单位，我想自学，钻研一

门知识。”

馆长又问：“你想自学啥？”

我说：“根据工作情况，需要我学啥，就学啥。”

馆长并不满意，还逼着问了句：“别不好意思，照直说，你想学啥？”

我说：“在博物馆这种环境里工作，英语可能用处更大些。”

馆长问：“你英语水平如何？”

我说：“还可以吧！”

馆长便同意了，说：“你就学英语。”

结果，花了200块钱，学了一年，拿回一个本本，文件上又不承认，周围人也不承认。九二年十一月份，市委党校办了个文博大专班，要考六门课及格才能录取。馆长动员我们能去上的都去上。当时我也报了名。结果馆里参加考试的18个人中，一下子考上了15个，我考了个第三名。一个月后，通知发下来以后，馆里把鉴定都写了。可因为这个大专班是咸阳文物局与市委党校合办的，文物局想把名额分均匀一点，让各馆都能去人，就把我馆上学的人数压缩了11个人，也就是说：只剩下4个人能去。当时，馆长问我去不去？我说：“我来馆就是想好好干，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咋行？再说我考了第三名，放弃了这机会就可惜了。”馆长听了，知道我想去，就再没问啥。

当时，录取通知上说，要交2000块钱学费。我回去给家里人一说，家里人觉得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劝我说：“你现在还是个临时工，学完了谁知道以后能不能管用呢，馆长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了。”我说：“要不我去市上跟学校说一下，咱家暂时拿出那么多钱，能不能少交点学费。”我就利用轮休时间，找到党校给我们监考的一位老师。他说：“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太多了，

我不能给你一个人开绿灯，不然，别人再找来我没法解释。”谁知，我刚一回馆里，馆长就知道我干啥去了，他问我：“你报名去了？”我点点头。馆长就说：“你也别找了！我已经决定叫我亲戚的娃别去了，叫你去！”我一听，便急了，心想：这怎么行呢？人家学费够了的人不能去，我没有学费却还占着名额非要去。于是，我赶紧对馆长说：“算了！以后还会有机会的，这次我就不去了。”馆长见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挺难过的，就开导我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不到党校学习也可以，咱馆里还有一个制度，就是鼓励参加自学考试，如果拿到大专文凭后，还有奖学金呢！”我觉得这办法行，就在九三年三月五号那天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每门课报名费只要 11 块钱，我负担得起。当年报了三门，便通过了两门，第二年又通过了两门，九五年还报了两门，因为我正巧结婚，有些分心了，没有通过。今年恰好要生孩子，肯定也不行了，但我决心九九年一定要拿到毕业证书，绝不能把这事拖到下个世纪去。

说实在的，我来馆工作六年多，尽管平常紧紧张张的，还老挨馆长批评，可心情非常好。你想么，我负责办公室工作，整天和领导和外面客人打交道，一弄得不好，就受到馆长批评。又继续干了两三个月，后来人多了，给我添了一个人。最后又叫我把客房接管上，收拾房子时，馆长规定地板要用毛巾擦，我想这地板人要踩呢？还要叫人蹲下去手拿毛巾去擦，我便想出个偷懒的办法，就趁没人时，用毛巾放脚下踩着去擦，正擦着馆长来了，问我“你干啥呢？”我说“我在擦地板呢！”他说：“你擦地板为啥站着擦？”我说：“蹲着腰累，所以就站着擦。”第二次来人走后，我又开始用拖布拖，别人就说：“你胆大得很，要求让拿毛巾擦。”我说：“这地板叫人拿毛巾擦，不合适，下次我给馆长建议改一下，

我想应该能行！”于是我就找了馆长，馆长说：“别人都是那样干，你却偏要这样干，连这点耐心都没有，还能干啥？”馆长没再批评下去，而是下班后专门把有关人员全找来，他亲自给我们做示范把桌子、桌腿、床底都擦了一遍，别的人都跟着学，我就没有，我想人干一天这样会受不了的，我想我管客房已经一年了，卫生间的坐便器我才洗了一回，还是拿拖布洗的。馆长做示范的时候，把坐便器里外全用牙膏擦，所有能擦上的，如墙上，门上，都擦了，还看看表，擦完一间房子时间是56分钟，不到1个小时收拾完了，这才说：“你们四个如果一个人收拾一间房子，也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收拾完。”我当时脸红了，我们都是4人在一个房子，越收拾越乱，把人累的又收拾不干净，最后我就叫一个人收拾一间房子，馆长做了示范后，我就一个一个这样做，馆长最后检查时，拿手顺便在门上摸了一下，看还没擦干净，就问我：“你擦了没”我就不好意思再说啥了。他说：“你肯定没擦！”馆长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他首先是以身作则，就自己用毛巾去擦掉门上的灰尘，接着就检查了第二个房子，说：“还可以，今后就按我教的程序做，干顺了慢慢就习惯了，速度也就快了。”我最后调到资料室时，觉得这方法不科学，还是应该纠正，就对馆长提了一个意见，认为用拖布把地擦干净就行了，不一定非这么做。但馆长说不行，这样时间长了会使地毯受损失，最后馆长说要不你就先用拖布实验，先领个新拖布，叫我先使用一下。94年我们就开始用拖布擦地，别人就说：“你可以得很！领导接受了你的意见。”我说：“领导也不会想不通的，通过实践，保证不会叫任何财产受到损失。”有一次我打扫完房子，忘了把地下的水擦干，活已干完了，我想明天接待以前，进来搞一下就行了，没想到第二天我却给忽视了。馆长见房间没打扫就问：“谁昨天打扫的房子？”

我就说：“3个人都打扫了。”然后他叫把人都叫来问个明白，结果来了人说，“这房子都不是她打扫的。馆长说：“你也没有，她也没有，那就是我了？”当时馆长就说：“不说了，我把它擦了。”当时我很不好意思，心想连这点错误咋都不敢承认，就说：“我忘了。”第二天我就想馆长肯定也在想你连这点事都说谎，以后干啥事都不诚实，馆长就会对我有看法了，于是就决定给馆长去承认错误。馆长说：“我没说你啥嘛！”我说：“你没说，我才觉得比说我还难受，想来想去，如真的你批评我两句，我还感到舒服些。”馆长笑了说：“只要你承认就好了，上次人多我给你留了一个面子，当时没批评你，并不证明领导不知道是你，我等的就是叫你自己来承认错误。”后来，我想：对呀！在办公室搞接待，接触的人方方面面，那个阶层的都有，有高层次的干部还有农民，还要一律待人，态度要好，有些客人来我就问有啥事，找馆长，看是那方面的事情我可以不可以代劳一下，来说必须和你馆长谈，我就去找，馆长来后，来说你这面难见的很，走你门口还得让你这小同志先盘问一番，走到你办公室你办公室的同志还要问一番。我很生气，心想，问你就是想给你解决问题，反而还给馆长告我的状呢！从那以后来人我就不问那么多。有一次，学校老师来找馆长商量学校组织参观学习，当时我一看还是我村的一个老师，他问馆长，我二话没说就去找，结果馆长因忙接待人耽误了一个小时，馆长就问那老师干啥，老师说：“让孩子参观学习。”当时馆长一听这么个小事也找他，就说你问来人了吗？我说我没问，我凭啥问别人啥事，我又不是馆长，来人又不是找我的。馆长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是办公室主任，来人你就先问啥事，问清是大小事，如果来人有啥急事，十分火急，你叫人等一个小时，不是把事耽误了吗？我就对馆长说上次我问的多了，

那人说我盘问他。馆长说,别人说你盘问,我就没说你啥嘛!我很生气地说,我在办公室干不成了。馆长说:“连这一点疑难问题都处理不了,解决不了,给领导身上推。通过这件事你总结一下,你说以后怎么办?”我说以后灵活一点就是了。所以馆长这人很聪明,办公室工作接待事多,不给你说这事怎样做那事怎样做,叫你在工作中去摸索经验。现在办公室的接待自我感觉还是可以。九五年的下半年,先是担任文明办副主任,九六年升为办公室主任,领导虽然没有每次当面表扬我,没有当面肯定过我的成绩,我感觉他这种做法信任我,说明我还可以,有成绩。

听宇文晓妮讲到这里,作为采访者的我俩,忍不住都笑了。确实,晓妮这年轻人不光口才好,而且极善于捕捉他们馆长身上的闪光点,从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细微感人的采访素材,这在一般“先进人物事迹材料”中是绝对无法寻觅到的。

这便是生活中的王志杰。

这便是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王志杰。

一个大写的“人”,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它永远不会有繁体字,虽然简单得只有两划,却足以支撑起一个不朽的、值得赞美讴歌的鲜活的形象和崇高的灵魂来。

## 第九章 璀璨明珠

在烟云浩渺的武帝陵东侧，大约两公里处，并列着五座高大的无名冢，自西向东一字排开，连绵起伏，气势非凡，仿佛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天书”中奇妙的“象形文字”，等待着后代人们借助黄土地赐给的一双慧眼，去解读它，去揭开蒙在它身上的这层神秘的面纱。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孟秋，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毕沅，在兴平县知事顾声雷的陪同下，踏着荒凉的古道，迎着凛冽的寒风，从符家桥向北，沿着坡路越走越陡的下官道，亦步亦趋地朝茂陵走来。

他此行的目的，不仅是来凭吊汉武帝刘彻，以及陪伴汉武帝长眠于此的爱将、重臣、宠妃的亡灵，还有一个蓄积心头多年的夙愿，就是要确立每一位墓主的身份，为早已化为尘土的历史风云人物墓前竖碑。

这也许正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僚政客们的共同嗜好。

但毕沅毕竟还是一位经殿试赐进士及第的有远见卓识的文人，他写得一手漂亮、厚重的汉隶体毛笔字，古风犹存，苍劲有力，与茂陵郁郁葱葱、挺拔俊秀的苍松翠柏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当这帮戴着花翎、身着祥云官服、甩着长辫子的人们踏上五陵塬的时候，毕沅也并非犯了“官僚主义”，他经过认真勘察、考证后，断然肯定了被荒草覆盖的无名冢就是霍光墓。

这座所谓的“霍光墓”，比东面的四座无名墓冢都大，南北长95米，东西宽64米，墓高22米。因其封土堆南端高大，北端低小，极像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羊头，当地农民叫称它“羊头冢”。

公元一九八一年五月二日，对于世代“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西吴公社豆马大队（今豆马村）农民来说，是一个极为平淡而又普通的日子，当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高军田、张票娃等六名社员，听到早晨出工的钟声，纷纷扛着铁锹，拉着架子车，来到羊头冢南边约六十米处的一块农田里平整土地，他们精神抖擞，有说有笑，编着农家的笑话，谈论着来年的收成，手脚不停地忙活着，忽儿把东头的土取掉，填到西头的低凹处，忽儿又把南边高粱地的土起出来，装进架子车里，垫到了北边。就这样，他们整整忙了大半晌。

中午，这六位农民依然在这里平地。突然，一位叫高军田的农民正往深里刨土，一镢头下去，“咣”的一声，碰到了一件坚硬的东西，他是文物保护小组成员，不止一次听过王志杰讲的有关文物保护知识，于是他立刻意识到又发现“宝贝”了，忙叫来其他伙伴，迅速把刚起出来的土又重新回填，留下几个人看守着，叫保护好现场，自己随同张票娃两人飞一般地跑到茂陵博物馆去找王志杰报告去了。

当时,王志杰刚端起饭碗,正准备吃午饭,一听到他们发现了文物的消息,脸上掠过一阵狂喜,心都快要跳出嗓子眼了,撂下碗就走。他一方面派人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一方面带领馆里几名同志迅速赶往发现文物地点。

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细心发掘,王志杰与省市七、八名考古工作者不仅发现了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从葬坑,而且还经过对附近区域进行的大面积钻探和勘察,得知周围还有三十八个坑和四座墓葬,并把最早发现文物的这个地方标明为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

为了使今天的读者对当时的发掘情况有一个准确、全面的了解,我们不妨稍费些笔墨,对这次考古发现进行一点详细的介绍:

从一号坑的结构上看,方向为北偏西5度,是一个带过洞的方形洞穴坑室,平面是“凸”字形,全长4.15米。坑深3.2米;坑口长1.2米,坑口上部已被破坏;过洞长1.22米,宽0.85米,高0.8米。坑顶原为弧形,已经坍塌。坑室用1.5厘米厚的木板封门,门向北,过洞底部比坑室高出45厘米。坑室南北长2.45米,东西宽2.3米,高1.95米。底部北高南低,略有坡度。可以看出原来是由北向南开凿出来的。

从坑内从葬品的分布上看,主要是在东西两侧,以铜器数量为最多,其次有铁器、漆器、铅器等。有实用器物,也有明器。东侧除一口铜钟外,其余都是驾车的铜马、木马等明器;西侧南部陈放的全是实用铜器;北部是漆器。过洞与坑口底部放置四件木马,但已朽毁,仅存有铜衔镡,另有漆耳杯的铜耳。过洞的东西两壁各开一个小龕,西壁龕内置一铁槽,也是明器,槽上栓两匹木制小马,马已朽,仅存铜衔镡。东壁龕内置木马两匹,亦朽,

仅存铜衔镡。坑室中部放置很多明器，多为铜当卢、衔镡、帽钗等。

在一号坑内出土的 230 多件文物中，最珍贵的有鎏金铜马、鎏金银竹节薰炉、提链铜暖帽炉等十八件文物。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八《陕西日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有关这次出土情况的文章及多幅照片，文章里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的形状、价值和意义是这样描述的：

“……最珍贵的鎏金铜马，高六十二公分，长七十六公分，马身中空，通体鎏金，造型奇伟。马的两耳竖起，双目正视前方，四腿直立稳健，胸前刻有流畅洗练的几道线条，勾勒出昂然有力的雄姿。

“鎏金鎏银竹节薰炉，高五十公分。炉身似竹节，高柄豆形，盖如博山，炉座、炉盘及护盘下，均铸以蟠龙，形象生动逼真。炉盖铸有挺拔峻峭的山峦多层，并有云雾缭绕，均以金银勾勒渲染，宛如一幅秀丽多姿、生趣盎然的自然山景。炉盖和炉座均铸有铭文。这件薰炉整体构思精巧，手法别致，器型罕见，是我国古代铸造工艺中的稀世珍宝。

“提链铜暖炉，高三十七点四公分，锻制而成，直壁圆腹，有三个蹄形足，炉壁镂孔。炉壁外侧铸有铭文：‘阳信家铜炉，容斗五升’。

“在出土的铜器中，十八件器物有铭文，刻记了器物的名称、高度、重量、容量、产地、制作和购买年月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西汉的铜铁冶铸业，官营手工业、度量衡制度、工艺技术、器物定名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这篇报道还是忽略了一点，即从出土的大量刻有“阳信家”字样的铭文，全然推翻了毕沅所谓“羊头冢”即是“霍光墓”的误

传,有力地证实了该冢的墓主应为汉武帝的同母大姐阳信公主。

一号坑内出土的文物还有:

一件形体较小的熏炉,通体鍍金。盖为半球形,上带环钮。盖面铸有柿蒂纹,并有三角形和菱形镂空。炉身圆肚子母口,下有细柄,柄饰突出的带纹,用三个铆钉把炉柄固定在圆底座上。通高7厘米,口径4厘米,底座圆盘径9厘米。

钟一件,小口微外侈。鼓腹,圈足,无盖。腹上部有铺首衔环一对。口沿、肩、腹和腹下部均有微凸起宽带纹各一周。肩部宽带纹上刻铭文竖行十二字:“阳信家铜钟,容十斗,重二十九斤。”

温手炉一件,呈椭圆形,直口,上覆盖。四条蹄形足。炉身、炉足分别锻制后,用铆钉结合。底镂四组条形孔。腹部向外伸出宽带形把,把端作桃形。盖面套一小环,盖面镂柿蒂纹及S纹。盖沿外侧镌铭文一行八字:“阳信家铜炉温手炉盖。”炉身下腹外侧铭文:“阳信家铜温手炉”。

温手炉承盘两件,一件大口,外折沿,浅腹,平底,圆盘,口沿向外平伸,有一长把,腹外侧刻铭文:“阳信家常卧铜温手炉承盘,重二斤四两。”另一件大口,沿微外折,椭圆形浅盘,平底。盘底焊接四条直足,亦有一长柄,盘外侧刻铭文:“阳信家铜温手炉承盘”。

锭(灯)一件,豆形,灯盘敞口,直壁,喇叭口形底。高柄,柄的中部有四条弦纹,下部有三条弦纹。灯盘与灯座分别铸成,盘心竖一根铜杆,盘底下铸出柱榫,以插入柄端的釜内。灯盘外侧模刻十二字铭文:“阳信家铜锭,高尺六寸,重九斤。”

釜,小直口,大圆腹,平底。下部似一折沿盒,上部为覆钵,肩部有对称的模铸铺首衔环一对,用铆钉固定。釜腹上部及内

壁全部鎏金，下部及底部外侧器表黑亮，似涂了一层黑色发亮的涂料。釜肩外侧刻有铭文：“阳信家麇复(釜)，容一斗，并重三斤六两，五年奉主买邯郸，夷(第)二。”

甑，敞口，外折沿，小圈足套在釜的小直口上外侧，底部装一固定的筭子，筭面微向上鼓，有139个圆孔。甑腹亦有柳模铸铺首衔环一对。口部、足部、内壁及筭面鎏金，腹部表面黑而发亮。口沿下鎏金宽带纹一周，上刻铭文“阳信家麇甑，容一斗，并重三斤六两，五年奉主买邯郸，夷(第)二。”

盆，敞口，外折沿，小平底。口沿及内壁全鎏金，腹、底黑而发亮。口沿下鎏金宽带纹一圈，上刻铭文“阳信家麇盆，容一斗，并重三斤六两，五年奉主买邯郸，夷(第)二。”

鼎一件。口微敛，平唇。腹侧附两长方形耳，腹扁圆，饰凸弦纹一周，下列三蹄足。弧面形盖，上列三个环状纽，其中一纽上深刻“×”符号，盖外侧与鼎腹外侧各刻铭文一处，盖铭为：“阳信家铜二斗鼎，盖，并重十四斤四两，四年二月工官得指造，第十二，函池。”腹铭为：“阳信家，容二斗，并重十六斤，六年，第十七，黄山。”

炉，壁口沿外侧刻铭文：“阳信家铜炉，重二斤七两，三年曹孟所买，第六，函池。”铜耳杯底有铭文：“阳信家铜杯，容二升，重十五两，三年曹孟所买，第五，函池。”

温酒樽一件。圆筒形，直口，深腹，平底，分炉身和承盘两部分。炉身镂四组斜条形孔，炉壁上柳之足，足间置盛灰盘，盘有一叶形长鬲，壁外刻铭文：“阳信尚卧尚从”。

铍两件。一大一小，形体相同，敞口，沿向内折，深腹、圆底。较大的一件腹部外侧铭刻“阳信家熨铍，容二升”。

此外，还有温酒器、斗、白、盆、暖炉、槽、剑、案、蹄形案足、

觥、一辆小车及十四小马、车书、盖了帽、铜环、当卢、铜衔镡、管络饰、铜泡、银马饰、铜带扣等大量出土文物。

在羊头冢附近从葬坑内出土的文物中，经专家考证，其中鎏金铜马、鎏金鎏银竹节薰炉的制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特别是鎏金铜马，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鎏金鎏银竹节薰炉器形罕见，更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及制造工艺方面的一件瑰宝。从这些如此数量巨大的制造精美、做工考究的器物、用品中，我们不难断出，羊头冢的墓主，一定是当时显赫的皇家眷属或朝廷重臣。而从上述详列的大量刻有铭文的铜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器物的名称、高度、重量、容量、产地、制作或购买年月等，为我们研究西汉时期的铜铁冶铸业、官营手工业、度量衡制度、工艺技术、器物定名等问题，尤其是刻记了器物主人“阳信家”，为我们判断一号坑的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我们推断羊头冢的墓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自王志杰一九六二年来茂陵后，自在考古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发现，使王志杰兴奋不已，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几天几夜没合眼，与张完叶、张蕊仙、张美娥、曹发展、张民生、员安志等6名同志一起完成了调查、发掘工作，由杨秉礼、员安志两人绘图，由张美娥进行墨拓，由员安志摄影并执笔，撰写出署名为“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的《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一文，在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由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文物》月刊一九八二年第9期上发表，一时间，在省内外引起了“茂陵文物热”。

六月初，这批珍贵文物运往西安，在陕西省博物馆正式与观众见面。至此，升格后不到三年的茂陵博物馆一跃跻身于全省十大中型博物馆行列之中。

王志杰面对着大量征集或出土的茂陵珍贵文物,仔细地把玩着,认真、反复地研究着、琢磨着。他想:身为一名馆长,除了把这里建设好、管理好外,还必须抽出一些精力来,利用业余时间,亲自从事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称职的博物馆馆长。

## 二

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为自己选定的事业去工作的人是有福,单纯为了谋生而从事的职业则只会使人厌倦。”王志杰当然不属于后者。

我们曾经用万字篇幅去追记王志杰早年家境的贫困和他为读书而经历的艰辛,正是早期形成的这种严谨、科学的求实态度,以及王志杰长期以来养成的孜孜不倦的刻苦钻研精神和旁征博引、不耻下问的治学理念,为他以后的著书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然,王志杰自小养成的惊人的记忆力和他对其它学科方面广泛的兴趣,也帮了他的大忙。

社会上很早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六、七十年代,它成为“样板戏”里的一句经典唱词,唱红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现在我们重温其话语中的内涵,更加真切地感觉到,王志杰儿时的贫穷生活、困苦环境,不仅造就了他坚韧不拔、敢为人先的独立个性,而且也成为他三十六年如一日从事文博事业的精神支柱。苦难对他来说,确实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加拿大国立美术馆馆长时学颜一

行参观茂陵博物馆；十七日，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参观茂陵博物馆。

一九八二年七月六日，中国美协主席刘开渠参观茂陵博物馆；十月三十一日，秘鲁黄金博物馆馆长阿尔瓦罗·罗大雷伊参观茂陵博物馆；十二月十九日，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参观茂陵博物馆。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川原参观茂陵博物馆；八月五日，日本中国史迹考察团团长立间喜太郎一行参观茂陵博物馆；八月二十二日，亚洲地区考古代表团团长河野清一行参观茂陵博物馆。

……

身为学者的王志杰，不愿放过每一次向著名艺术家、文物界同行学习、求教的好机会，诚恳地与他们交谈，虚心地向他们讨教，广泛地与他们交流信息，甚至主动地邀请他们题词、作画，在索取专业知识方面，简直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了。

一九八三年上半年，王志杰白天忙于馆里的各项工作，晚上通宵达旦，历经数月，潜心研究，撰写出了《茂陵西汉砖瓦艺术》这篇洋洋几万言的学术论文，以独到的见解，严密的考证、分析，对馆藏的大量珍贵瓦当进行了系统的归类、定性，学术价值极高。当年十月，在《咸阳文物考古论丛》上刊出后，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和好评。

王志杰在引言部分是这样为西汉茂陵砖瓦的艺术价值定位的：

“人们常以‘秦砖汉瓦’并称，言其质地坚密，古朴、精美，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从茂陵出土的汉代花纹砖和瓦当看来，当时的砖瓦装饰艺术与制造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批‘花

纹砖’与‘瓦当’，无论在质地与雕饰方面，都足以表明那个时期建筑技术的发展和建筑物气魄恢宏。作为艺术欣赏，即使雪泥鸿爪，支光片羽，均足珍惜。更何况这批砖瓦的画面大都完整无缺，纹饰清晰可睹。是研究汉代砖雕，特别是西汉时期的这种艺术形式的贵重资料。”

这里，笔者尤其要提醒读者的一点是，王志杰在上述议论中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他后来大量运用在建设园林式茂陵博物馆时的建筑美学观点，即仿古建筑讲究气势宏伟，对称，古朴、精美，色调庄重大方，高低疏密搭配协调等，这在后面一章里要专门谈到，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仍然转回这篇探讨西汉砖瓦艺术的论文本身。

王志杰在这篇论文中，特别推崇的砖饰有——

云雷篆纹砖饰：幅面有两种形式，一为云雷间隔排列；一为方幅横向组合。两者均系阳刻线纹，均匀流畅，有玉箸篆的严谨风格。

天象及葵纹砖纹：共分为三光纹、联璧纹、日月纹、天象纹及葵纹五式。其幅面全为长方形，以菱形纹或方格纹为边，中间划成斜方格或菱形格，这些格内的凸纹阳刻与凹纹阴刻交替分布，饰成日月五星或葵纹，每格为一小幅面，模压而成，式样变化丰富，严谨中寓有奔放之势。

四神砖饰：以汉代流行以“四神”（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表示方位和阴阳五行之属性，分为朱雀纹、玄武纹、青龙纹、白虎纹四种砖饰图案。

也许是四神空心砖那美绝伦、联想丰富的奇特绝妙的构图吸引了他，也许是古人“在天呈象，在地成纹”的形象思维逻辑启发、打动了，王志杰似乎对此情有独钟，在后来的十几年中，

他把古代人们创造的这些“四神”图案，广泛运用在茂陵博物馆的屋脊、门楼、护栏、桥头及亭台楼阁的装饰上面，形成了具有浓郁仿汉风格的、足能以假乱真的仿古建筑群，从而使王志杰的研究成果与实践应用结合起来，这是他区别于任何一位学者、理论家的最为可贵之处。

在这篇论文中，他对足以浓缩汉代艺术精华的、具有代表性的“瓦当”，也提出了自己的大胆推测，他指出：“瓦当本身是建筑构件，它是随着筒瓦的产生，由素面而增饰到花纹，以后又由于建筑构件趋于标准化，筒瓦的使用范围逐步被板瓦所代替，瓦当之纹饰也归于单一。故瓦当的纹饰艺术，是我国古代一度流行过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兴起于战国初期，至秦汉时极盛。”同时，他认为，汉代瓦当“花饰已趋于云纹与葵花纹两种，而字纹瓦当则比较流行。”从他在茂陵附近发现、征集到的五十多种瓦当来看，仅字纹瓦当已占百分之六十，“就艺术效果来说，汉瓦当的纹饰远不及战国瓦当那样生动。而在制作技术上以及雕饰技巧方面，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后来，当我们询问王志杰撰写这篇论文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耐心地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在文章的‘小结’部分谈到了，茂陵的这批砖瓦，可以说是西汉时期砖瓦制作工艺的代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典型性。其艺术形式，别开生面，在古代美术史上，应有它一定的地位。特别是汉画像砖的纹饰，饱满、华丽、匀称、整齐划一，有浓厚的装饰意趣，而它们的基本组成单元都是很简单的几何纹，宜于作‘连续图案’，也宜于作单独的‘适合模样’。它的寓繁于简，以简堆繁的构图手法，对于今天创造新的图案装饰，仍可以作为借鉴。此外，字纹瓦当既有小篆那种匀称简净的意趣，同时也有隶书那种格磔顿错的变化，笔

意中寓有奔放、粗犷的气氛，古朴有力，特别是隶书字纹瓦当，看起来真有‘屋漏痕’、‘折钗股’和‘出如揭，入如截’的用笔趣味，对研究书法的早期形式，是不可多得的‘孤本’。特别是茂陵砖瓦的制作工艺，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先进的，瓦当与空心砖，又都是建筑房屋殿宇不可缺少的构件。这批构件，在建筑物上是按照一定比例关系存在的。因此，我研究这些空心砖和瓦当，为今后复原茂陵地面建筑，提供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数据……”

王志杰还在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一般地侃侃而谈。哦！我们终于明白了他潜心研究学问的良苦用心，其间贯注着多么幽远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线和多么绵长的博物馆情结。

正所谓：“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谈“禅”自然贵在得意。

《圆觉经》上说：“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菩提烦恼，等似闲花”。意思是提醒人们，生命短暂，不过是梦幻与空花，一切人事眨眼间就烟飞灰灭了。

但偏偏就有达摩大师“面壁十年图破壁”，修成了正果。

而王志杰扎根茂陵三十八年，既是设计者，又是建设者，他就像一颗渺小而顽强的火种，播撒在这片皇天后土里，孜孜不倦地在发光发亮，在燃烧着自己，不仅以璀璨的光芒照亮了五陵塬，照亮了三秦大地，而且正逐渐形成了迎接新世纪到来的燎原之势。

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八年，短短的十五年间，王志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仅坚持自学，获得了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被评聘为副研究员，而且还致力于文博考证、研究，笔耕不辍，先后撰写、编著论文、专著近百万字。

一九八四年五月，他绘制完成了《汉茂陵建制复原示意图》及《茂陵博物馆鸟瞰图》，刚一印刷出版，即成为中外游客争相购

买、珍藏的“抢手货”；

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人民画报》，以汉、英、日、法等多国文字版，发表了他撰写的文章《茂陵园宝藏》；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一书中的“雕塑编”、“工艺美术编”中，分别收入了他提供、撰写的《霍去病墓石刻照片及介绍》；

一九八六年九月，陕西省文博干部培训中心编发了他的题为《加强藏品保管的几点做法》的授课讲稿；

一九八八年第16、17期《文化艺术报》上，分别发表了《茂陵石刻的主题思想与艺术风格》等一组数篇文章；

一九九〇年第2期《挚友》杂志上，发表了《漫谈西汉时期的音乐歌舞》一文；

一九九二年《中国博物馆》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陵园博物馆论》；

一九九三年在《秦俑宣教》第1期上，发表了《博物馆宣教工作与讲解艺术》；

一九九四年在《文博》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霍去病墓石刻陈列方式探讨》；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与边希贤编著的长达25万字的我国第一部陵墓志书《茂陵志》。

当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的姜信真在《序言》中，对王志杰在学术研究领域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和取得的辉煌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充满激情地写道：“编写《茂陵志》是一创举，既无先例可循，更没有类例可资借鉴和比较，属开拓性工作，此志贯古通今，独具一格，翔实畅晓，完备博雅，难能可贵。”

我们对王志杰先生所著述的全部论文、著作，无法在此一一

阐述,但通过上面几个实例,我们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对于王志杰这样一位与时代同行的人物,用单纯的行政领导的价值标尺,或者用传统的学者的行为规范来衡量和界定都显得那么狭小,他的政绩和学术成就引发我们对许多传统的概念作新的诠释。

### 三

为了能更准确地走近王志杰,更直观地了解他那纵览万物、执著不休的博大胸怀,让我们还是以一种最原始、最简便的方式,去直接进入王志杰丰富多彩、喜忧参半的内心世界吧!

这里,我们不妨再按动一下录音机的快倒键,去寻觅,去搜索,去发现。

B面:博物馆开始是文管所,它的性质主要是保护和管理,按国家规定,博物馆就不仅是保护,主要应当是研究,研究一下,有些问题就比较明白一点。虽我在这地方,随着岁月的增长(推移),开始讲得多,为了把这地方搞得比较清楚一点,总得弄个明白。为啥要弄个明白,因为茂陵博物馆接触的人比较复杂,不光是各级领导,学术界的人,还有各个方面的人。来了以后,一些不同的人,就提出不同的问题必须解答,有些问题,我一下子解答不出来,只能说把这些问题记下来,下去以后,再翻阅资料。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有些问题要结合茂陵情况,写一写比较好。特别是像我写这个《陵园博物馆论》,这个当时也是反反复复的,很长时间,一般的城市内的博物馆,那就是个博物馆,最终收藏些文物,搞点展览,就是个博物馆。当然,在乎收藏文物的档次的高低,数量的多少呀。结合当地的实际,我就想2000多年前这里的风貌将会是怎样情况,如果对当时的情况不

了解,那么,就无法把这个写下去。于是便结合实际进行钻探,到底是多大个范围,当时写的标题是《陵园博物馆论》。既然写这个东西,首先要对当时这个地方的背景弄清楚,要不然,你自己搞不清楚,怎么写,怎么论?

当然也可以翻些资料,但是,还得结合当地的实际,我们给游客介绍,说西汉有5个帝王,五陵塬上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昭帝平陵、武帝茂陵,当时还有陵驿,那么,这驿到底在啥地方?有人讲是在豆马村,给人不好说,有来客问我,汉武帝陵有内城还有外城,你知道外城在啥地方,内城在啥地方。不管咋样,人家提出以后,我在博物馆,总得给人讲清楚,不管是不是这样,人家把你称权威哩。所以,我觉得要把这篇论文写好,构思时间很长,觉得还是钻探一下好。按考古规则,一米钻一个眼,实际50公分钻一个眼,要这么细,就把汉武帝陵区钻完了。而且,这样下来,农民也不会答应。大面积地钻,经费也拿不起,我们的目的是要搞一个大致的范围。东西一钻,南北一钻。按5公尺钻一个眼,钻了以后,发现南北有10华里,东西有5华里,框起来后,又遇到外城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请了省上一个有名的专家,省文管会的秘书叫贺辞城的。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我说游客提出了好多问题,外城问题,应该如何回答经钻探以后,好像没有发现外城,只有内城,贺辞诚说,很可能汉代用松柏作为外城,这引起了我的想法,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外城打那么大是不可能的,不是修长城呢么!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这样。内城钻的较细,文献里记载说汉武帝陵是平顶方锥型,勘探以后,汉武帝陵确实是240丈;城墙57年搞了一次钻探,钻探以后,城墙约450公尺,墙基宽一丈八(6米),《陕西通志》、《关中记》都有记载,在茂陵驿内设官职有5000多人,管理陵园。汉武

帝陵顶上当年还建了一座房屋，专门供守陵人员住的。这个规模就是这样的。再加上，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在公元前140—139年，从今天的兴平（槐里县）市分出了茂陵县，大致方向是在豆马这个地方。《汉史·陵驿》记载说，当时有61800户，27万7千2百77人。记载比较详细，为什么要这样，主要是要阐明博物馆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是一个断代史的陵园。通过钻探，从建设的格局，建筑的规模来看，当年这地方确实是个园陵，这些，都已写在陵园博物馆论里面了。

又如石刻，当时霍去病墓前到底是多少件，文献里面有记载，前有石马相对，后有石人，但知道的是霍墓前有马踏匈奴，当时在霍去病墓的前面。但石刻到底在什么地方？57年以前，这里的石刻只有9件，分布在霍去病墓的东边、西边、南边，在墓周围钻探了一次，说明2000多年前，这些石刻在霍去病墓地上。随便在墓上摆着，经过2000年冲刷，滚下来了。57年钻探时，又发现了七件。北面是学校，一直没有将它收回来，也不能钻探，暂时摆过去了。截止目前，还未在墓北钻探。这一次，把茂陵学校买过来了，移交之后，还要进行钻探。文献记载，主要是汉武帝为了纪念霍去病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据记载，当时士卒从长安出发，身着黑色服装，仪仗队长达40公里，道路上排满了。石刻当时的位置也是不确定的，石鱼在霍去病墓顶上，人还在上面坐哩，这是当地老百姓讲的。这说明这个地方就是和一般博物馆不一样。又据史料文献记载，汉武帝陵下那一条路，过去是司马道，前十几年，我还发现了一张照片，是登在一本书上的。现在看来，似乎是面目全非，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个司马道。所以，陵园博物馆不只是盖几间房子的问题，应该再扩大一番，我在这点上和别人不一样。我不主张在草堂墓葬周围圈一

个圈。例如茂陵，据资料记载是一个陵园，在汉代，农作物和树木，都是很有次序的。都是绿化带布置。所以，我对陵园博物馆打破常规，从这个情况来看，陕西也是一个立体博物馆，地上有文物，地下有皇上，还有陪葬墓。所以，我不主张见陵墓就开，例如咸阳原来要搞五陵塬博物馆，我就提出看法说，在那么大的旷野里，你要搞围墙，显然是不现实的。不要小看康、乾时期一个巡抚的碑子，那是很了不起的。人家有一个碑楼，现在只剩下光碑子，不管怎么说，体现了人家当时对文物的重视。咱们没有必要把它围起来，也可以搞些碑楼，出于这样的情况，我就打破博物馆的局限，把视野放开。现在，对霍去病基地的石刻陈列，我有我的想法，搞了几个方案，现在是国家文物局批的第二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给每一个石刻搞一个仿汉碑亭，让人们从每一个部位都能看到细节。就好像照相的特写镜头，这样的方案，国家文物局没有批准。第二个方案就是搞石刻廊房。古建专家何秀龄、考古权威石兴邦、陈全方等先生，对我这个方案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茂陵这个石刻陈列别有特点。《咸阳城市科学》将这篇文章连载了。我写论文，总是力求反映历史的时代背景。不只是这些，陕西图书馆，碑林博物馆，我都去翻阅、复印过许多资料。

还有，譬如咸阳这么大一个城市，应当有一个标志，有一个市徽、市花，一直定不下来，有时候栽些梨树、百日红之类的东西，人家对咸阳梨树评价高得很，咸阳街道的梨，口一张就能吃上，但是，根本没人吃，从来没人动，咸阳人维护公家公共财产。但在我看来，不管如何，都是梨树，梨能长那么大，桃也能长那么大。再就是其他果树也多得很，随意不太好。又如咸阳没有个标志，上一次搞了个铜车马，主要是造型没有弄好，不管如何，还

是跟咸阳的实际脱离了。在这一方面我还是翻些资料,对咸阳的标志谈些看法,从这些文献上看,咸阳的市花,不应该搞一些梨树。市树,当时咸阳主要是桃树,桃树也是好看的,有人提出,要我把咸阳四神作为咸阳标志,我觉得不太合适,我以为可以作为四个城门来说,比较合适,四个神可以代表四个方位。我提议给咸阳的标志上搞一个凤凰。因为咸阳就有一个凤凰台。

我到咸阳文物局,到各县跑,对于民间建筑很注意,我总觉得咸阳的建筑有个千篇一律的问题,把咱们民间的传统慢慢地让洋东西代替了。到咸阳城乡转一转,盖楼房都是洋火匣匣,没一点儿特色,但从古代来说,咸阳民居很有特色,如果把这个失传了,咸阳很可能发展成北京,发展成上海,但不可能是咸阳。所以,我以为,咸阳应组织一批专家,对咸阳民居进行研究,广泛宣传,不要让祖国文化失掉,咸阳的民居不一定是仿古建筑,但应该保持民间特色,叫人一走到这里,就知道是走到咸阳了。所以,可以组织一批人,设计一批民俗房屋,不使咸阳失去古老的城市的风格。所以,这篇文章我写得也较细。

多年来,我这样想,把话说得实在一点,就是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我不管搞那一样事情,搞博物馆也好,搞其他也好都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创新。譬如旬邑县搞博物馆,把我叫去了,主要是牵扯到征地问题,旬邑同志说,只要我帮着搞规划,县上可能批准起来快一些。意思是我是市文物局的,对情况比较了解。我当时也很乐意,就和赵俊锋部长(时任文化局长)一块去了,当时是我开的车,去了以后,那一晚上,我看是个很好的机遇。认为这个机遇不能失掉,人家说,你说,得多大,先算一下,再画图,他们给我拿了白板纸、铅笔、橡皮,我画了一个通宵,赵俊锋睡觉去了,弄到天亮,我连绿化带花园造型及花木品种都规划了。

我的规划,比他们大得多,到现在他都觉着我给他们那事办得很好。我这个人竞争意识比较强,喜欢搞别人没搞的事情。

王志杰的这种性格,这种意识,这种追求,直到他们年近“耳顺”之年也没有改变。他在重返博物馆的当年年底,就展示出他久有的,不墨守旧规的风采。从而也曾孕育了本书作者之一杨焕亭先生的一篇配乐报告文学《茂陵春早》。

茂陵春早,早在王志杰和他的同事们的心里。眼看旧历年关将近,豆马、策村的上空零零星星地响起了孩子们从年集上买回来的花炮声。五十七岁的王志杰似乎忘记了妻在咸阳一个人忙着办年货,忘记了儿女们盼望着并不容易的年节团聚,一趟一趟地往外跑。是的,他还在构思着一件新的作品,他发现茂陵的现状已经无法满足游客的日益丰富的游览心里。文物是死的,是岁月长廊上的碑石,而人是活的,只有不断地改善环境,才能不断地增加吸引力。腊月初上,西安开会晚上没事,他让司机开了车到大街上转,一家家店铺前流光溢彩。然而,那是现代生活的象征,一座座广告牌编红织绿,那是商品经济的包装。在王志杰的眼里,无法与茂陵的文化氛围协调起来。回馆的路上,他的目光忽然凝聚在绵延十里的古城墙上了。夜色中,桔黄色灯光包裹起来的西安明城墙庄严、雄伟、轮廓清晰,他在这里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回来以后,他立即找来施工人员,日夜奋战。于是,年三十的晚上,一往人夜黑漆的茂陵与博物馆忽然生出了“花市灯如昼”的亮丽和绚烂,惊动了四乡八村的农民们暂别了火爆热烈的春节晚会,走下了暖融催梦的热炕头,潮水般地涌进博物馆院内。古槐下是人,竹影里是人,石刻廊房前还是人。能叫上名字的,是朋友;叫不上名字的,也是朋友,王志杰没有回家与妻儿团聚,跑前跑后地招呼。人群中有和他熟识的,接

过志杰递来的纸烟,说出掏心窝子的话,唱出憋了许久的情:

“志杰吔!你这人就是能咯,你一回来这朱雀的翅膀动了,龙的眼睛也动了。”

王志杰报以腼腆地笑。

其实,这只是二次返回的王志杰的第一乐章,一九九八年,对于王志杰来说,是一个出新的年头,一个攀登的年头,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头。

初春,他们完成朱雀浮雕透花门的大型工程。

三月,他们更新了琳池周围的两座宣传栏,开辟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茂陵”和“中外名人在茂陵”两个专题摄影展亭。

初夏,他们在符家桥的丁字路口竖起两块巨大的广告牌。

十月,水上餐厅装修基本竣工。

十一月,门面房破土动工

还有……

还有……

王志杰说:“那一天接待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和 20 几个教授,以及一些外宾,来时是 7 点半,看完了以后,天已经黑了,在开展室灯的时候,把夜景的灯也开了。客人都拍手哩。看了以后,二次又返回到石刻廊房去了,一看灯光映照下,觉得更好看。一看,琼瑶呀,基辛格,这边看到中央领导人来了,通过照片展览,产生的效果的确不一样。确实把茂陵知名度提高了。今年还要把茂陵楹联搞起来,九六年搞过一次海内外征联,共征集楹联 800 多幅,现在要制作联牌,把它刻起来。先搞 12 幅,在大门楼、陈列室、石刻廊房、览胜亭竖起来。在霍去病墓北面搞联林碑林,加深文化氛围。

搞文物,不能人云亦云,要搞研究,通过文物,可以证明历

史,补充历史,更正历史上的记载失误。这个在我思想上比较重视,周恩来总理生前说过,对于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局限性,可以讨论,探讨,但必须用实物来鉴定。

……

亲爱的读者,听完上面这一大段我们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整理的录音,你不会不去思考:作为一名学者的王志杰,与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当领导、当儿子、丈夫、父亲的王志杰,能有什么不同吗?

他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方面付出了太多、太多,而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也会失去很多,很多,但他从不抱怨,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惟有此,他也才逐渐成为我们常说的大写的、真正意义上的“人”。

于是,我们想起了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名言:“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 第十章 再创辉煌

—

一九九五年一月,王志杰被上级任命为咸阳市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同时,根据本人请求和工作需要,依然兼任着刚刚撤县改市的县级市兴平市管辖下的副科级单位——茂陵博物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这种级别上的错位,对于王志杰来说,像浮云淡雾一样,丝毫不影响他按自己早年铸成的价值观行事。

这一年,王志杰刚满五十五岁。

也许是老天有眼,天道酬勤,也许是在这五陵塬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所应该得到的回报吧,这一年,王志杰遇到的喜事特别多,也显得特别地忙。

二月,陕西省文物局、公安厅共同授予茂陵博物馆“馆藏文物先进单位”称号,并颁发了锦旗。

四月二十九日,王志杰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

号。“五一”劳动节那天，他手捧首都少先队员敬献的鲜花，胸挂光彩夺目的金质奖章，与出席“群英会”的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一道，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里曾是一代伟人“开国大典”时站过的地方；

这里更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昂首阔步迈向新世纪的检阅台；

这里还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希望，五十六个民族血脉相承、博博跳动着的“心脏”。

当王志杰与几位少数民族代表并肩站在一起，等待着为他们照像的人，将要把照相机快门摁下去的那一瞬间，王志杰心情一阵激动，双眼不禁湿润了。

他想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五陵塬上那片正焕发着勃勃生机的绿意盎然的古墓葬群，想到了茂陵博物馆以及此刻还正在那里辛勤工作着的同事们。

他们在等待着自己回去，茂陵博物馆和明天在等待着自己去创造，去勾画……

几天后，当王志杰乘坐的波音 747 大型客机，掠过绵延起伏的秦岭山脉，在素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茂陵上空巡视似的盘旋了几圈，稳稳地降落在咸阳国际机场那片葱绿的停机坪上时，王志杰一走出机舱，便忍不住大口呼吸着还略带着青草味的故乡的新鲜空气。

哦！我回来了，荣誉不仅可以加大一个人的含金量，一夜间成为受社会瞩目、任由人评说的公众人物。同时，也几乎完全丧失了个人生活的自由空间度。这就是我们至今既知道有负面效应，又无法改变的中国国情。

一丝隐隐的忧虑不易察觉地涌到王志杰那疲惫、瘦削的脸

上。

这位操着满口秦腔的关中汉子，也许是老天爷阴错阳差，偏偏赠给他一副南方秀士的身板，表面看来弱不禁风，像位书生，可怪只怪他对文博事业太痴情，责任心太强，手腕硬，性子急，处理任何事情都不拐弯抹脚，当《人民日报》以昭陵博物馆壁画被盗及盗古墓现象猖獗一事，发表了《咸阳文物在哭泣》的呼吁文章，身为市文物局局长、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三重身份的王志杰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毅然向人代会提交了《关于恢复区乡级文保单位的议案》。市人大及时组织部分代表对文物被盗情况进行了视察。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人大提出的建议，认为文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及时恢复了区乡级的文物保护体制，使文物被盗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扼制。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们还是作为沉重的一页翻过去的好，戏剧创作中从来就不拒绝暗场处理这种手法，何况，易卜生早就有过人生是一场戏的绝响呢！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世界从以其博大无私的胸怀接纳、哺育了我们人类那一刻起，也就铸就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现实，我们所期望的，只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人们能否多一些宽容呢？

任何人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在这里，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还是转向茂陵博物馆的发展、变化上吧——

早在一九九三年初夏，本书笔者之一的雷国胜曾专程去茂陵博物馆拜访过王志杰先生。

我去的那天，这里凑巧在开咸阳市各县、区文物局长会议。在办公室负责接待工作的宇文小妮，把我领进东院的3号客房里休息。沙发、彩电、席梦思床、带卫生间的住处，我见多啦，唯独没见过如此清新、优雅的办公环境，财务室、保管室、餐厅、客

房排列得井井有条，门外花园的树上，密密匝匝落着的好几十只各式各样的鸟儿，自然多半是麻雀，“啾啾……”清脆地叫着，犹如绿色背景下的舞台上众多演员的混声大合唱，遗憾的只是少了位指挥家来协调，统一这美好的歌喉。走近后细瞧，使我更新奇的是一种红嘴、白翅、鹅黄色胸脯的鸟儿，两只、三只，叫不出它的名来，身材细长，微翘着黑色的尾巴，嘴很尖，纤净的小爪儿，看不到一点肥胖或消瘦的感觉，匀称极了，也可爱极了，活脱脱就是鸟界当之无愧的健美冠军。听它唱歌儿，比从电视和广播里听那些流行歌曲舒服多了。

太阳落山时，我沿着洁净，潮湿的青砖铺就的小路散步。

当时还兼任着咸阳市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志杰先生，匆匆由后面一路小跑着撵上来，连声道歉说：“真对不起！我一整天忙着开会，慢怠了你这位贵客。”

我忙不以为然地摆手说：“王老师，看你说的，咱是熟人，我知道你忙，还客气啥？”

王志杰先生笑了。像位老小孩，有着一一种天真无邪、富有穿透世俗客套的感染力，使我顿时忘却了等人时的那种烦躁不安的情绪。甚至到现在我还说不清楚，我俩接触越多，关系越熟，越是彼此了解对方，反而言语间越是客气，越是带着一种书生气，彼此互称老师，至于“局长、馆长、处长。”之类的所谓职务、身份，只不过是正式场合随手扎上的一条领带，为了接触和对话方便，我们全都卸掉扔一边去了。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吧！一切顺其自然，一切听从天意的安排，不刻意追求什么，反而又都有各自崇高的追求。

接着，王志杰便邀请我跟他一起到四处随便走走。

我马上会意地点头答应了，随他快步来到博物馆朱雀大门

外东侧的“水上餐厅”工地上，这座宏伟、壮观的宫殿式建筑，前面由一大片富丽典雅、迂回曲折、造型独特、古色古香的花岗岩浮桥作陪衬，越发显得廊腰婀娜、气势非凡。

我随口问了句：“这是请哪家单位设计的？”

王志杰笑着，自豪地告诉我：“我们有古建队，馆内所有建筑都是自己搞的。”

我又问：“这么庞大的建筑仅靠几根水泥柱支撑着，能行吗？这可涉及建筑力学方面的知识呀！”

王志杰信心十足地说：“我已经专门请大学教授测算过了，没问题！”

我惊呆了！难怪他平时走路都如他老伴形容的那样“一溜小跑”，王志杰无论搞任何一件事情，用他的话说，都要跑在别人和时代的前面，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我随王志杰沿着临时搭起的木板，走进由王志杰亲自设计的水上餐厅内部，只见好大一片约五百平方米的水榭式餐厅、茶座，正在浇注二层楼面。

王志杰告诉我，这个项目的几百万投资，全是他开着那辆半新不旧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日夜奔波，自筹来的。他还说，一期工程争取后年底完工，交付使用后，前面是内、外宾接待室，中间这五、六十平方米的地方，两侧可以摆上柜台卖纪念品，中间当过厅，从里面穿过，上二层可以欣赏音乐，饮茶就餐，下一层就能划船游玩了。

我开玩笑说：“这是块汉代风水宝地，总该有点特色吧？”

王志杰充满自信地用手指着东面的一大块宝地说：“这早列入我正在构思的发展规划里了，二、三期工程将把前面壕沟里的那几十亩地，建成一个人工湖，另外盖一座小宾馆，有一百二十

张床位，带卫生间的，刚好与前面的餐厅配套，你若上餐厅任何一间雅座里就餐，身旁和脚下都能看到环绕着的清水，客人一边品尝着汉代膳食系列，一边观赏汉代乐舞杂技。这样，就我们茂陵博物馆本身讲，既达到了陈列、讲解、研究、园林一体化，同时，又形成了集吃、住、游、玩于一身的效益型，产业化事业单位模式，管保中外游客来过一回，还要想着来第二回、第三回呢……”

听着王志杰先生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连我这位一贯喜欢挑剔，难以激动的心，也被他所描绘的灿烂远景感染了。

我忽然感到他太累了，就问：“您身兼数职，有这么大精力吗？”

他依然平静地笑笑说：“我恐怕这辈子也改不了这倔脾气了。在这里一天，就总想干些事情，如果真要闲下来，简直会把人憋出病来的！”

夜深了，我睡不着觉，独自披衣出门，借着惨淡的月光，又走到霍去病墓东侧的石刻廊房边，望着静守在夜色中的那尊朴拙、喘息的茂陵卧牛，心里默默吟唱着当时正风靡全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里的主题歌：《好人一生平安》。

在我的印象中，王志杰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善良的好人。其中我可以举一件小事来证明：只要到过这儿的人都知道，在茂陵通往符家桥的路上，陇海铁路横穿而过，过去长期以来，由于没设道班，这里经常发生车祸，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和损失。在一次市人代会上，王志杰提出《关于在符家桥增设铁路道班的议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很快，市政府便主动出面与铁道部门联系，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现在，无论是早晚上学的学生，还是开拖拉机，骑自行车的农民，乘车来茂陵旅游参观的游客，经过闸口时，禁则止，令则行，再也用

不着东张西望，提心吊胆地横穿铁路了。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身为咸阳市文物局局长的王志杰，随咸阳市友好代表团一行数人，暂时告别了五陵塬，出国对和本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宇治市、成田市进行为期十天的友好访问。

这已是他近十年中第二次踏上这片岛国的土地上了。

记得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七日两个月间，他随国家“黄河文明展”代表团一行五人赴日本考察，先后参观了东京、京都、奈良、名古屋等城市的名胜古迹及文博单位，并应邀在东京国立博物院讲学。当时他的所见所闻，给他终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逢人便讲：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是一流的，人家每一处景点都建设得很有特点，绿化得也很美，我们茂陵博物馆要学就要学他们那样的，不是单单去摹仿的问题，而是要靠我们的聪明才智，辛勤建设，去超过他们，一、两年不行，五年、十年，反正，我这一辈子就交给茂陵这块土地上了。

假如对王志杰本人多少有点了解的人，也许不会忘记，上级曾两次调他到省上机关和西安一家级别较高的大博物馆去工作，甚至省委组织部部长都亲自把他找去谈话，叫他出任副厅长级领导，但均被王志杰一一婉言谢绝，不光不答应，还特意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请他去省上请求，叫自己留下来。后来，许多人不解地开玩笑说：“志杰。你这人真怪！现在许多不如你的人，都削尖了脑袋寻找门路去跑官，而你倒好，却是请人为你帮忙叫别提拔你，你是不是在茂陵时间太长，呆傻了呢？”听到这些话，王志杰只是腼腆地一笑，拿别的话岔开，好像在他身上，这件事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

这就是典型的卧牛脾气！

当十二月初,王志杰重新返回茂陵博物馆时,1996年的工作目标规划已经在他一颗火辣辣、不肯安分、跃跃欲试的心里打好了腹稿。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似乎比往来的更早。

春天,对于“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茂陵博物馆来说,其本质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一种机遇,一个新的起点。

从苍茫的五陵塬上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冻土开始苏醒的那一刻起,王志杰又获得了他个人的另一个好消息:为表彰他“为发展国家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务院决定授予他为国家级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当拿到第一笔“特殊津贴”时,王志杰的心情既激动,而又冷静,自己仅仅做了一点本应该做的事情,党和国家就给了这么高的荣誉,他觉得有些受之有愧,于是,当即决定,拿出二千元,寄回老家武功镇,捐给村里盖小学校,另外剩下的一部分钱,也全部拿出来,在馆里搞了个别开生面、绝无仅有的“颁奖仪式”,按照每位职工的工作好坏,贡献大小,用自己的钱,给职工发了奖金。

这也算是我们又一次领略到了“茂陵卧牛”的牛脾气吧?!

六月二十四日,王志杰接到通知:不久前全部由专家,权威组成的国家一级文物鉴定委员会,来陕西鉴定一级文物,并首次从中选出极少数最高级别的国宝文物,整个咸阳十四个县区,一共评出20件国宝,而仅茂陵博物馆一家就独占了14件。

王志杰兴奋得彻夜难眠,这是历史给予他的最好的回报。

他逢人便说:“看!我说的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茂陵文

物在全国的地位,不是我说高就高了。当年,郭沫若到茂陵参观以后,对石刻就评价很高,他说,这一批石刻是祖国的国粹,是无价之宝,今天我们这代人能看到这些石刻,就感到很自豪,他比一堆、两堆、一千堆、一万堆黄金还重要。李瑞环来了,也是这样的,本来只安排参观二十分钟,可他看得很细,越看越出神,还不断提出问题,急得陪同人员、保卫人员不停地朝我摆手,但李瑞环还是不肯离开,临走时,他站在门口对陪同人员说:茂陵不光有个很好的博物馆,还有一个优美的环境,全国所有的博物馆都应建成这样的博物馆……”

也许,这是王志杰惟一流露出得意的一次。

## 二

在笔者手头,至今还珍藏着一份用红色油墨印成的宣传品。

这东西,追溯到六、七十年代那空喊政治口号的动乱年月里,叫传单;放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空前繁荣、商业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应该叫做广告。

但在笔者眼里,它的分量却是那么重,就像著名作家海明威笔下波澜壮阔的海洋深处,刚刚浮出水面的一座冰山,乍看上去,很小,在海里移动时,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而它真正的巍峨伟大之处,恰恰正隐藏在激流下面人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地方。

这,便是我们从下面这个故事里,所能感受到的,永远不会在人们心头消失、融化掉的茂陵卧牛精神。我们深入到这些人的心灵世界深处,也就可以揭开这团萦绕在疑惑中的茂陵卧牛之谜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底的一天,王志杰正在为刚评出的 14 件国

宝躲在“闺房”里，难为中外游客所知，而愁眉不展时，一位文质彬彬，操着满口南方普通话的中年人敲开了他的房门。

“您是王志杰馆长吧？”来人开门见山问道。

王志杰愣住了，他并不认识面前站着的这位陌生人，只见他五十岁上下年纪，身材适中，两道又黑又粗的浓眉下，架着一副过时的黑塑料方框近视眼镜，棱角分明的嘴角掩饰不住疲惫的神情，但透过厚如瓶底的眼镜片，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却熠熠喷发出希望的光芒来。

“您是……”王志杰同样也问了一句。

来人慌忙从口袋里摸出名片来，双手递到王志杰面前：“我是湖北随州市群众艺术馆的，早就从多家杂志，名人录上知道了您的大名，这回专程来，想与您合作搞一个编钟古乐展演活动……”说着，便从文件夹里取出介绍信和一大叠他率领的这个古编钟艺术展演团赴北京、武汉、南京、济南、西安等地的演出剧照，还有许多中央级报刊的介绍文章、编钟古乐展演简介等等。

王志杰被他急于全盘推销自己的举止给逗乐了。呵！看来他和自己一样，也是个急性子。

“像你们这种营业性演出团体，别光为了赚钱，质量有保证吗？”精明细心的王志杰，更是谈判的好手，他有意将了对方一句。

对方肯定地回答：“王馆长，您误会了！你是全国先进，我也当过全国先进，咱俩同是搞文化工作的，我是慕名才来你这儿联系建立演出点的，也讲利润，但赚钱不是主要目的……”

“好了！这事可以谈。”王志杰当机立断，进入了实质性谈判，因为王志杰清楚，一位乘坐三轮蹦蹦车从符家桥口风尘仆仆摸上门来的文化人，又对1978年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六十五口

编钟,三十四件编磬如数家珍,介绍得头头是道,无疑是位搞艺术的内行。而自己馆里刚评出的这14件国宝,正缺少的就是这么一根“音域宽广”、能奏出“千古绝唱”的“琴弦”。

展演合同正式签订的第二天,身为咸阳市文物局局长的王志杰和古编钟艺术展演团的团长聂世敏,便分头忙活开了。

所不同的是,对方日夜兼程,全天候工作,满满拉了一车厢古朴笨重的编钟、编磬等供演奏的文物复制品全部到位并安装完毕。

而苦就苦了王志杰,白天他要到市机关去上班、开会、批阅文件,下各县区检查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饿着肚子回到三十多里外的茂陵博物馆,倒上一碗开水,就着辣子咸菜,啃几口早晨剩下的干馍,一边吃着,一边叫人来询问装修、布置编钟古乐展厅的工程进度情况。

给演出场地取这样的名字,也是他跟聂世敏两人一起商量决定的。

当时,王志杰曾征求过我的意见,问这名字起的好不好?

我问:“你搞这种演出,是想长期搞下去,还是临时的?”

他眨巴了一下眼睛,神秘地一笑说:“你难道猜不出来?咱馆虽然环境好,文物价值很高,但没有活动,中外游客一参观完就走,很难留住人,所以我想抓住这个活动,借鸡下蛋,如果确实各方面效益好的活,我就把它买下来,作为馆里的一项长期内容……”

短短一番话,我又一次领略到了王志杰在做任何事之前,那种既深思熟虑,同时又不显山、不露水的精明老道之处。

眼下王志杰所要做的,必须要首先迈出编钟古乐正式对游客展示演出的第一步。

而留给他的时间，却只有短短的七天了。

偏偏这里不是省城的大剧院，也并非繁华的闹市区，千难万难，都集中在一个关键性问题上：在流行歌曲盛行，极力炒作明星的时代，位居偏僻五陵塬上的茂陵博物馆，如何把如此高雅的编钟古乐演出信息，以最大的覆盖面，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形式传播出去？成了压在王志杰身上的一块心病，如果请省市电视台通过新闻媒体去“广而告之”，那要花很多钱，不划算。怎么办？这难题又一次使王志杰皱起了眉头。

他去找相好的朋友商量，去市委宣传部寻求支援。

朋友告诉他：“咱搞一个编钟古乐展演厅落成剪彩仪式，叫宣传车上街，到西安、咸阳转几天，发传单，可以不花钱的！”

市委宣传部赵俊峰部长说：“省、市的专家，领导和记者，我们可以帮你请，到时，各家新闻单位发消息，比广告影响面还大。”

王志杰仍然犯愁说：“我们馆里只有一辆小车，还是旧伏尔加，邀请来的人，没办法接呀！”

出主意的人全乐了：“那没关系！就凭茂陵博物馆的名气，交通工具叫来人各自想办法，大不了，你只管顿午餐得了！”

王志杰会意地笑了：“这自然！这自然！客人们大老远跑来给我们捧场，一顿便饭还是管得起的！”

如此重要的问题，就这么说说笑笑地几句话便解决了。

王志杰如释重负地返回茂陵博物馆，眉眼挂着笑，就像自家办喜事似的，高兴得像个孩子。

正巧不久前日本政府赠送给茂陵博物馆一辆价值18多万元人民币的佐川急便厢式大货车，这回终于派上了用场。第二天一早就派专人送到咸阳一家印刷厂，当晚便取回了五千份用

红色油墨胶印好的宣传品。同时，他又请来咸阳书法家叶炳喜，第二天一早开始写牌匾、标语，一边布置会场，一边搭装准备去兴平、咸阳、西安宣传的彩车，如果顺利的话，一个城市宣传一天，那么，以最快的速度计算，编钟古乐展演厅落成剪彩，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的时间，只能推到7月7日这一天了。

我拿着印有开放时间的宣传品，有些担心地问王志杰：“王老师，定在7月7日开放，时间这么紧，能行吗？”

王志杰充满自信地说：“没问题！咱馆里凡是定下的事情，大家加把油，就准能完成！”

果然，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宣传车的牌子做好了，架子也搭起来了，四周都围上了一圈刚扯来的红布，从在资料室剪字，刻装饰图案的一群姑娘那里传来好消息：她们的任务已提前完成，就等着晚上把剪刻好的金黄色的图案、标语、贴到彩车上，明天一早宣传车就可以准时出动了。

作为朋友来帮忙的笔者，望着基本搭装好的彩车，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长松了一口气，从门外广场回到3号客房，想听听讲解员杨萍为宣传车准备好的录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夜已经很深了。

我听完录音，情绪激昂，心想：这时彩车也该装扮得差不多了。便耐心等王志杰推门进来，再乘兴与他聊一会儿。

可过了十一点，不见门外有动静，过了十二点半，还是不见王志杰的身影。我顿时觉得有些纳闷，便撩开竹帘，走出门外，猛然发现馆内除了少数几个值班保卫人员的身影在晃动，职工宿舍那边静悄悄的，一片漆黑，而越过前面东陈列室的屋顶，我终于看清大门外面，依然灯火通明，显然王志杰和馆里的大多数职工还正在彩车前面忙碌着。

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图案、标语到现在还没贴完吗？我呆不住了，带着疑问，快步沿着东苑的月亮门，绕过东陈列室，刚到彩车前，竟发现王志杰正在指挥着一帮女同志，密匝匝围着宣传车四周，每人手里都拿着针线，正一点一点地缝着满车厢贴好的标语、图案。

我不解地问：“王老师！标语、图案都贴好了，干嘛还要再缝它呢？”

王志杰一边手脚不停趴高望低地检查着“工程”质量，一边扭回头认真地说：“我看今晚天气不保险，害怕这两天万一下雨的话，贴着的标语便容易被冲掉。”

噢，原来竟是这样！我终于忍不住感叹起来：难怪馆里有些年轻职工给我开玩笑说：“我们馆长呀！开会时，动不动就给我们念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可此刻我想赞美的，却不仅仅是他的这种认真态度，而是通过眼前发生的一件件小事情上，所体现出的他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使命感。在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有许多看似简单的道理，连七、八岁的小孩子都懂，但一遇到具体实际情况，一百位领导，可能就会有一百种做法。而都能象王志杰这样去考虑问题的，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又能有多少呢？”

于是，在随后的的三天里，忙坏了开宣传车的司机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往往天不亮，便从茂陵出发，西下兴平，东上咸阳、西安、绕遍了城里的各条主要街道，一边开着广播，一边向群众散发着喷发出油墨香味的宣传品。直到天近傍晚，才一路宣传、一路歌声地喜气洋洋地返回自己的大本营。

兴平人知道了，咸阳人知道了，省城西安的市民们也知道了，甚至连刚从西安火车站下火车的外地旅客，也听到或看到了

这样一条振奋人心的旅游信息：

“世界独一无二，茂陵国宝增辉；展现春秋神韵，编钟古曲悦耳。”

‘96之夏，奉献给国内外游客又一份惊喜——曾先后荣获‘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旅游业优质服务先进集体’和‘全国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等一百多次各级荣誉称号的茂陵博物馆，继三千多件文物中，14件被国家鉴定评为最高文物级别——国宝后，又迎来了一个令国内外游客着迷的日子：七月七日，茂陵博物馆水上仿汉游乐宫一期项目——编钟古乐展演厅落成剪彩，正式对国内外游客开放！”

偏巧七月七日这天，天公似乎也有意要来帮王志杰的忙，一连下了几天的雨，这天只下了几滴，像清洁工一样，刚把地皮打湿，把灰尘拂去后，就晴了。

咸阳市有关领导来了，兴平市党政一把手也来了。

省文联副主席、音协主席、省打击乐团团长、著名打击乐演奏家也以主人的姿态，纷纷前来祝贺、指导。

电视台、日报、晚报、星期天报的记者、编辑部主任也来了。

剪彩仪式隆重而不铺张，首场演出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一时间，茂陵博物馆名声大振，一批又一批中外游客纷至沓来。

这要感谢当地政府、领导的支持；这要感谢专家、内行的赞美；这实实在在更要感谢众多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

王志杰笑了，他唯独没有想到，一场命运的风雨正一步步地向他走近……

是的，王志杰也是人，也难免有错误。但1997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却又证明：茂陵博物馆离不开王志杰！

三

时光毕竟不会倒流，历史如一面镜子，把一切不愉快的往事都像影子一样，远远地留在了王志杰身后。

掀开公元一九九八年的每一页普通而又平常的日历，人们惊讶地发现：王志杰还是王志杰，他在用自己坚定的信念，踏实的脚步，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他仍然是一头执著耕耘的秦川牛。

这年二月的一天，兴平市文物旅游局主要领导手里，收到了一份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礼物”。

这份特殊的“礼物”，其实只是一份由科级单位茂陵博物馆呈报上来的文件。

送文件的人，恰恰正是与他们分别一年后的王志杰。

这份文件的题目非常简单、明了——“关于报送《茂陵博物馆两个月来的工作汇报》的函”。内容主要罗列了自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志杰重任馆长后至1998年11月25日两个月内，扎扎实实做过的十二项具体工作：

1. 为进一步绿化、美化环境，体现馆里原已形成的融文物、古建、园林于一体的鲜明特色，按照各种树木、花草长短、高低、宽窄、大小不一的特点，对院内去年无人管理的树木、花草，进行了一次全面修剪，并按文物形状重新造型。

2. 为确保馆内卫生环境优雅、洁净，再现九六年以前的清新面貌，将馆内外积存垃圾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并将存留在文物陈列室，石刻廊房及其它建筑物上的鸟粪全部擦洗干净。

3. 为保护文物安全，预防火灾，在加强落实“人防、技防”等措施的同时，重点对霍去病墓上树丛里的干草、杂物，进行了一

次彻底清理。

4. 对馆内损坏的设备和建筑物损坏部位,进行了全面修复和修补,同时对残缺不齐的院内砖铺道路,进行了全面整修。

5. 为抢救濒危鱼群、优化环境、恢复馆内信受游客赞誉的“鱼追游人”的动人景观,将琳池、钓鱼池和积存一年的污泥全部清理出来,晒干、筛过后,用作花木肥料,同时给琳池更换了新水。

6. 为方便游客,充分体现文明旅游景点的特色,对馆内围墙、圆门、标语及标志牌等,进行了重新更换和刷新。

7. 为解决环境偏僻、通讯困难给游客和当地群众带来的不便,在大门外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

8. 为更好地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重新调整和完善群众性的文物保护网络,进一步提高我馆周围干部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增强保护文物的自觉性、主动力性,调整和完善文物保护单位,馆内一月十九日召开了附近 41 个乡村、学校及企事业单位,共 61 位主管领导参加的茂陵地区文物保护工作会议。

9. 为发扬馆里一贯倡导的“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帮助群众”的优良传统,春节前夕,恢复开展了扶贫帮困活动,给周围五个自然村的 41 个困难户,送去了该馆及职工捐献的“送温暖资金”共 3825 元,并为一特困户购买了床头、床板、被褥、锅灶等生活必须用品,使这位早年丧偶、独身拉扯几个孩子的中年汉子,激动地落下了热泪,在周围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0. 以往如遇到外宾、特别是日本游客傍晚临时参观,馆里一直都是打着手电照明、讲解,随着“西线旅游热”的兴起,为适应傍晚或夜间接待游客的需要,在售票亭、售货亭、朱雀门、览胜亭等处,安装了节能彩条灯管及节能照明射灯,既保证了照明亮

度,又增添了夜景,形成了《陕西日报》文章中赞誉“茂陵到处流光溢彩”的新景观。

11. 为进一步理顺馆内外总体布局,拓宽游客视野,为游客提供一个流连忘返的优美环境,在大门楼(即朱雀门)前40.8米处,制作、安装了一座造型精美别致、具有汉代风格的透花墙和透花门。

12. 为改善职工伙食条件,并解决游客在餐厅吃不到鲜嫩蔬菜的老大难问题,在馆内非游览区荒地上,开辟出两亩菜地,用以栽种黄瓜、西红柿、豆角等新鲜时令蔬菜。

这一连串枯燥的数字下面所罗列的一桩桩实事,读者也许会觉得过于详细、琐碎,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向读者说明的一点,当时的王志杰,才刚刚“二次出山”,是在精神上背负着一种沉重的十字架,舍小“我”而为大“我”的情况下,全身心投入、一口气做完这一切的。这需要一种怎样的勇气和毅力,又要顶着多少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才将他被迫搁下了整整一年的这部茂陵的“大书”续写下去!

于是,我们的耳际又回响起年过六十的弓靠良副馆长曾声音颤抖、充满敬意地话语:“娘! 开始我以为咱馆长受了一年挫折,放在谁身上都没有心劲再干了,谁知他一回到馆里,还和从前一样,干得更欢了,才几天功夫,大小事都抓起来了,也没人上门要账了,工资也发了,还干了这十二件大事,职工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我们又觉得有了盼头……”

三月,是阳光普照、春回大地的日子。

茂陵博物馆的水清了,草绿了,花开了,经历了一冬的苍松翠柏也比往日更加郁郁葱葱、挺拔俊秀起来。琳池里的红鲤鱼,又成群结队舞动起来了;博物馆的上空,矫健的鸽群不时呼哨而

过,给大地带来无限的情趣和生机;编钟厅的乐手们,不仅重新奏起了典雅悦耳的汉代古典乐曲《苏武牧羊》,而且还在从咸阳市聘请来的市舞蹈家协会理事、舞蹈教师郑君的指点下,排起了优美的舞蹈。

仅仅几个月工夫,茂陵博物馆又以崭新的容貌,露着笑脸,迎接来一批又一批比往年多了好几倍的游客。

兴平市市长、市委书记多次亲临茂陵,为王志杰壮胆,支持他的工作。咸阳市市长、市委书记也带来一大帮部局领导,肯定王志杰做出的突出成绩,号召全市文博单位都来学茂陵这个响当当的最佳样板。

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团来了。

省委书记来了。

由中央、省、市十几家党报组成的新闻采访团也来了。

一时间,一个个催要先进事迹材料、表格的电话来了,一篇篇、一幅幅宣传茂陵的通讯报道、新闻照片又频繁地出现在《陕西日报》的醒目版面上。

然而,这时的王志杰,又开始常常把早饭“拖欠”到中午、把午饭“拖欠”到下午或晚上,忙得有时连喘口气、歇歇脚的时间也没有了。

有次,笔者曾实在忍不住劝过他:“您这么大年龄了,再忙,饭总该按时吃的,不然,身体会被拖垮的……”

他连忙摆摆手打断我的话说:“你放心!我是懂医的,人饿一、两顿,没啥,只难受一阵便过去了,关键是不能暴饮,吃得太撑了,才容易得病哩。”

笔者并不懂医,一时搞不清他这话是否有道理,只好默不作声了。

一个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要想比别人取得更大成绩，往往都是从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不满足开始的。

王志杰是一位大脑和身体都闲不下来的人，他对于自己所干的每一件事情，总是在不停地修正着、完善着，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搞一项工程，投资这么大，如果做不到尽善尽美的话，那就算是我失职……”

王志杰绝不是一个只会讲漂亮话的人，他这样说了，也就一定会这样做的。

于是，从四月份起，馆里那辆唤作“伏尔加”的脾气很大的老爷车，又开始从早到晚载着王志杰，奔波在他跑贷款、报项目、修公路、联系业务的奔波之中。

这需要多么大的付出、多么大的魄力啊！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茂陵旅游公路两侧的梨园、苹果园果实累累，飘来一片片歌声、笑声和诱人的香味。我们应邀来看投资5万元建成的音乐喷泉。

我与焕亭兄刚在镶嵌着大红朱雀浮雕的、古色古香的透花门前下了车，忽然听到东面浮桥传出阵阵欢呼声：

“看呀！现在是独唱……”

“又成了二重唱……”

“再过几十秒，就是大合唱了！”

好几堆游客操着南腔北调，还有不少老外，无论男女老少，熟悉的，不熟悉的，全聚在浮桥边上，一边大呼小叫地摆出各种姿势，在浮桥四周的喷泉前面照相。

只见正对着古乐厅门口的圆池中央，一束底部直径大约有两米的水柱冲天而起，腾出三、四米高，千万颗玉珠飞溅，犹如卷起皑皑积雪那般壮观。

紧接着,在水柱前面两侧,又魔术师般变幻出两只由水线交织成的花篮,浮桥前面同时又喷出八个球形水柱。

随后,并排八个中型冰柱喷泉,两侧拱形水帘洞喷泉,你方唱罢我亮相,争奇斗艳,顿时将人引入一个仙境一般的童话王国里,美不胜收,流连忘返。

连我和老杨两位经常来这里小住的常客,也禁不住挤到欢乐的游客群中,排队抢占最佳摄影点,请别人为我们按下了快门,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小的音符,永远留在茂陵这最有声有色、最为壮观的大合唱的曲谱上。

王志杰看到我们像孩子一般在拱形水帘洞喷泉下钻来钻去,仿佛久旱的禾苗喜迎春天的雨露。他也禁不住在一旁拍手逗乐、叫好,在他那张分明已显苍老却又充满豪情的脸上,挂着几分满足、舒心的微笑,从这富于感染力的微笑中,我们立刻又看到了另一道亮丽无比的风景线——

顷刻间,笔者登时明白过来,王志杰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字,为何能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同时也难免被金钱腐蚀下的今天这个多元化社会里,以他关中牛般默默无闻的性格,连同他在五陵塬这片古老土地上创造出的功在千秋的不朽业绩,频频出现在省内、国内各大报刊上: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陕西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向外界披露了由王志杰潜心编著数载完成的我国第一部陵园志书《茂陵志》出版发行的喜讯;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陕西日报》又以较大篇幅发表了题为《王志杰与茂陵博物馆》的一组新闻照片和文稿。

进入一九九九年后,报道王志杰先进事迹的长篇小说、通讯报道文章更是铺天盖地,屡见报端: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西安晚报》、《新闻周刊》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耕耘绿色工程——茂陵博物馆散记》的专访文章和王志杰的大幅彩色照片;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国旅游报》在二版头条发表了《茂陵博物馆与“卧牛”精神》的专题报道文章。

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陕西画报》以六个页码的篇幅,分别发表了《茂陵园中一卧牛——全国劳模、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王志杰小记》和《五陵塬上的明珠——茂陵》的两篇专访文章及十几幅彩色照片;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当代守陵人——记茂陵博物馆馆长王志杰》的人物通讯;

特别是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忠实的“守陵人”——记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王志杰》的长篇人物通讯,该报还专门加发了短评《有志者事竟成》,为了使亲爱的读者对我们的主人公——王志杰,38年来扎根茂陵、艰苦奋斗、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行为在今天所产生的积极社会影响和深远、广泛的表率作用,我们不妨将这篇短评文章郑重介绍给大家:

这,便是王志杰独创的“茂陵卧牛精神”!

吃罢午饭,应王志杰的邀请,我们三人一起走出馆内霍去病墓后刚临时开出的一个门,去看看他刚花八十万元办完交接手续的原茂陵中学旧址。走进院内,荒草遍地,房屋破旧,后面那座盖成并没有多久的三层教学楼门窗全无,个别楼梯被毁,仿佛是一个被掏空了内脏的巨型恐龙,令人惨不忍睹,不寒而栗。

“唉!好端端的一个学校,被毁成这样,太可惜了!”我们忽然想起两周前,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一位“文革”前在这所学校当

过校长的王志杰的朋友发出的感慨，他告诉我俩：“今天，听说市、乡两级正式与茂陵博物馆办理房地产交接手续，我才专门赶来看看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看到自己原来的学校破败成那样子，又看到茂陵博物馆如此宏伟壮观，差点都不敢认了，我的心情，真是又悲又喜……”

我忙打断老校长的话说：“您也别太伤感了！我听说茂陵中学是因为生员少，才与别的学校合并的。”

我分明看到，老校长的眼里噙满了泪花，湿润润的，瞳仁里飞荡着岁月风尘。顿时，饭桌前，人们都沉默了。

现在，我们望着眼前给王志杰留下的这座破烂不堪的校园旧址，认真倾听着王志杰绘声绘色地给我们描述她明天的灿烂前景：“这儿石碑下已探明是座古墓，我要向上级文物部门建议等条件成熟后，开发它，形成一个地下宫殿；前面，那两排平房，给古建队，与游览区分开；后面是文物复制厂；再后面是福利区。到时候，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些长廊、亭台，全部实行绿化、美化，等这一切搞完了以后，你们再来这里参观，我敢保证：那场面、那气势绝对不次于任何一家大型博物馆的规模……”

说到这里，王志杰先生激动了，率先登到三层楼顶端的阳台上朝南眺望——

秦岭巍峨，渭水东去，平原如毡，大道如带，茂陵屹立，气象峥嵘，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晴朗的蓝天……

于是，我们觉得，有必要引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参观此处后说过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尾——

“今后我走到哪里，就把茂陵博物馆宣传到哪里！”

是啊！笔者倾尽笔墨想要展示给世人的，不正是我们今天终于解开的这个萦绕在心头三十八年的疑惑——茂陵卧牛之谜

么？

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在一缕欣慰中搁笔喘息了。

## 尾 声

然而,王志杰向着明天的目光却使我们不能不续写一个没有结尾的尾声。

公元一九九八年。深秋,一个双休日的早晨。

弥漫的大雾笼罩着咸阳市区的大街小巷,笔者二人站在玉泉路口,焦急地朝西面眺望着。

按照电话上的约定,我们在完成这部书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精心采访、整理出的十二盘录音磁带,作为一份充满敬意的、特殊的礼物,赠送给茂陵博物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王志杰同志。

但如此恶劣的天气,别说是从郊外五陵塬开汽车过来,就是在繁华街道上骑自行车,也能见度极低,所以,尽管表针已指向九点半,这里依然车少人稀。

我们心想:王志杰这时可能不会派车来接我们了。

正在这时,一辆海蓝色车头,银白色封闭车厢的日产大货车,悄无声息地从浓密的大雾中钻出来,不觉间,像一堵墙似地停在了我们身旁。

司机光焰从驾驶室窗口探出头来:“雾大,路上车不好走,叫你们久等了。”

我们并肩刚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坐好,焕亭兄忙问:“王馆长近来好吧!今天他在馆里忙啥哩?”

司机光焰踩着油门，将车开上西兰路，一边开车，一边说：“昨晚我开小车送馆长去西安取修路的设计图纸，车坏到半路上，馆长说你们要来，他正好有份材料要到咸阳复印，就坐大车一块来啦！”

“啥？他现在也在市里……”

我和焕亭兄感到十分高兴，前段日子，我们跟他联系了好多次，他总说忙，不是有重要接待任务，就是在西安跑修建新的一级旅游公路的事，据他讲：这项投资上千万元的工程，国家已批准立项，明年便开始施工，但大部分资金还没到位，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在这一、二月内全部做完，所以他思想压力很大，可能过了这段日子，自己就能轻松些了。但我们听了这话，只是摇头：像他这号人，三十八年来，总是不停地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干，啥时候能轻松过呢？所以，今天能马上在市区内见到王志杰这位大忙人，我们确实感到有点喜出望外。

日本产佐川急便厢式货车又像一堵墙似的停在防洪渠草坪旁的一家打印部门前。

王志杰还在复印他带来的材料，看到我们从驾驶室里下来，赶快迎出来，笑着说：“真对不起！昨晚小车坏到路上了，来不及修好，叫你们坐这么大的车来，太委屈你俩了。”

我们也笑着说：“你不也一样吗？干实事的人，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呀！”

王志杰接上话茬说：“恐怕你们要跟我干的话，这辈子也甭想享啥福了！除了义务奉献外，只有受苦受累的命……”

说着，便把我们让进打印部套间房里，从茶几上拿起一塑料袋细麻花，打开后，叫我们跟他一起吃。

我们忙推辞说：“我们刚在家里吃过饭了，你自己吃吧！”

他不答应，硬是往我俩手里一人塞了一根说：“不行！都尝尝，我刚在外面小卖部买了两袋，和司机吃了一袋，味道还不错的。”

我俩恭敬不如从命，只好接过麻花，刚咬了一口，王志杰又变戏法似的，从文件包里取出一堆大小不一的纸条来，摊在茶几上，对我们说：“刚好，趁现在还闲着，我想请你俩帮我参谋一下，从职工写的这些口号里，选出二至三名比较好的，能用的，我好奖励一下他们……”

王志杰不等我们有喘气的工夫，便将一叠纸条展开，一条条给我们念了起来。

最后，我们三人一致选定了这样四句话：

忠于职守！

捍卫文物！

人馆共存！

振兴茂陵！

接着，王志杰又顺手递给我们刚复印好的两份材料。

一份是即将付诸实施的《“茂陵汉宫”投资洽谈项目》，其中包括已正式投入使用的花岗岩浮桥、彩色喷泉及内外宾接待室、古乐厅等，另外还包括基本完工、正进入最后装修、安装设备阶段的风味餐厅、音乐茶座及多功能厅，已设计完成，正待施工的可同时接待120人住宿的三层汉仓式环楼“将军府”及仿汉四合院“文贤庄”，总建筑面积9674.57平方米，集吃、住、游、购于一体。按甲、乙双方股份合作制投资形式，准备与所有愿意投资的海内外客户共同经营。

另一份是早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就制订出的《茂陵旅游发展规划》，实施期限自1997年至2001年，共五年时间。

规划分为三个景点区，逐步进行开发、投资建设：

甲区：从符家桥公路与茂陵旅游专线分岔处为起点，在起点处修建汉阙与过街牌坊，作为茂陵旅游开始起点的醒目标志，并设导游接待站和旅游纪念品销售点各一处，在专线两侧开辟旅游服务业与商业街房两排，沿专线建汉代斥堠、花坛，种植风景木，夹道宫槐，到汉武帝陵前。恢复磨剑石景观，压石冢原貌。修建白鹤观、策村书策台、李夫人墓芳林花苑，李夫人怀梦草圃等游观绿地。修建茂陵内垣墙及陵阙、垣门。植松柏林连通马援故里、司马相如故居、茂陵邑司马迁故里、司马光乡里等游览景点，并于附近建造一座融食宿、沐浴设施齐备的驿馆一所，提供星级馆店服务、汉代膳食系列、汉宫风格陈设、仿汉乐舞演出等。

乙区：以茂陵博物馆为中心。现馆址不动，恢复卫青墓、金日磾墓祭台及墓垣体制、植树绿化，在博物馆北侧，原茂陵学校附近修建茂陵旅游服务中心，开辟苜蓿苑、葡萄园、西汉石榴园，以及花架、花圃、茶楼、画阁、名人游历茂陵诗赋刻题等。李瑶姬花亭、李延年奏曲阁等游观小构筑，并在乙区范围内开辟拓片、展廊除西汉瓦当拓片外、收集陈列各地东汉画像石拓片，作为扩大艺术欣赏内容。

丙区：为茂陵陵庙龙渊宫游乐区，开辟龙池水榭景园、龙潭放生池风光游览园、民俗特览室、龙渊宫旅游度假山庄，景龙池垂钓、园林、十里走马道、毛驴驿路风光游站、汉秋千院落、鼓吹饶歌、鱼龙曼衍杂等游艺项目开发，以能达到游客盘桓半日至一日游程为目标。

上述规划：总需资金约为 2.2 亿元。

实施步骤：

第一步：按本规划分三个景区具体设计，首先是道路、排水及蓄水设施，绿化工程，先从符家桥开始，再用招商引资金额增补建筑工程，使甲区初具规模，一边建设，一边营运。

第二步：建设乙区的游览景点，加强乙区绿化，组建导游及管理队伍、筹划人文景观配套内容。

第三步：全局展开规划施工，展开宣传、营运、采用资金滚动方式发展，直至达到投资目标。

望着我们翻阅材料的专注神情，王志杰不知忽然想到了什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这个规划，白白耽搁了两年，看来以后我再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

三个人一起凝视着这两份刚复印好的打印稿，好久都沉默不语。

当晚，我与焕亭兄住在了茂陵博物馆的客房里。

我们随着夜色的降临，怀着难以抑制的异样心情，不约而同地又一次来到霍去病墓东侧的石刻廊房前，借着角楼圆门处悬挂的节能射灯的光芒，打在最近处那尊朴拙、浑厚的卧牛石刻上，那高昂着的饱满的头，驯良而温顺，微微喘息着的鼻翼，正喷发出一种气息，那是一种久违了的，耕耘者的汗水凝结成的，是一种创业者的永不停息的精神。

星期天早晨，当又一个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日开始的时候，我们二人来到朱雀门前。

这里，办公室值勤人员早点名刚刚结束，忽然，从门外广场上传来一阵清脆，嘹亮的口号声：

忠于职守！  
捍卫文物！  
人馆共存！  
振兴茂陵！

随后，一队由保卫科十几名干警组成的，全副武装的队伍，喊着口令，迈着整齐、坚定的步伐，沐浴着绚丽的朝霞，朝我们走来了。

刹那间，我们不禁心头一热，已有很久，很久，我们胸中不曾涌过如此激荡、澎湃的动人激情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日脱稿

一九九九年七月改毕

## 附 录

### 一、王志杰主要简历、工作成就及获奖情况

(1962年11月至1999年10月)

1962年11月 王志杰由兴平县桑镇中学教师岗位,调入茂陵文管所工作。

1966年5月 王志杰被任命为茂陵文管所所长。

1966年6月 王志杰收留孤寡老人张文焕,关照生活二十年如一日,直到老人去世。

1969年7月 王志杰被评为兴平县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代表大会,并介绍了经验。

1970年8月 王志杰被评为兴平县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代表大会,并介绍了经验。

1970年9月 王志杰出席陕西省第一次文物工作经验交流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同月 王志杰被评为咸阳地区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代表大会,并介绍了经验。

1971年7月 王志杰出席陕西省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1971年10月1日至1974年10月15日 王志杰在霍去病墓前橱窗内举办四川省大地主刘文彩庄园泥塑《收租院》展览。

1971年11月 王志杰出席陕西省第二次文物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1973年4月 王志杰被评为兴平县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1973年10月3日 王志杰多方求援,在文管所打成了第一眼深机井,供生活、绿化和附近道常村群众饮水。昔日民谣中“有女不嫁道常村,吃水胜比吃油难”的状况已成为历史。

1974年10月20日至1979年10月20日 王志杰在霍去病墓前橱窗内举办“茂陵出土文物展览”。

1975年7月15日 兴平县南位乡道常村张建明、张规划、张漂娃、张绸子、张锦锦、张筛筛6人平整土地时发现出土玉雕铺首和琉璃壁。王志杰首次从农民手中征集到两件珍贵文物。

1975年12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 王志杰出席国家文物局在河北省召开的文物工作经验交流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会后,王志杰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考古所及天津、湖北、山西等地介绍经验。

1976年7月12日 国家文物局在茂陵文管所召开“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现场会”,王志杰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1977年7月 王志杰被评为兴平县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会议期间又被联评为“标兵”(全县八名标兵之一)。

1977年8月 王志杰出席全国文博图学大庆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大会上讲:“王志杰在文革中,保护茂陵石刻给人民立了一功!”

1977年9月6日至1979年10月1日 茂陵文馆所由国家投资10万元,修建仿汉朱雀门楼,面积为112平方米;外宾厕所,面积为81.7平方米;仿汉西陈列室,面积为315平方米。

1978年1月1日 茂陵文管所经过王志杰的多方努力,在国家文物局和轻工部的支持下,由天津造纸机械厂制成钢质球形水塔,在所内东苑落成,储水量为30吨。

1979年12月17日 茂陵文管所晋升为茂陵博物馆,王志杰被任命为馆长。馆内征集到的文物已达1534件。

1980年5月 王志杰被评为兴平县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出席表彰大会,并介绍了经验。

同月 王志杰被评为咸阳地区文物保护“先进工作者”,出席了表彰大会,并介绍了经验。

1980年9月25日 陕西省文物局在茂陵博物馆召开“全省文物工作现场会”,馆长王志杰在大会介绍了经验。

1981年5月1日 兴平县西吴乡豆马村高均田、高跃进、高旭光、高青耀、高超维、高改卫6人在平整土地时发现鎏金马。王志杰亲临现场钻探、发掘,清理出土珍贵文物236件。

1981年12月 王志杰被评为兴平县“五讲四美”、创建“五好家庭”“先进个人”。

1982年6月25日 王志杰争取国家投资20万元,将茂陵博物馆至符家桥6公里土路,建成三级柏油路通车。

1982年11月 王志杰被评为兴平县文教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并颁发了奖状。

1983年1月22日 王志杰被评为兴平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83年5月1日 茂陵博物馆自力更生将仿汉建筑的东陈列室建成,面积为315平方米。布置了文物展览,对外开放。

1984年5月20日 王志杰当选为政协咸阳市首届委员。

1984年12月26日 王志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兴平县第

十一次党代会代表。

1985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茂陵博物馆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并颁发了金质奖牌。王志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表彰大会。

1986年4月23日至6月27日 王志杰随中国“黄河文明展”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先后考察了东京、京都、奈良、名古屋等城市的文博单位及名胜古迹,并应邀在东京国立博物院讲学。

1986年8月16日 陕西省文物局聘请王志杰同志为陕西省博物馆藏品管理干部培训班教师。

1986年10月1日 茂陵博物馆两座仿汉石刻亭建成,面积为74.42平方米;四座仿汉石刻廊房建成,面积为1200平方米;东西仿汉角楼建成,面积为81.92平方米;霍去病墓顶览胜亭建成,面积为100平方米;东苑公厕建成,面积为32平方米。

1986年12月 王志杰被评为咸阳市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出席了表彰大会,并颁发了奖状。

1987年2月20日 茂陵博物馆自筹资金30万元,在朱雀门外西侧建成“茂苑文宝厅”,面积为507.5平方米。

1987年3月 王志杰在读书活动中被评为兴平县教育工会“先进个人”。

1987年5月 王志杰被咸阳市总工会评为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并颁发了证书。

1987年5月20日 王志杰当选政协兴平县第七届委员。

1987年6月 中共咸阳市委、咸阳市人民政府评选王志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并颁发了奖状。

1987年9月13日 陕西省文物局、旅游局在茂陵博物馆召开“全省旅游优质服务工作现场会”,王志杰馆长介绍了经验,

孙达人副省长在大会上讲：“茂陵的服务质量、管理水平应当说在全省，甚至全国的文物界都是优秀单位。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同志对我讲，全国都可以学习茂陵”。

1987年12月 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王志杰为全省旅游业优质服务“标兵”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牌。

1988年2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茂陵博物馆“文明单位”称号，并颁发了奖牌。

1988年4月26日 王志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七次党代会代表。

1988年4月27日 王志杰被任命为咸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兼茂陵博物馆馆长、党支部书记）。

1988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评选茂陵博物馆为全国旅游优质服务竞赛“先进集体”，王志杰评为“先进工作者”并颁发了证书和奖牌。

1988年12月30日 王志杰被陕西省旅游局评为旅游业优质服务“先进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89年1月1日 汉武帝陵至茂陵博物馆1公里旅游复线路建成通车。

1989年2月8日 茂陵博物馆调整东陈列室文物，举办“茂陵珍贵文物展览”，并对外开放。

1989年2月23日 中共咸阳市委、咸阳市人民政府授予王志杰为咸阳市首届“劳动模范”称号，并颁发了证书和奖章。

1989年3月1日 霍去病墓前十六件大型石刻迁入新建的石刻亭和石刻廊房内。

1989年5月20日 王志杰当选为咸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9年9月27日 由茂陵博物馆自筹资金30万元兴建的大型仿汉琳池竣工,总面积为896.82平方米。

1989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评选王志杰为全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先进工作者”,并颁发证书。

1990年1月 陕西省旅游局评选王志杰为1989年旅游业优质服务“先进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0年3月23日 咸阳市人民政府授予王志杰咸阳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先进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0年6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茂陵博物馆全国卫生“先进单位”、王志杰为全国爱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

1991年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中国财贸工会授予王志杰全国旅游行业“劳动模范”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1年3月22日 王志杰被陕西省文物局评为全省文物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1年8月19日 王志杰被任命为咸阳市文物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兼茂陵博物馆馆长、党支部支书)。

1991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人事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表彰大会(北京、上海、黑龙江、陕西四省、市联评一个先进集体),茂陵博物馆代表陕西省以优异成绩取胜,江泽民总书记为陕西·茂陵博物馆颁发了“先进集体”奖牌。

1992年1月 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茂陵博物馆“创佳评差”竞赛活动“最佳单位”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牌。

1993年1月31日至2月21日,王志杰随陕西省旅游考察团赴日本、泰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考察。

1993年3月 咸阳市绿化委员会授予茂陵博物馆“园林单

位”称号,并颁发了奖牌。

1993年5月12日 王志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

1993年8月 中共咸阳市委授予王志杰为咸阳市第三批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4年2月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茂陵博物馆“创佳评差”竞赛活动“最佳单位”称号,并颁发证书和奖牌。

1994年5月18日 王志杰当选为政协咸阳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4年5月20日 王志杰当选为咸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5年1月1日 王志杰被任命为咸阳市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兼茂陵博物馆馆长、党支部书记)。

1995年4月29日 国务院授予王志杰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王志杰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1995年11月22日 王志杰随咸阳市赴日本代表团,对与咸阳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京都府宇治市、千叶县成田市进行友好访问,并就文物外展等事宜与日本有关方面进行了商谈。

1996年2月27日 国务院表彰王志杰为发展我国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发给“政府特殊津贴”,授予王志杰同志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6年3月 中共咸阳市委、咸阳市人民政府授予王志杰“廉政勤政先进个人”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6年6月24日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来茂陵博物馆鉴定文物,64件被定为一级文物,其中14件定为国宝。

1996年6月28日 咸阳图书馆特聘王志杰为首批终身名誉研究馆员,并颁发了聘书。

1996年6月28日 中共咸阳市直属机关工委评选王志杰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6年7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授予王志杰“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6年7月7日 茂陵博物馆编钟古乐展演对外开放,王志杰主持剪彩仪式。省文联副主席、音协主席贺兰省,打击乐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奏员安志顺,咸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亚丽、市纪委书记、杨光明、市委宣传部长赵俊峰、兴平市委书记苏进荣及新闻单位领导、记者等百余人光临庆贺。

1996年8月8日 王志杰拿出自己享受的“政府特殊津贴”3000元,义务捐献给家乡武功县武功镇新寨村修建学校。

1996年11月 咸阳市国防教育委员会评选王志杰为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7年5月 王志杰编纂的我国第一部陵墓志《茂陵志》,由三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998年1月 茂陵博物馆在所有仿汉建筑物上,安装彩条节能灯管及射灯,6月底全部完工,形成了被《陕西日报》盛赞为“茂陵夜景增辉,到处流光溢彩”的新景观。

1998年1月19日 王志杰在茂陵博物馆主持召开了“茂陵地区文物保护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61名代表,分别来自乡镇、农村、机关、学校、工厂等41个单位。

1998年2月8日 王志杰当选为政协兴平市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8年4月23日 茂陵博物馆在朱雀门外40.8米处,制

作、安装金属结构的透花墙和透花门,拓宽了游客视野。

1998年6月 在馆内琳池东西两侧设立《国家领导人在茂陵》、《中外名人在茂陵》两个专题摄影展亭。

1998年8月29日 茂陵博物馆将茂陵中学校址面积36.22亩,教学楼2016.3平方米,以80万元购买,并移交了财产手续。有利于文物保护和职工生活区建设。

1998年9月1日至1999年9月1日 茂陵博物馆将购买的教学楼改建为宿舍楼竣工。10月1日职工迁至新居,彻底改变了职工30多年来长期居住在石棉瓦房的艰苦条件。

1998年9月 王志杰在政协兴平市委员会组织的抗洪募捐活动中,被评为“先进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9年3月17日 在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中,中共咸阳市委、咸阳市人民政府评选王志杰为“先进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9年4月27日 王志杰当选为政协咸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9年7月23日 王志杰当选为陕西省地方史志协会常务理事。

1999年9月 王志杰被新华通讯社陕西分社、陕西新闻人物编委会推选为世纪之交陕西文物旅游业“十大新闻人物”,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铜质奖牌。

1999年9月5日 王志杰出席北京“世纪之交迎国庆百名领导创业经验座谈会”,并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1999年10月16日 茂陵博物馆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牌。

## 二、王志杰论文选萃

### 陵园博物馆论

顾名思义,陵园博物馆,是专指以陵墓及其园圃为主体,包括有关遗迹、遗址文物等的陈列展出机构。它以陵墓所在地或其附近为馆址,具有特定的地方性和某一时代性。就陵墓来说,其类型相当多,为保护与管理各类陵墓、陵园而设置的机构也有所不同,其职能和任务各有所侧重,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泛。这里拟就古陵墓范围内具有博物馆功能的“陵园博物馆”之建设问题作一番初步探讨。

#### 一、规划问题

古陵墓及其陵园范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故规划陵园博物馆时首先要以原有规模作为依据,以保持陵墓原有状态和陵园固有的风貌为前提,尽可能地维护旧的范围大小,不变动碑石位置,保留早先的林木、残垣与封土,使建馆的基址处于陵园的隙地上,以不影响陵园的整体外观最好。一般来讲,时代久远的古陵墓陵园很少能完整地遗存至今,由于种种原因,大都四至不清,墙垣犁为耕地,尤其是外墙垣早经湮没,甚至无法探测到墙基的夯土。有些古陵墓的陵园几经变易,已非原有之规模,通常小于文献记载的范围,也有的仅记载陵地的大小却未明确陵园

占地多少。博物馆的规划,主要应根据博物馆实际所需的房屋多寡及所形成的园址范围内,或依其比邻而建,以取其地望。如汉武帝之茂陵,博物馆则在霍去病墓前,既处于茂陵园的范围内,又介乎茂陵与平陵之间。这种选择最初虽出于便于保护霍去病墓石刻的目的,但从茂陵的大体规化看来,也是比较适宜的,如此,博物馆所占面积与陵园占地面积相比是很协调的。

陵园博物馆之规划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景观、道路、陈列展览用房、办公及生活用房,这四方面内容加上与之配套的工程设施,诸如防汛排涝,保安通讯,游览服务项目等,便构成初步的基本规划。另外还包括有关古建筑的复修或复原,陵墓的勘探与发掘,文物古迹资源的利用,开发第三产业的种种计划。把这些计划与基本规划相合成,分清主次缓急,落实资金来源和可行性的调查,将得出较为全面的规划方案来。

### 1、景观

古陵墓大都有其特定的景观风貌,这种风貌与所在地域的山川河流及气候有关,如埃及的金字塔,其风光就与其他的古陵墓迥然有别,自然地理条件和陵墓的制度与形式构成陵墓的景观特色。另外,陵园的景观更与古建筑,如垣墙、角楼、阙和殿阁有直接关系,还有陵前的列置物,如华表、天禄、辟邪、石翁仲和各种碑碣。上述因素使每处陵园显出一种特定的气势,此气势又和不同的时代所采用的葬制,四周的环境状况相关联。

古代陵墓的营建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选择地理环境方面也相当讲究,往往选在地势高厚,山川萦绕的景区,前有所临,背有所枕的结穴处,有所谓的“连山”、“归藏”,以及昭穆葬序。唐陵自昭陵以降,取其崇峻,各朝代陵寝之制虽然有所变更,但占取地理形胜、高旷景丽的自然环境这方面是一致的,故

陵园亦有山陵或佳城的别称。古陵墓的这一共同之点,以于陵园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条件。

陵园博物馆的景观,应与陵墓四周的自然风光相一致。博物馆不同于一般的游览娱乐场所,要有幽雅宜人的环境空间,气氛不宜明艳炫灿,但也不宜沉重单调,因为参观游览的活动毕竟含有陶冶情操的审美意趣,故幽雅宜人、赏心悦目应该是陵园博物馆所追求的一种环境效果。

通常,古陵墓带有一些荒寒森郁的气氛,参天老树,石碑蔓草,乃至残垣断碑,诸多古老景象,汇集成萧疏荒凉的景境,而四周大的自然环境却依然欣欣向荣,随节序显示着无限风光。陵园博物馆,是小范围内的人工造景,其景观应和大的自然环境相呼应,尽量排除或减少荒芜阴森的气氛,而代之以幽雅、清新爽秀的韵味,使之园林化。因此,规划中的景观建设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陵墓区或陵园的景观建设,这部分着重在对原有风貌的保护与管理上,保持现状或适当地复原某些古迹,力求符合其原有形制、规模,以文献记载为依据,补栽一些风景树木,不宜随意增设景点,也就是在保持现有风貌的同时,逐步恢复陵园旧有的形制,使其接近或基本上达到有关文献所记载的陵园景观。

第二部分是陵园博物馆的景观,这相当于博物馆庭院中的造景点缀,或者是小范围的古建园林造景。这种造景比起第一部分之陵园景观要灵活得多。它可以说是博物馆的景观。例如茂陵这样的环境,陵区的景观应该是松柏并茂,苜蓿、石榴、宫槐成片,“巍峨的高陵,矗立的陵阙”之景象。王国维曾论此景是以气象取胜,实际上,五陵塬景色的最大特点就是气象,无论是“茂陵松柏雨萧萧”,或者是“石马无声蔓草寒”皆是以气象为主要基

调。但茂陵博物馆却不同,它作为一所陵园博物馆,一个文物陈列展出机构,不能也不应该搞得古木森然,让苍松古柏把院落罩得郁郁丛丛,绿苔石径,给人以压抑感,而采用格调明快的园林格局,使之与霍去病墓的“为冢,象祁连山”的局部景观相对应。茂陵博物馆的布局规划,即属于上述的第二部分景观。

“曲径通幽处”是另辟一个静的境界,它借助于山光水色。在陵园博物馆的格局中,自然没有如此条件,因而采用“半亩方塘一鉴开”的畅览方式。园林造景的主要内容不外乎“叠山”与“理水”。亭台阁榭的分布和花架小桥之穿插,在这里是依靠博物馆展厅之建筑和霍去病墓的高冢作为屏障,方塘改为环池,取汉武帝琳池钓白蛟的传说,中峙一岛,有澹远之致,叠石作小山,仿王蒙之皴法,武陵源之境界,用绿树剪枝理成一卧牛,增加恬静和祥的气氛。这样的经营,在景观上通视效果较佳,院中景物俱收眼底,不妨碍陈列展示文物的主要宗旨,又增加游观骋目之效应,仰观山,俯赏鱼,天光云影鸢飞鱼跃的濠上之感令人舒心。

茂陵地处黄土高原之上,五行缺水,故瓮池以蓄之,经营颇费周折,然在旱原上得此一泓清碧,则一洗古陵墓的萧森气氛。这仅只是一个景观规划的例子,能否满足观众的审美要求,还有待今后的时间来检验。若综观古陵墓博物馆之景观一命题,笔者认为,园林意趣应该是共同的需要,而这种园林景观应从属于博物馆之博览目的,不宜喧宾夺主,不宜花里胡哨,在淡雅主调中求和悦,明快而不浓艳,丰富多采,因地致宜。而博物馆之建筑,也属于主要景观,这是不言而喻的。

## 2、道路

道路,以及道路上的桥涵、路标、风灯、行道木等,在陵墓博物馆的规划中也是相当重要的内容,古陵墓区的道路,实际上也

是陵墓区的导游线路。这种线路,有时与陵墓形制中的陵前大道(如司马道与环境道路等)是一致的,但也仅限于步行道路,因为古代谒陵大路往往有峻坡和阶蹬,而且并非往复来回的环状路线,有些古陵墓则形成墓群,其间道路多为后人自然踏出的便道,故在规划时尚须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设计。

陵区的游览道路外与公路或马路衔接,引入陵区之后则为循环的单行道路,宽度与等级视常年游客流量决定,一般地说,干线以能并行两辆大型旅游轿车,并有人行旁道为宜,支线则比此略减并在适当地方开辟停车坪和会车场地。

行道木应选择树冠扁平,多荫而枝疏之树种,疏朗而不碍视线,道路分岔处设立明显标识。风灯之设不同于马路上的照明,古陵墓区决无夜客,风灯是为了在雾天和阴雨时候供游览车辆识辨道路方向之用。

陵墓博物馆范围内之道路,主要是人行便道,宜用卵石或青砖。这种路径宜曲不宜直,尽量减少交叉。盘曲转折的目的,是为了将游人引向陈列展线以及各个景点。馆内道路最好为全封闭的单向通行线,使观览者鱼贯而行,互不干扰。在观众的印象中,穿行路径通常也是浏览观光,轻足过回廊,漫步踱展室,碎步踏花影,这种道路,不为提供快捷,而是力求让观众多一番低徊流连的空间。

道路规划主要内容,不单是平面布局之设计。陵墓博物馆在兴建时连带的问题较多,要考虑山体或土崖的滑坡、排水与落叶及淤土的堆积,要不背于陵园的原有形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陵区地表以下的内涵甚多,如建筑遗址、俑坑、未经发现的陪葬墓穴等等,若未经过周密的勘探,在施工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障碍,即使已经完工的道路,有时候往往由于附近有了

新的发现而不得不另行改线。在古陵墓区轻率动土施工,常常酿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倘若对所在地之地表以下不是了如指掌,则不宜规划成正规游览道路,而以卵石与青砖铺成的便道代替,于规划方案中注明为临时性的通行便道。

以汉武帝茂陵的道路规划为例,由武帝陵通向西宝公路上的符家桥一段,是茂陵的陵前大道,属于游览专线,它跨越一个铁路道口,一座桥涵,在上原的地段有峻坡,两侧有土塍,行道木为箭杆杨。由于当初对车流量估计不足,道面及路基处理的均较差,故屡经修补养护路面仍达不到平坦的要求,已急待翻修或另辟坦途,否则无法适应旅游活动日益增多的形势。陵区内的游览道路,基本上还是临时性的便道性质,行道木以松树为主。因为在茂陵的陪葬墓区,地下未发现的墓穴和零散文物很多,所以规划的时候为日后发展留有余地。至于茂陵博物馆内之游览道路,则是按导游顺序,迂回环绕,游人信步慢行,顾盼不暇,即使旅游旺季,也不至于磨肩接踵。

### 3、陵墓博物馆的建筑

主体建筑是具有陈列展出空间,能发挥博览功能的房屋。在古代,这类房屋大多是殿阁,现在为空间宽大的厅房。由厅房组成的建筑群构成博物馆的主体部分。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对于博物馆的外貌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般古陵墓很少有能够供博览用的古建筑遗存,即使有献殿、寝宫之类的房屋遗存下来,也只能作为其原有形制之一部分地供人观览,而不宜改作文物展厅使用。故陵墓博物馆之建筑群多半是另行设计建造的。

陵墓博物馆的房屋,大体上应采取陵墓建成的时代那种建筑风格,也就是适宜仿古建筑的形式。古建筑外观与结构的演

化,既有一定的传统延续性,例如上栋下宇、山节藻梲、砖瓦木石这些基本内容,一直是承上启下的繁衍着,又在各个朝代有其时代风尚,如鸱吻产生于汉武帝时代,人字斗拱与直棂窗盛行于隋唐,古建筑的结构与外观俱和当时流行的形制吻合。若博物馆房屋全用古建,就必然要符合建筑形制的要求。然而,陵墓博物馆用房和古遗址的复原与古建筑的修复概念不同,与仿古的含义也是两码事。假如陵墓博物馆完全采用了古建筑形制,那么,这些新建的古建房屋是否能符合古陵墓之建制?当初陵园内此处是否有房屋存在?这就把现的博物馆和古代的陵园建制相混淆了,反而显得不伦不类。

假若陵墓博物馆的房屋采用现建的方式,其效果将会如何?按目前建筑业习惯用语,所谓现建,实际上就是指以钢筋混凝土等建材构筑的西式建筑物。在中国古代陵墓的陵园中出现一组西式建筑物。在外观上也同样显得不伦不类,尽管它在采光、维修、造价诸方面有一些优点,其形式却不可取。

基于以上原因,陵园博物馆建筑形式的选择,最宜采取仿古建筑的形式。所谓仿古建筑是指外观或基本结构形式具有中国风格的屋宇。仿古是个笼统的概念,略仿其意,或比照着模拟都可称之仿古,还有所仿之古的岁月差别,如仿秦汉、仿隋唐、仿宋、仿明清等许多区别,这就可以根据陵墓博物馆之陵墓朝代来挑选与之相近的形式。既是仿建,便无须严格依照其匠作绳墨,举折生起,铺作梁制等规程,一望而知其为复制品,又不必作旧。因而和陵园本身的建制不相混淆,外观形式与陵园的古墟古貌也比较协调,苍松翠柏,红墙绿瓦,金碧交辉,书法取当代名家之大手笔,便构成古风新颜之景观。

从经济角度讲,仿古建筑可以采用混合结构形式,其对建材

的适应面广,凡砖瓦木石、混凝土、金属型材、沥青玛瑙脂、马赛克、各类板材,几乎都可以用得上,造价随之降低,抗震,防水,耐潮诸功能相应提高,较之纯现代建或纯古建,经济效益最佳。

仿古建筑之突出的优点,还在于其实用空间的灵活性,作为文物陈列博览场所最适合。它的外檐装修可以衬托园林景观的意趣,为院落生色,内檐装修更能结合展览陈列的需要,布置展厅之空间,如落地罩、屏风榻子、影壁插屏等,由于是仿古,其开间面阔及进深皆可以灵活,室内不受柱网分布的限制。通风、照明、调节温度与湿度皆可以采用现代技术,因而实用价值高,是最理想的建筑要求。

陵园博物馆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有封闭的院落式布局和开放的馆阁式布局两种方式,前者按中轴线布房,仿佛官式署衙或深宅大院,建筑比较集中,博览层次井然有序,在陵园中自成一个文化区域,便于管理,博物馆气息较浓厚,规模稍大时,相当于古代的庙宇或者下宫的体制。后者是按陵园的实际情况,随园中隙地面积将博物馆用房散置于园中,以小径花墙与篱笆将其联系沟通。这样的布局使古陵园和博物馆两者融为一体,气度较开阔,但也不宜过于分散,否则参观顺序、讲解及导游路线不好安排,给人的印象比较零乱。博物馆的建筑不仅要在平面分布上寻求妥贴方案,而且要从建筑的体量大小、空间高度方面来研究,高阁层楼无论在土地面积利用,或者园林造景方面均有优美,只要能照顾到陵园总的风貌,便可采用。

#### 4、附属建筑

一般来讲,古代陵墓大多远离城区,即使陵园作为一个名胜游览之地,人烟辐凑,但毕竟不同于城市中的博物馆,它必须有一个配套的小型生活福利区以解决购物、儿童教育、幼托及医疗

保健诸方面的问题。

用于生活福利的房屋建筑若连接立体建筑群,在外观上应成为陵园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建造风格须接近主要建筑的形式,如果两者相距较远时,则自成一个独立的小区,中间以绿化带隔离。

## 二、陵园博物馆的陈列工作

陵园博物馆的主要展品为该陵园之遗存文物,有地面上的有关遗物,也有出土物,碑石铭刻,墓志地券等等。古陵墓现今的情况各异,有的是已经发掘了的墓葬,地宫构造已明,其随葬物品即为展出陈列的内容,地宫亦为参观场所。而大多的古陵墓并没有发掘,它们的地下构造以及随葬品类不详,仅能根据古代零星的有关资料去推测。有些古陵墓曾经被扰动和盗掘过,洛阳的北邙,关中的古陵墓大多属于这种情形。目前位于关中的周秦汉唐诸帝王陵墓,还没有一处是正式发掘了的墓葬,仅有少数俑坑与陪葬墓进行过发掘清理。严格地说,秦俑博物馆、茂陵博物馆、乾陵博物馆,都还不是完全的陵墓博物馆,都只是陵墓博物馆建设发展的前奏。现有的文物也仅是陵墓文物的一部分,而且并非中心随葬部分。但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将逐步趋于完备。

陵墓博物馆的陈列展出,与历史博物馆的性质不同,也不同于其它古遗址博物馆,它们与其它专业性博物馆的最大区别是时空范围的限定。首先,展品本身都直接或间接地和该陵墓有一定的关联。其品类与制作技术、造型风格对陵墓产生的朝代有某种代表意义,也有它的特殊性。在时间上仅限于陵墓产生和完成的朝代,文物之间少有前后顺序和主次之分。展线之设计往往只依照观览便利与器物显示程度来安排,形式也比较灵

活。

对古陵墓现有文物之陈列,自然是按照原来放置的状态安放比较适宜其性质,也便于对现场遗物的保护。有时候,原来放置状态并不利于观览,则需要加以复制后,移位陈列,而现场的一切布置,只是作为一组整体场景让观众在相当距离处观览。在这里,陈列的作用是为了使观者获得该陵墓葬制的一种直观印象,它的观览重点是墓葬的构造方式,布列状况。当然,这是就已经发掘清理后的陵墓而言。

一般情况下,陵墓博物馆的文物仍采用展厅陈列的方式,这样不仅便于观众仔细观看,也能通过说明牌以及其它辅助办法让观者加深对该物品的理解。同一件文物,有无合适的采光与背景衬托,人们的视觉与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精心布置再加一些适当的装璜能够显示出展品的特征和优美。

固定的陈列品属于该陵墓特有文物中的基本物件。例如墓志、哀册、棺廓、有关该墓葬形制的一些器物,对这些文物陈列的同时,也是对其进行收藏和管理保护。

陈列物件有大有小,有精有陋,不宜用通体一律的展柜,因为这种陈列和经贸博览的目的不同,不是按档次划分展位的。它要求有安置空间与观赏空间,陈列展线也不宜全部用流水路线。回旋状、辐射状以及迷宫式的线路均可以采用。中国古代对于视觉效应的研究有以大观小,移步换景,仰观俯察等多种变换方式,以使观览者目不暇给,保持一种新鲜感觉。对于陈列物,所有的附属装璜皆为了突出展品本身。文字说明与介绍要简洁明了,要留给观众自己观察与思考,回味和悬想的余地。

在馆藏文物中,那些不完全属于该陵墓的特定物件,例如有些明器,并非该陵墓所仅见,同类物品在别的地方也有所发现。

这样的东西就非该处的基本陈列品。还有某些不适宜长期暴露的易腐蚀品,不宜受光照物件等,如帛书竹简、织锦残片之类,平时只能在特定的收藏状态下保存,对这一类文物,或者展出它的复制件,或者举办短期的展览,以发挥它的作用。故陵墓博物馆的展厅,一部分为固定陈列,另一部分则属于选展藏品和轮流更换短期展览。陵墓博物馆的陈列展出工作,实际上是包括了导游讲解,保护管理,收藏与研究等诸方面。因为在一个陵园范围内,这些业务项目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

茂陵博物馆现在有两座展厅,但它的重点陈列文物是霍去病墓的一批大型石刻,兼有陈列和保护双重性质,由于用石刻护亭加以护覆,并与游览路径连接。文物展厅的陈列,东展厅展品为茂陵园范围内阳信墓出土的珍贵器物,这些器物是选展性质。西展厅为历年征集到的茂陵附近出土文物,展出内容属于基本陈列性质。展厅内的陈列还同时对汉武帝茂陵及其陪葬墓加以系统地介绍。按目前该馆收藏的文物件数,对展出空间的要求远远大于现有的展厅空间,从发展的前景看,还需要增建一批展厅。

### 三、陵园博物馆发展的前景

陵园博物馆是博物馆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与提高,陵园博物馆也必然有所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下了许多古代帝王陵墓,还有许多历史上风云人物的大墓,以及在文化上,政治经济上,军事等各方面有建树和影响的名人墓葬。它们中有些遗存有墓园,有些已为后世建立纪念祠馆。规模大小不一。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人文景观,也是具有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而大多数陵墓所在地,久已成为名胜游览场

所。许多陵园和墓园之风光绝佳,均可以作为旅游景点看待。大多数古陵尚不曾正式发掘清理,这些都是陵园博物馆发展中的优势。可以预料,今后将会有较多的古陵墓管理机构在发展中转换为陵园博物馆。

古陵园作为一项具有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要发挥它的作用,就不能只把它当做古迹加以管理保护,或仅是纳入旅游范围来开放,任人参观。如果仅是这些,古陵园的博物馆业务便很难发展,充其量不过改善一下环境管理条件,养护好风景林木,修缮古旧的屋宇而已。陵园博物馆是根据实际需要,从过去的陵墓管理机构演变而来的,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事业。本来,陵园的管理维护设置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许多朝代都先后有过守陵守墓园的编制,但那种设置主要的作用只是守护,禁樵禁猎,禁人入园游览,防止陵墓被盗掘,实质上是一种防范措施。现在的古陵墓管理机构性质则不同,它具有保护文物古迹和陵园环境的职责,而陵园博物馆更具有陈列展出、研究与收藏有关文物的功能,是具有学术性、社会性的文物事业。从已往发展过程来看,要搞好陵园博物馆的工作,主要在全面规划和经营管理方面,运筹得当和开拓性的经营是关键。

首先要花大力气充实博物馆展品的内容,搜集有关陵墓与陵园的文献资料、实物资料,不断征集与该陵园有关的文物,丰富馆藏文物的品类和数量,开展专题研究与学术讨论,勘测陵园范围内的遗迹、遗址以及地面以下随葬坑及陪葬墓之分布状况。有了充实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展品,包括复制品、模型、图表、历史画卷,就有了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最理想的是在各种条件(如技术力量、经费来源等)具备时,配合专业考古发掘部门对墓葬进行发掘清理,迅速充实馆藏品的内容。

加强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信息交换,扩大该陵园的知名度,旅游参观人数的增长,能给博物馆增加直接的经济效益,用来开展业务,实现规划目标,以促进陵园博物馆的建设。

陵园博物馆的经营,可以是综合性的,从古陵园的实际条件来衡量,至少可以设想经营以下几个项目,而经营这些项目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提高陈列展出的水平,使陵园文物保护设施更完善。

(1)专线旅游运输。由于古陵园一般距城区较远,游人很难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陵园博物馆若贷款或集资筹建车队,既便利群众,又增多参观人数,在一段时间内即可收回成本。

(2)结合文物复制制作旅游纪念品,并生产一些具有当地风土特色的旅游商品,诸如旅行背包、遮阳伞、民间手工艺玩具之类。

(3)利用陵园土地培育珍贵树种苗木,饲养观赏动物,种植药材、水果蔬菜等作物,这支农林开发力量可兼管陵园花木的养护工作。

(4)以腊像、绘画、泥塑或化妆表演等方式形象地再现陵园所属时代的某些场景,如人物故事情节,谒陵仪式等,既增加了游览项目,也有助于观众对该古陵墓的理解。

以上几项是从开展风光旅游方面来设想的项目,各处陵园具体情况不同,实际上有条件经营的项目还能列举一些,那就要依据具体的环境而论了。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对陵园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契机,今后陵园博物馆的数量将会逐年增多,已经建成的陵园博物馆在发展中日益完善,其规模也不断地增长,前景十分美好。

#### 四、陵园博物馆的环境风貌建设

古陵园往往是众所周知的风景名胜,古陵墓又是比较显著的地面遗迹,具备风光旅游的条件。然而要发挥这种优势,仅仅依靠陵园本身的景观可视范围太小,景点也显得单调,要使它成为一个游人众多的旅游热点,则其环境风貌关系重大。自然环境优美,交通便利,附近有一些可供登临远眺,或者幽静清凉的去处,会使参观者获得赏心悦目的印象。何况,陵园的景致怎样,多半要由四周的环境风光来衬托。不过这种环境建设面积较广,且非陵园所占地面,以博物馆的力量无法完成,也不能制订这方面之规划,因为大范围的环境建设,要涉及到管理权限,资源利用与保护技术多方面的问题。如河流、水库、森林、山石、农田等等。只能与各有关部门协商,互相配合解决,请求所在地的上级机关,在地区建设规划中照顾到陵园四周的环境风貌问题。

进行较大规模的环境风貌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既开发了旅游资源,也带动其它经济活动的发展,如林业建设,不但改善了附近的气候条件,也减轻水土流失和风沙侵袭,保护山泉和地下水的涵蓄量。营造经济林,茶园与果园等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也使风景增添许多绚丽色彩,春花秋叶万紫千红,盛夏绿荫冉冉,隆冬雪林粉枝,雾淞烟林朦胧,为陵园环境增添胜景。林木茂盛时,药材、蘑菇、竹藤等山林物产也随之丰富,山货集贸市场因而活跃,招纳四方客商,饮食服务行业渐次兴旺,就给旅游提供更多的方便,于是陵园博物馆之观众将会云集水汇,常年保持旺势。

上述情况,在古代也曾有过,以茂陵为例,自汉初在咸阳原上营陵,设置陵邑,徙天下豪富于原上,三选七迁,充奉山陵。汉武帝修便门桥,渡渭直达茂陵,原上日趋繁富,以致后来咸阳原

被称为五陵原，成了有名的走马游胜之地，唐杜牧诗句云“昔日曾向五陵游，夜夜笙歌月满楼。”也许说得有点夸张，但从其它有关五陵原的记载以及“五陵贵公子”、“五陵少年”的驰骋踏青等描写看，五陵原上的风光一度成为京城长安附近最引人的游胜之地，且持续时间相当长久。当时茂陵十里走马之地，松柏并茂，有白鹤观等建筑，渭城朝雨，客舍青青，长亭短亭碧草连天，咸阳古道陵阙西风，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效果。当时原上林木覆盖率高，游观者多，人烟辐凑，商旅也繁华。

陵园附近为山林时，环境建设最宜发展旅游项目，就陕西关中来说，唐十八陵大多是依山为陵，也最利于造林和风景点的建设。

## 博物馆讲解中的宣教职能

博物馆是社会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向人民群众传播历史文明、扩大知识视野、丰富精神生活、提高文化素养方面,起到了任何行业都无法替代的极积作用。博物馆以陈列展出为业务活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宣教与讲解构成了展品同观众之间交流沟通的主要桥梁。展品的社会价值,即艺术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都是通过其宣教职能、讲解艺术体现出来的。

### 一、重视宣教职能,是博物馆讲解工作的中心任务

博物馆陈列的实物,都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物质与精神的产物。都市与城镇为社会生活富集之区,文化艺术交流活跃,博物馆为高层次的文化窗口,凡人文历史、自然资源、环境风貌、风俗习惯等,皆是该城市或该地区引人注目的公众文化活动场所。而古遗址、各种文物古迹之原址、故址博物馆,更是吸引、激发观众兴趣而专程前往之地。参观者在获得有关人文历史、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可得到艺术感染和享受,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也同时为之吸收。无论参观者主观上是何动机和心态,只要注重把博物馆的宣教职能在讲解过程中体现出来,会使观众客观上有意或无意地受到熏陶,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所以说,宣教工作是博物馆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必须认真对展品进行选择陈列、内容安排与解说词撰写,讲解活动中的节奏、语气、神情、仪态以及围绕展品助展标牌版面的制作、环境布局与参观顺序,都必须在实物、音像、文字的综合演示

中,浑然形成一体。使游客感受、印象自然而明晰。这些效果通过参观者的观后感,便可得到鉴证。

因此,博物馆应注重在讲解工作中,不断加强宣传教育职能,凡文博工作者,都应该有强烈的宣教意识和重视宣教的牢固观念。由于宣教是面向广大观众的,是通过所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具体业务活动来体现的,所以崇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至于是否要在博物馆的机构中设立专门的宣传教育、群工部或公关部等,则根据各地情况去斟酌。当然博物馆的宣传教育,要纳入馆内总体工作之中,作为经常性的任务,贯穿到各部门的业务活动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素质起点要求比较高,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思想素质、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只有采取自学、进修、交流等方式不断地提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强化博物馆宣教职能的需要。

## 二、讲解是宣教工作的直接体现,是所有陈列展出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博物馆客观物质条件是文物,整个收藏保护和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文物所具有的属性及内涵来进行的,而这些活动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用,让文物的价值得到充分地体现。陈列展出仅仅只显示出上述活动的固有成果,而讲解工作则可进一步形象化地将这些成果介绍给游客,在沟通与游客之间联系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使陈列展出发挥其应有的宣教职能。

讲解,包括引导、宣讲、质疑解答、咨询、提示等内容,它与教学中讲授不同,不是专一地传授某些知识与技能,而是向游客介绍展品内容,特色及某些含义。博物馆有些展品,是游客以往不曾见过,甚至闻所未闻,从而有一种非常新鲜、奇异和陌生的感

觉。这就需要讲解人员的帮助,以利于了解这些展品的有关知识、开阔眼界,加深印象。也有一些展品游客早有所闻,司空见惯,在观看时颇不经意,实际上却对这些展品精髓并不很了解,往往因为漠视而失之交臂。在此情况下,通过生动丰富的讲解,引起注意并激发兴趣,补充其原有的认识,这是一个促使认识深化的过程。讲解活动在这里起到提请注意、温故知新、释疑解惑的钩沉索引作用,使游客在已有认识水平上,进一步对展品的系列性,统一性有个完整印象。

讲解词的编写是宣教工作的第一步。讲解词具有说明展品特点的性质,包含叙事、描述、分析、品评等因素。它要注重语言准确、生动、形象、简明、通俗,使讲解内容言之有物,听之有味。凡较为生僻的方言、专业术语均不宜采用。非用不可的地方,要释俗。讲解词句读计时速度,视展品在展线中所占陈列位置而定,在整体展出活动中分段安排。一般展品数量多,展线较长时,讲解调整的分段分配时间要短,措词要紧凑简捷。重点展品时间分配稍长,内容比较详细,要留给游客充分思考、观看与欣赏的时间。这种间歇是十分必要的,其效果要比滔滔不绝地宣讲要好得多。因此,在讲解词的每个段落中都适当空出间歇时间,并加以解说,是必要的。

讲解词应该是深入浅出翔实的说明文字稿,它要适合于不同文化层次、年龄层次游客的接受能力。有人认为,博物馆的讲解词就同一内容多编几套,其区别在于讲解的深度不同,以适应对不同的文化、年龄层次游客“因人施讲”的要求。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就每件展品来说,它的可感受性对任何游客都是相同的,展品所包含的人文意义、科学内容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人而异。讲解词所拟定的宣讲范围,是就展出场合和时间不确定

内容的繁简程度。比如有的文物所含的文化内涵须有专著才能表达完整,但这已超出了展出讲解的活动范畴,可以不去考虑。有兴趣的游客自能从别的途径去获得有关知识,而讲解词,则是根据一般地需要程度而定。至于游客对讲解词的要求,这与他们的文化程度恰恰相反,文化程度偏低的游客,须要进行深入详尽的讲解,否则不易听懂。文化修养高者,对于成语典故之类的含义,就无需多说。因人施讲,是讲解员在现场的一种临时权衡,讲解工作不同于背诵或照本宣科,所以没有必要多编,有一套作为依据就可以了。讲解词在讲解活动中往往起到规范作用。讲,是逻辑性强、条理分明的结构语言;解,是流畅通晓、从容自如的剖析语言。因此,简明扼要,翔实准确,是对讲解词的基本要求。

讲解人员是展出活动中的主导。有专职的讲解员,也有专业研究人员承担一部分讲解任务。博物馆的讲解员要求具备本科专业基本知识,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通晓汉语和一门以上的外语。并且有良好的阅读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前曾有人提出讲解员以20周岁以下青年人为宜,这是对讲解工作性质的一种误解,以为讲解员的工作只是背诵讲解词,维护陈列室的秩序,起着开放时间内的值班而已,这是由于把讲解工作与一般服务性工作等同看待的原因。我认为,根据讲解工作性质的需要,选拔、配备讲解人员,应以精力充沛,工作耐心,知识经验丰富为主要标准,年龄尺度可适当放宽,实际上年龄比较大的“老讲解员”,经验比较丰富,文化修养及各方面素质均比较优越,是博物馆宣教工作的骨干力量,在讲解中能起到示范作用。

讲解员应该全面了解整个陈列展出状况。对应贯穿在讲解环节中的宣教重点应有明确认识,熟悉每件展品,能够记住关于

这些展品的基本资料,如编号、名称、年代、质地及来源等有关项目,特别弄清楚该展品的用途、形制方面一些特征、工艺方法及艺术风格的表现,以备咨询解答。对展品了解愈深入,愈熟悉,在施讲时就越能讲得明白生动,趣味横生。

施讲前,在理解、熟悉讲解词方面需要下一番功夫,不仅能够背诵全文,而且要对所有的语句逐字逐句推敲琢磨,将其含义和展品对照联系起来理解,吃透记熟,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将其重复表达。这些都是应视为当好讲解员的基本功。在讲解中,吐字要清楚,声音要宏亮,语言要流畅。讲解是施讲活动的依据,它是严谨的指导性文字,其内容在讲解时不允许随意改变,但每一位讲解人员都有出入。所以,因人施讲,是讲解时能发挥创造性劳动的具体表现。故同一讲解词,在施讲时可以有各人不同的语气和讲法,对不同的游客施讲时用语的繁简与解释程度并非千篇一律,以他们的可接受程度来取舍。做到侃侃而叙周详不紊,不脱离讲解词的基本内容,概括提示,简捷了当亦不偏漏讲解词的基本内容,讲解员就起到了在展出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讲解员的素质是宣教工作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讲解员必须要热爱本职工作,善于讲解,具有尽职尽责、热心为游客服务的良好职业道德。具有“外向型”气质的比较适合这项工作。一般来讲,要求仪容端庄潇洒,举止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反应灵敏,声音宏亮,口齿清晰。身高在中等以上,体态匀称者为宜。仪表出众的讲解人员容易给参观者良好的直觉印象,在心理上产生信任感,讲解效果较好。讲解员的心理素质应该是自信心较强,有自持力,能够熟练灵活地动用讲解词,并随时针对游客的反应及领会程度来调整解说之繁简。通常游客听不懂的地方,多半是专业人员认为极普通的常识问题,专业方面的有些常

识,往往一般人会感觉到生疏,有良好心理素质的讲解人员,便能够观察到游客参观过程中的一些表情变化,从而判断出自己讲述的效果如何,总结经验,改进讲述方式。

讲解员的资质,应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水平,即是指具备大专程度的同等学历而言,不单以文凭与学历衡量,而是根据实际掌握的知识深度与广度而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其知识、素质和讲解能力都应该是出众的。至于合格程度只能通过一段实习锻炼,在实践检验后方可知晓。

讲解员的素质修养应相应较高,兴趣应广泛,知识面广,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这些修养是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充实积累的,也包括心理素质与品德修养,因为讲解员的工作是面向公众的,在人际关系中其涵养功夫尤其显得重要。

博物馆属于高层次的文化事业,是精神文明的窗口。各种类型的博物馆都是以实物展品为基本内容、以社会效益为前提、向社会开放、为参观者提供服务的公共事业单位。而陈列展出活动的主体是参观者,沟涌展览与参观两者间的中心环节是讲解,宣教任务是由讲解工作来体现,所以要求较高。

### 三、强化讲解的动态效应,可使宣教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讲解工作在博物馆的展出活动中,乃至博物馆的整体职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博物馆对文物的征集、收藏、保护与研究的所有成果,最终是以展出的方式来表现。展出的环境赏心悦目,高雅明畅,在市局上形成静态。讲解活动则是以有韵律、有节奏的动态效果促成和谐完美展出活动。静态与动态的水乳交融,使游客在参观活动中,得到了美的享受。在静与动的结合中,尤以动态至关重要,它不仅具有主观能动性,而且还对静有

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深化作用。下面,我就动态在讲解艺术方面常遇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1、讲解方式:目前大多数博物馆讲解工作采用陪同、岗位分段、集中序讲、巡视解答四种方式。后一种方式用得较少。这四种方式各有所长,亦各有缺陷。

(1)陪同讲解,是讲解员的解说与游客观看展品之这程同步进行的方式,由讲解员做前导,指点展品,逐一串讲,游客依照指点位置观看,侧耳聆听。参观进展速度由讲解员的步调节奏而定。驻步和移步皆取决于解说内容的长短,有时讲解员尾随游客,视游客所留意的展品,作提示讲解,参观进展速度由游客所需时间为主导,或停或进,满足观看时间,通常在团体参观以及旅游活动安排中,大都由讲解员为前导,在陪同讲解中带导游性质。在接待来宾、上级领导视察、较高文化层次的学术交流团体参观时,往往是领导居先,次为随行人员,再次为随同参观人员,此时讲解员一般殿后,很少解说、指点比划现象。陪同讲解方式的优点是系统性强,解说语气连贯,但不易达到“因人施讲”的圆满效果。

(2)岗位分段解说;是最常见的讲解安排,这是将展线成若干段落,全部讲解工作由各段的讲解员共同完成,每位讲解员只解说自己岗位所能顾及的一段之内容,此段展品所占比例大小,以其所需讲解的内容繁简而定。讲解员站在预定的岗位上,当游客步入分段范围时,讲解员即开始施讲,游客参观步出范围后,即终止讲说,由下一段继续讲解。这种安排比较适合旅游参观的节奏,在人流高潮的季节,能适应较多的参观者的听讲要求,讲解员由于这段讲解内容比较少,容易向深度方面拓展。其缺点为讲解的风格、语气、语音不大统一,宣传教育的连贯性差,

当游客稀少时,松散时的间隔与不同的观看速度完全由游客在展段内停留时间长短而定。

(3)集中序讲:是在游客进入陈列展线就开始进行的,讲解人员先主动地向游客概括介绍陈列状况,全面叙述将要看到的这些展品的意义,有关历史、文物价值、工艺特点与艺术特色,并指出其中那些展品在学术方面有重要的意义,怎样去欣赏观看展品,并叙述有关人文、地志、风俗等与展品相联系的记载资料、传闻、诗词谚语等。在全面概括讲述之后,摘要讲解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展品和罕见的、容易产生疑问的展品,并指明该展品在陈列中的位置,逐件解说清楚,再由游客自己去观看。他们在听讲之后,即可发挥其各自的观察判断能力,以独立思考的方式去浏览品味。叙讲语气比较连贯,适合团体参观,并要求游客有较好的理解水平。

巡视解答:即借助于精心的陈列设计、说明牌、灯光模型演示、录音录像设备等,让展品由于位置显赫而引起游客注目。在此情况下,参观活动完全由游客一方进行,直接而对展览,讲解工作不起中介作用,游客会有一种轻松悠然的观赏情致和意趣,信步流连,讲解员则徐行巡视,随时准备解答游客提出的问题,亦可在咨询台坐待,不尾随游客。通常在展出时,总会有游客提出一些疑点,解答应该明确、简捷,否则会出现同时有多人提问,回答应接不暇的窘态。从观赏的角度讲,巡视解答是高层次、现代节奏的参观辅导形式,宣教性质从灌输改为游客自发的需求,但它对陈列设施方面要求颇高,讲解员在参观活动中显得被动。

2、解说语言:语言是讲解中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热情洋溢的语言,会使游客提高对讲解的注意力;幽默风趣的语言能活跃参观进程中的气氛;明白畅晓的语言,可帮助游客立刻领会讲解

的内容。在讲解活动中,讲解员的表情、姿态与手势可以加强解说效果,但最根本的还是靠语言来表达。在这里,语言不仅仅是传播和表达所宣讲的内容,而且具有引导、激发游客对展品的积极思考,增加兴趣,加深学术探讨,起着与参观者沟通感情、产生心理共鸣的重要作用。讲求语言艺术,进行经常的语言锻炼,诸如发音、吐字、语气轻重、语言的顿挫和节奏性等,皆为讲解人员的一项基本功。

讲解用语,在一般情况下都必须按照标准普通话发音,依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造句。有些比较流行的习惯用语,只要游客能听懂的话,自然也可以采用。再者,农村和城市,不同行业中,也都有一些习惯用语,口气也有明显差异,这种情况在解说时可根据对象灵活采用。在博物馆的讲解活动中,有时候会遇到避免不了的古代词句,又无恰当的口语代替,则不妨先引用原话,再作一些补充解释。这里说按照现代汉语讲解,以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是对大多数博物馆而言,在需要翻译成某种外国语和民族语言的场合,则按照口语翻译的惯例解说。讲解语言应该简捷扼要,逻辑性强,语气连贯避免支冗重复,有时为了加重语气,或使游客加深印象的重复语也不宜多用。

解说语言,是具有个性的口语,每个人的口语与用语习惯不同,讲话速度有急有缓,形成各自的语言风格,它与讲解词不同。讲解词毕竟是书面文字,准确简炼,能够诵读却不像口语。讲解语言的声音宜清亮和润,在展室声音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以使听者能听清楚为度。如果背诵讲解词,听起就觉得生硬有欠自然。所以要作好讲解工作,首先要设想自己是一名听众,从参观者的角度去衡量解说语言,看听后感觉,有无难懂之处,有针对性地反复研究讲解词的内容,掌握要领,不断改进,这样讲解

员对语言的运用就会更自然灵活。

3、讲解人员的仪表、姿态：要求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入时，几乎是所有各类陈列展出中对讲解员的共同要求，因为展出场合接触观众最多，为展出部门的精粹所在，直接代表着文化层次、艺术修养、展出单位的精神面貌。讲解员的仪表是游客产生第一印象、树立友好与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容忽视。仪表包括相貌、身材、发型、着装、佩饰五个内容。人的相貌与体态，在博物馆工作中是出于职业选择问题，从事讲解的人员多为人选的适宜者。至于发型、着装以及佩饰方面，既因人而异，又应当服从展出环境的统一要求，并与环境相协调。博物馆的展出人员不宜浓妆艳抹，奇装异服或突出个人某一方面的兴趣。这样便会分散游客的注意力。因为陈列的重点是突出展品、文物，人的仪表从属于表现展品的需要。讲解员的工作是引导游客去注意展品，把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到文物上面去，服装宜整齐大方，衣着合体，色调淡雅庄重，质料档次应高一些。至于采用统一制服，还是根据个人选择的随意款式，应该按博物馆的工作性质决定。严肃庄重的场合，宜着礼服与工作服，轻松活泼的场合，也可着便装，至于流行之季节服、佩饰应尽量少用，除工作服务标志之外，最好不佩饰为好。

讲解人员的姿态，应举止从容，彬彬有礼，并有各自鲜明的个性风格，最忌矫柔造作，装腔作势，或过分的谦让卑躬，因为学术环境与商业场所上的微笑服务截然不同。一般来说，不卑不亢谓之得体，也就是举止仪表符合讲解人的身份，也切合博物馆的等级和知名度的大小。展出的等级高，展品举世瞩目，观者趋赴，则讲解员之情绪也因之昂扬。反之，地僻人稀，庭间屋空的小型展出，讲解员之情绪自然显得低落。但就自身的修养而言，

必须在任何环境下都应具备应变能力,对提出的特殊问题,既能保持从容不迫的仪表,又能够以意外情况作出及时回答和正确处理。

具有个人风度的习惯动作和手势,不时会给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对解说都是有帮助的。但一般这些举止多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不宜模仿故意为之。

4、讲解心态与参观心理:面对游客,讲解人员应把自己和陈列室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既是展品的主人,又是研究成果的代言人,有关展品全部内容灌输进游客头脑中去,使其思维活动和记忆系统与展品形象相吻合,讲解员实际上就是参观活动的组织者,足展出空间中人与物之统帅,相当于导演作用。所以讲解员此时此刻的精神状态如何,往往是解说效果好坏的关键。游客的兴趣是多样的,知识水平的参差不齐,讲解人员切忌以导师自居,以为凡参观者皆不如自己精通,从而产生桀骜心理,于是在语言和精神上会不经意的表露出来。另一种情况是过于拘谨在讲解时自信心不足,从而语气含混游移,也会降低解说效果。所以讲解员在工作中应该有较稳定的心态,心理上要使主观与客观相平衡,目中有人,胸中有物,主动热情,落落大方。

游客的心理状态是多方面的,目前参观者中以旅游观光的人数最多,其目的主要是观赏展品,扩大视野,对讲解的要求只在概括地认识展品。其次是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丰富知识面、增广见闻,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对讲解所抱的希望甚大。尤其希望能比较深入地多获得一些有关展品的历史传说、轶闻趣事等等,听起来饶有兴致。有的游客还期盼能得到书面资料或作参观速记。这类游客虽不及观光心理者居多,却是参观活动中最有耐心听讲解的观众。第三种情况是为数极

少的、具有专业方面的知识研究者,他们的参观目的在于交流和印证,充实其研究成果,把讲解人员视为咨询解疑的对象,而不是满足于听取一般的解说。这部分的游客通常总是细心观察,对讲解显得很不在意,但喜欢找机会与讲解人员交谈、询问和交流看法。另外还有一些游客是抱有某种目的来观看的,如美术、音乐、商业、医药诸方面的工作者,他们比较注意探索与其专业相近的内容。也有单纯是为了接受教育和学习而来的,主要掌握展品的某些属性。

我们通常所说的根据游客心理因人施教,如果就游客的个人心态而言,因其千差万别,根本就无法办到。事实上只能从群体目的角度作大致判断,分群分批地调整解说。首先满足大多数游客的要求。至于抱有各种希望的参观者,讲解员可以协助联系本馆的业务部门积极配合,给予满足。总之从游客的心态来讲,也是一个满足愿望和达到目的的过程,无论他是观赏、求知、好奇探索、增广见闻,讲解员必须以达到游客主观心理上满足为目的。

#### 四、把讲解活动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是增强博物馆宣教效果的有效途径

在旅游业日趋兴盛,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博物馆之宣传与讲解也将会逐步地引入新的科技成果,运用音像传播和复印作为辅助手段。这样就更为方便群众,更深入理解所展出的内容。如展品的整体或局部经过投影放大,可以通过屏幕显示、清晰地看到不容易直接观察到的细微特征;利用图象资料分析比较展品的类型及有关属性,直观快捷、细致深入地剖析一些不容易口述清楚的疑点。再现历史环境风貌,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形式,出土清理过程的某些记录情节,与展品有关的某些人物与事

件等。使展出活动由静态转为动态,宣讲方式变得更加活跃,从而满足各层次参观者的不同要求,照顾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并且丰富了展出内容。还能同时把讲解词翻译成多种语言,最大限度地消除语言交流方面的障碍。运用音像记录转换手段,游客能够把参观时的各种印象作为贮存信息,以便重温和加深理解。资料拷贝快速复印,会进一步扩大文字宣传与说明的作用。有关博物馆方面的软件制作将会把电脑的使用领域逐渐扩及到陈列展出工作中。怎样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加强博物馆的宣教讲解环节,是当前物质文明进展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是今后势在必行的一种趋势。也许我国的博物馆事业能够在这方面领先一步,这和旅游业的发展亦息息相关。但辅助讲解手段的任何改进,决不能完全取代讲解员的基本讲解活动,这项工作与展品几乎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没有讲解活动,博物馆的宣教作用就大大削弱。所以,讲解工作不能因动用现代科技手段而放松。

要加强讲解工作中的宣教职能,首先应不断的提高讲解人员的业务素质、文化程度和有关专业知识,可以通过各种在职的进修渠道,如自学或参加函授教育。但最有效的办法是同兄弟单位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也可以轮流抽调一部分讲解员赴各地学习观摩,重点是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有条件亦可安排去一些国外的博物馆考察。这样眼界就会开阔,知识面就会丰富,从中可吸取许多有益经验。另一方面是加强讲解人员的实践锻炼,如轮流从事一段时间的保管、鉴定、化验分析、发掘清理等有关专业的工作。还可通过举办讲座、艺术辅导、欣赏座谈等各种文化活动形式,使讲解员具有多方面的兴趣,进而提高其艺术修养,使其尽可能具有艺术家的风度。博物馆声誉的提高,影响的

扩大,最根本的还在于人的良好素质。

### 五、合理安排参观顺序,可使宣教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

参观者进入博物馆,按照博物馆之环境布局,展线之设计循序步入各个展厅,一般只是信步浏览,东张西望,这是对循环的一种心理反应,只有见到展品,听到讲解时,才从心理上开始进入参观活动。有的人注意力集中于展品,全神贯注地在看,也有不少游客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讲解员的表情上,留神谛听。在对观众的调查了解中,当问到他们都看到了些什么?听到了些什么?对哪件展品印象最深?有些回答能记住看过的内容,至于讲解员讲了些什么,虽很有兴趣,却说不上多少;当涉及到一些展品特征时,有的说没有仔细留意看,记不起什么印象。这样的答案几乎各占一半。也有一些仅对某一两件展品有印象,其它的一概记不起来。上述这些现象表明,游客在参观时均有自己的选择性,接受印象的习惯方式亦不同,最大差异是有一部分人习惯用眼去看,而另一些则喜欢接受听觉印象。合理安排参观顺序,可使这两部分游客的习惯都得到照顾,从而比较全面地获得视听印象以达到心理满足。即对于侧重观赏者,引导他们多听,对于侧重听讲者,留一定的时间指导他们细看。所以讲解活动应该是有节奏、有停顿地进行,方能收到预期效果。

游客进入展线,就仿佛投身于人流的传送带,被展品的吸引力牵引着徐步向前。在川流不息的行列中,后来的参观者与前面游客起着相互推挽作用,往往受参观热情的激发而自然形成行时速度。展品新奇,名声大,往往人流速度较快,展线活跃;反之人流速度缓慢,展线平稳。

安排好参观顺序,对于展出活动的速度可起主要的调节作用。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这种安排既关乎陈列方式,也可由

讲解员在讲解时掌握。参观顺序在不同性质的博物馆有不同的安排。有的要照顾到系统性,有的则要贯穿由浅入深的要求,还有年代、地域、纲目类别等种种安排顺序的条作。除了这些因素,一般来说,凡需要重点突出的讲解内容适宜安排在整个展线的中段。最有名、最吸引人的珍贵展品宜安排在展线中段,就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讲,都是相互统一的。

倘若把参观重心安排到展线前段,多数游客将要在这一带逗留,形成滞塞,游客急于要看更多的展品,对于讲解并不很留意,显然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如果把参观活动的重心,安排到展线的后一段时,会导致游客急于趋向展出重点所在,而漫不经心地匆匆越过前两个展段,也不能收到良好的展出效果。游客在前一展段观览时由于感觉新鲜,在观看展品方面会比较认真,因为展出的重要内容尚在后面,从而不作过多的停留。待步入展线中段时,注意力更集中,观赏兴趣更浓,此时耳闻目睹皆为展出的精华部分,讲解、观看都比较活跃,也最容易获得深刻印象。待到进行至后一个展段时,主要内容已经看过,参观情绪亦随之舒缓,注意力因而比较松弛,但可以从容地将这段展品都欣赏一遍,完成了整个参观活动,从而也潜移默化地吸取了宣传教育丰富内容。这也是博物馆陈列展出所要达到的目的。

参观顺序的安排,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整个展出活动的构想之体现。展品布置,环境设施,展线的人口与出口,讲解人员之配备,都以参观顺序为向导作统一安排。故需要对参观人数的多少,日常平均人数与上下浮动数量有个大致估计。按照运筹学原理,把各种能预见到的因素都估计在内。例如天气、季节的变化,参观群众的职业与年龄特点等。按绝大多数人及最常遇到的情况作安排,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某些临时调

整,使展示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总之,宣教工作始终贯穿于博物馆日常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它和博物馆的业务特点及其社会效益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博物馆在观众中的影响大小,实际上也反映了某些宣传教育辐射面的广泛与否,也就是展出的最终效果。

宣传教育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融通到各个场合。有文化交流,有思想沟通,就会有宣传教育。几乎所有公众场所,皆包含有不同程度的宣教意义在内,只不过是所宣教的内容有所区别而已。博物馆则是利用藏品之丰富内涵,通过讲科学、讲知识、讲人文、讲自然环境等一系列内容,从而起到向公众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作用。讲解则是最有效的宣教方式。所以我们应十分重视讲解中的宣教职能,或者说努力使讲解达到艺术化的同时,尽可能挖掘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不仅是专对讲解员的要求,也是对博物馆全体人员以及上级单位的共同要求。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没有全馆通力配合,就很难圆满地达到宣教之最佳效果。

讲解中的宣教职能综合着博物馆展出活动中所有项目,而以讲解员的表现作为集中艺术化的表达方式,舒适的环境布置,琳琅满目的展出器物,丰富多采的图片说明文字,亲切热情地接待,这一切最终都依赖讲解员的工作来补充。富于吸引力的讲解,既能把展出的内容更好地介绍给游客,也可以使宣教内容很自然地溶入展出与参观活动之中。

艺术是具有鲜明个性、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文化活动,不同的艺术流派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讲解艺术在各地不同类型的博物馆中也有各自特色,灵活而多样化,但只要寓教于生动的讲解语言、丰富的表情和讲解氛围之中,游客就能在得到

美好而深刻印象的同时,受到精神的享受和教育,这正是我们宣教讲解、乃至整个博物馆工作最终达到的目的。

## 后 记

1996年春天,对于本书的两位作者,是一个难忘的季节。早在三年前曾写过散文《茂陵卧牛之谜》的雷国胜,提着一包厚厚的资料、手稿,兴冲冲地找到杨焕亭,俩人侃侃谈起茂陵博物馆的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王志杰。我们终于发现,在经历了六载春秋的文人之谊后,彼此的精神王国,艺术世界以至审美视野中,都有许多可以相互观照、相互接纳、相互呼应的因子。于是,心的相约促使我们把眸子定格在汉武帝长眠的茂陵。先是雷国胜洋洋洒洒,激情澎湃地写了10000多字,接着由杨焕亭将稿子的页码续到了140页。便搁笔断墨了……然而,既然命运注定了我们与茂陵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让这种选择束之高阁,似乎不大符合我们的性格,在以后的春风、夏日、秋雨、冬雪的日子,雷国胜借助于故事这种老少皆宜的载体,不断地把茂陵披露给外面世界,杨焕亭则尽泻其书生意气,将自己对于历史的思索,现实的透视乃至本书主人公那种特有的茂陵情结,缀成12000字的文化散文《茂陵之吟》,收在自己的文化散文集《月影人影》中。

1997年暮秋,一位曾经给过我们精神力量和艺术熏陶的文艺前辈在一次剪烛品茗中向我们绘声绘色地叙述了本书主人公王志杰先生重返茂陵时受到群众自发欢迎的盛况。它就像一只音槌,撼动了我们久未颤动的心弦。于是,便有了1998年春夏之交那么多忙忙碌碌的“双休日”。不用说,从整体结构到叙事

方式；从采访要点到采访范围，都重新做了安排。录音磁带就用去了十二盘。多少个温馨春夜，多少个夏日黄昏，多少个秋云淡淡的早晨，我们在那间小小的接待室里，听王志杰讲述他近四十年的人生篇章、创业经历；听他的同事和茂陵周围的父老乡亲们启开回忆的闸门，展示一个本可以在桃李芳园摘取桂冠的中学教师，是怎样把一个荒草没膝、怪石嶙峋的石岭子装点成西部旅游线上璀璨明珠的一个个传奇故事。我们的思绪穿越历史的时空，追逐着一个人生命的足痕。我们都是虔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完人赤金。但是，对于这样一位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拥抱祖国文博事业的知识分子，对于这样一位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给予文学的关注，应当是作家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

这部作品也许是迄今为止咸阳第一部真正由两人合作完成的作品，也是目前惟一专为一位文博名人树碑立传的作品，其中引言和前五章由杨焕亭撰写，后五章和尾声、附录由雷国胜撰写。我们都是只会在稿纸上纵横驰骋，不大理会复杂人际关系的书生，出于这种秉之父母、陶之自然的个性，使我们不只是看重这种合作的结果，而且十分珍视这种合作的过程，珍视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白天黑夜无须设防的真诚和理解。

我们深知自己的长短深浅，整个写作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紧张中，尽管如此，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

最后，对于在本书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给予过我们诸多关心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一九九九年六月仲夏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茂陵卧牛之谜/杨焕亭、雷国胜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9

ISBN 7-224-05259-0

I. 茂… II ①杨…②雷… III. 王志杰—生平事迹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301 号

茂陵卧牛之谜

杨焕亭 雷国胜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兴平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6 插页 241.5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5259—0/K. 871

定价:1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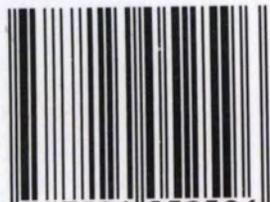
## 作者简介

雷国胜，1956年9月生于西安，祖籍河南。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1975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延河》《百花园》《芒种》《故事会》《天津日报》《陕西日报》《经济日报》等36家报刊发表作品200余篇。有3篇小说、1篇论文分别在国家、省（直辖市）报刊及全国理论研讨会获二、三等奖。1992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一部；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一部；另有一部长篇小说即将出版。1999年获陕西省第五届青年文艺创作奖，并被陕西省文联、省文化厅授予“优秀青年文艺家”称号。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屈奇  
封面设计 哲峰  
插页摄影 王敏霞



ISBN 7-224-05259-0



9 787224 052596 >

ISBN 7-224-05259-0/K · 871

定价：17.00元